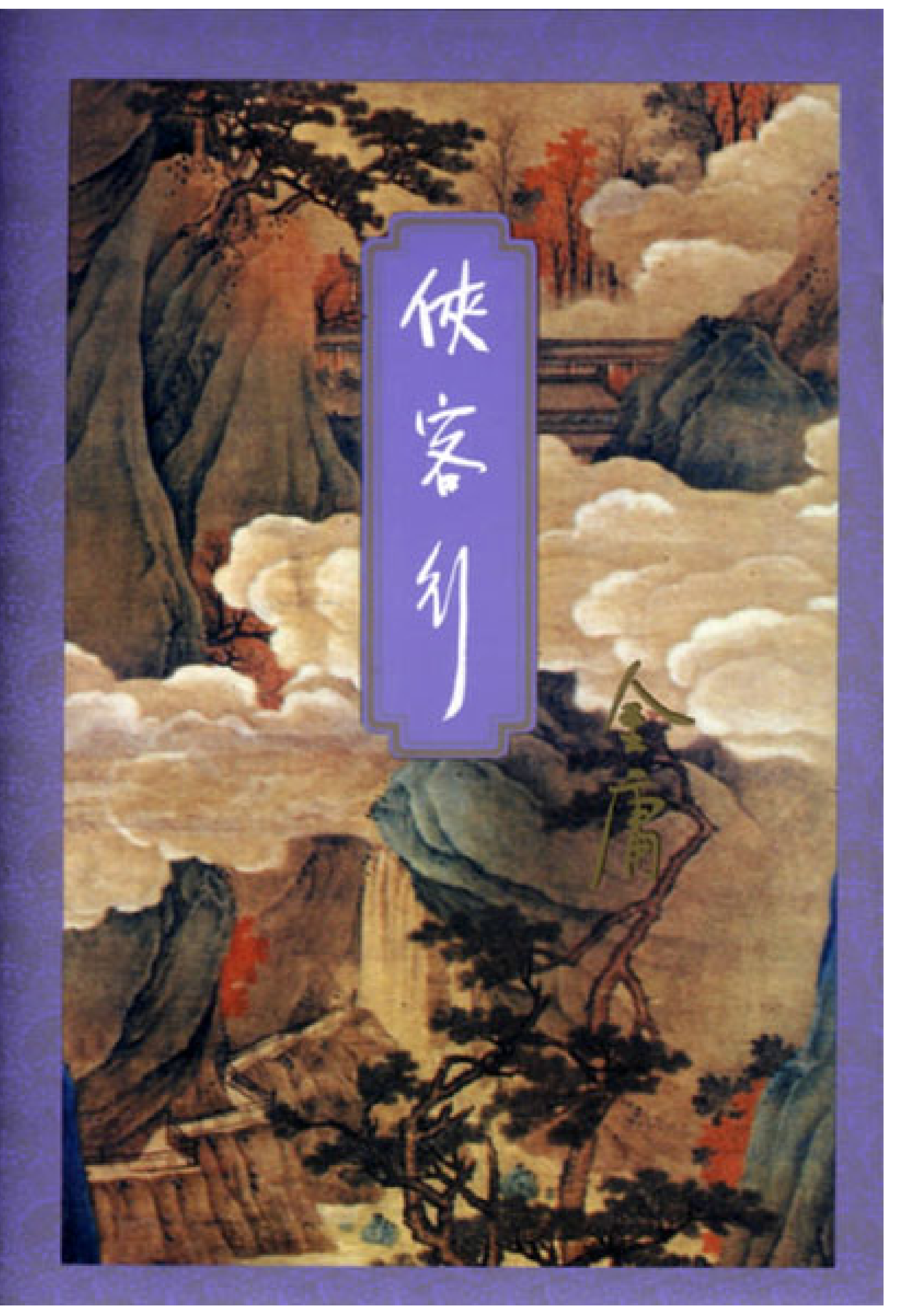

侠客行
金庸

# 侠客行 上

## 金庸

**简介**

主人公石破天自小没名没姓，和一个他以为是自己母亲的女人，僻居于一座不知名的荒山上。那女人叫他做狗杂种，他便以为这就是他自己的名字。那女人脾气古怪，动辄打骂于他，他也习以为常。他从小学会了砍柴、做饭等种种家务，却大字不识一个，于世事、人心更是一无所知。一天那女人忽然不见了，他自小相伴的那条叫“阿黄”的狗也不见了，便出去到处寻找。结果人和狗都没找着，自己却迷了路。　当他来到一个叫侯监集的小镇上时，适逢许多武林人物为一枚玄铁令大动干戈。他是个小乞儿的样子，谁也没注意，却因为饥饿太甚，捡了个混战中撒落在地的烧饼吃，意外地得到了玄铁令。正在众人发现，各各威逼利诱之时，玄铁令的主人谢烟客适时赶到。将玄铁令夺回。但这个魔头恪于诺言，必须答应为持令者做一件事，他怕众人教唆这个小乞儿让他干不利于他的事，便连令带人一起携走。不料他想尽办法也不能让石破天求他一件事，石破天告诉他，母亲对他的唯一教诲，便是不管怎样也不能求人。他虽然是乞儿却从不乞讨，别人给他吃他就吃，别人不给，他实在饿了，便拿了就吃，他也不知道这叫偷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　谢烟客无奈只好带他回自己隐居的摩天崖，途中石破天遇见几个武林人物围攻一个叫大悲老人的老头，他挺身而出，虽然没救成大悲老人，却在他临死之前做了他的朋友，得了他一套载有武功的泥人。到了摩天崖，谢烟客传授他两种极阴、极阳的内功，想让他走火入魔而死，以绝后患。　不料正在石破天阴阳交战，即将走火入魔的时候，长乐帮来人硬说石破天是他们的帮主，将他劫回帮中。帮中的医道高手贝海石将石破天救活，反而成就了他阴阳合一的无上内功。帮中人都认定他就是名叫石破天的帮主，他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。后来他自己也怀疑起来，等到他结识了一个名叫丁当的女孩，那女孩指给他看，她从前在他肩头咬伤的疤痕时，他就更懵懂了。他喜欢丁当又不敢喜欢，因为他还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谁。　　幸好在他最为难的时候，真的石破天被帮中人捉回。原来贝海石等人知道“狗杂种”不是真的石破天，但因他长相与石破天酷似，因此故意将错就错，让他冒名顶替，以替他们消解即将到来的灾难，而石破天肩上的伤疤，也是贝海石在他昏迷时用手术弄上去的。这时石破天已以帮主的身份接了侠客岛的赏善惩恶令，而在雪山派作了恶又冒名石破天逃出来做了长乐帮主，后又逃走的石中玉却又冒充“狗杂种”，石破天骗得了谢烟客的信任。石破天刚在石中玉父母那儿得了一点温暖和爱意，石中玉的到来使他只好又离开了。　他先和人见人怕的赏善惩恶使交上了朋友，结为兄弟，后又邂逅雪山派祖师白自在的妻子小翠和她的孙女阿绣。开始他被误认为石中玉，差点被杀，但等误会澄清，小翠却收他作了金乌派的掌门弟子，阿绣与他也渐渐两情相悦。他们赶回雪山派，石破天凭借自己的盖世神功消解了雪山派的门户之变，治好了白自在的疯病。这时谢烟客在石中玉的唆使下，赶来向雪山派寻仇，但石破天的出现终于使一切真相大白，而丁当也彻底弃石破天而去。　不久石破天随白自在等武林高手持令前往侠客岛，在岛上经历一番惊险后，终于弄明白了三十年来许多武林高手前往侠客岛一去不返的真相：岛上一个山洞里的石壁上刻着李白的那首叫做《侠客行》的五言古诗，其中隐含了一项绝顶神功。侠客岛主从中土以赏善惩恶令逼来众多武林高乎，只是为了一起参详这项神功，但各人见仁见智，谁也破解不了，而对武学的酷嗜，却使这些人面对石壁神智痴迷，再也不想离开这个山洞。石破天听着众人的争论，看着他们痴迷的样子，只是感到害怕，却不明所以。众人都在诗句分解注释的各个小山洞，他因为不识字，在那儿既害怕又看不出个究竟来，便来到刻着整篇诗的大洞。不料他往石壁上一看，目中所见都是一把把形态、剑势、剑意各各不同的利剑，所有的文字于他毫无实际的意义可言。他顺着剑势、剑意看去，内息自然而然随之流动，手舞足蹈，待得从头至尾看完一遍，这项神功已是被他练成了。　回归中土后，为解一桩武林疑案，他随丁当的叔祖丁不四等去寻找他的女儿，终于又回到了小时候居住的荒山。当他看到那条与他阔别已久的狗“阿黄”时，欣喜若狂，看来，在石破天的心中，绝世武功远比不上“阿黄”，比练成“侠客行”武功更高兴万分。然而他的身世依然是个谜。

# 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，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，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，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..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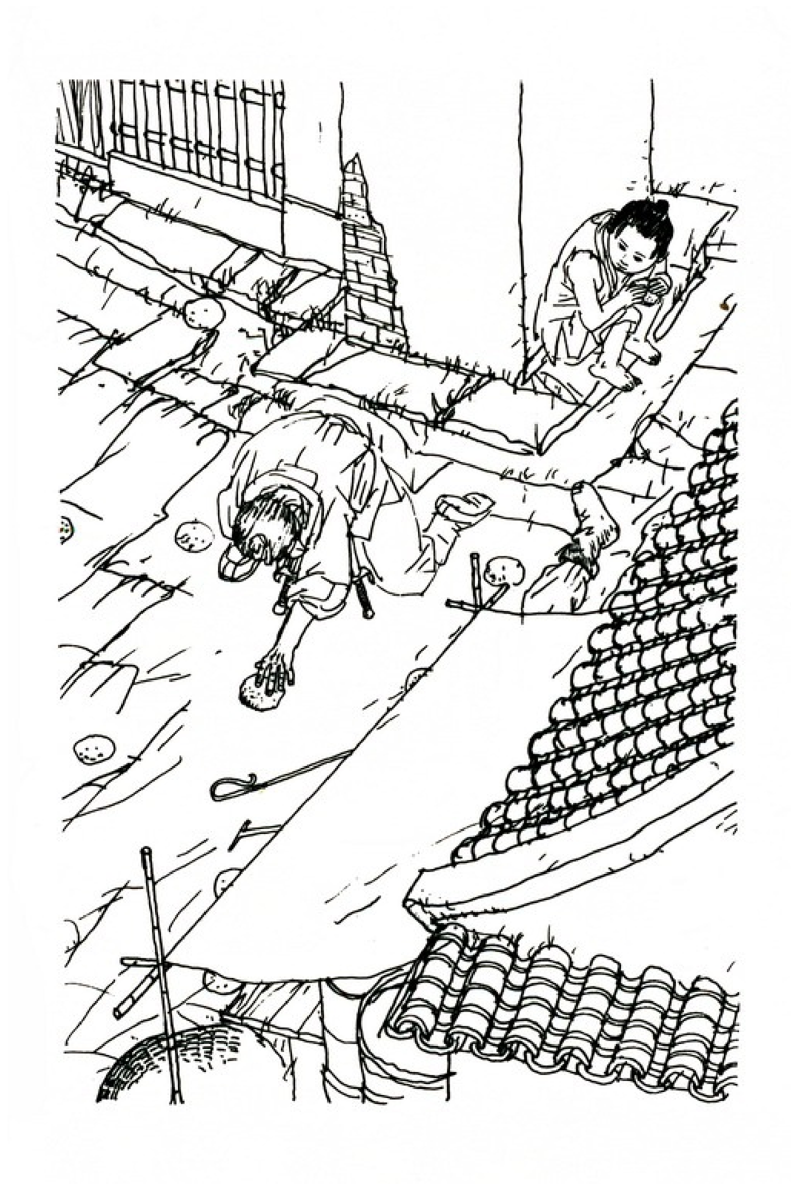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那小丐祇吃了一口燒餅，忽見那死尸站了起來，兩根鋼鈎兀自插在他腹中。那小丐大吃一驚，不敢稍動，祇見那死尸彎下雙腿，伸手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一個燒餅。

# 第一回　玄鐵令



## 一　玄铁令

“赵客缦胡缨，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

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

闲过信陵饮，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

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霓生。

救赵挥金锤，邯郸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，烜赫大梁城。

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？”

李白这一首《侠客行》古风，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，千载之下读来，英锐之气，兀自虎虎有威。那大梁城邻近黄河，后称汴梁，即今河南开封。该地虽然数为京城，却是民风质朴，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，后世迄未泯灭。

开封东门十二里处，有个小市镇，叫做侯监集。这小镇便因侯嬴而得名。当年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。大梁城东有山，山势平夷，称为夷山，东城门便称为夷门。夷门监者就是大梁东门的看守小吏。

这一日已是傍晚时分，四处前来赶集的乡民正自挑担的挑担、提篮的提篮，纷纷归去，突然间东北角上隐隐响起了马蹄声。蹄声渐近，竟然是大队人马，少说也有二百来骑，蹄声奔腾，乘者纵马疾驰。众人相顾说道：“多半是官军到了。”

有的说道：“快让开些，官兵马匹冲来，踢翻担子，那也罢了，便踩死了你，也是活该。”

猛听得蹄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胡哨。过不多时，胡哨声东呼西应、南作北和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声，似乎将侯监集团团围住了。众人骇然失色，有些见识较多之人，不免心中嘀咕：“遮莫是强盗？”

镇头杂货铺中一名伙计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啊哟，只怕是我的妈啊那些老哥们来啦！”王掌柜脸色已然惨白，举起了一只不住发抖的肥手，作势要往那伙计头顶拍落，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说话也不图个利市，甚么老哥小哥的。当真线上的大爷们来了，哪还有你……你的小命？再说，也没听见光天化日有人干这调调儿的！啊哟，这……这可有点儿邪……”

他说到一半，口虽张着，却没了声音，只见市集东头四五匹健马直抢了过来。马上乘者一色黑衣，头戴范阳斗笠，手中各执明晃晃的钢刀，大声叫道：“老乡，大伙儿各站原地，动一下子的，可别怪刀子不生眼睛。”嘴里吆喝，拍马往西驰去。马蹄铁拍打在青石板上，铮铮直响，令人心惊肉跳。

蹄声未歇，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，马上健儿也是一色黑衣，头戴斗笠，帽檐压得低低的。这些人一般吆喝：“乖乖的不动，那没事，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！”

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板刀面有甚么滋味……”这人贫嘴贫舌的，想要说句笑话，岂知一句话没完，马上一名大汉马鞭挥出，甩进柜台，勾着那伙计的脖子，顺手一带，砰的一声，将他重重摔在街上。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儿向前驰去，将那伙计拖着而行。后边一匹马赶将上来，前蹄踩落，那伙计哀号一声，眼见不活了。

旁人见到这伙人如此凶横，哪里还敢动弹？有的本想去上了门板，这时双脚便如钉牢在地上一般，只是全身发抖，要他当真丝毫不动，却也干不了。

离杂货铺五六间门面处有家烧饼油条店，油锅中热油滋滋价响，铁丝架上搁着七八根油条。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弯着腰，将面粉捏成一个个小球，又将小球压成圆圆的一片，对眼前惊心动魄的惨事竟如视而不见。他在面饼上洒些葱花，对角一折，捏上了边，在一只黄砂碗中抓些芝麻，洒在饼上，然后用铁钳夹起，放入烘炉之中。

这时四下里胡哨声均已止歇，马匹也不再行走，一个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鸦雀无声，就是啼哭的小儿，也给父母按住了嘴巴，不令发出半点声音。各人凝气屏息之中，只听得一个人喀、喀、喀的皮靴之声，从西边沿着大街响将过来。

这人走得甚慢，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，便如踏在每个人心头之上。脚步声渐渐近来，其时太阳正要下山，一个长长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，随着脚步声慢慢逼近。街上人人都似吓得呆了，只有那卖饼老者仍在做他的烧饼。皮靴声响到烧饼铺外忽而停住，那人上上下下的打量卖饼老者，突然间嘿嘿嘿的冷笑三声。

卖饼老者缓缓抬起头来，只见面前那人身材极高，一张脸孔如橘皮般凹凹凸凸，满是疙瘩。卖饼老者道：“大爷，买饼么？一文钱一个。”拿起铁钳，从烘炉中夹了个热烘烘的烧饼出来，放在白木板上。那高个儿又是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拿来！”伸出左手。那老者眯着眼睛道：“是！”拿起那个新焙的烧饼，放在他掌中。

那高个儿双眉竖起，大声怒道：“到这当儿，你还在消遣大爷！”将烧饼劈面向老者掷去。卖饼老者缓缓将头一侧，烧饼从他脸畔擦过，拍的一声响，落在路边的一条泥沟之旁。

高个儿掷出烧饼，随即从腰间撤出一对双钩，钩头映着夕阳，蓝印印地寒气逼人，说道：“到这时候还不拿出来？姓吴的，你到底识不识时务？”卖饼老者道：“大爷认错人啦，老汉姓王。卖饼王老汉，侯监集上人人认得。”高个儿冷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！我们早查得清清楚楚，你乔装改扮，躲得了一年半载，可躲不得一辈子了。”

卖饼老者眯着眼睛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素闻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济贫，江湖上提起来，都是翘起大拇指，说一声：‘侠盗！’怎么派出来的小喽罗，却向卖烧饼的穷老汉打起主意来啦？”他说话似乎有气无力，这几句话却说得清清楚楚。

高个儿怒喝：“吴道通，你是决计不交出来的啦？”卖饼老者脸色微变，左颊上的肌肉牵动了几下，随即又是一副懒洋洋的神气，说道：“你既知道吴某的名字，对我仍然这般无礼，未免太大胆了些罢？”那高个儿骂道：“你老子胆大胆小，你到今天才知吗？”左钩一起，一招“手到擒来”，疾向吴道通左肩钩落。

吴道通向右略闪，高个儿钢钩落空，左腕随即内勾，钢钩拖回，便向吴道通后心钩到。吴道通矮身避开，跟着右足踢出，却是踢在那座炭火烧得正旺的烘炉之上。满炉红炭陡地向那高个儿身上飞去，同时一镬炸油条的熟油也猛向他头顶浇落。

那高个儿吃了一惊，急忙后跃，避开了红炭，却避不开满镬热油，“啊哟”一声，满锅热油已泼在他双腿之上，只痛得他哇哇怪叫。

吴道通双足力登，冲天跃起，已纵到了对面屋顶，手中兀自抓着那把烤烧饼的铁钳。猛地里青光闪动，一柄单刀迎头劈来，吴道通举铁钳挡去，当的一声响，火光四溅。他那铁钳虽是黑黝黝地毫不起眼，其实乃纯钢所铸，竟将单刀挡了回去，便在此时，左侧一根短枪、右侧双刀同时攻到。原来四周屋顶上都已布满了人。吴道通哼了一声，叫道：“好不要脸，以多取胜么？”身形一长，双手分执铁钳两股，左挡短枪，右架双刀，竟将铁钳拆了开来，变成了一对判官笔。原来他这烤烧饼的铁钳，是一对判官笔所合成。

吴道通双笔使开，招招取人穴道，以一敌三，仍然占到上风。他一声猛喝：“着！”使短枪的“啊”的一声，左腿中笔，骨溜溜的从屋檐上滚了下去。

西北角屋面上站着一名矮瘦老者，双手叉在腰间，冷冷的瞧着三人相斗。

白光闪动之中，使单刀的忽被吴道通右脚踹中，一个筋斗翻落街中。那使双刀的怯意陡生，两把刀使得如同一团雪花相似，护在身前，只守不攻。

那矮瘦老者慢慢踱将过来，越走越近，右手食指陡地戳出，径取吴道通左眼。这一招迅捷无比，吴道通急忙回笔打他手指。那老者手指略歪，避过铁笔，改戳他咽喉。吴道通笔势已老，无法变招，只得退了一步。

那老者跟着上前一步，右手又是一指伸出，点向他小腹。

吴道通右笔反转，砸向敌人头顶。那老者向前直冲，几欲扑入吴道通的怀里，便这么一冲，已将他一笔避过，同时双手齐出，向他胸口抓去。吴道通大惊之下，急向后退，嗤的一声，胸口已被他抓下一长条衣服。吴道通百忙中也不及察看是否已经受伤，双臂合拢，倒转铁笔，一招“环抱六合”，双笔笔柄向那老者两边太阳穴中砸去。

那老者不闪不架，又是向前一冲，双掌扎扎实实的击在对方胸口。喀喇喇的一声响，也不知断了多少根肋骨，吴道通从屋顶上一交翻跌下去。

那高个儿两条大腿被热油炙得全是火泡，早在暴跳如雷，只是双腿受了重伤，无法纵上屋顶和敌人拚命，又知那矮瘦老者周牧高傲自负，他既已出手，就不喜旁人来相助，是以只仰着脖子，观看二人相斗。眼见吴道通从屋顶摔下，那高个儿大喜，急跃而前，双钩扎落，刺入吴道通的肚腹。他得意之极，仰起头来纵声长笑。

周牧急叫：“留下活口！”但终于慢了一步，双钩已然入腹。

突然间那高个儿大叫：“啊……”踉踉跄跄倒退几步，只见他胸口插了两支铁笔，自前胸直透至后背，鲜血从四个伤口中直涌出来，身子晃了几晃，便即摔倒。吴道通临死时奋力一击，那高个儿猝不及防，竟被双笔插中要害。金刀寨伙伴忙伸手扶起，却已气绝。

周牧不去理会那高个儿的生死，嘴角边露出鄙夷之色，抓起吴道通的身子，见也已停了呼吸。他眉头微皱，喝道：“剥了他衣服，细细搜查。”

四名下属应道：“是！”立即剥去吴道通的衣衫。只见他背上长衣之下负着一个包裹。两名黑衣汉子迅速打开包裹，但见包中有包，一层层的裹着油布，每打开一层，周牧脸上的喜意便多了一分。一共解开了十来层油布，包裹越来越小，周牧脸色渐渐沮丧，眼见最后已成为一个三寸许见方、两寸来厚的小包，当即挟手攫过，捏了一捏，怒道：“他奶奶的！骗人的玩意，不用看了！快到屋里搜去。”

十余名黑衣汉子应声入内。烧饼店前后不过两间房，十几人挤在里面，乒乒乓乓，呛啷呛啷，店里的碗碟、床板、桌椅、衣物一件件给摔了出来。

周牧只是叫：“细细的搜，甚么地方都别漏过了！”

闹了半天，已黑沉沉地难以见物，众汉子点起火把，将烧饼店墙壁、灶头也都拆烂了。呛啷一声响，一只瓦缸摔入了街心，跌成碎片，缸中面粉四散得满地都是。

暮霭苍茫中，一只污秽的小手从街角边偷偷伸过来，抓起水沟旁那烧饼，慢慢缩手。

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叫化子。他已饿了一整天，有气没力的坐在墙角边。那高个儿接过吴道通递来的烧饼，掷在水沟之旁，小丐的一双眼睛便始终没离开过这烧饼。他早想去拿来吃了，但见到街上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汉子，却吓得丝毫不敢动弹。那杂货铺伙计的死尸便躺在烧饼之旁。后来，吴道通和那高个儿的两具尸首，也躺在烧饼不远的地方。

直到天色黑了，火把的亮光照不到水沟边，那小丐终于鼓起勇气，抓起了烧饼。他饥火中烧，顾不得饼上沾了臭水烂泥，轻轻咬了一口，含在口里，却不敢咀嚼，生恐咀嚼的微声给那些手执刀剑的汉子们听见了。口中衔着一块烧饼，虽未吞下，肚里似乎已舒服得多。

这时众汉子已将烧饼铺中搜了个天翻地覆，连地下的砖头也已一块块挖起来查过。周牧见再也查不到甚么，喝道：“收队！”

胡哨声连作，跟着马蹄声响起，金刀寨盗伙一批批出了侯监集。两名盗伙抬起那高个儿的尸身，横放马鞍之上，片刻间走了个干干净净。

直等马蹄声全然消逝，侯监集上才有些轻微人声。但镇人怕群盗去而复回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。杂货铺掌柜和另一个伙计抬了伙伴的尸身

入店，急忙上了门板，再也不敢出来。

但听得东边劈劈拍拍，西边咿咿呀呀，不是上排门，便是关门，过不多时，街上再无人影，亦无半点声息。

那小丐见吴道通的尸身兀自横卧在地，没人理睬，心下有些害怕，轻轻嚼了几口，将一小块烧饼咽下，正待再咬，忽见吴道通的尸身一动。那小丐大吃一惊，揉了揉眼睛，却见那死尸慢慢坐了起来。小丐吓得呆了，心中怦怦乱跳，但见那死尸双腿一挺，竟然站起身来。答答两声轻响，那小丐牙齿相击。

死尸回过头来，幸好那小丐缩在墙角之后，死尸见他不到。这时冷月斜照，小丐却瞧得清清楚楚，但见那死尸嘴角边流下一道鲜血，两根钢钩兀自插在他的腹中，小丐死命咬住牙齿，不使发出声响。

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，伸手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一个烧饼，捏了一捏，双手撕开，随即抛下，又摸到一个烧饼，撕开来却又抛去。小丐只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中跳将出来，只见那死尸不住在地下摸索，摸到任何杂物，都不理会，一摸到烧饼，便撕开抛去，一面摸，一面走近水沟。群盗搜索烧饼铺时，将木板上二十来个烧饼都扫在地下，这时那死尸拾起来一个个撕开，却又不吃，撕成两半，便往地下一丢。

小丐眼见那死尸一步步移近墙角，大骇之下，只想发足奔逃，可是全身吓得软了。一双脚哪里提得起来？那死尸行动迟缓，撕破这二十来个烧饼，足足花了一炷香时光。他在地下再也摸不到烧饼，缓缓转头，似在四处找寻。小丐转过头来，不敢瞧他，突然间吓得魂飞魄散。原来他身子虽然躲在墙角之后，但月光从身后照来，将他蓬头散发的影子映在那死尸脚旁。小丐见那死尸的脚又是一动，大叫一声，发足便跑。

那死尸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烧饼！烧饼！”腾腾腾的追来。

小丐在地下一绊，摔了个筋斗。那死尸弯腰伸手，便来按他背心。小丐一个打滚，避在一旁，发足又奔。那死尸一时站不直身子，支撑了一会这才站起，他脚长步大，虽然行路蹒跚，摇摇摆摆的如醉汉一般，只十几步，便追到了小丐身后，一把抓住他后颈，提了起来。

只听得那死尸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偷了我的烧饼？”在这当口，小丐如何还敢抵赖，只得点了点头。那死尸又问：“你……

你已经吃了？”小丐又点了点头。那死尸右手伸出，嗤的一声，扯破小丐的衣衫，露出胸口和肚腹的肌肤。那死尸道：“割开你的肚子，挖出来！”小丐直吓得魄不附体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只咬了一口。”

原来吴道通给周牧双掌击中胸口，又给那高个儿双钩插中肚腹，一时闭气晕死，过得良久，却又悠悠醒转。肚腹虽是要害，但纵然受到重伤，一时却不便死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一件物事，一经醒转，发觉金刀寨人马已然离去，竟顾不得胸腹的重伤，先要寻回藏在烧饼中的物事。

他扮作个卖饼老人，在侯监集隐居。一住三载，倒也平安无事，但设法想见那物的原主，却也始终找寻不到。待听得胡哨声响，二百余骑四下合围，他虽不知这群盗伙定是冲着自己而来，终究觉察到局面凶险，仓卒间无处可以隐藏，当即将那物放在烧饼之中。那高个儿一现身，伸手说道：“拿来！”

吴道通行一着险棋，索性便将这烧饼放入他手中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高个儿大怒之下，便将烧饼掷去。

吴道通重伤之后醒转，自认不出是哪个烧饼之中藏有那物，一个个撕开来找寻，全无影踪，最后终于抓着那个小丐。

他想这小叫化饿得狠了，多半是连饼带物一齐吞入腹中，当下便要剖开他肚子来取物。一时寻不到利刃，他咬一咬牙，伸手拔下自己肚上一根钢钩，倒转钩头，便往小丐肚上划去。

钢钩拔离肚腹，猛觉得一阵剧痛，伤口血如泉涌，钩头虽已碰到小丐的肚子，但左手突然间没了力气，五指松开，小丐身子落地，吴道通右手钢钩向前送出，却刺了个空。吴道通仰天摔倒，双足挺了几下，这才真的死了。

那小丐摔在他身上，拚命挣扎着爬起，转身狂奔。刚才吓得实在厉害，只奔出几步，腿膝酸软，翻了个筋斗，就此晕了过去，右手却兀自牢牢的抓着那个只咬过一口的烧饼。

淡淡的月光照上吴道通的尸身，慢慢移到那小丐身上，东南角上又隐隐传来马蹄之声。

这一次的蹄声来得好快，刚只听到声响，倏忽间已到了近处。侯监集的居民已成惊弓之鸟，静夜中又听到马蹄声，不自禁的胆战心惊，躲在被窝中只发抖。但这次来的只两匹马，也没胡哨之声。

这两匹马形相甚奇。一匹自头至尾都是黑毛，四蹄却是白色，那是“乌云盖雪”的名驹；另一匹四蹄却是黑色，通体雪白，马谱中称为“墨蹄玉兔”，中土尤为罕见。

白马上骑着的是个白衣女子，若不是鬓边戴了朵红花，腰间又系着一条猩红飘带，几乎便如服丧，红带上挂了一柄白鞘长剑。黑马乘客是个中年男子，一身黑衫，腰间系着的长剑也是黑色的剑鞘。两乘马并肩疾驰而来。

顷刻间两人都看到了吴道通的尸首以及满地损毁的家生杂物，同声惊噫：“咦！”

黑衫男子马鞭挥出，卷在吴道通尸身颈项之中，拉起数尺，月光便照在尸身脸上。那女子道：“是吴道通！看来安金刀已得手了。”那男子马鞭一振，将尸身掷在道旁，道：“吴道通死去不久，伤口血迹未凝，赶得上！”那女子点了点头。

两匹马并肩向西驰去。八只铁蹄落在青石板上，蹄声答答，竟如一匹马奔驰一般。两匹马前蹄后蹄都是同起同落，整齐之极，也是美观之极，不论是谁见了，都想得到这两匹马曾同受长期操练，是以奋蹄急驰之际，也是绝无参差。

两匹马越跑越快，一掠过汴梁城郊，道路狭窄，便不能双骑并骑。那女子微一勒马，让那男子先行。那男子侧头一笑，纵马而前，那女子跟随在后。

两匹骏马脚力非凡，按照吴道通死去的情状推想，这当儿已该当赶上金刀寨人马，但始终影踪毫无。他们不知吴道通虽气绝不久，金刀寨的人众却早去得远了。

马不停蹄的赶了一个多时辰。二人下马让坐骑稍歇，上马又行，将到天明时分，蓦见远处旷野中有几个火头升起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同时飞身下马。那女子接过那男子手中马缰，将两匹马都系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。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向火头奔去。

这些火头在平野之间看来似乎不远，其实相距有数里之遥。两人在草地上便如一阵风般滑行过去。将到临近，只见一大群人分别围着十几堆火，隐隐听得稀里呼噜之声此起彼应，众人捧着碗在吃面。两人本想先行窥探，但平野之地无可藏身，离这群人约十数丈，便放慢了脚步，并肩走近。

人群中有人喝问：“甚么人？干甚么的？”

那男子踏上一步，抱拳笑道：“安寨主不在么？是哪一位朋友在这里？”

那矮老者周牧一抬眼，火光照耀下见来人一男一女，一黑一白，并肩而立。两人都是中年，男的丰神俊朗，女的文秀清雅，衣衫飘飘，腰间都挂着一柄长剑。

周牧心中一凛，随即想起两个人来，一挺腰站了起来，抱拳说道：“原来是江南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大驾光临！”跟着大声喝道：“众弟兄，快起来行礼，这两位是威震大江南北的石庄主夫妇。”一众汉子轰然站起，微微躬身。周牧心下嘀咕：“石清、闵柔夫妇跟我们金刀寨可没纠葛梁子，大清早找将上来，不知想干甚么，难道也为了这件物事？”游目往四下里一瞧，一望平野，更无旁人，心想：“虽然听说他夫妇剑术了得，终究好汉敌不过人多，又怕他何来？”

石夫人闵柔轻声说道：“师哥，这位是鹰爪门的周牧周老爷子。”

她话声虽低，周牧却也听见了，不禁微感得意：“冰雪神剑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头。”忙接口道：“不敢，金刀寨周牧拜见石庄主、石夫人。”说着又弯了弯腰。

石清向着众盗伙微笑道："众位朋友正用早膳，这可打扰了，请坐，请坐。"转头对周牧道："周朋友不必客气，愚夫妇和贵门'一飞冲天'庄震中庄兄曾有数面之缘，说起来大家也都不是外人。"

周牧道："'一飞冲天'是在下师叔。"暗道："你年纪比我小着一大截，却称我庄师叔为庄兄，那不是明明以长辈自居吗？"想到此节，更觉对方此来只怕不怀好意，心下更多了一层戒备。武林中于"辈份"两字看得甚重，晚辈遇上了长辈固然必须恭敬，而长辈吩咐下来，晚辈也轻易不得违拗，否则给人说一声以下犯上，先就理亏。

石清见他脸色微微一沉，已知其意，笑道："这可得罪了！

当年嵩山一会，曾听庄兄说起贵门武功，愚夫妇佩服得紧。我忝在世交，有个不情之请，周世兄莫怪。"他一改口称之为"周世兄"，更是以长辈自居了。

周牧道："倘若是在下自己的事，冲着两位的金面，只要力所能及，两位吩咐下来，自是无有不遵。但若是敝寨的事，在下职位低微，那可做不得主了。"

石清心道："这人老辣得紧，没听我说甚么，先来推个干干净净。"说道："那跟贵寨毫无干系。我要向周世兄打听一件事。愚夫妇追寻一个人，此人姓吴名道通，兵器使的是一对判官笔，身材甚高，听说近年来扮成了个老头儿，隐姓埋名，潜居在汴梁附近。不知周世兄可曾听到过他的讯息吗？"

他一说出吴道通的名字，金刀寨人众登时耸动，有些立时放下了手中捧着的面碗。

周牧心想："你从东而来，当然已见到了吴道通的尸身，我若不说，反而显得不够光棍了。"当即打个哈哈，说道："那当真好极了，石庄主、石夫人，说来也是真巧，姓周的虽然武艺低微，却碰上给贤夫妇立了一场功劳。这吴道通得罪了贤夫妇，我们金刀寨已将他料理啦。"说这几句话时，双目凝视着石清的脸，瞧他是喜是怒。

石清又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这吴道通跟我们素不相识，说不上得罪了愚夫妇甚么。我们追寻此人，说来倒教周世兄见笑，是为了此人所携带的一件物事。"

周牧脸上肌肉牵动了几下，随即镇定，笑道："贤夫妇消息也真灵通，这个讯息嘛，我们金刀寨也听到了。不瞒石庄主说，在下这番带了这些兄弟们出来，也就是为了这件物事。

唉，不知是哪一个狗杂种造的谣，却累得双笔吴道通枉送了性命。我们二百多人空走一趟，那也罢了，只怕安大哥还要怪在下办事不力呢。江湖上向来谣言满天飞，倘若以为那件物事真是金刀寨得了，都向我们打起主意来，这可不冤么？张兄弟，咱们怎么打死那姓吴的，怎样搜查那间烧饼铺，你详详细细的禀告石庄主、石夫人两位。"

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说道："那姓吴的武功甚是了得，我们李大元李头领的性命送在他的手下。后来周头领出手，双掌将那姓吴的震下屋顶，当时便将他震得全身筋折骨断，五脏粉碎……"此人口齿极是灵便，加油添酱，将众盗伙如何撬开烧饼铺地下的砖头、如何翻倒面缸、如何拆墙翻炕，说了一大篇，可便是略去了周牧取去吴道通背上包裹一节。

石清点了点头，心道："这周牧一见我们，始终是全神戒备，惴惴不安。玄素庄和金刀寨向无过节，若不是他已得到了那物事，又何必对我们夫妇如此提防？"他知这伙人得不到此物便罢，若是得了去，定是在周牧身边，一瞥之间，但见金刀寨二百余人个个壮健剽悍，虽无一流好手，究竟人多难斗。适才周牧言语说得客气，其中所含的骨头着实不少，全无友善之意，自也是恃了人多势众，当下脸上仍是微微含笑，手指左首远处树林，说道："我有一句话，要单独和周世兄商量，请借一步到那边林中说话。"

周牧怎肯落单，立即道："我们这里都是好兄弟、好朋友，无事不可……"下面"对人言"三字尚未出口，突觉左腕一紧，已被石清伸手握住，跟着半身酸麻，右手也已毫无劲力。

周牧又惊又怒，自从石清、闵柔夫妇现身，他便凝神应接，不敢有丝毫怠忽，哪知石清说动手便动手，竟然捷如闪电的抓住了自己的手腕。这等擒拿手法本是他鹰爪门的拿手本领，不料一招未交，便落入对方手中，急欲运力挣扎，但身上力气竟已无影无踪，知道要穴已为对方所制，霎时间额头便冒出了汗珠。

石清朗声说道："周世兄既允过去说话，那最好也没有了。"回头向闵柔道："师妹，我和周世兄过去说句话儿，片刻即回，请师妹在此稍候。"说着缓步而行。闵柔斯斯文文的道："师哥请便。"他两人虽是夫妇，却是师兄妹相称。

金刀寨众人见石清笑嘻嘻地与周牧同行，似无恶意，他夫人又留在当地，谁也想不到周牧如此武功，竟会不声不响的被人挟持而去。

石清抓着周牧手腕，越行越快，周牧只要脚下稍慢，立时便会摔倒，只得拚命奔跑。从火堆到树林约有里许，两人倏忽间便穿入了林中。

石清放脱了他手腕，笑道："周世兄……"周牧怒道："你这是干甚么？"右手成抓，一招"搏狮手"，便往石清胸口狠抓下去。

石清左手自右而左划了过来，在他手腕上轻轻一带，已将他手臂带向左方，一把抓拢，竟是一手将他两只手腕都反抓在背后。周牧惊怒之下，右足向后力踹。

石清笑道："周世兄又何必动怒？"周牧只觉右腿"伏兔""环跳"两处穴道中一麻，踹出的一脚力道尚未使出，已软软的垂了下来。这一来，他只有一只左脚着地，若是再向后踹，身子便非向前俯跌不可，不由得满脸涨得通红，怒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"

石清道："吴道通身上的物事，周世兄既已取到，我想借来一观。请取出来罢！"周牧道："那东西是有的，却不在我身边。你既要看，咱们回到那边去便了。"他想骗石清回到火堆之旁，那时一声号令，众人群起而攻，石清夫妇武功再强，也难免寡不敌众。

石清笑道："我可信不过，却要在周世兄身边搜搜！得罪莫怪。"

周牧怒道："你要搜我？当我是甚么人了？"

石清不答，一伸手便除下了他左脚的皮靴。周牧"啊"的一声，只见他已从靴筒中取了一个小包出来，正是得自吴道通身上之物。周牧又惊又怒，又是诧异："这……这……他怎地知道？难道是见到我藏进去的？"其实石清一说要搜，便见他目光自然而然的向左脚一瞥，眼光随即转开，望向远处，猜想此物定是藏在他左足的靴内，果然一搜便着。

石清心想："适才那人叙述大搜烧饼铺的情景，显非虚假，而此物却在你身上搜出，当然是你意图瞒过众人，私下吞没。"

左手三指在那小包外捏了几下，脸色微变。

周牧急得涨红了脸，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便要呼叫求援。

石清冷冷的道："你背叛安寨主，宁愿将此事当众抖将出来，受那斩断十指的刑罚么？"周牧大惊，情不自禁的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"石清道："我自然知道。"松指放开了他双手，说道："安金刀何等精明，你连我也瞒不过，又岂能瞒得过他？"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擦擦擦几下脚步声轻响，有人到了林外。一个粗豪的声音哈哈大笑，朗声说道："多承石庄主夸奖，安某这里谢过了。"话声方罢，三个人闯进林来。

周牧一见，登时面如土色。这三人正是金刀寨的大寨主安奉日、二寨主冯振武、三寨主元澄道人。周牧奉命出来追寻吴道通之时，安寨主并未说到派人前来接应，不知如何，竟然亲自下寨。周牧心想自己吞没此物的图谋固然已成画饼，而且身败名裂，说不定性命也是难保，情急之下，忙道："安大哥，那……那……东西给他抢去了。"

安奉日拱手向石清行礼，说道："石庄主名扬天下，安某仰慕得紧，一直无缘亲近。敝寨便在左近，便请石庄主和夫人同去盘桓数日，使兄弟得以敬聆教训。"

石清见安奉日环眼虬髯，身材矮壮，一副粗豪的神色，岂知说话却甚是得体，一句不提自己抢去物事，却邀请前赴金刀寨盘桓。可是这一

上寨去，哪里还能轻易脱身？拱手还礼之后，顺手便要将那小包揣入怀中，笑道："多谢安寨主盛情……"

突然间青光闪动，元澄道人长剑出鞘，剑尖刺向石清手腕，喝道："先放下此物！"

这一下来得好快，岂知他快石清更快，身子一侧，已欺到了元澄道人身旁，随手将那小包递出，放入他左手，笑道："给你！"元澄道人大喜，不及细想他用意，便即拿住，不料右腕一麻，手中长剑已被对方夺去。

石清倒转长剑，斫向元澄左腕，喝道："先放下此物！"元澄大吃一惊，眼见寒光闪闪，剑锋离左腕不及五寸，缩手退避，均已不及，只得反掌将那小包掷了回去。

冯振武叫道："好俊功夫！"不等石清伸手去接小包，展开单刀，着地滚去，径向他腿上砍去。石清长剑嗤的一声刺落，这一招后发先至，冯振武单刀尚未砍到他右腿，他长剑其势便要将冯振武的脑袋钉在地下。

安奉日见情势危忽，大叫："剑下……"石清长剑继续前刺，冯振武心中一凉，闭目待死，只觉颊上微微一痛，石清的长剑却不再刺下，原来他剑下留情，剑尖碰到了冯振武的面颊。立刻收势，其间方位、力道，竟是半分也相差不得。跟着听得搭的一声轻响，石清长剑拍回小包，伸手接住，安奉日那"留情"两字这才出口。

石清收回长剑，说道："得罪！"退开了两步。

冯振武站起身来，倒提单刀，满脸愧色，退到了安奉日身后，口中喃喃说了两句，不知是谢石清剑下留情，还是骂他出手狠辣，那只有自己知道了。

安奉日伸手解开胸口铜扣，将单刀从背后取下，拔刀出鞘。其时朝阳初升，日光从林间空隙照射进来，金刀映日，闪闪耀眼，厚背薄刃，果然好一口利器！安奉日金刀一立，说道："石庄主技艺惊人，佩服，佩服，兄弟要讨教几招！"

石清笑道："今日得会高贤，幸也何如！"一扬手，将那小包掷了出去。四人一怔之间，只听得飕的一声，石清手中夺自元澄道人的长剑跟着掷出，那小包刚撞上对面树干，长剑已然赶上，将小包钉入树中。剑锋只穿过小包一角，却不损及包中物事，手法之快，运劲之巧，实不亚于适才连败元澄道人、冯振武的那两招。

四人的眼光从树干再回到石清身上时，只见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通体墨黑的长剑，只听他说道："墨剑会金刀，点到为止。是谁占先一招半式，便得此物如何？"

安奉日见他居然将已得之物钉在树上，再以比武较量来决定此物谁属，丝毫不占便宜，心下好生佩服，说道："石庄主请！"他早就听说玄素庄石清、闵柔夫妇剑术精绝，适才见他制服元澄道人和冯振武，当真名下无虚，心中丝毫不敢托大，刷刷刷三刀，尽是虚劈。

石清剑尖向地，全身纹风不动，说道："进招罢！"

安奉日这才挥刀斜劈，招式未老，已然倒翻上来。他一出手便是生平绝技七十二路"劈卦刀"，招中藏套，套中含式，变化多端。石清使开墨剑，初时见招破招，守得甚是严谨，三十余招后，一声清啸，陡地展开抢攻，那便一剑快似一剑。安奉日接了三十余招后，已全然看不清对方剑势来路，心中暗暗惊慌，只有舞刀护住要害。

两人拆了七十招，刀剑始终不交，忽听得叮的一声轻响，墨剑的剑锋已贴住了刀背，顺势滑了下去。这一招"顺流而下"，原是以剑破刀的寻常招数，若是对手武功稍逊，安奉日只须刀身向外掠出，立时便将来剑荡开。但石清的墨剑来势奇快，安奉日翻刀欲荡，剑锋已凉飕飕的碰到了他的食指。安奉日大惊："我四根手指不保！"便欲撒刀后退，也已不及。心念电转之际，石清长剑竟然硬生生的收住，非但不向前削，反而向后挪了数寸。安奉日知他手下容情，此际欲不撒刀，也可不得，只得松手放开了刀柄。

哪知墨剑一翻，转到了刀下，却将金刀托住，不令落地，只听石清说道："你我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败。"墨剑微微一震，金刀跃将起来。

安奉日心中好生感激，五指又握紧了刀柄，知他取胜之后，尚自给自己保存颜面，忙举刀一立，恭恭敬敬行了一礼，正是"劈卦刀"的收刀势"南海礼佛"。

他这一招使出，心下更惊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原来他一招一式的使将下来，此时刚好将七十二路"劈卦刀"刀法使完，显是对方于自己这门拿手绝技知之已稔，直等自己的刀法使到第七十一路上，这才将自己制住，倘若他一上来便即抢攻，自己能否挡得住他十招八招，也是殊无把握。

安奉日正想说几句感谢的言语，石清还剑入鞘，抱拳说道："姓石的交了安寨主这个朋友，咱们不用再比。何时路过敝庄，务请来盘桓几日。"安奉日脸色惨然，道："自当过来拜访。"纵身近树，拔起元澄道人的长剑，接住小包，将一刀一剑都插在地下，双手捧了那小包，走到石清身前，说道："石庄主请取去罢！"这件要物他虽得而复失，但石清顾全自己面子，保全了自己四根手指，却也十分承他的情。

不料石清双手一拱，说道："后会有期！"转身便走。安奉日叫道："石庄主请留步。庄主顾全安某颜面，安某岂有不知？安某明明是大败亏输，此物务请石庄主取去，否则岂不是将安某当作不识好歹的无赖小人了。"石清微笑道："安寨主，今日比武，胜败未分。安寨主的青龙刀、拦路断门刀等等精妙刀法都尚未施展，怎能便说输了？再说，这个小包中并无那物在内，只怕周世兄是上了人家的当。"

安奉日一怔，说道："并无那物在内？"急忙打开小包，拆了一层又一层，拆了五层之后，只见包内有三个铜钱，凝神再看，外圆内方，其形扁薄，却不是三枚制钱是甚么？一怔之下，不由得惊怒交集，当下强自抑制，转头向周牧道："周兄弟，这……这到底开甚么玩笑？"周牧嗫嚅道："我……我也不知道啊。在那吴道通身上，便只搜到这个小包。"

安奉日心下雪亮，情知吴道通不是将那物藏在隐秘异常之处，便是已交给了旁人，此番不但空却跋涉，反而大损金刀寨的威风，当下将纸包往地下一掷，向石清道："倒教石庄主见笑了，却不知石庄主何由得知？"

石清适才夺到那个小包之时，随手一捏，便已察觉是三枚圆形之物，虽不知定是铜钱，却已确定绝非心目中欲取的物件，微笑道："在下也只胡乱猜测而已。咱们同是受人之愚，盼安寨主大量包涵。"一抱拳，转身向冯振武、元澄道人、周牧拱了拱手，快步出林。

石清走到火堆之旁，向闵柔道："师妹，走罢！"两人上了坐骑，又向来路回去。

闵柔看了丈夫的脸色，不用多问，便知此事没有成功，心中一酸，不由得泪水一滴滴的落上衣襟。石清道："金刀寨也上了当。咱们再到吴道通尸身上去搜搜，说不定金刀寨的朋友们漏了眼。"闵柔明知无望，却不违拗丈夫之意，哽咽道："是。"

黑白双驹脚力快极，没到晌午时分，又已到了侯监集上。

镇民惊魂未定，没一家店铺开门。群盗杀人抢劫之事，已由地方保甲向汴梁官衙禀报，官老爷还在调兵遣将，不敢便来，显是打着"迟来一刻便多一分平安"的主意。

石清夫妇纵马来到吴道通尸身之旁，见墙角边坐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丐，此外四下里更无旁人。石清当即在吴道通身上细细搜寻，连他发髻也拆散了，鞋袜也除了来看过。闵柔则到烧饼铺去再查了一次。

两夫妇相对黯然，同时叹了口气。闵柔道："师哥，看来此仇已注定难报。这几日来也真累了你啦。咱们到汴梁城中散散心，看几出戏文，听几场鼓儿书。"石清知道妻子素来爱静，不喜观剧听曲，到汴梁散散心云云，那全是体贴自己，便说道："也好，既然来到了河南，总得到汴梁逛逛。听说汴梁的银匠是高手，去拣几件首饰也是好的。"闵柔素以美色驰名武林，本来就喜爱打扮，人近中年，对容止修饰更加注重。她凄然一笑，说道："自从坚儿死后，这十三年来你给我买的首饰，足够开一家珠宝铺子啦！"

她说到"自从坚儿死后"一句话，泪水又已涔涔而下，一瞥眼间，只见那小丐坐在墙角边，猥猥崽崽，污秽不堪，不禁起了怜意，问道："你妈妈呢？怎么做叫化子了？"小丐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我妈妈不见了。"闵柔叹了口气，从怀中摸出一小锭银子，掷在他脚边，说道："买饼儿去吃罢！"提缰便行，回头问道："孩子，你叫甚么名字？"

那小丐道："我……我叫'狗杂种'！"

闵柔一怔，心想："怎会叫这样的名字？"石清摇了摇头，道："是个白痴！"闵柔道："是，怪可怜见儿的。"两人纵马向汴梁城驰去。

那小丐自给吴道通的死尸吓得晕了过去，直到天明才醒，这一下惊吓实在厉害，睁眼见到吴道通的尸体血肉模糊的躺在自己身畔，竟不敢起身逃开，迷迷糊糊的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。石清到来之时，他神智已然清醒，正想离去，却见石清翻弄尸体，又吓得不敢动了，没想到那个美丽女子竟会给自己一锭银子。他心道："饼儿么？我自己也有。"

他提起右手，手中兀自抓着那咬过一口的烧饼，惊慌之心渐去，登感饥饿难忍，张口往烧饼上用力咬下，只听得卜的一声响，上下门牙大痛，似是咬到了铁石。那小丐一拉烧饼，口中已多了一物，忙吐在左手掌中，见是黑黝黝的一块铁片。

那小丐看了一眼，也不去细想烧饼中何以会有铁片，也来不及抛去，见饼中再无异物，当即大嚼起来，一个烧饼顷刻即尽。他眼光转到吴道通尸体旁那十几枚撕破的烧饼上，寻思："给鬼撕过的饼子，不知吃不吃得？"

正打不定主意，忽听得头顶有人叫道："四面围住了！"那小丐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只见屋顶上站着三个身穿白袍的男子，跟着身后飕飕几声，有人纵近。小丐转过身来，但见四名白袍人手中各持长剑，分从左右掩将过来。

蓦地里马蹄声响，一人飞骑而至，大声叫道："是雪山派的好朋友么？来到河南，恕安某未曾远迎。"顷刻间一匹黄马直冲到身前，马上骑着个虬髯矮胖子，也不勒马，突然跃下鞍来。那黄马斜刺里奔了出去，兜了个圈子，便远远站住，显是教熟了的。

屋顶上的三名白袍男子同时纵下地来，都是手按剑柄。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汉子说道："是金刀安寨主吗？幸会，幸会！"

一面说，一面向站在安奉日身后的白袍人连使眼色。

原来安奉日为石清所败，甚是沮丧，但跟着便想："石庄主夫妇又去侯监集干甚么？是了，周四弟上了当，没取到真物，他夫妇定是又去寻找。我是他手下败将，他若取到，我只有眼睁睁的瞧着。但若他寻找不到，我们难道便不能再找一次，碰碰运气？此物倘若真是曾在吴道通手中，他定是藏在隐秘万分之所，搜十次搜不到，再搜第十一次又有何妨？"

当即跨黄马追赶上来。

他坐骑脚力远不及石氏夫妇的黑白双驹，又不敢过分逼近，是以直至石清、闵柔细搜过吴道通的尸身与烧饼铺后离去，这才赶到侯监集。他来到镇口，远远瞧见屋顶有人，三个人都是身穿白衣，背悬长剑，这般装束打扮，除了藏边的雪山派弟子外更无旁人，驰马稍近，更见三人全神贯注，如临大敌。他还道这三人要去偷袭石氏夫妇，念着石清适才卖的那个交情，便纵声叫了出来，要警告他夫妇留神。不料奔到近处，未见石氏夫妇影踪，雪山派七名弟子所包围的竟是个小乞儿。

安奉日大奇，见那小丐年纪幼小，满脸泥污，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样，待见眼前那白衣汉子连使眼色，他又向那小丐望了一眼。

这一望之下，登时心头大震，只见那小丐左手拿着一块铁片，黑黝黝地，似乎便是传说中的那枚"玄铁令"，待见身后那四名白衣人长剑闪动，竟是要上前抢夺的模样，当下不及细想，立即反手拔出金刀，使出"八方藏刀势"，身形转动，滴溜溜地绕着那小丐转了一圈，金刀左一刀，右一刀，前一刀，后一刀，霎时之间，八方各砍三刀，三八二十四刀，刀刀不离小丐身侧半尺之外，将那小丐全罩在刀锋之下。

那小丐只觉刀光刺眼，全身凉飕飕地，哇的一声，大哭起来。

便在此时，七个白衣人各出长剑，幻成一道光网，在安奉日和小丐身周围了一圈。白光是个大圈，大圈内有个金色小圈，金色小圈内有个小叫化眼泪鼻涕的大哭。

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一匹黑马，一匹白马从西驰来，却是石清、闵柔夫妇去而复回。

原来他二人驰向汴梁，行出不久，便发现了雪山派弟子的踪迹，两人商量了几句，当即又策马赶回。石清望见八人刀剑挥舞，朗声叫道："雪山派众位朋友，安寨主，大家是好朋友，有话好说，不可伤了和气。"

雪山派那魁梧汉子长剑一竖，七人同时停剑，却仍团团围在安奉日的身周。

石清与闵柔驰到近处，蓦地见到那小丐左手拿着的铁片，同时"咦"的一声，只不知是否便是心目中那物，二人心中都是怦怦而跳。石清飞身下鞍，走上几步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你手里拿着的是甚么东西，给我瞧瞧成不成？"饶是他素来镇定，说这两句话时却语音微微发颤。他已打定主意，料想安奉日不会阻拦，只须那小丐一伸手，立时便抢入剑圈中夺将过来，谅那一众雪山派弟子也拦不住自己。

那白衣汉子道："石庄主，这是我们先见到的。"

闵柔这时也已下马走近，说道："耿师兄，请你问问这位小兄弟，他脚旁那锭银子，是不是我给的？"这句话甚是明白，她既已给过银子，自比那些白衣人早见到那小丐了。

那魁梧的汉子姓耿，名万钟，是当今雪山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，说道："石夫人，或许是贤伉俪先见到这个小兄弟，但这枚'玄铁令'呢，却是我们兄弟先见到的了。"

一听到"玄铁令"这三字，石清、闵柔、安奉日三人心中都是一凛："果然便是'玄铁令'！"雪山派其余六人也各露出异样神色。其实他七人谁都没细看过那小丐手中拿着的铁片，只是见石氏夫妇与金刀寨寨主都如此郑重其事，料想必是此物；而石、闵、安三人也是一般的想法：雪山派耿万钟等七人并非寻常人物，既看中了这块铁片，当然不会错的了。

十个人一般的心思，忽然不约而同的一齐伸出手来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给我！"

十个人互相牵制，谁也不敢出手抢夺，知道只要谁先用强，大利当前，旁人立即会攻己空门，只盼那小丐自愿将铁片交给自己。

那小丐又怎知道这十人所要的，便是险些儿崩坏了他牙齿的这块小铁片，这时虽已收泪止哭，却是茫然失措，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随时便能又再流下。

忽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："还是给我！"

一个人影闪进圈中，一伸手，便将那小丐手中的铁片拿了过去。

"放下！""干甚么？""好大胆！""混蛋！"齐声喝骂声中，九柄长剑一把金刀同时向那人影招呼过去。安奉日离那小丐最近，金刀挥出，便是一招"白虹贯日"，砍向那人脑袋。雪山派弟子习练有素，同时出手，七剑分刺那人七个不同方位，叫他避得了肩头，闪不开大腿，挡得了中盘来招，卸不去攻他上盘的剑势。石清与闵柔一时看不清来人是谁，不肯便使杀手取他性命，双剑各圈了半圆，剑光霍霍，将他罩在玄素双剑之下。

却听得叮当、叮当一阵响，那人双手连振，也不知使了甚么手法，霎时间竟将安奉日的金刀、雪山弟子的长剑尽数夺在手中。

石清和闵柔只觉得虎口一麻，长剑便欲脱手飞出，急忙向后跃开。石清登时脸如白纸，闵柔却是满脸通红。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双剑合壁，并世能与之抗手不败的已寥寥无几，但给那人伸指在剑身上分别一弹，两柄长剑都险些脱手，那是两人临敌以来从未遇到过之事。

看那人时，只见他昂然而立，一把金刀、七柄长剑都插在他身周。那人青袍短须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容貌清癯，脸上隐隐有一层青气，目光中流露出一股说不尽的欢喜之意。石清蓦地想到一人，脱口而出："尊驾莫非便是这玄铁令的主人么？"

那人嘿嘿一笑，说道："玄素庄黑白双剑，江湖上都道剑术了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老夫适才以一分力道对付这八位朋友，以九分力道对付贤伉俪，居然仍是夺不下两位手中兵刃。

唉，我这'弹指神通'功夫，'弹指'是有了，'神通'二字如何当得？看来非得再下十年苦功不可。"

石清一听，更无怀疑，抱拳道："愚夫妇此番来到河南，原是想上摩天崖来拜见尊驾。虽然所盼成空，总算有缘见到金面，却也是不虚此行了。愚夫妇这几手三脚猫的粗浅剑术，在尊驾眼中自是不值一笑。尊驾今日亲手收回玄铁令，可喜可贺。"

雪山派群弟子听了石清之言，均是暗暗嘀咕：“这青袍人便是玄铁令的主人谢烟客？他于一招之间便夺了我们手中长剑，若不是他，恐怕也没第二个了。”七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他，都是默不作声。

安奉日武功并不甚高，江湖上的阅历却远胜于雪山派七弟子，当即拱手说道：“适才多有冒犯，在下这里谨向谢前辈谢过，还盼恕过不知之罪。”

那青袍人正是摩天崖的谢烟客。他又是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照我平日规矩，你们这般用兵刃向我身上招呼，我是非一报还一报不可，你用金刀砍我左肩，我当然也要用这把金刀砍你左肩才合道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左手将那铁片在掌中一抛一抛，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不过碰到今日老夫心情甚好，这一刀便寄下了。你刺我胸口，你刺我大腿环跳穴，你刺我左腰，你斩我小腿……”他口中说着，右手分指雪山派七弟子。

那七人听他将刚才自己的招数说得分毫不错，更是骇然，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间，他竟将每一人出招的方位看得明明白白，又记得清清楚楚，只听他又道：“这也通统记在帐上，几时碰到我脾气不好，便来讨债收帐。”

雪山派中一个矮个子大声道：“我们艺不如人，输了便输了，你又说这些风凉话作甚？你记甚么帐？爽爽快快刺我一剑便是，谁又耐烦把这笔帐挂在心头。”此人名叫王万仞，其时他两手空空，说这几句话，摆明是要将性命交在对方手里了。他同门师兄弟齐声喝止，他却已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
谢烟客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！”拔起王万仞的长剑，挺直直刺。王万仞急向后跃，想要避开，岂知来剑快极，王万仞身在半空，剑尖已及胸口。谢烟客手腕一抖，便即收剑。

王万仞双脚落地，只觉胸口凉飕飕地，低头一看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，但见胸口露出一个圆孔，约有茶杯口大小，原来谢烟客手腕微转，已用剑尖在他衣服上划了个圆圈，自外而内，三层衣衫尽皆划破，露出了肌肤。他手上只须使劲稍重，一颗心早给他剜出来了。

王万仞脸如土色，惊得呆了。安奉日衷心佩服，忍不住喝采：“好剑法！”

说到出剑部位之准，劲道拿捏之巧，谢烟客适才这一招，石清夫妇勉强也能办到，但剑势之快，令对方明知刺向何处，仍是闪避不得，石清、闵柔自知便万万及不上了。二人对望一眼，均想：“此人武功精奇，果然匪夷所思。”

谢烟客哈哈大笑，拔步便行。

雪山派中一个青年女子突然叫道：“谢先生，且慢！”谢烟客回头问道：“干甚么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尊驾手下留情，没伤我王师哥，雪山派同感大德。请问谢先生，你拿去的那块铁片，便是玄铁令吗？”谢烟客满脸傲色，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倘若不是玄铁令，大伙再去找找。但若当真是玄铁令，这却是尊驾的不是了。”

只见谢烟客脸上陡然青气一现，随即隐去，耿万钟喝道：“花师妹，不可多口。”众人素闻谢烟客生性残忍好杀，为人忽正忽邪，行事全凭一己好恶，不论黑道或是白道，丧生于他手下的好汉指不胜屈。今日他受十人围攻而居然不伤一人，那可说破天荒的大慈悲了。不料师妹花万紫性子刚硬，又复不知轻重，居然出言冲撞，不但雪山派的同门心下震骇，石氏夫妇也不禁为她捏了一把冷汗。

谢烟客高举铁片，朗声念道：“玄铁之令，有求必应。”将铁片翻了过来，又念道：“摩天崖谢烟客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这等玄铁刀剑不损，天下罕有。”拔起地下一柄长剑，顺手往铁片上斫去，叮的一声，长剑断为两截，上半截弹了出去，那黑黝黝的铁片竟是丝毫无损。他脸色一沉，厉声道：“怎么是我的不是了？”

花万紫道：“小女子听得江湖上的朋友们言道：谢先生共有三枚玄铁令，分赠三位当年于谢先生有恩的朋友，说道只须持此令来，亲手交在谢先生手中，便可令你做一件事，不论如何艰难凶险，谢先生也必代他做到。那话不错罢？”谢烟客道：“不错。此事武林中人，有谁不知？”言下甚有得色。花万紫道：“听说这三枚玄铁令，有两枚已归还谢先生之手，武林中也因此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这玄铁令便是最后一枚了，不知是否？”

谢烟客听她说“武林中也因此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”，脸色便略转柔和，说道：“不错。得我这枚玄铁令的朋友武功高强，没甚么难办之事，这令牌于他也无用处。他没有子女，逝世之后令牌不知去向。这几年来，大家都在拚命找寻，想来令我姓谢的代他干一件大事。嘿嘿，想不到今日轻轻易易的却给我自己收回了。这样一来，江湖上朋友不免有些失望，可也反而给你们消灾免难。”一伸足将吴道通的尸身踢出数丈，又道：“譬如此人罢，纵然得了令牌，要见我脸却也烦难，在将令牌交到我手中之前，自己便先成众矢之的。

武林中哪一个不想杀之而后快？哪一个不想夺取令牌到手？以玄素庄石庄主夫妇之贤，尚且未能免俗，何况旁人？嘿嘿！嘿嘿！”最后这几句话，已然大有讥嘲之意。

石清一听，不由得面红过耳。他虽一向对人客客气气，但武功既强，名气又大，说出话来很少有人敢予违拗，不料此番面受谢烟客的讥嘲抢白，论理论力，均无可与之抗争，他平素高傲，忽受挫折，实是无地自容。闵柔只看着石清的神色，丈夫若露拔剑齐上之意，立时便要和谢烟客拚了，虽然明知不敌，这口气却也轻易咽不下去。

却听谢烟客又道：“石庄主夫妇是英雄豪杰，这玄铁令若教你们得了去，不过叫老夫做一件为难之事，奔波劳碌一番，那也罢了。但若给无耻小人得了去，竟要老夫自残肢体，逼得我不死不活，甚至于来求我自杀，我若不想便死，岂不是毁了这‘有求必应’四字誓言？总算老夫运气不坏，毫不费力的便收回了。哈哈，哈哈！”纵声大笑，声震屋瓦。

花万紫朗声道：“听说谢先生当年曾发下毒誓，不论从谁手中接过这块令牌，都须依彼所求，办一件事，即令对方是七世的冤家，也不能伸一指加害于他。这令牌是你从这小兄弟手中接过去的，你又怎知他不会出个难题给你？”谢烟客“呸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这小叫化是甚么东西？我谢烟客去听这小化子的话，哈哈，那不是笑死人么？”花万紫朗声道：“众位朋友听了，谢先生说小化子原来不是人，算不得数。”她说的若是旁人，余人不免便笑出声来，至少雪山派同门必当附和，但此刻四周却静无声息，只怕一枚针落地也能听见。

谢烟客脸上又是青气一闪，心道：“这丫头用言语僵住我，叫人在背后说我谢某言而无信。”突然心头一震：“啊哟，不好，莫非这小叫化是他们故意布下的圈套，我既已伸手将令牌抢到，再要退还他也不成了。”他几声冷笑，傲然道：“天下又有甚么事，能难得倒姓谢的了？小叫化儿，你跟我去，有甚么事求我，可不与旁人相干。”携着那小丐的手拔步便行。

他虽没将身前这些人放在眼里，但生怕这小丐背后有人指使，当众出个难题，要他自断双手之类，那便不知如何是好了，是以要将他带到无人之处，细加盘问。

花万紫踏上一步，柔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是个好孩子。这位老伯伯最爱杀人，你快求他从今以后，再也别杀——”一句话没说完，突觉一股劲风扑面而至，下面“一个人”三字登时咽入了腹中，再也说不出口。

原来花万紫知道谢烟客言出必践，自己适才挺剑向他脸上刺去，他说记下这笔帐，以后随时讨债，总有一日要被他在自己脸颊刺上一剑，何况六个师兄中，除王万仞外，谁都欠了他一剑，这笔债还起来，非有人送命不可。因此她甘冒奇险，不惜触谢烟客之怒，要那小叫化求他此后不可再杀一人。只须小丐说了这句话，谢烟客不得不从，自己与五位师兄的性命便都能保全了。不料谢烟客识破她的用意，袍袖拂出，劲风逼得她难以毕辞。只听他大声怒喝：“要你这丫头罗唆甚么？”又是一股劲风扑至，花万紫立足不定，便即摔倒。

花万紫背脊一着地，立即跃起，想再叫嚷时，却见谢烟客早已拉着小丐之手，转入了前面小巷之中，显然他不欲那小丐再听到旁人的教唆言语。

众人见谢烟客在丈许外只衣袖一拂，便将花万紫摔了一交，尽皆骇然，又有谁敢再追上去罗唣？

# 第二回　少年闖大禍

忽見一條馬鞭從轎中揮將出來，卷住王萬仞左腿，將他身子甩飛，奪了他手中的墨劍。花萬紫白劍出鞘，往馬鞭上撩去，轎中突然飛出一粒暗器，打中了她手腕。



二　少年闯大祸

石清走上两步，向耿万钟、王万仞抱拳道："耿贤弟、王贤弟，这位师妹胆识过人，胜于须眉，想必是江湖上闻名的寒梅女侠花师妹了。其余四位师兄，请耿贤弟引见。"

耿万钟板起了脸，竟不置答，说道："在这里遇上石庄主夫妇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省了我们上江南走一遭。"

石清见这七人神色颇为不善，初时只道他们在谢烟客手下栽了筋斗，深感难堪，但耿万钟与自己素来交好，异地相逢，该当欢喜才是，怎么神气如此冷漠？他一向称自己为"石大哥"，又怎么忽尔改了口？心念一动："莫非我那宝贝儿子闯了祸？"忙道："耿贤弟，我那小顽童惹得贤弟生气了么？

小兄夫妇给你陪礼，来来来，小兄做个东道，请七位到汴梁城里去喝一杯。"

安奉日见石清言词之中对雪山派弟子十分亲热，而这些雪山派弟子对自己却大剌剌地，正眼也不瞧上一眼，更不用说通名招呼了，自己站在一旁无人理睬，一来没趣，二来有气，心想："哼，雪山派有甚么了不起？要如石庄主这般仁义待人，那才真的让人佩服。"向石清、闵柔抱拳道："石庄主、石夫人，安某告辞了。"石清拱手道："安寨主莫怪。犬子石中玉在雪山派封师兄门下学艺，在下询及犬子，竟对安寨主失了礼数。"安奉日心道："这倒怪你不得。"说道："好说，好说！"率领盗伙，转身而去。

耿万钟等七人始终一言不发，待安奉日等走远，仍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脸上流露出既尴尬又为难、既气恼又鄙夷的神气，似乎谁都不愿先开口说话。

石清将儿子送到雪山派大弟子"风火神龙"封万里门下学艺，固然另有深意，却也因此子太过顽劣，闵柔又诸多回护，自己实在难以管教之故，眼看耿万钟等的模样，只怕儿子这乱子还闹得当真不小，赔笑道："白老爷子、白老太太安好，风火神龙封师兄安好。"

王万仞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道："我师父、师娘没给你的小……小……小……气死，总算福份不小。"他本想大骂"小杂种"，但瞥眼间见到闵柔楚楚可怜、担心关怀的脸色，连说了三个"小"字，终于悬崖勒马，硬生生将"杂种"二字咽下。但他骂人之言虽然忍住，人人都已知道他的本意，这不骂也等于已破口大骂。

闵柔眼圈一红，说道："王大哥，我那玉儿确是顽皮得紧，得罪了诸位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先给各位赔礼了。"说着盈盈福了下去。

雪山派七弟子急忙还礼。王万仞大声道："石大嫂，你生的这小……小……家伙实在太不成话，只要有半分像你们大哥大嫂两位，那……那还有甚么话说？这也不算是得罪了我，再说，得罪了我王万仞有甚么打紧？冲着两位金面，我最多抓住小子拳打足踢一顿，也就罢了。但他得罪了我师父、师娘，我那白师哥又是这等烈性子。石庄主，不是我吃里扒外，想来总得通知你一声，我白师哥要来烧你的玄素庄，你……你两位可得避避。你这杯酒，我说甚么不能喝，要是给白师哥知道了，他不跟我翻脸绝交才怪。"

他唠唠叨叨的一大堆，始终没说到石中玉到底干了甚么错事。石清、闵柔二人却越听越惊，心想我们跟雪山派数代交好，怎地白万剑居然恼到要来烧玄素庄？不住口的道："这孽障大胆胡闹，该死！怎么连老太爷、老太太也敢得罪了？"

耿万钟道："这里是非之地，多留不便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"

当下拔起地下的长剑，道："石庄主请，石夫人请。"

石清点了点头，与闵柔向西走去，两匹坐骑缓缓在后跟来。路上耿万钟替五个师弟妹引见，五人分别和石清夫妇说了些久仰的话。

一行人行出七八里地，见大路旁三株栗树，亭亭如盖。耿万钟道："石庄主，咱们到那边说话如何？"石清道："甚好。"

九个人来到树下，在大石和树根上分别坐下。

石清夫妇心中极是焦急，却并不开口询问。

耿万钟道："石庄主，在下和你叨在交好，有一句不中听的言语，直言莫怪。依在下之见，庄主还是将令郎交给我们带去，在下竭力向师父、师母及白师兄夫妇求情，未始不能保全令郎的性命。就算是废了他的武功，也胜于两家反脸成仇，大动干戈。"

石清奇道："小儿到了贵派之后，三年来我未见过他一面，种种情由，在下确是全不知情，还盼耿兄见告，不必隐瞒。"

他本来称他"耿贤弟"，眼见对方怒气冲冲，这"贤弟"二字再叫出去，只怕给他顶撞回来，立时碰上个大钉子。

耿万钟道："石庄主当真不知？"石清道："不知！"

耿万钟素知他为人，以玄素庄主如此响亮的名头，决不能谎言欺人，他说不知，那便是真的不知了，说道："原来石庄主全无所悉……"

闵柔忍不住打断他的话头，问道："玉儿不在凌霄城吗？"

耿万钟点点头。王万仞道："这小……小家伙这会儿若在凌霄城，便有一百条性命，也都不在了。"

石清心下暗暗生气，寻思："我命玉儿投入你们门下学武，只因敬重白老爷子和封师兄的为人，看重雪山派的武功。就算玉儿年纪幼小，生性顽劣，犯了你们甚么门规，冲着我夫妇的脸面，也不能要杀便杀。就算你雪山派武功高强，人多势众，难道江湖上真没道理讲了么？"他仍是不动声色，淡淡的道："贵派门规素严，这个在下是早知道的。我送犬子到凌霄城学艺，原是想要他多学一些好规矩。"

耿万钟脸色微微一沉，道："石庄主言重了。石中玉这小子如此荒唐无耻，穷凶极恶，却不是我们雪山派教的。"石清淡淡的道："谅他小小年纪，这'荒唐无耻，穷凶极恶'八字考语，却从何说起？"

耿万钟转头向花万紫道："花师妹，请你到四下里瞧瞧，看有人来没有？"花万紫道："是！"提剑远远走开。石清夫妇对望了一眼，均知他将花万紫打发开去，是为了有些言语不便在妇女之前出口，心下不禁又多了一层忧虑。

耿万钟叹了口气，道："石庄主，石大嫂，我白师哥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你们是知道的。我那师侄女今年还只一十三岁，聪明伶俐，天真可爱，白师哥固然爱惜之极，我师父、师嫂更是当她心肝肉一般。我这师侄女简直便是大雪山凌霄城的小公主，我们师兄姊妹们，自然也像凤凰一般捧着她了。"

石清点了点头，道："我那不肖的儿子得罪了这位小公主啦，是不是？"

耿万钟道："'得罪'二字，却是忒也轻了。他……他……他委实胆大妄为，竟将我们师侄女绑住了手足，将她剥得一丝不挂，想要强奸。"

石清和闵柔"啊"的一声，一齐站起身来。闵柔脸色惨白。石清说道："哪……哪有此事？中玉还只一十五岁，这中间必有误会。"

耿万钟道："咱们也说实在太过荒唐。可是此事千真万确，服侍我那小侄女的两个丫鬟听到争闹挣扎之声，赶进房来，便即呼救，一个给他斩了一条手臂，一个给他砍去了一条大腿，都晕了过去。幸好这么一来，这小子受了惊，没敢再侵犯我小侄女，就此逃了。"

武林之中，向以色戒为重，黑道上的好汉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视为家常便饭，但若犯了这个"淫"字，便为同道众所不齿。强奸妇女之事，连绿林盗贼也不敢轻犯，何况是侠义道的人物。闵柔只急得花容失色，拉着丈夫的衣袖道："师哥，那……那便如何是好？"

石清乍闻噩耗，也是心绪烦乱。倘若他听到儿子杀人闯祸犯了事，再大的难题也要接将下来，但这样的事却不知如何处理才是。他定了定神，说道："如此说来，老天爷保佑，白小姑娘还是冰清玉洁之身，没让我那不肖的孽子玷污了？"

耿万钟摇头道："没有！虽然如此，那也没多大分别。我师父他老人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立即命人追寻这小子，吩咐是谁见到，立即杀了，不用留活口。"王万仞接口道："我师父言道：他老人家跟你交情不浅，倘若将这小子抓了来，他老人家冲着你的面子，倒不便取他性命，不如在外面一剑杀了，干干净净。"耿万钟横了他一眼，似嫌他多口。王万仞道："师父确是这般吩咐的，难道我说错了么？"

耿万钟不去理他，续道："倘若只伤了两个丫鬟，本来也不是甚么大事，可是我们那小侄女年纪虽小，性子却十分刚烈，不幸遭此羞辱，自觉从此无面目见人，哭了两天，第三天晚上，竟悄悄从后窗纵了出去，跳下了万丈深谷。"

石清与闵柔又是"啊"的一声。石清颤声道："可……可救转了没有？"

耿万钟道："我们凌霄城外的深谷，石庄主是知道的，别说是人，就是一块石子掉了下去，也跌成了石粉。这样娇娇嫩嫩的一个小姑娘跳了下去，还不成了一团肉酱？"

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雪山派弟子名叫柯万钧的说道："最冤枉的可算是大师哥啦，无端端的给师父砍去了一条右臂。"说时气愤之极。石清惊道："风火神龙？"柯万钧道："可不是么？

我师父痛惜孙女，又捉不到你儿子，在大厅上大发脾气，骂封师兄管教弟子不严，说他净吃饭不管事，当甚么狗屁师父，越骂越怒，忽然抽出封师兄腰间佩剑，便砍去了他一条臂膀。

我师母出言责备师父，说他不该如此暴躁，迁怒于人。两位老人家当着弟子之面吵起嘴来，越说越僵，不知又提到了甚么旧事，师父竟然出手打了师母一个巴掌。我师母大怒之下，冲出门去，说道再踏进凌霄城一步便不是人。"

石清惭愧无地，心想："我钦佩封万里的武功，令独生儿子拜在他门下，哪知竟累得他成为废人。封万里剑法刚猛迅捷，如狂风，如烈火，这才得了个风火神龙的外号。此人仇家甚多，武功一失，恐怕这一生是一步不敢下大雪山了。唉，当真是愧对良友。"

却听王万仞道："柯师弟，你说大师哥冤枉，难道咱们白师哥便不冤枉吗？女儿给人害死了，白师嫂却又发了疯。"

石清、闵柔越听越惊，只盼有个地洞，就此钻了下去，真不知凌霄城经自己儿子这么一闹，更有甚么惨事生了出来。石清硬起头皮问道："白夫人又怎地……怎地心神不定了？"

王万仞道："还不是给你那宝贝儿子气疯的？我们小侄女一死，白师哥不免怨责师嫂，怪她为甚么不好好看住女儿，竟会给她跳出窗去。白师嫂本在自怨自艾，听丈夫这么一说，不住口的叫：'阿绣啊，是娘害死你的啊！阿绣啊，是娘害死你的啊！'从此就神智糊涂了。两位师姊寸步不离的看住她，只怕她也跳下了那深谷去。石庄主，我白师哥要来烧玄素庄，你说该是不该？"

石清道："该烧，该烧！我夫妇惭愧无地，便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擒到这孽子，亲自送上凌霄城来，在白姑娘灵前凌迟处死……"闵柔听到这里，突然"嘤"的一声，晕了过去，倒在丈夫怀里。石清连连捏她人中，过了良久，闵柔才悠悠醒转。

王万仞道："石庄主，我雪山派还有两条人命，只怕也得记在你玄素庄的帐上。"

石清惊道："还有两条人命？"他一生饱经大风大浪，但遭遇之酷，实以今日为甚，当年次子中坚为仇家所杀，虽然伤心气恼到了极处，却不似今日之又是惭愧，又是惶恐，说出话来，不由得声音也哑了。

王万仞道："雪山派遭此变故，师父便派了一十八名弟子下山，一路由白师哥率领，是到江南去烧你庄子的，还说……

还说要……"说到这里，吞吞吐吐的说不下去，耿万钟连使眼色阻止。

石清鉴貌辨色，已猜到王万仞想说的言语，便道："那是要擒在下夫妇到大雪山去，给白姑娘抵命了。"

耿万钟忙道："石庄主言重了。别说我们不敢，就算真有这份胆量，凭我们几手粗浅功夫，又如何请得动庄主夫妇？我师父言道：令郎是无论如何要寻到的，只是他年纪虽小，人却机灵得紧，否则凌霄城地势险峻，又有这许多人追寻，怎会给他走得无影无踪？"闵柔垂泪道："玉儿一定死了，一定也摔在谷中死了。"耿万钟摇头道："不是，他的脚印在雪地里一路下山，后来山坡上又见到雪橇的印子。说来惭愧，我们这许多大人，竟抓不到一个十五岁的少年。我师父确是想邀请两位上凌霄城去，商议善后之策。"

石清淡淡的道："说来说去，那是要我给白姑娘抵命了。

王师兄说还有两条人命，却又是甚么事？"

王万仞道："我刚才说一十八名弟子兵分两路，第一路九个人去江南，另一路由耿师哥率领，在中原各地寻访你儿子的下落。倒起霉来，也真会祸不单行……"耿万钟截住他的话头，道："王师弟，不必说下去了，这件事跟石庄主无关。"

王万仞道："怎么无关？若不是为了那小子，孙师哥、褚师弟又怎会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？再说，到底对头是谁，咱们也不知道，回到山上，你怎生回禀师父？师父一生气，恐怕你这条手臂也保不住啦。石庄主夫妇交游广阔，跟他二位打听打听，有甚么不可？"

耿万钟想起封师兄断臂之惨，自忖这件事确是无法交代，向石清夫妇打听一下，倒也不失为一条路子，便道："好罢，你爱说便说。"

王万仞道："石庄主，三日之前，我们得到讯息，说有个姓吴的人得到了玄铁令，躲在汴梁城外侯监集上卖烧饼。我师兄弟九人便悄悄商量，都觉能不能拿到石中玉那小子，也只有碰运气的了，人海茫茫，又从哪里找去？十年找不到，只怕哥儿们十年便不能回凌霄城，若是将那玄铁令得来，就算拿不到你的儿子，回去对师父也算有了交代。商议之际，不免便有人骂你儿子，说他小小年纪，如此大胆荒唐，当真该死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个苍老的声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'妙极，妙极！这样的少年天下少有，良才美质，旷世难逢！'"

石清和闵柔对瞧了一眼，别人如此夸奖自己的儿子，真比听人破口大骂还要难受。

王万仞续道："那时我们是在一家客店之中说话，那上房四壁都是砖墙，可是这声音透墙而来，十分清晰，便像是对面说话一般。我们九个人说话并不响，不知如何又都给他听了去。"

石清和闵柔心头都是一震，寻思："隔着砖墙而将旁人的说话听了下去，说不定墙上有孔有缝，说不定是在窗下偷听而得，也说不定有些人大叫大嚷，却自以为说得甚轻，倒也没甚么奇怪。但隔墙说话，令人听来清晰异常，那必是内功十分深厚。这些人途中又逢高人，当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"

柯万钧道："我们听到说话声音，都呆了一呆。王师哥便喝道：'是谁活得不耐烦了，却来偷听我们说话？'王师哥一喝问，那边便没声响了。可是过不了一会，听得那老贼说道：'阿珰，这些人都是雪山派的，他们那个师父白老头儿，是你爷爷生平最讨厌的家伙。一个小娃娃居然将雪山派的老……

搅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岂不有趣？嘿嘿，嘿嘿！妙极，妙极！'我们一听，立时便要发作，但耿师哥不住摇手，命大伙儿别作声。

"只听得一个小姑娘的声音笑道：'有趣，有趣，就可惜没气死了那老……还不算顶有趣。'她又说了几句甚么鬼话，这女孩子的声音隔着墙壁，便听不大清楚了。那老贼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'气死了老……可又不有趣了，几时爷爷有空，带你上大雪山凌霄城去，亲自把这老……气死了给你看，那才有趣呢。'"他说到"老"字，底下两字都含糊了过去，想必那人提到他师父之时，言语甚是难听，他不便复述。

石清道："此人无礼之极，竟敢对白老爷子如此不敬，到底是仗着甚么靠山？咱们可放他不过。"

王万仞道："是啊，这老贼如此目中无人，我们便豁出了性命不要，也要跟他拚了。我们正在怒气难忍的当儿，只听'咿呀'一声响，一间客房中有人开门出来，两人走进院子之中。大伙儿都拔出剑来，便要冲进院子去。耿师哥摇摇手，叫大家别心急。却听那老贼说道：'阿珰，今儿咱们杀过几个人哪？'那小女鬼道：'还只杀了一个。'那老贼道：'那么还可再杀两个。'"

石清"啊"的一声，说道："'一日不过三'！"

耿万钟一直不作声，此时急问："石庄主，你可识得这老贼么？"石清摇头道："我不认得他，只是曾听先父说起，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，外号叫作甚么'一日不过三'，自称一日之中最多只杀三人，杀了三人之后，心肠就软了，第四人便杀不下手去。"王万仞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一天杀三个人还不够？这等邪恶毒辣的奸徒，居然能让他活到如今。"

石清默然，心中却想："听说这位姓丁的前辈行事在邪正之间，虽然残忍好杀，却也不听说有甚么重大过恶，所杀之人往往罪有应得。"只是这句话不免得罪雪山派，是以忍住了不说出口。

耿万钟又问："不知这老贼叫甚么名字？是何门何派？"石清道："听说此人姓丁，真名也不知叫甚么，他外号叫'一日不过三'，老一辈的人大都叫他为丁不三。"柯万钧气愤愤的道："这老贼果然是不三不四。"

石清道："听说此人有三兄弟，他有个哥哥叫丁不二，有个弟弟叫丁不四。"王万仞骂道："他奶奶的，不二不三，不三不四，居然取这样的狗屁名字。"耿万钟道："王师弟，在石大嫂面前，不可口出粗言。"王万仞道："是。"转头对闵柔道："对不住。"闵柔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想来那三个都是外号，不会当真取这样的古怪名儿。"

石清道："本来丁氏三兄弟在武林中名头也算不小，想来白老爷子跟他们有些过节，不愿提起他们名字，是以众位师兄不知。后来怎样了？"

王万仞道："只听那老贼放屁道：'有一个叫孙万年的没有？有一个叫褚万春的没有？你们两人给我滚出来。'那时我们怎耐得住，九个人一涌而出。可是说也奇怪，院子中竟一个人也没有。大家四下找寻，我上屋顶去看，都不见人。柯师弟便闯进那间板门半掩的客房去看。只见桌上点着枝蜡烛，房里却一只鬼也没有。

"我们正觉奇怪，忽听得我们自己房中有人说话，正是那老贼的声音。听他说道：'孙万年、褚万春，你们两个在凉州道上，干么目不转睛的瞧着我这小孙女，又指指点点的胡说风话，脸上色迷迷的不怀好意。我这小孙女年纪虽小，长得可美。你两个畜生，心中定是打了脏主意，那可不是冤枉你们罢？给我滚进来罢！'孙师哥、褚师哥越听越怒，双双挺剑冲入房去。耿师哥叫道：'小心！大伙儿齐上。'只见房中灯火熄了，没半点声息。我大叫：'孙师哥，褚师哥！'他二人既不答应，房中也无兵刃相斗的声音。

"我们都是心中发毛，忙晃亮火折，只见两位师哥直挺挺跪在地下，长剑放在身旁。耿师哥和我抢进房去，一拉他二人，孙师哥和褚师哥随手而倒，竟已气绝而死，周身却没半点伤痕，也不知那老贼是用甚么妖法害死了他们。说来惭愧，自始至终，我们没一个见到那老贼和小女贼的影子。"

柯万钧道："在凉州道上，我们可没留神曾见过他一老一小。孙师哥、褚师哥就算瞧了他孙女儿眼，又有甚么大不了啦。"

石清、闵柔夫妇都点了点头。众人半晌不语。

石清道："耿兄，小孽障在凌霄城闯下这场大祸，是哪一日的事？"

耿万钟道："十二月初十。"

石清点了点头，道："今日三月十二，白师哥离凌霄城已有三月，这会儿想来玄素庄也早让他烧了。耿兄，王兄，众位师兄，我夫妇一来须得找寻小孽障的下落，拿住了他后，绑缚了亲来凌霄城向白老爷子、封师兄、白师兄请罪；二来要打听一下那个'一日不过三'丁不三的去向，小弟夫妇纵然惹他不动，也好向白老爷子报讯，请他老人家亲自出马，料理此事。告辞了！"说着一抱拳，团团作了个揖。

柯万钧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你交代了这两句话，就此拍手走了不成？"石清道："柯师兄更有甚么说话？"柯万钧道："我们找不到你儿子，只好请你夫妻同去凌霄城，见见我师父，才好交代这件事。"石清道："凌霄城自然是要来的，却总得诸事有了些眉目再说。"

柯万钧向耿万钟看看，又向王万仞看看，气忿忿道："师父得知我们见了石庄主夫妇，却请不动你二人上山，那……那……岂不是……"

石清早知他的用意，竟想倚多为胜，硬架自己夫妇上大雪山去，捉不到儿子，便要老子抵命，说道："白老爷子德高望重，威镇西陲，在下对他老人家向来敬如师长，倘若白师哥在此，奉了白老爷子之命，要在下上凌霄城去，在下自是非遵命不可，现下呢，嗯，这样罢！"解下腰间黑鞘长剑，向闵柔道："师妹，你的剑也解下来罢。"闵柔依言解剑。石清两手横托双剑，递向耿万钟道："耿兄，请你将小弟夫妇的兵刃扣押了去。"

耿万钟素知这对黑白双剑是武林中罕见的神兵利器，他夫妇爱如性命，这时候居然解剑缴纳，可说已给雪山派极大的面子，他们为了这对

宝剑，那是非上凌霄城来取回不可，便想说几句谦逊的言语，这才伸手接过。

柯万钧却大声道："我小侄女一条性命，封师哥的一条臂膀，还有师娘下山，白师嫂发疯，再加上孙师哥、褚师哥死于非命，岂是你两口铁剑便抵得过的？耿师哥跟你有交情，我姓柯的却不识得你！姓石的，你今日去凌霄城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"

石清微笑道："小儿得罪贵派已深，在下除了赔罪致歉之外，更无话说。柯师兄是雪山派的后起之秀，武功高强，在下虽未识荆，却也是素所仰慕的。"双手仍托着双剑，等耿万钟伸手接过。

柯万钧心想："我们要拿这二人上大雪山去，不免有一场剧斗。他既自行呈上兵刃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，这真叫'自作孽，不可活'。"生怕石清忽然反悔，再将长剑收回，当即抢上两步，双手齐出，使出本门的擒拿功夫，将两柄长剑牢牢抓住，说道："那便先缴了你的兵器。"缩臂便要取过，突然之间，只觉石清掌心中似有一股强韧之极的粘力，粘住了双剑，竟然拿不过来。

柯万钧大吃一惊，劲运双臂，喝一声："起！"猛力拉扯。

不料霎时间石清掌中粘力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柯万钧这数百斤向上急提的劲力登时没了着落处，尽数吃在自己的手腕之上，只听得"喀喇"一声响，双腕同时脱臼，"啊哟！"一声大叫，手指松开，双剑又跌入石清掌中。

旁观众人瞧得明明白白，石清双掌平摊，连小指头也没弯曲一下，柯万钧全是自己使力岔了，等于是以数百斤的大力折断了自己手腕一般。柯万钧又痛又怒，右腿飞出，猛向石清小腹踢去。

耿万钟急道："不得无礼！"伸手抓住柯万钧背心，将他向后扯开，这一脚才没踢到石清身上。

耿万钟知道石清的内力厉害，这一脚若是踢实了，柯万钧的右腿又非折断不可。他的武功见识却高得多了，当下吸一口气，内劲运到了十根手指之上，缓缓伸过去拿剑。手指尖刚触到双剑剑身，登时全身剧震，犹如触电，一阵热气直传到胸口，显然石清的内力借着双剑传了过来。耿万钟暗叫："不好！"心想石清安下这个圈套，引诱自己和他比拚内力。练武之人比拚内力，最是凶险不过，强存弱亡，实无半分回旋余地，两人若是内力相差不远，往往要斗到至死方休，到后来即使存心罢手或是退让，也已有所不能。当其时形格势禁，已无回旋余地，只得运内劲抵御，不料自己内劲和石清的内劲一碰，立即弹了回来。

石清双掌轻翻，将双剑放入耿万钟掌中，笑道："咱们自己兄弟，还能伤了和气不成！告辞了！"

刹那之间，耿万钟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自己功力和石清相比委实差得远了，适才自己的内劲撞到对方内劲之上，一碰即回，哪里是他对手？他不令自己受伤出丑，便是大大的手下容情。耿万钟呆呆捧着双剑，满脸羞惭，不知说甚么好。

石清回头道："师妹，咱们还是去汴梁城罢。"闵柔眼圈一红道："师哥，孩儿……"石清摇了摇头，道："宁可像坚儿这样，一刀给人家杀了，倒也爽快。"

闵柔泪水涔涔而下，泣道："师哥，你……你……"石清牵了她的手，扶她到白马之旁，再扶她上马。雪山派弟子见到她这等娇怯怯的模样，真难相信她便是威震江湖的"冰霜神剑"。

花万紫见玄素双剑并骑驰去，便奔了回来，见王万仞已替柯万钧接上手腕，柯万钧却在一句"老子"、一句"他妈"的破口大骂。花万紫问明情由，双眉微蹙，说道："耿师哥，此事恐怕不妥。"

耿万钟道："怎么不妥？对方武功太强，咱们便合七人之力，也留不下人家。总算扣押了他们的兵器，回凌霄城去也有了个交代。"说着拔剑出鞘，但见白剑如冰，黑剑似墨，寒气逼人，只侵得肌肤隐隐生疼，果然是两口生平罕见的宝刃，说道："剑可不是假的！"

花万紫道："剑自然是真的。咱们留不下人，可不知有没能耐留得下这两口宝剑？"耿万钟心头一凛，问道："花师妹以为怎样！"花万紫道："去年有一日，小妹曾和白师嫂闲谈，说到天下的宝刀宝剑，石中玉那个贼在旁多嘴，夸称他父母的黑白双剑乃天下一等一的利器；说他父母舍得将他送到大雪山来学艺，数年不见，倒也不怎么在乎，却不舍得有一日离开这对兵器。此刻石庄主将兵刃交在咱们手中，倘若过得几天又使甚么鬼门道，将宝剑盗了回去，日后却到凌霄城来向咱们要剑，那可不易对付。"

柯万钧道："咱们七人眼睁睁的瞧着宝剑，总不成宝剑真会通灵，插翅儿飞了去。"

耿万钟沉吟半晌，道："花师妹这话，倒也不是过虑。石清这人实非泛泛之辈，咱们加意提防便是，莫要又在他手里摔个筋斗。"王万仞道："小心谨慎，总是错不了，打从今儿起，咱们六个男人每晚轮班看守这对鬼剑便是。"顿了一顿，问道："耿师哥，这姓石的这会儿正在汴梁，咱们去不去？"

耿万钟心想若说不去汴梁，未免太过怯敌，路经中州名都，居然过门不入，同门师兄弟日后说起来，大是脸上无光，但明知石清夫妇是在汴梁，自己再携剑入城，当真十分冒险，一时沉吟未决。

忽听得一阵叱喝之声，大路上来了一队官差，四名轿夫抬着一座绿呢大轿，却是官府到了。

耿万钟心想侯监集刚出了大盗行凶杀人的命案，自己七人手携兵刃聚在此处，不免引人生疑，和官府打上了交道可麻烦之极，向众人使个眼色，说道："走罢！"

七人正要快步走开，一名官差忽然大声嚷了起来："别走了杀人强盗，杀人强盗要逃走哪！"耿万钟不加理会，挥手催各人快走。忽听得那官差叫道："杀人凶手名叫白自在，是雪山派的老不死掌门人。无威无德白自在，你谋财害命，好不危险哪！"

雪山派七弟子一听，无不又惊又怒。他们师父白自在外号"威德先生"。这官差直呼其名已是大大不敬，竟胆敢称之为"无威无德"。王万仞刷的一声，拔出了长剑，叫道："狗官无礼，割去了他的舌头再说。"耿万钟道："王师弟且慢，官府中人怎能知道师父的外号名讳？定然有人指使。"当即纵身向前，抱拳一拱，问道："是哪一位官长驾临？"

猛听得嗤的一声响，轿中飞出一粒暗器，正好打在他腿旁的"伏兔穴"上。这粒暗器甚是细小，力道却强劲之极。耿万钟腿一软，当即摔倒，提起手中长剑，运劲向轿中掷去。他人虽摔倒，这一招"鹤飞九天"仍是使得既狠且准，飕的一声，长剑破轿帷而入，显然已刺中了轿内放射暗器之人。

他心中一喜，却见那四名轿夫仍是抬了轿子飞奔，忽见一条马鞭从轿中挥将出来，卷向王万仞左腿，一拉一挥，王万仞的身子便即飞出，他手中捧着的墨剑却给马鞭夺了过去。

花万紫叫道："是石庄主么？"白剑出鞘，挥剑往马鞭上投去，嗤的一声轻响，轿中又飞出一粒暗器，打在她手腕之上。她手腕剧痛，摔下白剑，旁边一名同门师兄忙伸足往白剑上踏去，突然间轿中飞出一物，已罩住了他的脑袋。那人登时眼前漆黑一团，大惊之下急忙向后纵跃，再抓住头上之物，用力向地下掷落，却是一顶官帽，只见轿中伸出的鞭子卷起白剑，正缩入轿中。

柯万钧等众人大呼追去。轿中暗器嗤嗤嗤的不绝射出，有的打中脸面，有的打中腰间，竟是谁也没能避过。这些暗器都没打中要害，但中在身上却疼痛异常，各人看那暗器时，都惊得呆了，原来只是一粒粒黄铜扣子，显是刚从衣服摘下来的。雪山派群弟子料得轿中那人必是石清，说不定他夫妇二人都坐在轿中，倘若赶上去动武，还不是闹个灰头土脸？

柯万钧气得哇哇大叫："这姓石的一家，小的荒唐无耻，大的无耻荒唐，说将兵刃留下来，一转眼却又夺了回去。"

王万仞指着轿子背影，双脚乱跳，戟手"直娘贼，狗杂种"的乱骂。

耿万钟道："此事宣扬出去，于咱们雪山派的声名没甚么好处。大家把口收着些儿，回山去禀明师父再说。"想到此行不断碰壁，平素在大雪山凌霄城中自高自大，只觉雪山派武功天下无敌，岂知一到用上，竟然处处缚手缚脚，不由得一声长叹，心下黯然。

# 第三回　摩天崖

謝烟客見道旁三株棗樹，結滿了紅紅的大串棗子，指着棗子説道：『這裏的棗子很好。』那小丐道：『大好人，你想吃棗子，是麽？』謝烟客奇道：『甚麽大好人？』



三　摩天崖

那乘轿子行了数里，转入小路。抬轿之人只要脚步稍慢，轿中马鞭挥出，刷刷几下，重重打在前面的轿夫背上，在前的轿夫不敢慢步，在后的轿夫也只得跟着飞奔，几名官差跟随在后。又奔了四五里路，轿中人才道：“好啦，停下来。”四名轿夫如得大赦，气喘吁吁的放下轿来，帷子掀开，出来一个老者，左手拉着那个小丐，竟是玄铁令主人谢烟客。

他向几名官差喝道：“回去向你们的狗官说，今日之事，不得声张。我只要听到甚么声息，把你们的脑袋瓜子都摘了下来，把狗官的官印拿去丢在黄河里。”

几名官差连连哈腰，道：“是，是，我们万万不敢多口，老爷慢步！”谢烟客道：“叫我慢走？你想叫官兵来捉拿我么？”

一名官差忙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万万不敢。”谢烟客道：“我叫你去跟狗官说的话，你都记得么？”那官差道：“小人记得，小人说，我们大伙儿亲眼目睹，侯监集上那个卖烧饼的老儿，杂货铺中的伙计，都是被一个叫白自在的老儿所杀。他是雪山派的掌门人，外号威德先生，其实无威无德。凶器是一把刀，刀上有血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谅那老儿也抵赖不了。”那官差先前被谢烟客打得怕了，为了讨好他，添上甚么人证物证，至于弄一把刀来做证据，原是官府中胥吏的拿手好戏。

谢烟客一笑，说道：“这白老儿使剑不用刀。”那官差道：“是，是！那姓白的凶犯手持青钢剑，在那卖烧饼的老儿身上刺了进去。侯监集上，人人都是瞧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谢烟客暗暗好笑，心想威德先生白自在真要杀吴道通，又用得着甚么兵器？当下也不再去理会官差，左手携着小丐，右手拿着石清夫妇的黑白双剑，扬长而去，心下甚是得意。

原来他带走那小丐后，总是疑心石清夫妇和雪山派弟子有甚么对己不利的图谋，奔出数里，将小丐点倒后丢在草丛之中，又悄悄回来偷听，他武功比之石清等人高出甚多，伏在树后，竟连石清、闵柔这等大行家也没察觉，耿万钟他们更加不用说了。他听明原委，却与己全然无干，见石清将双剑交给了耿万钟，便决意去夺将过来。回到草丛拉起小丐，解开了他穴道，恰好在道上遇到前来侯监集查案的知县，当即掀出知县，威逼官差、轿夫，抬了他和小丐去夺到双剑。耿万钟等没见到他的面目，自然认定是石清夫妇使的手脚了。

谢烟客携着小丐，只向僻静处行去，来到一条小河边上，见四下无人，放下小丐的手，拔出闵柔的白剑在他颈中一比，厉声问道：“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？若有半句虚言，立即把你杀了。”说着挥起白剑，擦的一声轻响，将身旁一株小树砍为两段。半截树干连枝带叶掉在河中，顺水飘去。

那小丐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甚么……指使……我……”谢烟客取出玄铁令，喝问：“是谁交给你的？”小丐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吃烧饼……吃出来的。”

谢烟客大怒，左掌反手便向他脸颊击了过去，手背将要碰到他的面皮，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发过的毒誓，决不可以一指之力，加害于将玄铁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人，当即硬生生凝住手掌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甚么吃烧饼？我问你，这块东西是谁交给你的？”

小丐道：“我在地下捡个烧饼吃，咬了一口，险……险……险些儿咬崩了我牙齿……”

谢烟客心想：“莫非吴道通那厮将此令藏在烧饼之中？”但转念又想：“天下有那等碰巧之事？那厮得了此令，真比自己性命还宝贵，怎肯放在烧饼里？”他却不知当时情景紧迫之极，金刀寨人马突如其来，将侯监集四面八方的围住了，吴道通更无余暇寻觅妥藏之所，无可奈何之下，便即行险，将玄铁令嵌入烧饼，递给了金刀寨的头领。那人大怒之下，果然随手丢在水沟之旁。金刀寨盗伙虽将烧饼铺搜得天翻地覆，

却又怎会去地下捡一个脏烧饼撕开来瞧瞧。

谢烟客凝视小丐，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小丐道：“我……我叫狗杂种。”谢烟客大奇，问道：“甚么？你叫狗杂种？”

小丐道：“是啊，我妈妈叫我狗杂种。”

谢烟客一年之中也难得笑上几次，听小丐那么说，忍不住捧腹大笑，心道：“世上替孩子取个贱名，盼他快点长大，以免鬼妒，那也平常，甚么阿狗、阿牛、猪屎、臭猫，都不希奇，却哪里有将孩子叫为狗杂种的？是他妈妈所叫，可就更加奇了。”

那小丐见他大笑，便也跟着他嘻嘻而笑。

谢烟客忍笑又问：“你爸爸叫甚么名字？”小丐摇头道：“我爸爸？我……我没爸爸。”谢烟客道：“那你家里还有甚么人？”小丐道：“就是我，我妈妈，还有阿黄。”谢烟客道：“阿黄是甚么人？”小丐道：“阿黄是一条黄狗。我妈妈不见了，我出来寻妈妈，阿黄跟在我后面，后来它肚子饿了，走开去找东西吃，也不见了，我找来找去找不到。”

谢烟客心道：“原来是个傻小子，看来他得到这枚玄铁令当真全是碰巧。我叫他来求我一件小事，应了昔年此誓，那就完了。”问道：“你想求我……”下面“甚么事”三字还没出口，突然缩住，心想：“这傻小子倘若要我替他去找妈妈，甚至要我找那只阿黄，却到哪里去找？他妈妈定是跟人跑了，那只阿黄多半给人家杀来吃了，这样的难题可千万不能惹上身来。要我去杀十个八个武林高手，可比找他那只阿黄容易得多。”微一沉吟，已有计较，说道：“很好，我对你说，不论有谁叫你向我说甚么话，你都不可说，要不然我立即便砍下你的头来。知不知道？”那小丐将玄铁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事，不多久便会传遍武林，只怕有人骗得小丐来向自己求恳甚么事，限于当年誓言，可不能拒却。

小丐点头道：“是了。”谢烟客不放心，又问：“你记不记得？是甚么了？”小丐道：“你说，有人叫我来向你说甚么话，我不可开口，我说一句话，你就杀我头。”谢烟客道：“不错，傻小子倒也没傻到家，记性倒好，倘使真是个白痴，却也难弄。你跟我来。”

当下又从僻静处走上大路，来到路旁一间小面店中。谢烟客买了两个馒头，张口便吃，斜眼看那小丐。他慢慢咀嚼馒头，连声赞美：“真好吃，味道好极！”左手拿着另外那个馒头，在小丐面前晃来晃去，心想：“这小叫化向人乞食惯了的，见我吃馒头，焉有不馋涎欲滴之理？只须他出口向我乞讨，我把馒头给了他，玄铁令的诺言就算是遵守了。从此我逍遥自在，再不必为此事挂怀。”虽觉以玄铁令如此大事，而以一个馒头来了结，未免儿戏，但想应付这种小丐，原也只是一枚烧饼、一个馒头之事。

哪知小丐眼望馒头，不住的口咽唾沫，却始终不出口乞讨。谢烟客等得颇不耐烦，一个馒头已吃完了，第二个馒头又送到口边，正要再向蒸笼中去拿一个，小丐忽然向店主人道：“我也吃两个馒头。”伸手向蒸笼去拿。

店主人眼望谢烟客，瞧他是否认数，谢烟客心下一喜，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待会那店家向你要钱，瞧你求不求我？”只见小丐吃了一个，又是一个，一共吃了四个，才道：“饱了，不吃了。”

谢烟客吃了两个，便不再吃，问店主人道：“多少钱？”那店家道：“两文钱一个，六个馒头，一共十二文。”谢烟客道：“不，各人吃的，由各人给钱。我吃两个，给四文钱便是。”伸手入怀，去摸铜钱。这一摸却摸了个空，原来日间在汴梁城里喝酒，将银子和铜钱都使光了，身上虽带得不少金叶子，却忘了在汴梁兑换碎银，这路旁小店，又怎兑换得出？正感为难，那小丐忽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，交给店家，道：“一共十二文，都是我给。”

谢烟客一怔，道：“甚么？要你请客？”那小丐笑道：“你没钱，我有钱，请你吃几个馒头，打甚么紧？”那店家也大感惊奇，找了几块碎银子，几串铜钱。那小丐揣在怀里，瞧着谢烟客，等他吩咐。

谢烟客不禁苦笑，心想：“谢某狷介成性，向来一饮一饭，都不肯平白受人之惠，想不到今日反让这小叫化请我吃馒头。”问道：“你怎知我没钱？”小丐笑道：“这几天我在市上，每见人伸手入袋取钱，半天摸不出来，脸上却神气古怪，那便是没钱了。我听店里的人说道，存心吃白食之人，个个这样。”

谢烟客又不禁苦笑，心道：“你竟将我当作是吃白食之人。”问道：“你这银子是哪里偷来的？”小丐道：“怎么偷来的？刚才那个穿白衣服的观音娘娘太太给我的。”谢烟客道：“穿白衣服的观音娘娘太太？”随即明白是闵柔，心想：“这女子婆婆妈妈，可坏了我的事。”

两人并肩而行，走出数十丈，谢烟客提起闵柔的那口白剑，道：“这剑锋利得很，刚才我轻轻一剑，便将树砍断了，你喜不喜欢？你向我讨，我便给了你。”他实不愿和这肮脏的小丐多缠，只盼他快快出口求恳一件事，了此心愿。小丐摇头道：“我不要。这剑是那个观音娘娘太太的，她是好人，我不能要她的东西。”

谢烟客抽出黑剑，随手挥出，将道旁一株大树拦腰斩断，道：“好罢，那么我将这口黑剑给你。”小丐仍是摇头，道：“这是黑衣相公的。黑衣相公和观音娘娘做一道，我也不能要他的东西。”

谢烟客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狗杂种，你倒挺讲义气哪。”小丐不懂，问道：“甚么叫讲义气？”谢烟客哼了一下，不去理他，心想：“这种事你既然不懂，跟你说了也是白饶。”小丐道：“原来你不喜欢讲义气，你……你是不讲义气的。”

谢烟客大怒，脸上青气一闪，举掌便要向那小丐天灵盖击落，待见到他天真烂漫的神气，随即收掌，心想：“我怎能以一指加于他身？何况他既不懂甚么是义气，便不是故意来讥刺我了。”说道：“我怎么不讲义气？我当然讲义气。”小丐问道：“讲义气好不好？”谢烟客道：“好得很啊，讲义气自然是好事。”小丐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做好事的是好人，做坏事的是坏人，你老是做好事，因此是个大大的好人。”

这句话若是出于旁人之口，谢烟客认定必是讥讽，想也不想，举掌便将他打死了。他一生之中，从来没人说过他是“好人”，虽然偶尔也做几件好事，却是兴之所至，随手而为，与生平所做坏事相较，这寥寥几件好事简直微不足道，这时听那小丐说得语气真诚，不免大有啼笑皆非之感，心道：“这小家伙说话癫癫蠢蠢，既说我不讲义气，又说我是个大大的好人。这些话若给我的对头在旁听见了，岂不成为武林中的笑柄？谢某这张脸往哪里搁去？须得乘早了结此事，别再跟他胡缠。”

那小丐既不要黑白双剑，谢烟客取出一块青布包袱将双剑包了，负在背上，寻思：“引他向我求甚么好？”正沉吟间，忽见道旁三株枣树，结满了红红的大枣子，指着枣子说道：“这里的枣子很好。”眼见三株枣树都高，只须那小丐求自己采枣，便算是求恳过了，不料那小丐道：“大好人，你想吃枣子，是不是？”

谢烟客奇道：“甚么大好人？”小丐道：“你是大大的好人，我便叫你大好人。”谢烟客脸一沉，道：“谁说我是好人来着？”

小丐道：“不是好人，便是坏人，那么我叫你大坏人。”谢烟客道：“我也不是大坏人。”小丐道：“这倒奇了，又不是好人，又不是坏人，啊，是了，你不是人！”谢烟客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小丐道：“你本事很大，是不是神仙？”谢烟客道：“不是！”语气已不似先前严峻，跟着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小丐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可不知是甚么。”突然奔到枣树底下，双手抱住树干，两脚撑了几下，便爬上了树。

谢烟客见他虽不会武功，爬树的身手却极灵活，只见他拣着最大的枣子，不住采着往怀中塞去，片刻间胸口便高高鼓起。他溜下树来，双手捧了一把，递给谢烟客，道：“吃枣子罢！你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难道是菩萨！我看却也不像。”

谢烟客不去理他，吃了几枚枣子，清甜多汁，的是上品，心想：“他没来求我，反而变成了我去求他。”说道：“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？你只须求我一声，说：‘请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神仙菩萨？’我便跟你说。”

小丐摇头道：“我不求人家的。”谢烟客心中一凛，忙问：“为甚么不求人？”小丐道：“我妈妈常跟我说：‘狗杂种，你这一生一世，可别去求人家甚么。人家心中想给你，你不用求，人家自然会给你；人家不肯的，你便苦苦哀求也是无用，反而惹得人家讨厌。’我妈妈有时吃香的甜的东西，倘若我问她要，她非但不给，反而狠狠打我一顿，骂我：‘狗杂种，你求我干甚么？干么不求你那个娇滴滴的小贱人去？’因此我是决不求人家的。”

谢烟客道：“‘娇滴滴的小贱人’是谁？”小丐道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

谢烟客又是奇怪，又是失望，心想：“这小家伙倘若真是甚么也不向我乞求，当年这个心愿如何完法？他的母亲只怕是个癫婆，怎么儿子向她讨食物吃便要挨打？她骂甚么‘娇滴滴的小贱人’，多半是她丈夫喜新弃旧，抛弃了她，于是她满心恶气都发在儿子头上。乡下愚妇，原多如此。”又问：“你是个小叫化，不向人家讨饭讨钱么？”

小丐摇头道：“我从来不讨，人家给我，我就拿了。有时候人家不给，他一个转身没留神，我也拿了，赶快溜走。”谢烟客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你不是小叫化，你是小贼！”小丐问道：“甚么叫小贼？”谢烟客道：“你真的不懂呢？还是装傻？”

小丐道：“我当然真的不懂，才问你啦。甚么叫装傻？”

谢烟客向他脸上瞧了几眼，见他虽满脸污泥，一双眼睛却晶亮漆黑，全无愚蠢之态，道：“你又不是三岁娃娃，活到十几岁啦，怎地甚么事也不懂？”

小丐道：“我妈妈不爱跟我说话，她说见到了我就讨厌，常常十天八天不理我，我只好跟阿黄去说话了。阿黄只会听，不会说，它又不会跟我说甚么是小贼、甚么是装傻。”

谢烟客见他目光中毫无狡谲之色，心想：“这小子不是绕弯子骂我罢？”又问：“那你不会去和邻居说话？”小丐道：“甚么叫邻居？”谢烟客好生厌烦，说道：“住在你家附近的人，就是邻居了。”小丐道：“住在我家附近的？嗯，共有十一株大松树，树上有许多松鼠，草里有山鸡、野兔，那些是邻居么？它们只会吱吱的叫，却都不会说话。”谢烟客道：“你长到这么大，难道除了你妈妈之外，没跟人说过话？”

小丐道：“我一直在山上家里，走不下来，除了妈妈之外就没跟人说过话。前几天妈妈不见了，我找妈妈时从山上掉了下来，后来阿黄又不见了，我问人家，我妈妈哪里去了，阿黄哪里去了，人家说不知道。那算不算说话？”

谢烟客心道：“原来你在荒山上住了一辈子，你母亲又不来睬你，难怪这也不懂，那也不懂。”便道：“那也算说话罢。

那你又怎知道银子能买馒头吃？”小丐道：“我见人家买过的。

你没银子，我有银子，你想要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好了。”从怀中取出那几块碎银子来递给他。谢烟客摇头道：“我不要。”心想：“这小子浑浑沌沌，倒不是个小气的家伙。”说了这一阵子话，渐感放心，相信他不是别人安排了来对付自己的圈套。

只听小丐又问：“你刚才说我不是小叫化，是小贼。到底我是小叫化呢，还是小贼？”谢烟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向人家讨吃的，讨银子，人家肯给才给你，你便是小叫化。倘若你不管人家肯不肯给，偷偷的伸手拿了，那便是小贼了。”

那小丐侧头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我从来不向人家讨东西，不管人家肯不肯给，就拿来吃了，那么我是小贼。是了，你是老贼。”

谢烟客吃一惊，怒道：“甚么，你叫我甚么？”

小丐道：“你难道不是老贼？这两把剑人家明明不肯给你，你却去抢了来，你不是小孩子，自然是老贼了。”

谢烟客不怒反笑，说道：“‘小贼’两个字是骂人的话，‘老贼’也是骂人的话，你不能随便骂我。”小丐道：“那你怎么骂我？”谢烟客笑道：“好，我也不骂你，你不是小叫化，也不是小贼，我叫你小娃娃，你就叫我老伯伯。”小丐摇头道：“我不叫小娃娃，我叫狗杂种。”谢烟客道：“狗杂种的名字不好听，你妈妈可以叫你，别人可不能叫你。你妈妈也真奇怪，怎么叫自己的儿子做狗杂种？”

小丐道：“狗杂种为甚么不好？我的阿黄就是只狗它陪着我，我就快活，好像你陪着我一样。不过我跟阿黄说话，它只会汪汪的叫，你却也会说话。”说着便伸手在谢烟客背上抚摸几下，落手轻柔，神态和蔼，便像是抚摸狗儿的背毛一般。

谢烟客将一股内劲运到了背上，那小丐全身一震，犹似摸到了一块烧红的赤炭，急忙放开手，胸腹间说不出的难受，几欲呕吐。谢烟客似笑非笑的瞧着他，心道：“谁叫你对我无礼，这一下可够你受的了！”

那小丐手抚胸口，说道：“老伯伯，你在发烧，快到那边树底下休息一会，我去找些水给你喝。你甚么地方不舒服？你烧得好厉害，只怕这场病不轻。”说话时满脸关切之情，伸手去扶他手臂，要他到树下休息。

这一来，谢烟客纵然乖戾，见他对自己一片真诚，便也不再运内力伤他，说道：“我好端端的，生甚么病？你瞧，我不是退烧了么？”说着拿过他小手来，在自己额头摸了摸。

小丐一摸之下，觉他额头凉印印地，急道：“啊呀，老伯伯，你快死了！”谢烟客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快死了？”

小丐道：“我妈妈有一次生病，也是这么又发烧又发冷，她不住叫：‘我要死了，快死了，没良心的，我还是死了的好！’后来果然险些死了，在床上睡了两个多月才好。”谢烟客微笑道：“我不会死的。”那小丐微微摇头，似乎不信。

两人向着东南方走了一阵，小丐望望天上烈日，忽然走到路旁去采了七八张大树叶。谢烟客只道他小孩喜玩，也不加理睬，哪知他将这些树叶编织成了一顶帽子，交给谢烟客。

说道：“太阳晒得厉害，你有病，把帽儿戴上罢。”

谢烟客给他闹得啼笑皆非，不忍拂他一番好意，便把树叶帽儿戴在头上。炎阳之下，戴上了这顶帽子，倒也凉快舒适。他向来只有人怕他恨他，从未有人如此对他这般善意关怀，不由得心中感到了一阵温暖。

不久来到一处小市镇上，那小丐道：“你没钱，这病说不定是饿坏了的，咱们上饭馆子去吃个饱饱的。”拉着谢烟客之手，走进一家饭店。那小丐一生之中从没进过饭馆，也不知如何叫菜，把怀里的碎银和铜钱都掏出来放在桌上，对店小二道：“我和老伯伯要吃饭吃肉吃鱼，把钱都拿去好了。”银子足足三两有余，便整治一桌上好筵席也够了。

店小二大喜，忙吩咐厨房烹煮鸡肉鱼鸭，不久菜肴陆续端上。谢烟客叫再打两斤白酒。那小丐喝了一口酒，吐了出来，道：“辣得很，不好吃。”自管吃肉吃饭。

谢烟客心想：“这小子虽不懂事，却是天生豪爽，看来人也不蠢，若加好好调处，倒可成为武林中一把好手。”转念又想：“唉，世人忘恩负义的多，我那畜生徒弟资质之佳，世上难逢，可是他害得我还不够？怎么又生收徒之念？”一想到他那孽徒，登时怒气上冲，将两斤白酒喝干，吃了些菜肴，说道：“走罢！”

那小丐道：“老伯伯，你好了吗？”谢烟客道：“好啦！”心想：“这会儿你银子花光了，再要吃饭，非得求我不可。咱们找个大市镇，把金叶子兑了再说。”

当下两人离了市镇，又向东行。谢烟客问道：“小娃娃，你妈妈姓甚么？她跟你说过没有？”小丐道：“妈妈就是妈妈了，妈妈也有姓的么？”谢烟客道：“当然啦，人人都是有姓的。”小丐道：“那么我姓甚么？”谢烟客道：“我就是不知道。

狗杂种太难听，要不要我给你取个姓名？”

倘若小丐说道：“请你给我取个姓名罢？”那就算求他了，随便给他取个姓名，便完心愿。不料小丐道：“你爱给我取名，那也好。不过就怕妈妈不喜欢。她叫惯我狗杂种，我换了名字，她就不高兴了。狗杂种为甚么难听？”谢烟客皱了皱眉头，心想：“‘狗杂种’三字为甚么难听，一时倒也不易向他解说得明白。”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左首前面树林之中传来叮叮几下兵刃相交之声。心下一凛：“有人在那边交手？这几人出手甚快，武功着实不低。”当即低声向小丐道：“咱们到那边去瞧瞧，你可千万不能出声。”伸手在小丐后膊一托，展开轻功，奔向兵刃声来处，几个起落，已到了一株大树之后。那小丐身子犹似腾云驾雾一般，只觉好玩无比，想要笑出声来，想起谢烟客的嘱咐，忙伸手按住了嘴巴。

两人在树后瞧去，只见林中有四人纵跃起伏，恶斗方酣，乃是三人夹攻一人。被围攻的是个红面老者，白发拂胸，空着双手，一柄单刀落

在远处地下，刀身曲折，显是给人击落了的，谢烟客认得他是白鲸岛的大悲老人，当年曾在自己手底下输过一招，武功着实了得。夹击的三人一个是身材甚高的瘦子，一个是黄面道人，另一个相貌极怪，两条大伤疤在脸上交叉而过，划成一个十字，那瘦子使长剑，道人使链子锤，丑脸汉子则使鬼头刀。这三人谢烟客却不认得，武功均非泛泛，那瘦子尤为了得，剑法飘逸无定，轻灵沉猛。

谢烟客见大悲老人已然受伤，身上点点鲜血不住溅将出来，双掌翻飞，仍是十分勇猛。他绕着一株大树东闪西避，借着大树以招架三人的兵刃，左手擒拿，右手或拳或掌，运劲推带，牵引三人的兵刃自行碰撞。谢烟客不禁起了幸灾乐祸之意："大悲老儿枉自平日称雄逞强，今日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我瞧你难逃此劫。"

那道人的链子锤常常绕过大树，去击打大悲老人的侧面，丑汉子则膂力甚强，鬼头刀使将开来，风声呼呼。谢烟客暗暗心惊："我许久没涉足江湖，中原武林中几时出了这几个人物？怎么这三人的招数门派我竟一个也认不出来。若非是这三把好手，大悲老人也不至败得如此狼狈。"

只听那道人嘶哑着嗓子道："白鲸岛主，我们长乐帮跟你原无仇怨。我们司徒帮主仰慕你是号人物，好意以礼相聘，邀你入帮，你何必口出恶言，辱骂我们帮主？你只须答应加盟本帮，咱们立即便是好兄弟、好朋友，前事一概不究。又何必苦苦支撑，白白送了性命？咱们携手并肩，对付侠客岛的'赏善罚恶令，共渡劫难，岂不是好？"

谢烟客听到他最后这句话时，胸口一阵剧震，寻思："难道侠客岛的'赏善罚恶令'又重现江湖了？"

只听大悲老人怒道："我堂堂好男儿，岂肯与你们这些无耻之徒为伍？我宁可手接'赏善罚恶令'，去死在侠客岛上，要我加盟为非作歹的恶徒邪帮，却万万不能。"左手倏地伸出，抓向那丑汉子肩头。

谢烟客暗叫："好一招'虎爪手'！"这一招去势极快，那丑汉子沉肩相避，还是慢了少些，已被大悲老人五指抓住了肩头。只听得嗤的一声，那丑汉子右肩肩头的衣服被扯了一大块，肩头鲜血淋漓，竟被抓下了一大片肉来。那三人大怒，加紧招数。

谢烟客暗暗称异："长乐帮是甚么帮会？帮中既有这样的高手在内，我怎么从没听见过它的名头？多半是新近才创立的。司徒帮主又是甚么人了？难道便是'东霸天'司徒横？武林中姓司徒的好手，除司徒横之外可没第二人了。"

但见四人越斗越狠。那丑汉子狂吼一声，挥刀横扫过去。

大悲老人侧身避开，向那道人打出一拳，刷的一声响，丑汉的鬼头刀已深深砍入树干之中，运力急拔，一时竟拔不出来。

大悲老人右肘疾沉，向他腰间撞了下去。

大悲老人在这三名好手围攻下苦苦支撑，已知无幸，他苦斗之中，眼观八方，隐约见到树后藏得有人，料想又是敌人。眼前三人已无法打发，何况对方更来援兵？眼前三个敌手之中，以那丑脸的汉子武功最弱，唯有先行除去一人，才有脱身之机，是以这一下肘锤使足了九成力道。

但听得砰的一声，肘锤已击中那丑汉子腰间，大悲老人心中一喜，抢步便即绕到树后，便在此时，那道人的链子锤从树后飞击过来。大悲老人左掌在链子上斩落，眼前白光忽闪，急忙向右让开时，不料他年纪大了，酣战良久之后，精力已不如盛年充沛，本来脚下这一滑足可让开三尺，这一次却只滑开了二尺七八寸，嗤的一声轻响，瘦子的长剑刺入了他左肩，竟将他牢牢钉在树干之上。

这一下变起不意，那小丐忍不住"咦"的一声惊呼，当那三人围这老人时，他心中已大为不平，眼见那老人受制，更是惊怒交集。

只听那瘦子冷冷的道："白鲸岛主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现下可降了我长乐帮罢？"大悲老人圆睁双眼，怒喝："你既知我是白鲸岛岛主，难道我白鲸岛上有屈膝投降的懦夫？"用力一挣，宁可废了左肩，也要挣脱长剑，与那瘦子拚命。

那道人右手一挥，链子锤飞出，钢链在大悲老人身上绕了数匝，砰的一响，锤头重重撞上他胸口，大悲老人长声大叫，侧过头来，口中狂喷鲜血。

那小丐再也忍不住，急冲而出，叫道："喂，你们三个坏人，怎么一起打一个好人？"

谢烟客眉头一皱，心想："这娃娃去惹事了。"随即心下喜欢："那也好，便借这三人之手将他杀了，我见死不救，不算违了誓言；要不然那小娃娃出声向我求救，我就帮他料理了那三人。"

只见那小丐奔到树旁，挡在大悲老人身前，叫道："你们可不能再难为这老伯伯。"

那瘦子先前已察觉身后有人，见这少年奔跑之时身上全无武功，却如此大胆，定是受人指使，心想："我吓吓这小鬼，谅他身后之人不会不出来。"伸手拔下了嵌在树干上的鬼头刀，喝道："小鬼头，是谁叫你来管老子的闲事？我要杀这老家伙了，你滚不滚开？"扬起大刀，作势横砍。

那小丐道："这老伯伯是好人，你们都是坏人，我一定帮好人。你砍好了，我当然不滚开。"他母亲心情较好之时，偶尔也说些故事给他听，故事中必有好人坏人，在那小孩子心中，帮好人打坏人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事。

那瘦子怒道："你认得他么？怎知他是好人？"

那小丐道："老伯伯说你们是甚么恶徒邪帮，死也不肯跟你们作一道，你们自然是坏人了。"转过身去，伸手要解那根链子锤下来。

那道人反手出掌，拍的一响，只打得那小丐头昏眼花，左边脸颊登时高高肿起，五根手指的血印像一只血掌般爬在他脸上。

那小丐实不知天高地厚。昨日侯监集上金刀寨人众围攻吴道通，一来他不知吴道通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二来这几人在屋顶恶斗，吴道通从屋顶摔下便给那高个儿双钩刺入小腹，否则说不定他当时便要出来干预，至于是否会危及自身，他是压根儿便不懂。

那瘦子见这小丐有恃无恐、毫不畏惧的模样，心下登即起疑："这小鬼到底仗了甚么大靠山，居然敢在长乐帮的香主面前罗唣？"侧身向大树后望去时，瞥眼见到谢烟客清癯的形相，登时想起一个人来："这人与江湖上所说的玄铁令主人、摩天居士谢烟客有些相似，莫非是他？"当下举起鬼头刀，喝道："我不知你是甚么来历，不知你师长门派，你来捣乱，只当你是个无知的小叫化，一刀杀了，打甚么紧？"呼的一刀，向那小丐颈中劈了下去。不料那小丐一来强项，二来不懂凶险，竟是一动也不动。那瘦子一刀劈到离他头颈数寸之处，这才收刀，赞道："好小子，胆子倒也不小！"

那道人性子暴躁，右手又是一掌，这次打在那小丐右颊之上，下手比上次更是沉重。那小丐痛得哇的一声，大哭起来。那瘦子道："你怕打，那便快些走开。"那小丐哭丧着脸道："你们先走开，不可难为这老伯伯，我便不哭。"那瘦子倒笑了起来。那道人飞脚将小丐踢倒在地。那小丐跌得鼻青目肿，爬起身来，仍是护在大悲老人身前。

大悲老人性子孤僻，生平极少知己，见这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识，居然舍命相护，自是好生感激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你跟他们斗，还不是白饶一条性命。程某垂暮之年，交了你这位小友，这一生也不枉了，你快快走罢。"甚么"垂暮之年"、甚么"这一生也不枉了"，那小丐全然不懂，只知他是催自己走开，大声道："你是好人，不能给他们坏人害死。"

那瘦子寻思："这小娃娃来得极是古怪，那树后之人也不知是不是谢烟客，我们犯不着多结冤家，但若给这小娃娃几句话一说便即退走，岂不是显得咱长乐帮怕了人家？"当即举起鬼头刀，说道："好，小娃娃，我来试你一试，我连砍你三十六刀，你若是一动也不动，我便算服了你。你怕不怕？"

小丐道："你接连砍我三十六刀，我自然怕。"瘦子道："你怕了便好，那么快给我走罢。"小丐道："我心里怕，可是我偏偏就不走。"瘦子大拇指一翘，道："好，有骨气，看刀！"

飕的一刀从他头顶掠了过去。

谢烟客在树后看得清楚，见那瘦子这刀横砍，刀势轻灵，使的全是腕上之力，乃是以剑术运刀，虽不知他这一招甚么名堂，但见一柄沉重的鬼头刀在他手中使来，轻飘飘地犹如无物，刀刃齐着那小丐的头皮贴肉掠过，登时削下他一大片头发来。那小丐竟十分硬朗，挺直了身子，

居然动也不动。

但见刀光闪烁吞吐，犹似灵蛇游走，左一刀右一刀，刀刀不离那小丐的头顶，头发纷纷而下，堪堪砍到三十二刀，那瘦了一声叱喝，鬼头刀自上而下直劈，嗤的一声，将那小丐的右手衣袖削下了一片，接着又将他左袖削下一片，接着左边裤管，右边裤管，均在转瞬之间被他两刀分别削下了一条。

那瘦子一收刀，刀柄顺势在大悲老人胸腹间的“膻中穴”上重重一撞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娃娃，真有你的，真是了得！”

谢烟客见他以剑使刀，三十六招连绵圆转，竟没有半分破绽，不由得心下暗暗喝采，待见他收招时以刀柄撞了大悲老人的死穴，心道：“此人下手好辣！”只见那小丐一头蓬蓬松松的乱发被他连削三十二刀，稀稀落落的更加不成模样。

适才这三十二刀在小丐头顶削过，他一半固然是竭力硬挺，以维护大悲老人，另一半可是吓得呆了，倒不是不肯动，而是不会动了，待瘦子三十六刀砍完，他伸手一摸自己脑袋，宛然完好，这才长长的喘出一口气来。

那道人和那丑脸汉子齐声喝采：“米香主，好剑法！”那瘦子笑道：“冲着小朋友这份肝胆，今日咱们便让他一步！两位兄弟，这便走罢！”那道人和丑脸汉子见大悲老人吃了这一刀柄后，气息奄奄，转眼便死，当下取了兵刃，迈步便行。丑脸汉子脚步蹒跚，受伤着实不轻。那瘦子伸右掌往树上推去，嚓的一响，深入树干尺许的长剑被他掌力震激，带着大悲老人肩头的鲜血跃将出来。那瘦子左手接住，长笑而去，竟没向谢烟客藏身处看上一眼。

谢烟客寻思：“原来这瘦子姓米，是长乐帮的香主，他露这两手功夫，显然是要给我看的。此人剑法轻灵狠辣，兼而有之，但比之玄素庄石清夫妇尚颇不如，凭这手功夫便想在我面前逞威风吗？嘿嘿！”依着他平素脾气，这姓米的露这两手功夫，在自己面前炫耀，定要上前教训教训他，对方若是稍有不敬，便即顺手杀了，只是玄铁令的心愿未了，实不愿在此刻多惹事端，当下只是冷眼旁观，始终隐忍不出。

那小丐向大悲老人道：“老伯伯，我来给你包好了伤口。”

拾起自己给那瘦子削下的衣袖，要去给大悲老人包扎肩头的剑伤。

大悲老人双目紧闭，说道：“不……不用了！我袋里……有些泥人儿……给了你……你罢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脑袋突然垂落，便已死去，一个高大的身子慢慢滑向树根。

小丐惊叫：“老伯伯，老伯伯！”伸手去扶，却见大悲老人缩成一团，动也不动了。

谢烟客走近身来，问道：“他临死时说些甚么？”小丐道：“他说……他说……他袋里有些甚么泥人儿，都给了我。”

谢烟客心想：“大悲老人是武林中一代怪杰，武学修为，跟我也差不了多少。此人身边说不定有些甚么要紧物事。”但他自视甚高，决不愿在死人身边去拿甚么东西，就算明知大悲老人身怀希世奇珍，他也是掉头不顾而去，说道：“是他给你的，你就拿了罢。”小丐问道：“是他给的，我拿了是不是小贼？”谢烟客笑道：“不是小贼。”

小丐伸手到大悲老人衣袋中掏摸，取出一只木盒，还有几锭银子，七八枚生满了刺的暗器，几封书信，似乎还有一张绘着图形的地图。谢烟客很想瞧瞧书信中写甚么，是幅甚么样的地图，但自觉只要一沾了手，便失却武林高人的身分，是以忍手不动。

只见小丐已打开了木盒，盒中垫着棉花，并列着三排泥制玩偶，每排六个，共是一十八个。玩偶制作精巧，每个都是裸体的男人，皮肤上涂了白垩，画满了一条条红线，更有无数黑点，都是脉络和穴道的方位。谢烟客一看，便知这些玩偶身上画的是一套内功图谱，心想：“大悲老儿临死时做个空头人情，你便是不送他，小孩儿在你尸身上找到，岂有不拿去玩儿的？”

那小丐见到这许多泥人儿，十分喜欢，连道：“真有趣，怎么没衣服穿的，好玩得紧。要是妈妈肯做些衣服给他们穿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谢烟客心想：“大悲老儿虽然和我不睦，但总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总不能让他暴骨荒野！”说道：“你的老朋友死了，不将他埋了？”小丐道：“是，是。可怎么埋法？”谢烟客淡淡的道：“你有力气，便给他挖个坑：没力气，将泥巴石块堆在他身上就完了。”

小丐道：“这里没锄头，挖不来坑。”当下去搬些泥土石块、树枝树叶，将大悲老人的尸身盖没了。他年小力弱，勉强将尸体掩盖完毕，已累得满身大汗。

谢烟客站在一旁，始终没出手相助，待他好容易完工，便道：“走罢！”小丐道：“到哪里去？我累得很，不跟你走啦！”

谢烟客道：“为甚么不跟我走？”

小丐道：“我要去找妈妈，找阿黄。”

谢烟客微微心惊：“这娃娃始终还没求过我一句话，若是不肯跟我走，倒是一件为难之事，我又不能用强，硬拉着他。

有了，昔年我誓言只说对交来玄铁令之人不能用强，却没说不能相欺。我只好骗他一骗。”便道：“你跟我走，我帮你找妈妈、找阿黄去。”小丐喜道：“好，我跟你去，你本事很大，一定找得到我妈妈和阿黄。”

谢烟客心道：“多说无益，好在他还没有开口正式恳求，否则要我去给他找寻母亲和那条狗子，可是件天大的难事。”

握住他右手，说道：“咱们得走快些。”小丐刚应得一声：“是！”

便似腾身而起，身不由主的给他拉着飞步而行，连叫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只觉得凉风扑面，身旁树木迅速倒退，不绝口的称赞：“老伯伯，你拉着我跑得这样快！”

走到天黑，也不知奔行了多少里路，已到了一处深山之中，谢烟客松开了手。

那小丐只觉双腿酸软，身子摇晃了两下，登时坐倒在地。

只坐得片刻，两只脚板大痛起来，又过半晌，只见双脚又红又肿，他惊呼：“老伯伯，我的脚肿起来了。”

谢烟客道：“你若求我给你医，我立时使你双脚不肿不痛。”小丐道：“你如肯给我治好，我自然多谢你啦。”谢烟客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当真从来不肯开口向人乞求？”小丐道：“你若肯给我治，用不着我来求，否则我求也无用。”谢烟客道：“怎么无用？”小丐道：“你倘若不肯治，我心里难过，脚上又痛，说不定要哭一场。倘若你是不会治，反而让你心里难过。”谢烟客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心里从来不难过！小叫化，便在这里睡罢！”随即心想：“这娃娃既不开口向人求乞，可不能叫他作‘小叫化’。”

那少年靠在一株树上，双足虽痛，但奔跑了半日，疲累难当，不多时便即沉沉睡去，连肚饿也忘了。谢烟客却跃到树顶安睡，只盼半夜里有一只野兽过来，将这少年咬死吃了，给他解了一个难题。岂知一夜之中，连野兔也没一只经过。

次日清晨，谢烟客心道：“我只有带他到摩天崖去，他若出口求我一件轻而易举之事，那是他的运气，否则好歹也设法取了他的性命。连这样一个小娃娃也炮制不了，摩天居士还算甚么人了？”携了那少年之手又行，那少年初几步着地时，脚底似有数十万根小针在刺，忍不住“哎哟”叫痛。

谢烟客道：“怎么啦？”盼他出口说：“咱们歇一会儿罢。”

岂料他却道：“没甚么，脚底有点儿痛，咱们走罢。”谢烟客奈何他不得，怒气渐增，拉着他急步疾行。

谢烟客不停南行，经过市镇之时，随手在饼铺饭店中抓些熟肉、面饼，一面奔跑，一面嚼吃，要是分给那少年，他便吃了，倘若不给，那少年也不乞讨。

如此数日，直到第六日，尽是在崇山峻岭中奔行，那少年虽然不会武功，在谢烟客提携之下，居然也硬撑了下来。谢烟客只盼他出口求告休息，却始终不能如愿，到得后来，心下也不禁有些佩服他的硬朗。

又奔了一日，山道愈益险陡，那少年再也攀援不上，谢烟客只得将他负在背上，在悬崖峭壁间纵跃而上。那少年只看得心惊肉跳，有时到了真正惊险之处，只有闭目不看。

这日午间，谢烟客攀到了一处笔立的山峰之下，手挽从山峰上垂下的一根铁链，爬了上去，这山峰光秃秃地，更无置手足处，若不是有这根铁链，谢烟客武功再高，也不易攀援而上。到得峰顶，谢烟客将那少年放下，说道：“这里便是摩天崖了，我外号‘摩天居士’，就是由此地而得名。你也在这里住下罢！”

那少年四下张望，见峰顶地势倒也广阔，但身周云雾缭绕，当真是置身云端之中，不由得心下惊惧，道：“你说帮我去找妈妈和阿黄的？”

谢烟客冷冷的道：“天下这么大，我怎知你母亲到了何处。

咱们便在这里等着，说不定有朝一日，你母亲带了阿黄上来见你，也未可知。”

这少年虽童稚无知，却也知谢烟客是在骗他，如此险峻荒僻的处所，他母亲又怎能寻得着，爬得上？至于阿黄更是决计不能，一时之间，呆住了说不出话来。

谢烟客道：“几时你要下山去，只须求我一声，我便立即送你下去。”心想：“我不给你东西吃，你自己没能耐下去，终究要开口求我。”

那少年的母亲虽然对他冷漠，却是从来不曾骗过他，此时他生平首次受人欺骗，眼中泪水滚来滚去，拚命忍住了，不让眼泪流下。

只见谢烟客走进一个山洞之中，过了一会，洞中有黑烟冒出，却是在烹煮食物，又过少时，香气一阵阵的冒将出来，那少年腹中饥饿，走进洞去，见是老大一个山洞。

谢烟客故意将行灶和锅子放在洞口烹煮，要引那少年向自己讨。哪知这少年自幼只和母亲一人相依为生，从来便不知人我之分，见到东西便吃，又有甚么讨不讨的？他见石桌上放着一盘腊肉，一大锅饭，当即自行拿了碗筷，盛了饭，伸筷子夹腊肉便吃。谢烟客一怔，心道：“他请我吃过馒头、枣子、酒饭，我若不许他吃我食物，倒显得谢某不讲义气了。”

当下也不理睬。

这等两人相对无言、埋头吃饭之事，那少年一生过惯了，吃饱之后，便去洗碗、洗筷、刷锅、砍柴。那都是往日和母亲同住时的例行之事。

他砍了一担柴，正要挑回山洞，忽听得树丛中忽喇声响，一只獐子窜了出来。那少年提起斧头，一下砍在獐子头上，登时砍死，当下在山溪里洗剥干净，拿回洞来，将大半只獐子挂在当风处风干，两条腿切碎了熬成一锅。

谢烟客闻到獐肉羹的香气，用木杓子舀起尝了一口，不由得又是欢喜，又是烦恼。这獐肉羹味道十分鲜美，比他自己所烹的高明何止十倍，心想这小娃娃居然还有这手功夫，日后口福不浅；但转念又想，他会打猎、会烧菜，倘若不求我带他下山，倒是奈何他不得。

在摩天崖上如此忽忽数日，那少年张罗、设陷、弹雀、捕兽的本事着实不差，每天均有新鲜菜肴煮来和谢烟客共食，吃不完的禽兽便风干腌起。他烹调的手段大有独到之处，虽是山乡风味，往往颇具匠心。谢烟客赞赏之余，问起每一样菜肴的来历，那少年总说是母亲所教。再盘问下去，才知这少年的母亲精擅烹调，生性却既暴躁又疏懒，十餐饭倒是有九餐叫儿子去煮，若是烹调不合，高兴时在旁指点，不高兴便打骂兼施了。谢烟客心想他母子二人都烧得如此好菜，该当均是十分聪明之人，想是乡下女子为丈夫所弃，以致养成了孤僻乖戾的性子，也说不定由于孤僻乖戾，才为丈夫所弃。

谢烟客见那少年极少和他说话，倒不由得有点暗暗发愁，心想：“这件事不从速解决，总是一个心腹大患，不论哪一日这娃娃受了我对头之惑，来求我自废武功，自残肢体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又如他来求我终身不下摩天崖一步，那么谢烟客便活活给囚禁在这荒山顶上了。就算他只求我去找他妈妈和那条黄狗，可也是头痛万分之事。”

饶是他聪明多智，却也想不出个善策。

这日午后，谢烟客负着双手在林间闲步，瞥眼见那少年倚在一块岩石之旁，眉花眼笑的正瞧着石上一堆东西。谢烟客凝神看去，见石上放着的正是大悲老人给他的那一十八个泥人儿，那少年将这些泥人儿东放一个，西放一个，一会儿叫他们排队，一会儿叫他们打仗，玩得兴高采烈。

谢烟客心道：“当年大悲老人和我在北邙山较量，他掌法刚猛，擒拿法迅捷变幻，斗到大半个时辰之后，终于在我‘控鹤功’下输了一招，当即知难而退。此人武功虽高，却只以外家功夫见长，这些绘在泥人身上的内功，多半肤浅得紧，不免贻笑大方。”

当下随手拿起一个泥人，见泥人身上绘着涌泉、然谷、照海、太溪、水泉、太钟、复留、交信等穴道，沿足而上，至肚腹上横骨、太赫、气穴、四满、中注、育俞、商曲而结于舌下的廉泉穴，那是“足少阴肾经”，一条红线自足底而通至咽喉，心想：“这虽是练内功的正途法门，但各大门派的入门功夫都和此大同小异，何足为贵？是了！大悲老人一生专练外功，壮年时虽然纵横江湖，后来终于知道技不如人，不知从哪里去弄了这一十八个泥人儿来，便想要内外兼修。说不定还是输在我手下之后，才起了这番心愿。但练那上乘内功岂是一朝一夕之事，大悲老人年逾七十，这份内功，只好到阴世去练了，哈哈，哈哈！”想到这里，不禁笑出声来。

那少年笑道：“伯伯，你瞧这些泥人儿都有胡须，又不是小孩儿，却不穿衣衫，真是好笑。”谢烟客道：“是啊！可笑得紧。”他将一个个泥人都拿起来看，只见一十二个泥人身上分别绘的是手太阴肺经、手阳明大肠经、足阳明胃经、足太阴脾经、手少阴心经、手太阳小肠经，足太阳膀胱经、足少阴肾经，手厥阴心包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足少阳胆经、足厥阴肝经，那是正经十二脉；另外六个泥人身上绘的是任脉、督脉、阴维、阳维、阴蹻、阳蹻六脉；奇经八脉中最是繁复难明的冲脉、带脉两路经脉却付阙如，心道：“这似乎是少林派的入门内功。大悲老人当作宝贝般藏在身上的东西，却是残缺不全的。其实他想学内功，这些粗浅学问，只须找内家门中一个寻常弟子指教数月，也就明白了。唉，不过他是成名的前辈英雄，又怎肯下得这口气来，去求别人指点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禁微有凄凉之意。

又想起当年在北邙山上与大悲老人较技，虽然胜了一招，但实是行险侥幸而致，心想：“幸好他无内功根基，倘若少年时修习过内功，只怕斗不上三百招，我便被他打入深谷。嘿嘿，死得好，死得好！”

他脸上露出笑容，缓步走开，走得几步，突然心念一动：“这娃娃玩泥人玩得高兴，我何不乘机将泥人上所绘的内功教他，故意引得他走火入魔，内力冲心而死？我当年誓言只说决不以一指之力加于此人，他练内功自己练得岔气，却不能算是我杀的。就算是我立心害他性命，可也不是‘以一指之力加于其身’，不算违了誓言。对了，就是这个主意。”

他行事向来只凭一己好恶，虽然言出必践，于“信”之一字看得极重，然而甚么仁义道德，在他眼中却是不值一文，当下便拿着那个绘着“足少阴肾经”的泥人来，说道：“小娃娃，你可知这些黑点红线，是甚么东西？”

那少年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些泥人生病。”谢烟客奇道：“怎么生病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去年生病，全身都生了红点。”

谢烟客哑然失笑，道：“那是麻疹。这些泥人身上画的，却不是麻疹，乃是学武功的秘诀。你瞧我背了你飞上峰来，武功好不好？”说到这里，为了坚那少年学武之心，突然双足一点，身子笔直拔起，飕的一声，便窜到了一株松树顶上，左足在树枝上稍行借力，身子向上弹走，便如袅袅上升一般，缓缓落下，随即又在树枝上弹起，三落三弹，便在此时，恰有两只麻雀从空中飞过，谢烟客存心卖弄，双手一伸，将两只麻雀抓在掌中，这才缓缓落下。

那少年拍手笑道：“好本事，好本事！”

谢烟客张开手掌，两只麻雀振翅欲飞，但两只翅膀刚一扑动，谢烟客掌中便生出一股内力，将双雀鼓气之力抵消了。

那少年见他双掌平摊，双雀羽翅扑动虽急，始终飞不离他的掌心，更是大叫：“好玩，好玩！”谢烟客笑道：“你来试试！”

将两只麻雀放在他掌中，那少年伸指抓住，不敢松手。

谢烟客笑道：“泥人儿身上所画的，乃是练功夫的法门。

你拚命帮那老儿，他心中多谢你，因此送了给你。这不是玩意儿，可宝贵得很呢，你只要练成了泥人身上那些红线黑点的法道，手掌摊开，麻雀儿也就飞不走啦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这倒好玩，我定要练练。怎么练的？”口中说着，张开了手掌。两只麻雀展翅一扑，便飞了上去。谢烟客哈哈大笑。那少年也跟着傻笑。

谢烟客道：“你若求我教你这门本事，我就可以教你。学会之后，可好玩得很呢，你要下山上山，自己行走便了，也不用我带。”那少年脸上大有艳羡之色，谢烟客凝视着他脸，只盼他嘴里吐出“求你教我”这几个字来，情切之下，自觉气息竟也粗重了。

过了好一刻，却听那少年道：“我如求你，你便要打我。

我不求你。”谢烟客道：“你求好了，我说过决不打你。你跟着我这许多时候，我可打过你没有？”那少年摇头道：“没有，不过我不求你教。”

他自幼在母亲处吃过的苦头实是创深痛巨，不论甚么事，开口求恳，必定挨打，而且母亲打了他后，她自己往往痛哭流泪，郁郁不欢者数日，不断自言自语：“没良心的，我等着你来求我，可是日等夜等，一直等了几年，你始终不来，却去求那个甚么也及我不上的小贱人，干么又来求我？”这些话他也不懂是甚么意思，但母亲口中痛骂：“你来求我？这时候可就迟了。从前为甚么又不求我？”跟着棍棒便狠狠往头上招呼下来，这滋味却实在极不好受。这么挨得几顿饱打，八九岁之后就再不向母亲求恳甚么。他和谢烟客荒山共居，过的日子也就如跟母亲在一起时无异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心中早就将这位老伯伯当作是母亲一般了。

谢烟客脸上青气闪过，心道：“刚才你如开口求恳，完了我平生心愿，我自会教你一身足以傲视武林的本领。现下你自寻死路，这可怪我不得。”点头道：“好，你不求我，我也教你。”拿起那个绘着“足少阴肾经”的泥人，将每一个穴道名称和在人身的方位详加解说指点。

那少年天资倒也不蠢，听了用心记忆，不明白处便提出询问。谢烟客毫不藏私的教导，再传了内息运行之法，命他自行修习。

过得大半年，那少年已练得内息能循“足少阴肾经”经脉而行。谢烟客见他进展甚速，心想：“瞧不出你这狗杂种，倒是个大好的练武胚子。可是你练得越快，死得越早。”跟着教他“手少阴心经”的穴道经脉。如此将泥人一个个的练将下去，过得两年有余，那少年已将“足厥阴肝经”、“手厥阴心包经”、“足太阴脾经”、“手太阴肺经”的六阴经脉尽数练成，跟着便练“阴维”和“阴蹻”两脉。

这些时日之中，那少年每日里除了朝午晚三次勤练内功之外，一般的捕禽猎兽，烹肉煮饭，丝毫没疑心谢烟客每传他一分功夫，便是引得他向阴世路多跨一步。只是练到后来，时时全身寒战，冷不可耐。谢烟客说道这是练功的应有之象，他便也不放在心上，哪料得到谢烟客居心险恶，传给他的练功法门虽然不错，次序却全然颠倒了。

自来修习内功，不论是为了强身治病，还是为了作为上乘武功的根基，必当水火互济，阴阳相配，练了“足少阴肾经”之后，便当练“足少阳胆经”，少阴少阳融会调合，体力便逐步增强。可是谢烟客却一味叫他修习少阴、厥阴、太阴、阴维、阴蹻的诸路经脉，所有少阳、阳明等经脉却一概不授。

这般数年下来，那少年体内阴气大盛而阳气极衰，阴寒积蓄，已然凶险之极，只要内息稍有走岔，立时无救。

谢烟客见他身受诸阴侵袭，竟然到此时尚未毙命，诧异之余，稍加思索，便即明白，知道这少年浑浑噩噩，于世务全然不知，心无杂念，这才没踏入走火入魔之途，若是换作旁人，这数年中总不免有七情六欲的侵扰，稍有胡思乱想，便早就已死去多时了，心道：“这狗杂种老是跟我耽在山上，只怕还有许多年好挨。若是放他下山，在那花花世界中过不了几天，便即送了他的小命。但放他下山，说不定便遇上了武林中人，这狗杂种只消有一口气在，旁人便能利用他来挟制于我，此险决不能冒。”

心念一转，已有了主意：“我教他再练九阳诸脉，却不教他阴阳调合的法子。待得他内息中阳气也积蓄到相当火候，那时阴阳不调而相冲相克，龙虎拚斗，不死不休，就算心中始终不起杂念，内息不岔，却也非送命不可。对，此计大妙。”

当下便传他“阳蹻脉”的练法，这次却不是自少阳、阳明、太阳、阳维而阳蹻的循序渐进，而是从次难的“阳蹻脉”起始。至于阴阳兼通的任督两脉，却非那少年此时的功力所能练，抑且也与他原意不符，便置之不理。

那少年依法修习，虽然进展甚慢，总算他生性坚毅，过得一年有余，居然将“阳蹻脉”练成了，此后便一脉易于一脉。

这数年之中，每当崖上盐米酒酱将罄，谢烟客便带同那少年下山采购，不放心将他独自留在崖上，只怕有人乘虚而上，将他劫持而去，那等于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在别人手中了。

两人每年下崖数次，都是在小市集上采购完毕，立即上崖，从未多有逗留。那少年身材日高，衣服鞋袜自也是越买越大。

那少年这时已有十八九岁，身材粗壮，比之谢烟客高了半个头。谢烟客每日除了传授内功之外，闲话也不跟他多说一句。好在那少年自幼和母亲同住，他母亲也是如此冷冰冰地待他，倒也惯了，他母亲常要打骂，谢烟客却不笑不怒，更从未以一指加于其身。崖上无事分心，除了猎捕食物外，那少年唯以练功消磨时光，忽忽数载，诸阳经脉也练得快要功行圆满了。

谢烟客自三十岁上遇到了一件大失意之事之后，隐居摩天崖，本来便极少行走江湖，这数年中更是伴着那少年不敢稍离，除了勤练本门功夫之外，更新创了一路拳法、一路掌法。

这一日谢烟客清晨起来，见那少年盘膝坐在崖东的圆岩之上，迎看朝曦，正自用功，眼见他右边头顶微有白气升起，正是内力已到了火候之象，不由得点头，心道：“小子，你一只脚已踏进鬼门关去啦。”知道他这般练功，须得再过一个时辰方能止歇，当即展开轻功，来到崖后的一片松林之中。

其时晨露未干，林中一片清气，谢烟客深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将出来，突然间左掌向前一探，右掌倏地拍出，身随掌行，在十余株大松树间穿插回移，越奔越快，双掌挥击，只听得擦擦轻响，双掌不住在树干上拍打，脚下奔行愈速，出掌却是愈缓。

脚下加快而出手渐慢，疾而不显急剧，舒而不减狠辣，那便是武功中的上乘境界。谢烟客打到兴发，蓦地里一声清啸，拍拍两掌，都击在松树干上，跟着便听得簌簌声响，松针如雨而落。他展开掌法，将成千成万枚松针反击上天，树上松针不断落下，他所鼓荡的掌风始终不让松针落下地来。松针尖细沉实，不如寻常树叶之能受风，他竟能以掌力带得千万松针随风而舞，内力虽非有形有质，却也已隐隐有凝聚意。

但见千千万万枚松针化成一团绿影，将他一个盘旋飞舞的人影裹在其中。

那少女拿起匙羹，在碗中舀了一匙燕窩，向他嘴中喂去。那少年張口吃了，又甜又香，説不出的受用。那少女一言不發，接連喂了他三匙，身子却站在床前離得遠遠地。



四　长乐帮帮主

谢烟客要试试自己数年来所勤修苦练的内功到了何等境界，不住催动内力，将松针越带越快，然后又扩大圈子，把绿色针圈逐步向外推移。圈子一大，内力照应有所不足，最外圈的松针便纷纷堕落。谢烟客吸一口气，内力疾吐，下堕的松针不再增多。他心下甚喜，不住催运内力，但觉举手抬足间说不出的舒适畅快，意与神会，渐渐到了物我两忘之境。

过了良久，自觉体内积蓄的内力垂尽，再运下去便于身子有损，当下内力徐敛，松针缓缓飘落，在他身周积成一个青色的圆圈。谢烟客展颜一笑，甚觉惬意，突然之间脸色大变，不知打从何时起始，前后左右竟团团围着九人，一言不发的望着他。

以他武功，旁人别说欺近身来，即是远在一两里之外，即已逃不出他耳目，只有适才全神贯注催动内力，试演这一路“碧针清掌”，心无旁骛，于身外之物，当真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别说有人来到身旁，即令山崩海啸，他一时也未必能够知觉。

摩天崖从无外人到来，他突见有人现身，自知来者不善，再一凝神间，认得其间一个瘦子、一个道人、一个丑脸汉子，当年曾在汴梁郊外围杀大悲老人，自称是长乐帮中人物。顷刻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：“不论是谁，这般不声不响的来到摩天崖上，明着瞧不起我，不惜和我为敌。我和长乐帮素无瓜葛，他们纠众到来，是甚么用意？莫非也像对付大悲老人一般，要以武功逼我入帮么？”又想：“其中三人的武功是见过的，以当年而论，我一人便可和他三人打成平手，今日自是不惧。只不知另外六人的功夫如何！”见这六人个个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年纪，看来其中至少有二人内力甚是深厚，当下冷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众位都是长乐帮的朋友么？突然光临摩天崖，谢某有失远迎，却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说着微一拱手。

这九人一齐抱拳还礼，各人适才都见到他施展“碧针清掌”时的惊人内力，没想到他是心有所属，于九人到来视而不见，还道他自恃武功高强，将各人全不放在眼内，这时见他拱手，生怕他运内力伤人，各人都暗自运气护住全身要穴，其中有两人登时太阳穴高高鼓起，又有一人衣衫飘动。哪知谢烟客这一拱手，手上并未运有内力；更不知他试演“碧针清掌”时全力施为，恰如是与一位绝顶高手大战了一场，十成内力中倒已去了九成。

一个身穿黄衫的老人说道：“在下众兄弟来得冒昧，失礼之至，还望谢先生恕罪。”

谢烟客见这人脸色苍白，说话有气没力，便似身患重病的模样，陡然间想起了一人，失声道：“阁下可是‘着手回春’贝大夫？”

那人正是“着手回春”贝海石，听得谢烟客知道自己名头，不禁微感得意，咳嗽两声，说道：“不敢，贱名不足以挂尊齿。‘着手回春’这外号名不副实，更是贻笑大方。”

谢烟客道：“素闻贝大夫独来独往，几时也加盟长乐帮了？”贝海石道：“一人之力，甚为有限，敝帮众兄弟群策群力，大伙儿一起来办事，那就容易些。咳咳，谢先生，我们实是来得鲁莽，擅闯宝山，你大人大量，请勿见怪！咳咳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们有事求见敝帮帮主，便烦谢先生引见。”

谢烟客奇道：“贵帮帮主是哪一位？在下甚少涉足江湖，孤陋寡闻，连贵帮主的大名也不知道，多有失礼。却怎地要我引见了？”

他此言一出，那九人脸上都现出怫然不悦之色。贝海石左手挡住口前短髭，咳了几声，说道：“谢先生，敝帮石帮主既与阁下相交，携手同行，敝帮上下自是都对先生敬若上宾，不敢有丝毫无礼。石帮主的行止，我们身为下属，本来不敢过问，实在帮主离总舵已久，诸事待理，再加眼前有两件大事，可说急如星火，咳咳，所以嘛，我们一得讯息，知道石帮主是在摩天崖上，便匆匆忙忙的赶来了。本该先行投帖，得到谢先生允可，这才上崖，只以事在紧迫，礼数欠周，还望海涵。”说着又是深深一躬。

谢烟客见他说得诚恳，这九人虽都携带兵刃，却也没甚么恶意，心道："原来只是一场误会。"不禁一笑，说道："摩天崖上无桌无椅，怠慢了贵客，各位随便请坐。贝大夫却听谁说在下曾与石帮主同行？贵帮人材济济，英彦毕集，石帮主自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。在下闲云野鹤，隐居荒山，怎能蒙石帮主折节下交？嘿嘿，好笑，当真好笑。"

贝海石右手一伸，说道："众兄弟，大伙儿坐下说话。"他显是这一行的首领，当下那八人便四下里坐了下来，有的坐在岩石上，有的坐在横着的树干上，贝海石则坐在一个土墩之上。九人分别坐下，但将谢烟客围在中间的形势仍是不变。

谢烟客怒气暗生："你们如此对我，可算得无礼之极。莫说我不知你们石帮主、瓦帮主在甚么地方，就算知道，你们这等模样，我本来想说的，却也不肯说了。"当下只是微微冷笑，抬头望着头顶太阳，大剌剌的对众人毫不理睬。

贝海石心想："以我在武林中的身分地位，你对我如此傲慢，未免太也过分。素闻此人武功了得，心狠手辣，长乐帮却也不必多结这个怨家。瞧在帮主面上，让你一步便是。"于是客客气气的道："谢先生，这本是敝帮自己的家务事，麻烦到你老人家身上，委实过意不去。请谢先生引见之后，兄弟自当再向谢先生赔不是。"

同来的八人均想："贝大夫对此人如此客气，倒也少见。

谢烟客武功再高，我们九人齐上，又何惧于他？不过他既是帮主的朋友，却也不便得罪。"

谢烟客冷冷的道："贝大夫，你是江湖上的成名豪杰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是个响当当的脚色，是也不是？"贝海石听他语气中大有愠意，暗暗警惕，说道："不敢。"谢烟客道："你贝大夫的话是说话，我谢烟客说话就是放屁了？我说从来没见过你们的石帮主，阁下定然不信。难道只有你是至诚君子，谢某便是专门撒谎的小人？"

贝海石咳嗽连连，说道："谢先生言重了。兄弟对谢先生素来十分仰慕，敝帮上下，无不心敬谢先生言出如山，岂敢有丝毫小觑了？适才见谢先生正在修习神功，当是无暇给我们引见敝帮帮主。众兄弟迫于无奈，只好大家分头去找寻找寻。谢先生莫怪。"

谢烟客登时脸色铁青，道："贝大夫非但不信谢某的话，还要在摩天崖上肆意妄为？"

贝海石摇摇头，道："不敢，不敢。说来惭愧，长乐帮不见了帮主，要请外人引见，传了出去，江湖上人人笑话。我们只不过找这么一找，谢先生万勿多心。摩天崖山高林密，好个所在。多半敝帮石帮主无意间上得崖来，谢先生静居清修，未曾留意。"心想："他不让我们跟帮主相见，定是不怀好意。"

谢烟客寻思："我这摩天崖上哪有他们的甚么狗屁帮主。

这伙人蛮横无理，寻找帮主云云，显然是个借口。这般大张旗鼓的上来，还会有甚么好事？凭着谢某的名头，长乐帮竟敢对我如此张狂，自然是有备而来。"他知道此刻情势凶险，素闻贝海石"五行六合掌"功夫名动武林，单是他一人，当然也不放在心上，但加上另外这八名高手，那就不易对付，何况他长乐帮的好手不知尚有多少已上得崖来，多半四下隐伏，俟机出手，心念微动之际，突然眼光转向西北角上，脸露惊异之色，口中轻轻"咦"的一声。

那九人的目光都跟着他瞧向西北方，谢烟客突然身形飘动，转向米香主身侧，伸手便去拔他腰间长剑。那米香主见西北方并无异物，但觉风声飒然，敌人已欺到身侧，右手快如闪电，竟比谢烟客的手还快，抢在头里，手搭剑柄，嗤的一声响，长剑已然出鞘。眼前青光甫展，胁下便觉微微一麻，跟着背心一阵剧痛，谢烟客左手食指已点了他穴道，右手五指抓住了他后心。

原来谢烟客眼望西北方固是诱敌之计，夺剑也是诱敌。米香主一心要争先握住剑柄，胁下与后心自然而然的露出了破绽，否则他武功虽然不及，却也无论如何不会在一招之际便被制住。谢烟客当年曾详观米香主如何激斗大悲老人、如何用鬼头刀削去那少年满头长发，熟知他的剑路，大凡出手迅疾者守御必不严固，冒险一试，果然得手。

谢烟客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米香主，得罪了。"米香主怒容满面，却已动弹不得。

贝海石愕然道："谢先生，你要怎地？当真便不许我们找寻敝帮帮主么？"谢烟客森然道："你们要杀谢某，只怕也非易事，至少也得陪上几条性命。"

贝海石苦笑道："我们和谢先生无怨无仇，岂有加害之心？

何况以谢先生如此奇变横生的武功，我们纵有加害之意，那也不过是自讨苦吃而已。大家是好朋友，请你将米兄弟放下罢。"他见谢烟客一招之间擒住米香主，心下也是好生佩服。

谢烟客右手抓在米香主后心的"大椎穴"上，只须掌力一吐，立时便震断了他心脉，说道："各位立时下我摩天崖去，谢某自然便放了米香主。"

贝海石道："下去有何难哉？午时下去，申时又再上来了。"

谢烟客脸色一沉，说道："贝大夫，你这般阴魂不散的缠上了谢某，到底打的是甚么主意？"

贝海石道："甚么主意？众位兄弟，咱们打的是甚么主意？"

随他上山的其余七人一直没有开口，这时齐声说道："咱们要求见帮主，恭迎帮主回归总舵。"

谢烟客怒道："说来说去，你们疑心我将你们帮主藏了起来啦，是也不是？"

贝海石道："此中隐情，我们在没见到帮主之前，谁也不敢妄作推测。"向一名魁梧的中年汉子道："云香主，你和众贤弟四下里瞧瞧，一见到帮主大驾，立即告知愚兄。"

那云香主右手捧着一对烂银短戟，点头道："遵命！"大声道："众位，贝先生有令，大伙去谒见帮主。"其余六人齐声道："是。"七人倒退几步，一齐转身出林而去。

谢烟客虽制住了对方一人，但见长乐帮诸人竟丝毫没将米香主的安危放在心上，仍然自行其事，绝无半分投鼠忌器之意，只有贝海石一人留在一旁，显然是在监视自己，而不是想设法搭救米香主，寻思："那少年将玄铁令交在我手中，此事轰传江湖，长乐帮这批家伙以找帮主为名，真正用意自是来绑架这少年。此刻我失了先机，那少年势必落入他们掌握，长乐帮便有了制我的利器。哼，谢烟客是甚么人，岂容你们上门欺辱？"那七人离去，正是出手杀人的良机，当即左掌伸到米香主后腰，内力疾吐。这一招"文丞武尉"，竟是以米香主的身子作为兵刃，向贝海石击去。

他素知贝海石内力精湛，只因中年时受了内伤，身上常带三分病，武功才大大打了个折扣。此人久病成医，"贝大夫"三字外号便由此而来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夫，饶是如此，武功仍是异常厉害。九年之前，"冀中三煞"被他一晚间于相隔二百里的三地分别击毙，成为武林中一提起来便人人耸然动容的大事。因此谢烟客虽听他咳嗽连连，似乎中气虚弱，却丝毫不敢怠忽，一出手便是最阴损毒辣的险招。

贝海石见他突然出手，咳嗽道："谢先生……却……咳，咳，却又何必伤了和气？"伸出双掌，向米香主胸口推去，突然间左膝挺出，撞在米香主小腹之上，登时将他身子撞得飞起，越过自己头顶飞向身后，这样一来，双掌便按向谢烟客胸口。

这一招变化奇怪之极，谢烟客虽见闻广博，也不知是甚么名堂，一惊之下，顺势伸掌接他的掌力，突然之间，只觉自己双掌指尖之上似有千千万万根利针刺过来一般。谢烟客急运内力，要和他掌力相敌，蓦然间胸口空荡荡地，全身内力竟然无影无踪。他脑中电光石火般一闪："啊哟不好，适才我催逼掌力，不知不觉间已将内力消耗了八九成，如何再能和他比拚真力？"立即双掌一沉，击向贝海石小腹。

贝海石右掌捺落，挡住来招，谢烟客双袖猛地挥出，以铁袖功拂他面门。贝海石心道："来势虽狠，却露衰竭之象，他是要引我上当。"斜身闪过，让开了他衣袖。"摩天居士"四字大名，武林中提起来当真非同小可，贝海石适才见他试演"碧针清掌"，掌法精奇，内力深厚，自己实是远所不及，只是帮主失踪，非寻回不可，纵然被迫与此人动手，却也是无可奈何，虽察觉他内力平平，料来必是诱敌，是以丝毫不敢轻忽。

谢烟客双袖回收，呼的一声响，已借着衣袖鼓回来的劲风向后飘出丈余，顺势转身，拱手道：“少陪，后会有期。”口中说话，身子向后急退，去势虽快，却仍潇洒有余，不露丝毫急遽之态。

谢烟客连攻三招不逞，自知今日太也不巧，强敌猝至，却适逢自己内力衰竭，便即抽身引退，却不能说已输在贝海石手下，他虽被迫退下摩天崖，但对方九人围攻，尚且在劣势之中制住对方高手米香主，大挫长乐帮的锐气。他在陡陂峭壁间纵跃而下时，心中快慰之情尚自多于气恼，蓦地里想到那少年落于敌手，自此后患无穷，登时大是烦恼，转念又想：“待我内力恢复，赶上门去将长乐帮整个儿挑了，只须不见那狗杂种之面，他们便奈何我不得。但若那狗杂种受了他们挟制或是劝诱，一见我面便说：‘我求你斩下自己一条手臂。’那可糟了。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，好在这小子八阴八阳经脉的内功不久便可练成，小命活不久了，待他死后，再去找长乐帮的晦气便是。此事不可急躁，须策万全。”

贝海石见谢烟客突然退去，大惑不解：“他既和石帮主交好，为甚么又对米香主痛下杀手？种种蹊跷之处，实在令人难以索解。难道……难道他竟察觉了我们的计谋？不知是否已跟石帮主说起？”霎时间不由得心事重重，凝思半晌，摇了摇头，转身扶起米香主，双掌贴在他背心“魂门”“魄户”两大要穴之上，传入内功。

过得片刻，米香主眼睁一线，低声道：“多谢贝先生救命之恩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米兄弟安卧休息，千万不可自行运气。”

适才谢烟客这一招“文丞武尉”，既欲致米香主的死命，又是攻向贝海石的杀手。贝海石若是出掌在米香主身上一挡，米香主在前后两股内力夹击之下，非立时毙命不可，是以贝海石先以左膝撞他小腹，既将他撞到了背后，又化解了谢烟客大半内力，幸好谢烟客其时内力所剩者已不过一成，否则贝海石这一招虽然极妙，米香主还是难保性命。

贝海石将米香主轻轻平放地下，双掌在他胸口和小腹上运力按摩，猛听得有人欢呼大叫：“帮主在这里，帮主在这里！”

贝海石大喜，说道：“米兄弟，你已无危险，我瞧瞧帮主去。”

忙向声音来处快步奔去，心道：“谢天谢地，若是找不到帮主，本帮只怕就此风流云散，迫在眉睫的大祸又有谁来抵挡？”

他奔行不到一里之地，便见一块岩石上坐着一人，侧面看去，赫然便是本帮的帮主石破天。云香主等七人在岩前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。贝海石抢上前去，其时阳光从头顶直晒，照得石上之人面目清晰无比，但见他浓眉大眼，长方的脸膛，却不是石帮主是谁？贝海石喜叫：“帮主，你老人家安好？”

一言出口，便见石帮主脸上露出痛楚异常的神情，左边脸上青气隐隐，右边脸上却尽是红晕，宛如饮醉了酒一般。贝海石内功既高，又是久病成医，眼见情状不对，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他……他在捣甚么鬼，难道是在修习一门高深内功。这可奇了？嗯，那定是谢烟客传他的。啊哟不好，咱们闯上崖来，只怕是打扰了他练功。这可不妙了。”

霎时之间，心中种种疑团登即尽解：“帮主失踪了半年，到处寻觅他不到，原来是静悄悄的躲在这里修习高深武功。他武功越高，于本帮越是有利，那可好得很啊。谢烟客自是知道帮主练功正到紧要关头，若受外人打扰，便致分心，因此上无论如何不肯给我们引见。他一番好心，我们反而得罪了他，当真是过意不去了。其实他只须明言便是，我难道会不明白这中间的过节？素闻谢烟客此人傲慢辣手，我们这般突然闯上崖来，定是令他大大不快，这才一翻脸便出手杀人。瞧帮主这番神情，他体内阴阳二气交攻，只怕龙虎不能聚会，稍有不妥，便至走火入魔，实是凶险之极。”

当下他打手势命各人退开，直到距石帮主数十丈处，才低声说明。

众人恍然大悟，都是惊喜交集，连问：“帮主不会走火入魔罢？”有的更深深自疚：“我们莽莽撞撞的闯上崖来，打扰了帮主用功，惹下的乱子当真不小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米香主给谢先生打伤了，哪一位兄弟过去照料一下。我在帮主身旁守候，或许在危急时能助他一臂之力。

其余各位便都在此守候，切忌喧哗出声。若有外敌上崖，须得静悄悄的打发了，决不可惊动帮主。”

各人均是武学中的大行家，都知修习内功之时若有外敌来侵，扰乱了心神，最是凶险不过，当下连声称是，各趋摩天崖四周险要所在，分路把守。

贝海石悄悄回到石帮主身前，只见他脸上肌肉扭曲，全身抽搐，张大了嘴想要叫喊，却发不出半点声息，显然内息走岔了道，性命已危在顷刻。贝海石大惊，待要上前救援，却不知他练的是何等内功，这中间阴阳坎离，弄错不得半点，否则只有加速对方死亡。

但见石帮主全身衣衫已被他抓得粉碎，肌肤上满是血痕，头顶处白雾弥漫，凝聚不散，心想：“他武功平平，内力不强，可是瞧他头顶白气，内功实已练到极高境界，如何在半年之内，竟有这等神速的进境？”

突然间闻到一阵焦臭，石帮主右肩处衣衫有白烟冒出，那当真是练功走火、转眼立毙之象。贝海石一惊，伸掌去按他右手肘的“清冷渊”，要令他暂且宁静片刻，不料手指碰到他手肘，着手如冰，不由得全身剧烈一震，不敢运力抵御，当即缩手，心道：“那是甚么奇门内功？怎地半边身子寒冷彻骨，半边身子却又烫若火炭？”

正没做理会处，忽见帮主缩成一团，从岩上滚了下来，几下痉挛，就此不动。

贝海石惊呼：“帮主，帮主！”探他鼻息，幸喜尚有呼吸，只是气若游丝，显然随时都会断绝。他皱起眉头，纵声呼啸，将石帮主身子扶起，倚在岩上，眼见局面危急之极，当下盘膝坐在帮主身侧，左掌按在他心口，右掌按住他背心，运起内劲，护住他心脉。

过不多时，那七人先后到来，见到帮主脸上忽而红如中酒，忽而青若冻僵，身子不住颤抖，各人无不失色，眼光中充满疑虑，都瞧着贝海石，但见他额头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渗出，全身颤动，显已竭尽全力。

过了良久，贝海石才缓缓放下了双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帮主显是在修习一门上乘内功，是否走火，本座一时也难以决断。此刻幸得暂且助他渡过了一重难关，此后如何，实难逆料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请众兄弟共同想个计较。”

各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均想：“连你贝大夫也没了主意，我们还能有甚么法子？”霎时之间，谁也没有话说。

米香主由人携扶着，倚在一株柏树之上，低声道：“贝……贝先生，你说怎么办，便是怎么。你……你的主意，总比我们高明些。”

贝海石向石帮主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关东四大门派约定重阳节来本帮总舵拜山，时日已颇为迫促。此事是本帮存亡荣辱的大关键，众位兄弟大家都十分明白。关东四大门派的底，咱们已摸得清清楚楚，软鞭、铁戟，一柄鬼头刀，几十把飞刀，那也够不上来跟长乐帮为难啊。司徒帮主的事，是咱们自己帮里家务，要他们来管甚么闲事？只不过这件事在江湖上张扬出去，可就十分不妥。咳，咳……真正的大事，大伙儿都明白，却是侠客岛的‘赏善罚恶令’，那非帮主亲自来接不可，否则……否则人人难逃这个大劫。”

云香主道：“贝先生说的是。长乐帮平日行事如何，大家都心里有数。咱们弟兄个个爽快，不喜学那伪君子的行径。人家要来‘赏善’，是没甚么善事好赏的，说到‘罚恶’，那笔帐就难算得很了。这件事若无帮主主持大局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唉……”

贝海石道：“因此事不宜迟，依我之见，咱们须得急速将帮主请回总舵。帮主眼前这……这一场病，恐怕不轻，倘若吉人天相，他在十天半月中能回复原状，那是再好不过。否则的话，有帮主坐镇总舵，纵然未曾康复，大伙儿抵御外敌之时，心中总也是定些，可……可是不是？”众人都点头道：“贝先生所言甚是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做个担架，将帮主和米香主两位护送回归总舵。”

当下各人砍下树枝，以树皮搓索，结成两具担架，再将石帮主和米香主二人牢牢缚在担架之上，以防下崖时滑跌。八人轮流抬架，下摩天崖而去。

那少年这日依着谢烟客所授的法门修习，将到午时，只觉手阳明大肠经、足阳明胃经、手太阳小肠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足

少阳胆经六处经脉中热气斗盛，竟是难以抑制，便在此时，各处太阴、少阴、厥阴的经脉之中却又陡如寒冰侵蚀。热的极热而寒的至寒，两者不能交融。他数年勤练，功力大进，到了这日午时，除了冲脉、带脉两脉之外，八阴八阳的经脉突然间相互激烈冲撞起来。

他撑持不到大半个时辰，便即昏迷过去，此后始终昏昏沉沉，一时似乎全身在火炉中烘焙，汗出如沈，口干唇焦，一时又似堕入了冰窖，周身血液都似凝结成冰。如此热而复寒，寒而复热，眼前时时晃过各种各样人影，有男有女，丑的俊的，纷至沓来，这些人不住在跟他说话，可是一句也听不见，只想大声叫喊，偏又说不出半点声音。眼前有时光亮，有时黑暗，似乎有人时时喂他喝汤饮酒，有时甜蜜可口，有时辛辣刺鼻，却不知是甚么汤水。

如此糊里糊涂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一日额上忽然感到一阵凉意，鼻中又闻到隐隐香气，慢慢睁开眼来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根点燃着的红烛，烛火微微跳动，跟着听得一个清脆柔和的声音低声说道：“天哥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！”语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。

那少年转睛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说话的是个十七八岁少女，身穿淡绿衫子，一张瓜子脸儿，秀丽美艳，一双清澈的眼睛凝视着他，嘴角边微含笑容，轻声问道：“甚么地方不舒服啦？”

那少年脑中一片茫然，只记得自己坐在岩石上练功，突然间全身半边冰冷，半边火热，惊惶之下，就此晕了过去，怎么眼前忽然来了这个少女？他喃喃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发觉自身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身上盖了被子，当即便欲坐起，但身子只一动，四肢百骸中便如万针齐刺，痛楚难当，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那少女道：“你刚醒转，可不能动，谢天谢地，这条小命儿是捡回来啦。”低下头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，站直身子时但见她满脸红晕。

那少年也不明白这是少女的娇羞，只觉她更是说不出的好看，便微微一笑，嗫嚅着道：“我……我在哪里啊？”

那少女浅笑嫣然，正要回答，忽听得门外脚步声响，当即将左手食指竖在口唇之前，作个禁声的姿势，低声道：“有人来啦，我要去了。”身子一晃，便从窗口中翻了出去。那少年眼睛一花，便不见了那姑娘，只听得屋顶微有脚步细碎之声，迅速远去。

那少年心下茫然，只想：“她是谁？她还来不来看我？”过了片刻，只听得脚步声来到门外，有人咳嗽了两声，呀的一声，房门推开，两人走了进来。一个是脸有病容的老者，另一个是个瘦子，面貌有些熟悉，依稀似乎见过。

那老者见那少年睁大了眼望着他，登时脸露喜色，抢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帮主，你觉得怎样？今日你脸色可好得多了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……你叫我甚么？我……我……在甚么地方？”

那老者脸上闪过了一丝忧色，但随即满面喜悦之容，笑道：“帮主大病了七八天，此刻神智已复，可喜可贺，请帮主安睡养神。属下明日再来请安。”说着伸出手指，在那少年两手腕脉上分别搭了片刻，不住点头，笑道：“帮主脉象沉稳厚实，已无凶险，当真是吉人天相，实乃我帮上下之福。”

那少年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名叫‘狗杂种’，不是‘帮主’。”

那老者和那瘦子一听此言，登时呆了，两人对望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请帮主安息。”倒退几步，转身出房而去。

那老者便是“着手回春”贝海石，那瘦子则是米香主米横野。

米横野在摩天崖上为谢烟客内劲所伤，幸喜谢烟客其时内力所剩无几，再得贝海石及时救援，回到长乐帮总舵休养数日，便逐渐痊愈了，只是想到一世英名，竟被谢烟客一招之间擒获，不免甚是郁郁。

贝海石劝道：“米贤弟，这事说来都是咱们行事莽撞的不是，此刻回想，我倒盼当时谢烟客将咱们九人一古脑儿的都制服了，那便不致冲撞了帮主，引得他走火入魔。帮主一直昏迷不醒，能否痊可，实在难说，就算身子好了，这门阴阳交攻的神奇内功，却无论如何是练不成了。万一他有甚么三长两短，唉，米贤弟，咱们九人中，倒是你罪名最轻。你虽然也上了摩天崖，但在见到帮主之前，便已先行失了手。”米横野道：“那又有甚么分别？要是帮主有甚么不测，大伙儿都是大祸临头，也不分甚么罪轻罪重了。”

岂知到得第八天晚间，贝海石和米横野到帮主的卧室中去探病，竟见石帮主已能睁眼视物、张口说话，两人自是欣慰无比。贝海石按他脉搏，觉到颇为沉稳，正喜欢间，不料他突然说了一句莫名奇妙的言语，说甚么自己不是帮主，乃是“狗杂种”。贝米二人骇然失色，不敢多言，立时退出。

到了房外，米横野低声问道：“怎样？”贝海石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帮主眼下心智未曾明白，但总胜于昏迷不醒。愚兄尽心竭力为帮主医治，假以时日，必可复原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道：“只是那件事说来便来，神出鬼没，帮主却不知何时方能全然痊可。”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只消有帮主在这里，天塌下来，也有人承当。”轻拍米横野的肩头，微笑道：“米贤弟，你不用担心，一切我理会得，自当妥为安排。”

那少年见二人退出房去，这才迷迷糊糊的打量房中情景，只见自身是睡在一张极大的床上，床前一张朱漆书桌，桌旁两张椅子，上铺锦垫。房中到处陈设得花团锦簇，绣被罗帐，兽香袅袅，但觉置身于一个香喷喷、软绵绵的神仙洞府，眼花缭乱，瞧出来没一件东西是识得的。他叹了一口长气，心想：“多半我是在做梦。”

但想到适才那个绿衫少女软语腼腆的可喜模样，连秀眉绿鬓也记得清清楚楚，她跃了出去的窗子兀自半开半掩，却也不像是在做梦。他伸起右手，想摸一摸自己的头，但手只这么轻轻一抬，全身又是如针刺般剧痛，忍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忽听得房角落里有人打了个呵欠，说道：“少爷，你醒了……”那是个女子声音，似是刚从梦中醒觉，突然之间，她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醒了？”一个黄衫少女从房角里跃了出来，抢到他床前。

那少年初时还道先前从窗中跃出的少女又再回来，心喜之下，定睛看时，却见这少女身穿鹅黄短袄，服色固自不同，形颜亦是大异，她面庞略作圆形，眼睛睁得大大地，虽不若那绿衫少女那般明艳绝伦，但神色间多了一份温柔，却也妩媚可喜。那少年生平直至此日，才首次与他年纪相若的两个女郎面对面的说话，自是分辨不出其间的细致差别。只听她又惊又喜的道：“少爷，你醒转来啦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我醒转来了，我……我现下不是做梦了么？”

那少女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你还是在做梦也说不定。”她一笑之后，立即收敛笑容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，问道：“少爷，你有甚么吩咐？”

那少年奇道：“你叫我甚么？甚么少……少爷？”那少女眉目间隐隐含有怒色，道：“我早跟你说过，我们是低三下四之人，不叫你少爷，又叫甚么？”那少年喃喃自语：“一个叫我帮……甚么‘帮主’，一个却又叫我‘少爷’，我到底是谁？怎么在这里了？”

那少女神色略和，道：“少爷，你身子尚未复原，别说这些了。吃些燕窝好不好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燕窝？”他不知燕窝是甚么东西，但觉肚子十分饥饿，不管吃甚么都是好的，便点了点头。

那少女走到邻房之中，不久便捧了一只托盘进来，盘中放着一只青花瓷碗，热气腾腾地喷发甜香。那少年一闻到，不由得馋涎欲滴，肚中登时咕咕咕的响了起来。那少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七八天中只净喝参汤吊命，可真饿得狠啦。”将托盘端到他面前。

那少年就着烛火看去，见是雪白一碗粥不像粥的东西，上面飘着些干玫瑰花瓣，散发着微微清香，问道：“这样好东西，是给我吃的么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是啊，还客气么？”那少年心想：“这样的好东西，却不知道要多少钱，我没银子，还是先说明白的好。”便道：“我身边一个钱也没有，可……可没银子给你。”那少女先是一怔，跟着忍不住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生了这场大病，性格儿可一点也不改，刚会开口说话，便又这么贫嘴贫舌的。既然饿了，便快吃罢。”说着将那托盘又移近了一些。

那少年大喜，问道：“我吃了不用给钱？”

那少女见他仍是说笑，有些厌烦了，沉着脸道：“不用给钱，你到底吃不吃？”

那少年忙道："我吃，我吃！"伸手便去拿盘中的匙羹，右手只这么一抬，登时全身刺痛，哼了两声，咬紧牙齿，慢慢提手，却不住发颤。

那少女寒着脸问道："少爷，你这是真痛还是假痛？"那少年奇道："自然是真痛，为甚么要装假？"那少女道："好，瞧在你这场大病生得半死不活的份上，我便破例再喂你一次。

你若是乘机又来毛手毛脚、不三不四，我可再也不理你了。"

那少年问道："甚么叫毛手毛脚，不三不四？"

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，横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拿起匙羹，在碗中舀了一匙燕窝，往他嘴中喂去。

那少年登时傻了，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等好人，张口将这匙燕窝吃了，当真是又甜又香，吃在嘴里说不出的受用。

那少女一言不发，接连喂了他三匙，身子却站在床前离得远远地，伸长了手臂去喂他，唯恐他突然有非礼的行动。

那少年吃得咂嘴舐唇，连称："好吃，好味道！唉，真是多谢你了。"那少女冷笑道："你别想使甚么诡计骗我上当！燕窝便是燕窝罢啦，你几千碗也吃过了，几时又曾赞过一声'好吃'？"那少年心下茫然，寻思："这种东西，我几时吃过了？"问道："这……这便是燕窝么？"那少女哼的一声，道："你也真会装傻。"说这句话时，同时退后了一步，脸上满是戒备之意。

那少年见她一身鹅黄短袄和裤子，头上梳着双鬟，新睡初起，头发颇见蓬松，脚上未穿袜子，雪白赤足踏在一对绣花拖鞋之中，那是生平从所未见的美丽情景，母亲脚上始终穿着袜子，却又不许自己进她的房，当下赞道："你……你的脚真好看！"

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，随即现出怒色，将瓷碗往桌上一放，转过身去，把铺在房角里的席子、薄被和枕头拿了起来，向房门走去。

那少年心下惶恐，道："你……你到哪里去？你不睬我了么？"语气中颇有哀恳之意。那少女道："你病得死去活来，刚刚知了点人事，口中便又不干不净起来啦。我又能到哪里去了？你是主子，我们低三下四之人，怎说得上睬不睬的？"说着径自出门去了。

那少年见她发怒而去，不知如何得罪了她，心想："一个姑娘跳窗走了，一个姑娘从门中走了，她们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。唉，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"

他正自怔怔的出神，听得脚步声细碎，那少女又走进房来，脸上犹带怒色，手中捧着脸盆。那少年心中喜欢，只见她将脸盆放在桌上，从脸盆中提出一块热腾腾的面巾来，绞得干了，递到那少年面前，冷冰冰的道："擦面罢！"

那少年道："是，是！"忙伸手去接，双手一动，登时全身刺痛，他咬紧牙关，伸手接了过来，欲待擦面，却双手发颤，那面巾离脸尺许，说甚么也凑不过去。

那少女将信将疑，冷笑道："装得真像。"接过面巾，说道："要我给你擦面，那也可以。可是你若伸手胡闹，只要是碰到我一根头发，我也永远不走进房里来了。"那少年道："我不敢，姑娘，你不用给我擦面。这块布雪雪白的，我的脸脏得很，别弄脏了这布。"

那少女听他语音低沉，咬字吐声也与以前颇有不同，所说的话更是不伦不类，不禁起疑："莫非他这场大病当真伤了脑子。听贝先生他们谈论，说他练功时走火入魔，损伤了五脏六腑，性命能不能保也难说得很。否则怎么说话总是这般颠三倒四的？"便问："少爷，你记得我的名字么？"

那少年道："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，我不知道你叫甚么？"笑了笑又道："我不叫少爷，叫做狗杂种，那是我娘这么叫的。

老伯伯说这是骂人的话，不好听。你叫甚么？"

那少女越听越是皱眉，心道："瞧他说话的模样，全无轻佻玩笑之意，看来他当真是糊涂啦。"不由得心下难过，问道："少爷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不认得我侍剑了？"那少年道："你叫侍剑么？好，以后我叫你侍剑……不，侍剑姊姊。我妈说，女人年纪比我大得多的，叫她阿婆、阿姨，和我差不多的，叫她姊姊。"侍剑头一低，突然眼泪滚了出来，泣道："少爷，你……你不是装假骗我，真的忘了我么？"

那少年摇头道："你说的话我不明白。侍剑姊姊，你为甚么哭了？为甚么不高兴了？是我得罪了你么？我妈妈不高兴时便打我骂我，你也打我骂我好了。"

侍剑更是心酸，慢慢拿起那块面巾，替他擦面，低声道："我是你的丫鬟，怎能打你骂你？少爷，但盼老天爷保祐你的病快快好了。要是你当真甚么都忘了，那可怎么办啦？"

擦完了面，那少年见雪白的面巾上倒也不怎么脏，他可不知自己昏迷之际，侍剑每天都给他擦几次脸，不住口的连声称谢。

侍剑低声问道："少爷，你忘了我的名字，其他的事情可还记得么？比如说，你是甚么帮的帮主？"那少年摇了摇头道："我不是甚么帮主，老伯伯教我练功夫，突然之间，我半边身子热得发滚，半边身子却又冷得不得了，我……我……难过得抵受不住，便晕了过去。侍剑姊姊，我怎么到了这里？是你带我来的么？"侍剑心中又是一酸，寻思："这么说来，他……他当真是甚么都记不得了。"

那少年又问："老伯伯呢？他教我照泥人儿身上的线路练功，怎么会练到全身发滚又发冷，我想问问他。"

侍剑听他说到"泥人儿"，心念一动，七天前替他换衣之时，从他怀中跌了一只木盒出来，好奇心起，曾打开来瞧瞧，见是一十八个裸体的男形泥人。她一见之下，脸就红了，素知这位少主风流成性，极不正经，这些不穿衣衫的泥人儿决计不是甚么好东西，当即合上盒盖，藏入抽屉之中，这时心想："我把这些泥人儿给他瞧瞧，说不定能助他记起走火入魔之前的事情。"于是拉开抽屉，取了那盒子出来，道："是这些泥人儿么？"

那少年喜道："是啊，泥人儿在这里。老伯伯呢？老伯伯到哪里去了？"侍剑道："哪一个老伯伯？"那少年道："老伯伯便是老伯伯了。他名叫摩天居士。"

侍剑于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极少知闻，从来没听见过摩天居士谢烟客的名头，说道："你醒转了就好，从前的事一时记不起，也没甚么。天还没亮，你好好再睡一会，唉，其实从前的甚么都记不起，说不定还更好些呢？"说着给他拢了拢被子，拿起托盘，便要出房。

那少年问道："侍剑姊姊，为甚么我记不起从前的事还更好些？"

侍剑道："你从前所做的事……"说了这半句话，突然住口，转头急步出房而去。

那少年心下茫然，只觉种种事情全都无法索解，耳听得屋外笃笃笃的敲着竹梆，跟着当当当锣声三响，他也不知这是敲更，只想："午夜里，居然还有人打竹梆、打锣玩儿。"突然之间，右手食指的"商阳穴"上一热，一股热气沿着手指、手腕、手臂直走上来。那少年一惊，暗叫："不好！"跟着左足足心的"涌泉穴"中已是彻骨之寒。

这寒热交攻之苦他已经历多次，知道每次发作都是势不可当，疼痛到了极处，便会神智不觉。以往几次都是在迷迷糊糊之中发作，这次却是清醒之中突然来袭，更是惊心动魄。

只觉一股热气、一股寒气分从左右上下，慢慢汇到心肺之间。

那少年暗想："这一回我定要死了！"过去寒热两气不是汇于小腹，便是聚于脊梁，这次竟向心肺要害间聚集，却如何抵受得住？他知情势不妙，强行挣扎，坐起身来，想要盘膝坐好，一双腿却无论如何弯不拢来，极度难当之际，忽然心想："老伯伯当年练这功夫，难道也吃过这般苦头？将两只麻雀儿放在掌心中令它们飞不走，也不是当真十分好玩之事。

早知如此，这功夫我不练啦。"

忽听得窗外有个男子声音低声道："启禀帮主，属下豹捷堂展飞，有机密大事禀报。"

那少年半点声息也发不出来，过了半晌，只见窗子缓缓开了，人影一闪，跃进一个身披斑衣的汉子。这人抢近前来，见那少年坐在床上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眼前情景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当即急退了两步。

这时那少年体内寒热内息正在心肺之间交互激荡，心跳剧烈，只觉随时都能心停而死，但极度疼痛之际，神智却是异乎寻常的清明，听得这斑衣汉子自报姓名为“豹捷堂展飞”，眼见他越窗进来，不知他要干甚么，只是睁大了眼凝视着他。

展飞见那少年并无动静，低声道：“帮主，听说你老人家练功走火，身子不适，现下可大好了？”那少年身子颤动了几下，说不出话来。展飞脸现喜色，又道：“帮主，你眼下未曾复原，不能动弹，是不是？”

他说话虽轻，但侍剑在隔房已听到房中异声，走将进来，见展飞脸上露出狰狞凶恶的神色，惊道：“你干甚么？不经传呼，擅自来到帮主房中，想犯上作乱么？”

展飞身形一晃，突然抢到侍剑身畔，右肘在她腰间一撞，右指又在她肩头加上了一指。侍剑登时被他封住了穴道，斜倚在一张椅上，登时动弹不得。展飞练的是外家功夫，手闭穴道只能制人手足，却不能令人说不得话，当下取出一块帕子，塞入她口中。侍剑心中大急，知他意欲不利于帮主，却无法唤人来救。

展飞对帮主仍是十分忌惮，提掌作势，低声道：“我这铁沙掌功夫，一掌打死你这小丫头，想也不难！”呼的一掌，向侍剑的天灵盖击去，心想：“这小子若是武功未失，定会出手相救。”手掌离侍剑头顶不到半尺，见帮主仍是坐着不动，心中一喜，立即收掌，转头向那少年狞笑道：“小淫贼，你生平作恶多端，今日却死在我的手里。”向床前走近两步，低声道：“你此刻无力抗御，我下手杀你，非英雄好汉的行径。可是老子跟你仇深似海，已说不上讲甚么江湖规矩。你若懂江湖义气，也不会来勾引我妻子了！”

那少年和侍剑身子虽不能动，这几句话却听得清清楚楚。

那少年心想：“他为甚么跟我仇深似海，又甚么叫做勾引他的妻子？”侍剑却想：“少爷不知欠下了多少风流孽债，今日终于遭到报应。唉，这人真的要杀死少爷了。”心下惶急，极力挣扎，但手足酸软，一倾侧间，砰的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展飞恶狠狠的道：“我妻子失身于你，哼，你只道我闭了眼睛做王八，半点不知？可是以前虽然知道，却也奈何你不得，只有忍气低声，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哪想到老天有眼，你这小淫贼做恶多端，终会落入我手里。”说着双足摆定马步，吸气运功，右臂格格作响，呼的一掌拍出，直击在那少年心口。

展飞是长乐帮外五堂中豹捷堂香主，他这铁沙掌已有二十余年深厚功力，实非泛泛，这一掌使足了十成力，正打在那少年两乳之间的“膻中穴”上。但听得喀喇一声响，展飞右臂折断，身子向后直飞出去，撞破窗格，摔出房外，登时全身气闭，晕了过去。

房外是座花园，园中有人巡逻。这一晚轮到豹捷堂的帮众当值，因此展飞能进入帮主的内寝。他破窗而出，摔入玫瑰花丛，压断了不少枝干，登时惊动了巡逻的帮众，便有人提着火把抢过来。眼见展飞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下，不知死活，只道有强敌侵入帮主房中，那人大惊之下，当即吹起竹哨报警，同时拔出单刀，探头从窗中向屋内望去，只见房内漆黑一团，更无半点声息，左手忙举火把去照，右手舞动单刀护住面门。从刀光的缝隙中望过去，只见帮主盘膝坐在床上，床前滚倒了一个女子，似是帮主的侍女，此外便无别人。

便在此时，听到了示警哨声的帮众先后赶到。

虎猛堂香主邱山风手执铁锏，大声叫道：“帮主，你老人家安好么？”揭帷走进屋内，只见帮主全身不住的颤动，突然间“哇”的一声，张口喷出无数紫血，足足有数碗之多。

邱山风忙向旁急闪，才避开了这股腥气甚烈的紫血，正惊疑间，却见帮主已跨下床来，扶起地下的侍女，说道：“侍剑姊姊，他……他伤到了你吗？”跟着掏出了她口中塞着的帕子。

侍剑急呼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少爷，你……你可给他打伤了，你觉得怎……怎样？”惊惶之下，话也说不清楚了。那少年微笑道：“他打了我一掌，我反而舒服之极。”

只听得门外脚步声响，许多人奔到。贝海石、米横野等快步进房，有些人身分较低，只在门外守候。贝海石抢上前来，问那少年道：“帮主，刺客惊动你了吗？”

那少年茫然道：“甚么刺客？我没瞧见啊。”

这时已有帮中好手救醒了展飞，扶进房来。展飞知道本帮帮规于犯上作乱的叛徒惩罚最严，往往剥光了衣衫，绑在后山“刑台石”上，任由地下虫蚁咬啮，天空兀鹰啄食，折磨八九日方死。他适才倾尽全力的一击没打死帮主，反被他以浑厚内力反弹出来，右臂既断，又受了内伤，只盼速死，却又被人扶进房来，当下凝聚一口内息，只要听得帮主说一声“送刑台石受长乐天刑”，立时便举头往墙上撞去。

贝海石问道：“刺客是从窗中进来的么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迷迷糊糊的，身上难受得要命，只道此番心跳定要跳死我了。

似乎没人进来过啊。”展飞大是奇怪，“难道他当真的神智未清，不知是我打他么？可是这个丫头却知是我下的手，她终究会吐露真相。”

果然贝海石伸手在侍剑腰间和肩头捏了几下，运内力解开她穴道，问道：“是谁封了你的穴道？”侍剑指着展飞，说道：“是他！”贝海石眼望展飞，皱起了眉头。

展飞冷笑一声，正想痛骂几句才死，忽听得帮主说道：“是我……是我叫他干的。”

侍剑和展飞都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两人怔怔的瞧着那少年，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何用意。那少年于种种事情全不了然，但已体会出情势严重，各人对自己极是尊敬，若知展飞制住了侍剑，又曾发掌击打自己，定然对他大大的不利，当即随口撒了句谎，意欲帮他一个忙。至于为甚么要为他隐瞒，其中原因可半点也说不出来。

他只隐约觉得，展飞击打自己乃是激于一股极大的怨愤，实有不得已处。再加当时他体内寒热内息交攻，难过之极，展飞这一掌正好打在他膻中穴上。那膻中穴乃人身气海，展飞掌力奇劲，时刻又凑得极巧，一掌击到，刚好将他八阴经脉与八阳经脉中所练成的阴阳劲力打成一片，水乳交融，再无寒息和炎息之分。当时他内力突然之间增强，以至将展飞震出窗外，心中全然不知，但觉体内彻骨之寒变成一片清凉，如烤如焙的炎热化成融融阳和，四肢百骸间说不出的舒服，又过半晌，连清凉、暖和之感也已不觉，只是全身精力弥漫，忍不住要大叫大喊。当虎猛堂香主邱山风进房之时，他一口喷出了体内的郁积的瘀血，登时神气清爽，不但体力旺盛，连脑子也加倍灵敏起来。

贝海石等见侍剑衣衫不整，头发蓬乱，神情惶急，心下都已了然，知道帮主向来好色贪淫，定是大病稍有转机，便起邪念，意图对她非礼，适逢展飞在外巡视，帮主便将他呼了进来，命他点了侍剑的穴道，只是不知展飞如何又得罪了帮主，以致被他击出窗外，多半是展飞又奉命剥光侍剑的衣服，行动却稍有迟疑。只是展飞武功远较帮主为强，所谓“被他击出窗外”，也必是展飞装腔作势，想平息他怒气，十之八九，还是自行借势窜出去的。众人见展飞伤势不轻，头脸手臂又被玫瑰花丛刺得斑斑血痕，均有狐悲之意，只是碍于帮主脸面，谁也不敢对展飞稍示慰问。

众人既这么想，无人敢再提刺客之事。虎猛堂香主邱山风想起自己阻了帮主的兴头，有展飞的例子在前，帮主说不定立时便会反脸怪责，做人以识趣为先，当即躬身说道：“帮主休息，属下告退。”余人纷纷告辞。

贝海石见帮主脸上神色怪异，终是关心他的身子，伸手出去，说道：“我再搭搭帮主的脉搏。”那少年提起手来，任他搭脉。贝海石二根手指按到了那少年的手腕之上，蓦地里手臂剧震，半边身子一麻，三根手指竟被他脉搏震了下来。

贝海石大吃一惊，脸现喜色，大声道：“恭喜帮主，贺喜帮主，这盖世神功，终究是练成了。”那少年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甚……甚么盖世神功？”贝海石料想他不愿旁人知晓，当下不敢再提，说道：“是，是属下胡说八道，帮主请勿见怪。”微微躬身，出房而去。

顷刻间群雄退尽，房中又只剩下展飞和侍剑二人。展飞身负重伤，但众人不知帮主要如何处置他，既无帮主号令，只得任由他留在房中，无人敢扶他出去医治。

展飞手臂折断，痛得额头全是冷汗，听得众人走远，咬牙怒道：“你要折磨我，便赶快下手罢，姓展的求一句饶，不是好汉。”那少年奇

道："我为甚么要折磨你？嗯，你手臂断了，须得接起来才成。从前阿黄从山边滚下坑去跌断了腿，是我给它接上的。"

那少年与母亲二人僻居荒山，甚么事情都得自己动手，虽然年幼，一应种菜、打猎、煮饭、修屋都干得井井有条。狗儿阿黄断腿，他用木棍给绑上了，居然过不了十多天便即痊愈。他说罢便东张西望，要找根木棍来给展飞接骨。

侍剑问道："少爷，你找甚么？"那少年道："我找根木棍。"

侍剑突然走上两步，跪倒在地，道："少爷，求求你，饶了他罢。你……你骗了他妻子到手，也难怪他恼恨，他又没伤到你。少爷，你真要杀他，那也一刀了断便是，求求你别折磨他啦。"她想以木棍将人活活打死，可比一刀杀了痛苦得多，不由得心下不忍。

那少年道："甚么骗了他妻子到手？我为甚么要杀他？你说我要杀人？人哪杀得的？"见卧室中没有木棍，便提起一张椅子，用力一扳椅脚。他此刻水火既济，阴阳调和，神功初成，力道大得出奇，手上使力轻重却全然没有分寸，这一扳之下，只听得喀的一声响，椅脚便折断了。那少年不知自己力大，喃喃的道："这椅子这般不牢，坐上去岂不摔个大交？

侍剑姊姊，你跪着干甚么？快起来啊。"走到展飞身前，说道："你别动！"

展飞口中虽硬，眼看他这么一下便折断了椅脚，又想到自己奋力一掌竟被他震断手臂，身子立即破窗而出，此人内力实是雄浑无比，不由自主的全身颤栗，双眼钉住了他手中的椅脚，心想："他当然不会用椅脚来打我，啊哟，定是要将这椅脚塞入我嘴里，从喉至胃，叫我死不去，活不得。"长乐帮中酷刑甚多，有一项刑罚正是用一根木棍撑入犯人口中，从咽喉直塞至胃，却一时不得便死，苦楚难当，称为"开口笑"。展飞想起了这项酷刑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见帮主走到身前，举起左掌，便向他猛击过去。

那少年却不知他意欲伤人，说道："别动，别动！"伸手便捉住他左腕。展飞只觉半身酸麻，挣扎不得。那少年将那半截椅脚放在他断臂之旁，向侍剑道："侍剑姊姊，有甚么带子没有？给他绑一绑！"

侍剑大奇，问道："你真的给他接骨？"那少年笑道："接骨便接骨了，难道还有甚么真的假的？你瞧他痛成这个模样，怎么还能闹着玩？"侍剑将信将疑，还是去找了一根带子来，走到两人身旁，向那少年看了一眼，惴惴然的将带子替展飞缚上断臂。那少年微笑道："好极，你绑得十分妥贴，比我绑阿黄的断腿时好得多了。"

展飞心想："这贼帮主凶淫毒辣，不知要想甚么新鲜古怪的花样来折磨我？"听他一再提到"阿黄断腿"，忍不住问道："阿黄是谁？"那少年道："阿黄是我养的狗儿，可惜不见了。"

展飞大怒，厉声道："好汉子可杀不可辱，你要杀便杀，如何将展某当做畜生？"那少年忙道："不，不！我只是这么提一句，大哥别恼，我说错了话，给你赔不是啦。"说着抱拳拱了拱手。

展飞知他内功厉害，只道他假意赔罪，实欲以内力伤人，否则这人素来倨傲无礼，跟下属和颜悦色的说几句话已是十分难得，岂能给人赔甚么不是？当即侧身避开了这一拱，双目炯炯的瞪视，瞧他更有甚么恶毒花样。那少年道："大哥是姓展的么？展大哥，你请回去休息罢。我狗杂种不会说话，得罪了你，展大哥别见怪。"展飞大吃一惊，心道："甚……甚么……他说甚么'我狗杂种'？那又是一句绕了弯子来骂人的新鲜话儿？"

侍剑心想："少爷神智清楚了一会儿，转眼又糊涂啦。"但见那少年双目发直，皱眉思索，便向展飞使个眼色，叫他乘机快走。

展飞大声道："姓石的小子，我也不要你卖好。你要杀我，我本来便逃不了，老子早认命啦，也不想多活一时三刻。你还不快快杀我？"那少年奇道："你这人的糊涂劲儿，可真叫人好笑，我干么要杀你？我妈妈讲故事时总是说：坏人才杀人，好人是不杀人的。我当然不做坏人。你这么一个大个儿，虽然断了一条手臂，我又怎杀得了你？"侍剑忍不住接口道："展香主，帮主已饶了你啦，你还不快去？"展飞提起左手摸了摸头，心道："到底是小贼糊涂了，还是我自己糊涂了？"侍剑顿足道："快去，快去！"伸手将他推出了房外。

那少年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这人倒也有趣，口口声声的说我要杀他，倒像我最爱杀人、是个大大的坏人一般。"

侍剑自从服侍帮主以来，第一次见他忽发善心，饶了一个得罪他的下属，何况展飞犯上行刺，实是罪不可赦，不禁心中欢喜，微笑道："你当然是好人哪，是个大大的好人。是好人才抢人家的妻子，拆散人家的夫妻……"说到后来，语气颇有些辛酸，但帮主积威之下，究是不敢太过放肆，说到这里便住口了。

那少年奇道："你说我抢了人家的妻子？怎样抢法的？我抢来干甚么了？"

侍剑嗔道："是好人也说这些下流话？装不了片刻正经，转眼间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我说呢，好少爷，你便要扮好人，谢谢你也多扮一会儿。"

那少年对她的话全然不懂，问道："你……你说甚么？我抢他妻子来干甚么，我就是不懂，你教我罢！"这时只觉全身似有无穷精力要发散出来，眼中精光大盛。

侍剑听他越说越不成话，心中怕极，不住倒退，几步便退到了房门口，若是帮主扑将过来，立时便可逃了出去，其实她知道他当真要逞强暴，又怎能得脱毒手？以往数次危难，全仗自己以死相胁，坚决不从，这才保得了女儿躯体的清白。

这时见他眼光中又露出野兽一般横暴神情，不敢再出言讥刺，心中怦怦乱跳，颤声道："少爷，你身子没……没有复原，还是……还是多休息一会罢。"

那少年道："我多休息一会，身子复原之后，那又怎样？"

侍剑满脸通红，左足跨出房门，只听他喃喃的道："这许多事情，我当真是一点也不懂，唉，你好像很怕我似的。"双手抓住椅背，忍不住手掌微微使劲。那椅子是紫檀木所制，坚硬之极，哪知他内劲到处，喀喇一响，椅背登时便断了。那少年奇道："这里甚么东西都像是面粉做的。"

谢烟客居心险毒，将上乘内功颠倒了次序传授，只待那少年火候到时，阴阳交攻，死得惨酷无比，便算不得是自己"以一指之力相加"。那少年修习数年，那一日果然阴阳交迫，本来非死不可，说来也真凑巧，恰好贝海石在旁。贝大夫既精医道，又内力深湛，替他护住了心脉，暂且保住了一口气息。来到长乐帮总舵后，每晚有人前来探访，盗得了武林中珍奇之极的"玄冰碧火酒"相喂，压住了他体内阴阳二息的交拚，但这药酒性子猛烈，更增他内息力道，到这日刚好展飞在"膻中穴"上一击，硬生生的逼得他内息龙虎交会，又震得他吐出丹田内郁积的毒血，水火既济，这两门纯阴纯阳的内功非但不再损及他身子，反而化成了一门亘古以来从未有的古怪内力。

自来武功中练功，如此险径，从未有人胆敢想到。纵令谢烟客忽然心生悔意，贝海石一心要救他性命，也决计不敢以刚猛掌力震他心口。但这古怪内力是误打误撞而得，毕竟不按理路，这时也未全然融会，偶尔在体内胡冲乱闯，又激得他气血翻涌，一时似欲呕吐，一时又想跳跃，难以定心。其中缘由，这少年自是一无所知。本来已是糊里糊涂的如在梦境，这时更似梦中有梦。是真是幻，再也摸不着半点头脑。

侍剑低声道："你既饶了展香主性命，又替他接骨，却又何苦再骂他畜生？这么一来，他又要恨你切骨了。"见他神色怪异，目光炯炯，古里古怪的瞧着自己，手足跃跃欲动，显是立时便要扑将过来，再也不敢在房中稍有停留，立即退了出去。

# 第五回　叮叮當當

水畔楊柳茂密，將一座小橋幾乎遮滿了，小船停在橋下，像是間天然的小屋一般。丁當鑽入船艙，取出兩副杯筷，一把酒壺，再取幾盤花生、蠶豆、幹肉，放在石破天面前。



五　叮叮当当

那少年心中一片迷惘，搔了搔头，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”

见到桌上那盒泥人儿，自言自语：“泥人儿却在这里，那么我又不是做梦了。”打开盒盖，拿了泥人出来。

其时他神功初成，既不会收劲内敛，亦不知自己力大，就如平时这般轻轻一捏，刷刷刷几声，裹在泥人外面的粉饰、油彩和泥底纷纷掉落。那少年一声“啊哟”，心感可惜，却见泥粉褪落处里面又有一层油漆的木面。索性再将泥粉剥落一些，里面依稀现出人形，当下将泥人身上泥粉尽数剥去，露出一个裸体的木偶来。

木偶身上油着一层桐油，绘满了黑线，却无穴道位置。木偶刻工精巧，面目栩栩如生，张嘴作大笑之状，双手捧腹，神态滑稽之极，相貌和本来的泥人截然不同。

那少年大喜，心想：“原来泥人儿里面尚有木偶，不知另外那些木偶又是怎生模样？”反正这些泥人身上的穴道经脉早已记熟，当下将每个泥人身外的泥粉油彩逐一剥落。果然每个泥人内都藏有一个木偶，神情或喜悦不禁，或痛哭流泪，或裂眦大怒，或慈和可亲，无一相同。木偶身上的运功线路，与泥人身上所绘全然有异。

那少年心想：“这些木偶如此有趣，我且照他们身上的线路练练功看。这个哭脸别练，似他这般哭哭啼啼的岂不难看？

裂着嘴傻笑的也不好看，我照这个笑嘻嘻的木人儿来练。”当下盘膝坐定，将微笑的木偶放在面前几上，丹田中微微运气，便有一股暖洋洋的内息缓缓上升，他依着木偶身上所绘线路，引导内息通向各处穴道。

他却哪里知道，这些木偶身上所绘，是少林派前辈神僧所创的一套“罗汉伏魔神功”。每个木偶是一尊罗汉。这门神功集佛家内功之大成，深奥精微之极。单是第一步摄心归元，须得摒绝一切俗虑杂念，十万人中便未必有一人能做到。聪明伶俐之人总是思虑繁多，但若资质鲁钝，又弄不清其中千头万绪的诸种变化。

当年创拟这套神功的高僧深知世间罕有聪明、纯朴两兼其美的才士。空门中虽然颇有根器既利、又已修到不染于物欲的僧侣，但如去修练这门神功，势不免全心全意的“着于武功”，成为实证佛道的大障。佛法称“贪、嗔、痴”为三毒，贪财贪色固是贪，耽于禅悦、武功亦是贪。因此在木罗汉外敷以泥粉，涂以油彩，绘上了少林正宗的内功入门之道，以免后世之人见到木罗汉后不自量力的妄加修习，枉自送了性命，或者离开了佛法正道。

大悲老人知道这一十八个泥人是武林异宝，花尽心血方始到手，但眼见泥人身上所绘的内功法门平平无奇，虽经穷年累月的钻研，也找不到有甚宝贵之处。他既认定这是异宝，自然小心翼翼，不敢有半点损毁，可是泥人不损，木罗汉不现，一直至死也不明其中秘奥的所在。其实岂止大悲老人而已，自那位少林神僧以降，这套泥人已在十一个人手中流转过，个个战战兢兢，对十八个泥人周全保护，思索推敲，尽属徒劳。这十一人都是遗恨而终，将心中一个大疑团带入了黄土之中。

那少年天资聪颖，年纪尚轻，一生居于深山，世务一概不通，非纯朴不可，恰好合式。也幸好他清醒之后的当天，便即发现了神功秘要。否则帮主做得久了，耳濡目染，无非娱人声色，所作所为，尽是凶杀争夺，纵然天性良善，出污泥而不染，但心中思虑必多，那时再见到这一十八尊木罗汉，练这神功便非但无益，且是大大的有害了。

那少年体内水火相济，阴阳调合，内力已十分深厚，将这股内力依照木罗汉身上线路运行，一切窒滞处无不豁然而解。照着线路运行三遍，然后闭起眼睛，不看木偶而运功，只觉舒畅之极，又换了一个木偶练功。

他全心全意的沉浸其中，练完一个木偶，又是一个，于外界事物，全然的不闻不见，从天明到中午，从中午到黄昏，又从黄昏到次日天明。

侍剑初时怕他侵犯，只探头在房门口偷看，见他凝神练功，一会儿嘻嘻傻笑，过了一会却又愁眉苦脸，显是神智糊涂了，不禁担心，便蹑足进房。待见他接连一日一晚的练功，无止无休，心中早已忘了害怕，只是满心挂怀，出去睡上一两个时辰，又进来看他。

贝海石也在房外探视了数次，见他头顶白气氤氲，知他内功又练到了紧要关头，便吩咐下属在帮主房外加紧守备，谁也不可进去打扰。

待得那少年练完了十八尊木罗汉身上所绘的伏魔神功，已是第三日晨光熹微。他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将木偶放入盒中，合上盒盖，只觉神清气爽，内力运转，无不如意，却不知武林中一门希世得见的“罗汉伏魔神功”已是初步小成。本来练到这境界，少则五六年，多则数十年，决无一日一夜间便一蹴可至之理。只是他体内阴阳二气自然融合，根基早已培好，有如上游万顷大湖早积蓄了汪洋巨浸，这“罗汉伏魔神功”只不过将之导入正流而已。正所谓“水到渠成”，他数年来苦练纯阴纯阳内力乃是贮水，此刻则是“渠成”了。

一瞥眼间，见侍剑伏在床沿之上，已然睡着了，于是跨下床来，其时中秋已过，八月下旬的天气，颇有凉意，见侍剑衣衫单薄，便将床上的一条锦被取过，轻轻盖在她身上。走到窗前，但觉一股清气，夹着园中花香扑面而来。忽听得侍剑低声道：“少爷，少爷你……你别杀了！”那少年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你怎么老是叫我少爷？又叫我别杀人？”

侍剑睡得虽熟，但一颗心始终吊着，听得那少年说话，便即醒觉，拍拍自己心口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好怕！”眼见床上没了人，回过头来，却见那少年立在窗口，不禁又惊又喜，笑道：“少爷，你起来啦！你瞧，我……我竟睡着了。”站起身来，披在她肩头的锦被便即滑落。她大惊失色，只道睡梦中已被这轻薄无行的主人玷污了，低头看自身衣衫，却是穿得好好地，霎时间惊疑交集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你刚才说梦话，又叫我别杀人。难道你在梦中，也见到我杀人吗？”

侍剑听他不涉游词，心中略定，又觉自身一无异状，心道：“是我错怪了他么？谢天谢地……”便道：“是啊，我刚才做梦，见到你双手拿了刀子乱杀，杀得地下横七竖八的都是尸首，一个个都不……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上一红，便即住口。她日有所见，夜有所梦，这一日两晚之中，在那少年床前所见的只是那一十八具裸身木偶，于是梦中见到的也是大批裸体男尸。那少年怎知情由，问道：“一个个都不甚么？”

侍剑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一个个都不……不是坏人。”

那少年问道：“侍剑姊姊，我心中有许多事不明白，你跟我说，行不行？”侍剑微笑道：“啊哟，怎地一场大病，把性格儿都病得变了？跟我们底下人奴才说话，也有甚么姊姊、妹妹的。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便是不懂，怎么你叫我少爷，又说甚么是奴才。那些老伯伯又叫我帮主。那位展大哥，却说我抢了他的妻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侍剑向他凝视片刻，见他脸色诚挚，绝无开玩笑的神情，便道：“你有一日一夜没吃东西了，外边熬得有人参小米粥，我先装一碗给你吃。”

那少年给她一提，登觉腹中饥不可忍，道：“我自己去装好了，怎敢劳动姊姊？小米粥在哪里？”一嗅之下，笑道：“我知道啦。”大步走出房外。

他卧室之外又是一间大房，房角里一只小炭炉，炖得小米粥波波波的直响。那少年向侍剑瞧了一眼。侍剑满脸通红，叫道：“啊哟，小米粥炖煳啦。少爷，你先用些点心，我马上给你炖过。真糟糕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。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糊的也好吃，怕甚么？”揭开锅盖，焦臭刺鼻，半锅粥已熬得快成焦饭了，拿起匙羹抄了一匙焦粥，便往口中送去。这人参小米粥本有苦涩之味，既未加糖，又煮糊了，自是苦上加苦。那少年皱一皱眉头，一口吞下，伸伸舌头，说道：“好苦！”却又抄了一匙羹送入口中，吞下之后，又道：“好苦！”

侍剑伸手去夺他匙羹，红着脸道：“糊得这样子，亏你还吃？”手指碰到他手背，那少年不肯将匙羹放手，手背肌肤上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反弹之力。侍剑手指一震，急忙缩手。那少年却毫不知情，又吃了一匙苦粥。侍剑侧头相看，见他狼吞虎咽，神色滑稽古怪，显是吃得又苦涩，又香甜，忍不住抿嘴而笑，说道：“这也难怪，这些日子来，可真饿坏你啦。”

那少年将半锅焦粥吃了个锅底朝天。这人参小米粥虽煮得糊了，但粥中人参是上品老山参，实具大补之功，他不多时更是精神奕奕。

侍剑见他脸色红艳艳地，笑道：“少爷，你练的是甚么功夫？我手指一碰到你手背，你便把人家弹了开去，脸色又变得这么好。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也不知是甚么功夫，我是照着那些木人儿身上的线路练的。侍剑姊姊，我……我到底是谁？”

侍剑又是一笑，道：“你是真的记不起了，还是在说笑话？”

那少年搔了搔头，突然问：“你见到我妈妈没有？”侍剑奇道：“没有啊。少爷，我从来没听说你还有一位老太太。啊，是了，你一定很听老太太的话，因此近来性格儿也有些儿改了。”说着向他瞧了一眼，生怕他旧脾气突然发作，幸好一无动静。那少年道：“妈妈的话自然要听。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知道我妈妈到哪里去了。”侍剑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世界上总算还有人能管你。”

忽听门外有人朗声说道：“帮主醒了么？属下有事启禀。”

那少年愕然不答，向侍剑低声问道：“他是不是跟我说话？”侍剑道：“当然是了，他说有事向你禀告。”那少年急道：“你请他等一等。侍剑姊姊，你得先教教我才行。”

侍剑向他瞧了一眼，提高声音说道：“外面是哪一位？”那人道：“属下狮威堂陈冲之。”侍剑道：“帮主吩咐，命陈香主暂候。”陈冲之在外应道：“是。”

那少年向侍剑招招手，走进房内，低声问道：“我到底是谁？”侍剑双眉微蹙，心间增忧，说道：“你是长乐帮的帮主，姓石，名字叫破天。”那少年喃喃的道：“石破天，石破天，原来我叫做石破天，那么我的名字不是狗杂种了。”

侍剑见他颇有忧色，安慰他道：“少爷，你也不须烦恼。

慢慢儿的，你会都记起来的。你是石破天石帮主，长乐帮的帮主，自然不是狗……自然不是！”

那少年石破天悄声问道：“长乐帮是甚么东西？帮主是干甚么的？”

侍剑心道：“长乐帮是甚么东西，这句话倒不易回答。”沉吟道：“长乐帮的人很多，像贝先生啦，外面那个陈香主啦，都是有大本领的人。你是帮主，大伙儿都要听你的话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那我跟他们说些甚么话好？”侍剑道：“我是个小丫头，又懂得甚么？少爷，你若是拿不定主意，不妨便问贝先生。他是帮里的军师，最是聪明不过的。”石破天道：“贝先生又不在这里。侍剑姊姊，你想那个陈香主有甚么话跟我说？他问我甚么，我一定回答不出。你……你还是叫他去罢。”侍剑道：“叫他回去，恐怕不大好。他说甚么，你只须点点头就是了。”石破天喜道：“那倒不难。”

当下侍剑在前引路，石破天跟着她来到外面的一间小客厅中。只见一名身材极高的汉子倏地从椅上站了起来，躬身行礼，道：“帮主大好了！属下陈冲之问安。”

石破天躬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陈……陈香主也大好了，我也向你问安。”

陈冲之脸色大变，向后连退了两步。他素知帮主倨傲无礼、残忍好杀，自己向他行礼问安，他居然也向自己行礼问安，显是杀心已动，要向自己下毒手了。陈冲之心中虽惊，但他是个武功高强、桀骜不驯的草莽豪杰，岂肯就此束手待毙？

当下双掌暗运功力，沉声说道：“不知属下犯了第几条帮规？

帮主若要处罚，也须大开香堂，当众宣告才成。”

石破天不明白他说些甚么，惊讶道：“处罚，处罚甚么？

陈香主你说要处罚？”陈冲之气愤愤的道：“陈冲之对本帮和帮主忠心不贰，并无过犯，帮主何以累出讥刺之言？”石破天记起侍剑叫他遇到不明白时只管点头，慢慢再问贝海石不迟，当下便连连点头，“嗯”了几声，道：“陈香主请坐，不用客气。”陈冲之道：“帮主之前，焉有属下的坐位？”石破天又接连点头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两个人相对而立，登时僵着不语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。

陈冲之脸色是全神戒备而兼愤怒惶惧，石破天则是茫然而有困惑，却又带着温和的微笑。

按照长乐帮规矩，下属向帮主面陈机密之时，旁人不得在场，是以侍剑早已退出客厅，否则有她在旁，便可向陈冲之解释几句，说明帮主大病初愈，精神不振，陈香主不必疑虑。

石破天见茶几上放着两碗清茶，便自己左手取了一碗，右手将另一碗递过去。陈冲之既怕茶中有毒，又怕石破天乘机出手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反退了一步，呛啷一声，一只瓷碗在地下摔得粉碎。石破天“啊哟”一声，微笑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！”将自己没喝过的茶又递给他，道：“你喝这一碗罢！”

陈冲之双眉一竖，心道：“反正逃不脱你的毒手，大丈夫死就死，又何必提心吊胆？”他知道帮主武功虽然不及自己，但若出手伤了他，万万逃不出长乐帮这龙潭虎穴，在贝大夫手下只怕走不上十招，那时死起来势必惨不可言，当下接过碗来，骨嘟嘟的喝干，将茶碗重重在茶几上一放，惨然说道：“帮主如此对待忠心的下属，但愿长乐帮千秋长乐，石帮主长命百岁。”

石破天对“但愿石帮主长命百岁”这句话倒是懂的，只不知陈冲之这么说，乃是一句反话，也道：“但愿陈香主也长命百岁。”

这句话听在陈冲之耳中，又变成了一句刻毒的讥刺。他嘿嘿冷笑，心道：“我已命在顷刻，你却还说祝我长命百岁。”

朗声道：“属下不知何事得罪了帮主，既是命该如此，那也不必多说了。属下今日是来向帮主禀告：昨晚有两人擅闯总坛狮威堂，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，另一个是二十七八岁的女子。两人都使长剑，武功似是凌霄城雪山派一路。属下率同部属出手擒拿，但两人剑法高明，给他们杀了三名兄弟。

那年轻女子后来腿上中了一刀，这才被擒，那汉子却给逃走了，特向帮主领罪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嗯，捉了个女的，逃了个男的。不知这两人来干甚么？是来偷东西吗？”陈冲之道：“狮威堂倒没少了甚么物事。”石破天皱眉道：“那两人凶恶得紧，怎地动不动便杀了三个人。”他好奇心起，道：“陈香主，你带我去瞧瞧那女子，好么？”

陈冲之躬身道：“遵命。”转身出厅，陡地动念：“我擒获的这女子相貌很美，年纪虽然大了几岁，容貌可真不错，帮主若是看上了，心中一喜，说不定便能把解药给我。”又想：“陈冲之啊陈冲之，石帮主喜怒无常，待人无礼，这长乐帮非你安身之所。今日若得侥幸活命，从此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，再也不来赶这蹚浑水了。可是……可是脱帮私逃，那是本帮不赦的大罪，长乐帮便追到天涯海角，也放我不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石破天随着陈冲之穿房过户，经过了两座花园，来到一扇大石门前，见四名汉子手执兵刃，分站石门之旁。四名汉子抢步过来，躬身行礼，神色于恭谨之中带着惶恐。

陈冲之一摆手，两名汉子当即推开石门。石门之内另有一道铁栅栏，一把大铁锁锁着。陈冲之从身边取出钥匙亲自打开。进去后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里面点着巨烛，甬道尽处又有四名汉子把守，再是一道铁栅。过了铁栅是一扇厚厚的石门，陈冲之开锁打开铁门，里面是间两丈见方的石室。

一个白衣女子背坐，听得开门之声，转过脸来。陈冲之将从甬道中取来的烛台放在进门处的几上，烛光照射到那女子脸上。

石破天“啊”的一声轻呼，说道：“姑娘是雪山派的寒梅女侠花万紫。”

那日侯监集上，花万紫一再以言语相激谢烟客。当时各人的言语石破天一概不懂，也不知“雪山派”、“寒梅女侠”等等是甚么意思，只是他记性甚好，听人说过的话自然而然的便不会忘记。此刻相距侯监集之会已有七八年。花万紫面貌并无多大变化，石破天一见便即识得。

但石破天当时是个满脸泥污的小丐，今日服饰华丽，变成了个神采奕奕的高大青年，花万紫自然不识。她气愤愤的道：“你怎认得我？”

陈冲之听石破天一见到这女子立即便道出她的门派、外号、名字。不禁佩服：“这小子眼力过人，倒也有他的本事。”

当即喝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帮主，你说话恭敬些。”

花万紫吃了一惊，没想在牢狱之中竟会和这个恶名昭彰的长乐帮帮主石破天相遇。她和师哥耿万钟夜入长乐帮，为的是要查察石破天的身分来历。她素闻石破天好色贪淫，败坏过不少女子的名节，今日落入他手中，不免凶多吉少，不敢让他多见自己的容色，立即转头，面朝里壁，呛啷啷几下，发出铁器碰撞之声，原来她手上、脚上都戴了铐镣。

石破天只在母亲说故事之时听她说起过脚镣手铐，直至今日，方得亲见，问陈冲之道：“陈香主，这位花姑娘手上脚上那些东西，便是脚镣手铐么？”陈冲之不知这句话是何用意，只得应道：“是。”石破天又问：“她犯了甚么罪，要给她戴上脚镣手铐？”

陈冲之恍然大悟，心道：“原来帮主怪我得罪了花姑娘，是以才向我痛下毒手。可须得赶快设法补救才是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为一个女子而枉送性命，可真是冤了。”忙道：“是，是，属下知罪。”忙从衣袋中取出钥匙，替花万紫打开了铐镣。

花万紫手足虽获自由，只有更增惊惶，一时间手足颤抖。

她武功固然不弱，智谋胆识亦殊不在一般武林豪士之下，倘若石破天以死相胁，她非但不会皱一皱眉头，还会侃侃而言，直斥其非，可是耳听得他反而出言责备擒住自己的陈香主，显然在向自己卖好，意存不轨。她一生守身如玉，想到石破天的恶名，当真是不寒而栗，拚命将面庞挨在冰冷的石壁之上，心中只是想：“不知是不是那小子？我只须仔细瞧他几眼，定能认得出来。”但说甚么也不敢转头向石破天脸上瞧去。

陈冲之暗自调息，察觉喝了“毒茶”之后体内并无异样，料来此毒并非十分厉害，当可有救，自须更进一步向帮主讨好，说道：“咱们便请花姑娘同到帮主房中谈谈如何？这里地方又黑又小，无茶无酒，不是款待贵客的所在。”

石破天喜道：“好啊，花姑娘，我房里有燕窝吃，味道好得很，你去吃一碗罢。”花万紫颤声道：“不去！不去吃！”石破天道：“味道好得很呢，去吃一碗罢！”花万紫怒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姑娘是堂堂雪山派的传人，决不向你求饶。你这恶徒无耻已极，竟敢有非份之想，我宁可一头撞死在这石屋之中，也决不……决不到你房中。”

石破天奇道：“倒像我最爱杀人一般，真是奇怪，好端端地，我又怎敢杀你了？你不爱吃燕窝也就罢了。想来你爱吃鸡鸭鱼肉甚么的。陈香主，咱们有没有？”陈冲之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花姑娘爱吃甚么，只要是世上有的，咱们厨房里都有。”

花万紫“呸”了一声，厉声道：“姑娘宁死也不吃长乐帮中的食物，没的玷污了嘴。”石破天道：“那么花姑娘喜欢自己上街去买来吃的了？你有银子没有？若是没有，陈香主你有没有，送些给她好不好？”

陈冲之和花万紫同时开口说话，一个道：“有，有，我这便去取。”一个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死也不要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想来你自己有银子。陈香主说你腿上受了伤，本来我们可以请贝先生给你瞧瞧，你既然这么讨厌长乐帮，那么你到街上找个医生治治罢，流多了血，恐怕不好。”

花万紫决不信他真有释放自己之意，只道他是猫玩耗子，故意戏弄，气愤愤的道：“不论你使甚么诡计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”

石破天大感奇怪，道：“这间石屋子好像监牢一样，在这里有甚么好玩？我虽没见过监牢，我妈妈讲故事时说的监牢，就跟这间屋子差不多。花姑娘，你还是快出去罢。”

花万紫听他这几句话不伦不类，甚么“我妈妈讲故事”云云，不知是何意思，但释放自己之意倒似不假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的剑呢，还我不还？”心想：“若有兵刃在手，这石破天如对我无礼，纵然斗他不过，总也可以横剑自刎。”

陈冲之转头瞧帮主的脸色。石破天道：“花姑娘是使剑的，陈香主，请你还了她，好不好？”陈冲之道：“是，是，剑在外面，姑娘出去，便即奉上。”

花万紫心想总不能在这石牢中耗一辈子，只有随机应变，既存了必死之心，甚么也不怕了，当下霍地立起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石陈二人跟在其后。穿过甬道、石门，出了石牢。

陈冲之要讨好帮主，亲自快步去将花万紫的长剑取了来，递给帮主。石破天接过后，转递给花万紫。花万紫防他递剑之时乘机下手，当下气凝双臂，两手倏地探出，连鞘带剑，呼的一声抓了过去。她取剑之时，右手搭住了剑柄，长剑抓过，剑锋同时出鞘五寸，凝目向石破天脸上瞧去，突然心头一震：“是他，便是这小子，决计错不了！”

陈冲之知她剑法精奇，恐她出剑伤人，忙回手从身后一名帮众手中抢过一柄单刀。

石破天道：“花姑娘，你腿上的伤不碍事罢？若是断了骨头，我倒会给你接骨，就像给阿黄接好断腿一样。”

这句话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花万紫见他目光向自己腿上射来，登时脸上一红，斥道：“轻薄无赖，说话下流。”石破天奇道：“怎么？这句话说不得么？我瞧瞧你的伤口。”他一派天真烂漫，全无机心，花万紫却认定他在调戏自己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喝道：“姓石的，你敢上一步，姑娘跟你拚了。”剑尖上青光闪闪，对准了石破天的胸膛。

陈冲之笑道：“花姑娘，我帮主年少英俊，他瞧中了你，是你大大的福份。天下也不知有多少年轻美貌的姑娘，想陪我帮主一宵也不可得呢。”

花万紫脸色惨白，一招“大漠飞沙”，剑挟劲风，向石破天胸口刺去。

石破天此时虽然内力浑厚，于临敌交手的武功却从来没学过，眼见花万紫利剑刺到，心慌意乱之下，立即转身便逃。

幸好他内功极精，虽是笨手笨脚的逃跑，却也自然而然的快得出奇，呼的一声，已逃出了数丈以外。

花万紫没料到他竟会转身逃走，而瞧他几个起落，便如飞鸟急逝，姿式虽然十分难看，但轻功之佳，实是生平所未睹，一时不由得呆了，怔怔的站在当地，说不出话来。

石破天站在远处，双手乱摇，道：“花姑娘，我怕了你啦，你怎么动不动便出剑杀人。好啦，你爱走便走，爱留便留，我……我不跟你说话了。”他猜想花万紫要杀自己，必有重大原由，自己不明其中关键，还是去问侍剑的为是，当下转身便走。

花万紫更是奇怪，朗声道：“姓石的，你放我出去，是不是？是否又在外伏人阻拦？”石破天停步转身，奇道：“我拦你干甚么？一个不小心，给你刺上一剑，那可糟了。”

花万紫听他这么说，心下将信将疑，兀自不信他真的不再留难自己，心想：“且不理他有何诡计，只有走一步，算一步了。”向他狠狠瞪了一眼，心中又道：“果然是你！你这小子对雪山派胆敢如此无礼。”转身便行，腿上伤了，走起来一跛一拐，但想跟这恶贼远离一步，便多一分安全，当下强忍腿伤疼痛，走得甚快。

陈冲之笑道：“长乐帮总舵虽不成话，好歹也有几个人看守门户，花姑娘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难道当我们都是酒囊饭袋么？”花万紫止步回身，柳眉一竖，长剑当胸，道：“依你说便怎地？”陈冲之笑道：“依我说啊，还是由陈某护送姑娘出去为妙。”花万紫寻思：“在他檐下过，不得不低头。这次只怪自己太过莽撞，将对方瞧得忒也小了，以致失手。当真要独自闯出这长乐帮总舵去，只怕确实不大容易。眼下暂且忍了这口气，日后邀集师兄弟们大举来攻，再雪今日之辱。”

低声道：“如此有劳了。”

陈冲之向石破天道：“帮主，属下将花姑娘送出去。”低声道：“当真是让她走，还是到了外面之后，再擒她回来？”石破天奇道：“自然当真送她走。再擒回来干甚么？”陈冲之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道：“准是帮主嫌她年纪大了，瞧不上眼。其实这姑娘雪白粉嫩，倒挺不错哪！帮主既看不中，便也不用跟她太客气了。”对花万紫道：“走罢！”

石破天见花万紫手中利剑青光闪闪，有些害怕，不敢多和她说话，陈冲之愿送她出门，那是再好不过，当即觅路自行回房。一路上遇到的人个个闪身让在一旁，神态十分恭谨。

石破天回到房中，正要向侍剑询问花万紫何以被陈香主关在牢里，何以她又要挺剑击刺自己，忽听得门外守卫的帮众传呼：“贝先生到。”

石破天大喜，快步走到客厅，向贝海石道：“贝先生，刚才遇到了一件奇事。”当下将见到花万紫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贝海石点点头，脸色郑重，说道：“帮主，属下向你求个情。狮威堂陈香主向来对帮主恭顺，于本帮又有大功，请帮主饶了他性命。”石破天奇道：“饶他性命？为甚么不饶他性命？他人很好啊，贝先生，要是他生了甚么病，你就想法子救他一救。”贝海石大喜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帮主开恩。”

当即匆匆而去。

原来陈冲之送走花万紫后，即去请贝海石向帮主求情，赐给解药。贝海石翻开他眼皮察看，又搭他脉搏，知他中毒不深，心想：“只须帮主点头，解他这毒易如反掌。”他本来想石帮主既已下毒，自不允轻易宽恕，此人年纪轻轻，出手如此毒辣，倒是一层隐忧，不料一开口就求得了赦令，既救了朋友，又替帮中保留一份实力。这石帮主对自己言听计从，不难对付，日后大事到来，当可依计而行，谅无变故，其喜可知。

贝海石走后，石破天便向侍剑问起种种情由，才知当地名叫镇江，地当南北要冲，是长乐帮总舵的所在。他石破天是长乐帮的帮主，下分内三堂、外五堂，统率各路帮众。帮中高手如云，近年来好生兴旺，如贝海石这等大本领的人物都投身帮中，可见得长乐帮的声势实力当真非同小可。至于长乐帮在江湖上到底干些甚么事，跟雪山派有甚么仇嫌，侍剑只是个妙龄丫鬟，却也说不上来。

石破天也听得一知半解，他人虽聪明，究竟所知世务太少，于这中间的种种关键过节，无法串连得起来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侍剑姊姊，你们定是认错人了。我既然不是做梦，那个帮主便一定另外有个人。我只是个山中少年，哪里是甚么帮主了。”

侍剑笑道：“天下就算有容貌相同之人，也没像到这样子的。少爷，你最近练功夫，恐怕是震……震动了头脑，我不跟你多说啦，你休息一会儿，慢慢的便都记得起来了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，不！我心中有许多疑惑不解之事，都要问你。侍剑姊姊，你为甚么要做丫鬟？”侍剑眼圈儿一红，道：“做丫鬟，难道也有人情愿的么？我自幼父母都去世了，无依无靠，有人收留了我，过了几年，将我卖到长乐帮来。窦总管要我服侍你，我只好服侍你啦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不愿意的了。那你去罢，我也不用人服侍，甚么事我自己都会做。”

侍剑急道：“我举目无亲的，叫我到哪里去？窦总管知道你不要我服侍，一定怪我不尽心，非将我打死不可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我叫他不打你便是。”侍剑道：“你病还没好，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再说，只要你不欺侮我，少爷，我是情愿服侍你的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你不愿走，那也很好，其实我心里也盼望你别走。我怎会欺侮你？我是从来不欺侮人的。”

侍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抿嘴说：“你这么说，人家还道咱们的石大帮主当真改邪归正了。”见他一本正经的全无轻薄油滑之态，虽想这多半是他一时高兴，故意做作，但瞧着终究喜欢。

石破天沉吟不语，心想：“那个真的石帮主看来是挺凶恶的，既爱杀人，又爱欺侮人，个个见了他害怕。他还去抢人家妻子，可不知抢来干甚么？要她煮饭洗衣吗？我……我可到底怎么办呢？唉，明天还是向贝先生说个明白，他们定是认错人了。”心中思潮起伏，一时觉得做这

帮主，人人都听自己的话，倒也好玩；一时又觉冒充别人，当那帮主回来之后，一定大发脾气，说不定便将自己杀了，可又危险得紧。

傍晚时分，厨房中送来八色精致菜肴，侍剑服侍他吃饭，石破天要她坐下来一起吃，侍剑涨红了脸，说甚么也不肯。石破天只索罢了，津津有味的直吃了四大碗饭。

他用过晚膳，又与侍剑聊了一阵，问东问西，问这问那，几乎没一样事物不透着新奇。眼见天色全黑，仍无放侍剑出房之意。侍剑心想这少爷不要故态复萌，又起不轨之意，便即告别出房，顺手带上了房门。

石破天坐在床上，左右无事，便照十八个木偶身上的线路经脉又练了一遍功夫。

万籁俱寂之中，忽听得窗格上得得得响了三下。石破天睁开眼来，只见窗格缓缓推起，一只纤纤素手伸了进来，向他招了两招，依稀看到皓腕尽处的淡绿衣袖。

石破天心中一动，记起那晚这个瓜子脸儿、淡绿衣衫的少女，一跃下床，奔到窗前，叫道：“姊姊！”窗外一个清脆的声音啐了一口，道：“怎么叫起姊姊啦，快出来罢！”

石破天推开窗子，跨了出去，眼前却无人影，正诧异间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只觉一双温软的手掌蒙住了自己眼睛，背后有人格格一笑，跟着鼻中闻到一阵兰花般的香气。

石破天又惊又喜，知道那少女在和他闹着玩，他自幼在荒山之中，枯寂无伴，只有一条黄狗作他的游侣，此刻突然有个年轻人和他闹玩，自是十分开心。他反手抱去，道：“瞧我不捉住了你。”哪知他反手虽快，那少女却滑溜异常，这一下竟抱了个空。只见花丛中绿衫闪动，石破天抢上去伸手抓出，却抓到了满手玫瑰花刺，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那少女从前面紫荆花树下探头出来，低声笑道：“傻瓜，别作声，快跟我来。”石破天见她身形一动，便也跟随在后。

那少女奔到围墙脚边，正要纵身上跃，黑暗中忽有两人闻声奔到，一个手持单刀，一个拿着两柄短斧，在那少女身前一挡，喝道：“站住！甚么人？”便在这时，石破天已跟着过来。那二人是在花园中巡逻的帮众，一见到石破天和她笑嘻嘻的神情，忙分两边退下，躬身说道：“属下不知是帮主的朋友，得罪莫怪。”跟着向那少女微微欠身，表示赔礼之意。

那少女向他们伸了伸舌头，向石破天一招手，飞身跳上了围墙。

石破天知道这么高的围墙自己可万万跳不上去，但见那少女招手，两个帮众又是眼睁睁的瞧着自己，总不能叫人端架梯子来爬将上去，当下硬了头皮，双脚一登，往上便跳，说也奇怪，脚底居然生出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，呼的一声，身子竟没在墙头停留，轻轻巧巧的便越墙而过。

那两名帮众吓了一跳，大声赞道：“好功夫！”跟着听得墙外砰的一声，有甚么重物落地，却原来石破天不知落地之法，竟然摔了一交。那两名帮众相顾愕然，不知其故，自然万万想不到帮主轻功如此神妙，竟会摔了个姿势难看之极的仰八叉。

那少女却在墙头看得清清楚楚，吃了一惊，见他摔倒后一时竟不爬起，忙纵身下墙，伸手去扶，柔声道：“天哥，怎么啦？你病没好全，别逞强使功。”伸手在他胁下，将他扶了起来。石破天这一交摔得屁股好不疼痛，在那少女扶持之下，终于站起。那少女道：“咱们到老地方去，好不好？你摔痛了么？能不能走？”

石破天内功深湛，刚才这一交摔得虽重，片刻间也就不痛了，说道：“好！我不痛啦，当然能走！”

那少女拉着他的右手，问道：“这么多天没见到你，你想我不想？”微微仰起了头，望着石破天的眼睛。

石破天眼前出现了一张清丽白腻的脸庞，小嘴边带着俏皮的微笑，月光照射在她明澈的眼睛之中，宛然便是两点明星，鼻中闻到那少女身上发出的香气，不由得心中一荡，他虽于男女之事全然不懂，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，就算再傻，身当此情此景，对一个美丽的少女自然而然会起爱慕之心。他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那天晚上你来看我，可是随即就走了。我时时想起你。”

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失踪这么久，又昏迷了这许多天，可不知人家心中多急。这两天来，每天晚上我仍是来瞧你，你不知道？我见你练功练得起劲，生怕打扰了你的疗伤功课，没敢叫你。”

石破天喜道：“真的么？我可一点不知道。好姊姊，你……你为甚么对我这样好？”

那少女突然间脸色一变，摔脱了他的手，嗔道：“你叫我甚么？我……我早猜到你这么久不回来，定在外边跟甚么……甚么……坏女人在一起，哼！你叫人家‘好姊姊’叫惯了，顺口便叫到我身上来啦！”她片刻之前还在言笑晏晏，突然间变得气恼异常，石破天愕然不解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那少女听他不自辩解，更加恼了，一伸手便扯住了他右耳，怒道：“这些日子中，你到底和哪个贱女人在一起？你是不是叫她作‘好姊姊’？快说！快说！”她问一句“快说”，便用力扯他一下耳朵，连问三句，手上连扯三下。

石破天痛得大叫“啊哟”，道：“你这么凶，我不跟你玩啦！”那少女又是用力扯他的耳朵，道：“你想撇下我不理么？

可没这么容易。你跟哪个女人在一起？快说！”石破天苦着脸道：“我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啊，她睡在我的房里……”那少女大怒，手中使劲，登时将石破天的耳朵扯出血来，尖声道：“我这就去杀死她。”

石破天惊道：“哎，哎，那是侍剑姊姊，她煮燕窝、煮人参小米粥给我吃，虽然小米粥煮得糊了，苦得很，可是她人很好啊，你……你可不能杀她。”

那少女两行眼泪本已从脸颊上流了下来，突然破涕为笑，“呸”的一声，用力又将他的耳朵一扯，说道：“我道是哪个好姊姊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臭丫头。你骗我，油嘴滑舌的，我才不信呢。这几日每天晚上我都在窗外看你，你跟这个臭丫头倒是规规矩矩的，算你乖！”伸过手去，又去碰他的耳朵。

石破天吓了一跳，侧头想避，那少女却用手掌在他耳朵上轻轻的揉了几下，笑问：“天哥，你痛不痛？”石破天道：“自然痛的。”那少女笑道：“活该你痛，谁叫你骗人？又古里古怪的叫我甚么‘好姊姊’！”石破天道：“我听妈说，叫人家姊姊是客气，难道我叫错你了么？”

那少女横了他一眼道：“几时要你跟我客气了？好罢，你心中不服气，我也把耳朵给你扯还就是了。”说着侧过了头，将半边脸凑了过去。石破天闻到她脸上幽幽的香气，提起手来在她耳朵上捏了几下，摇头道：“我不扯。”问道：“那么我叫你甚么才是？”那少女嗔道：“你从前叫我甚么？难道连我名字也忘了？”

石破天定了定神，正色道：“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你认错了人，我不是你的甚么天哥。我不是石破天，我是狗杂种。”

那少女一呆，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，将他身子扳转了半个圈，让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向他凝神瞧了一会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天哥，你真会开玩笑，刚才你说得真像，可给你吓了一大跳，还道真的认错人。咱们走罢！”说着拉了他手，拔步便行。石破天急道：“我不是开玩笑，你真的认错了人。你瞧，我连你叫甚么也不知道。”

那少女止步回身，右手拉住了他的左手，笑靥如花，说道：“好啦，你定要扯足了顺风旗才肯罢休，我便依了你。我姓丁名珰，你一直便叫我‘叮叮当当’。你记起来了吗？”几句话说完，蓦地转身，飞步向前急奔。

石破天被她一扯之下，身子向前疾冲，脚下几个踉跄，只得放开脚步，随她狂奔，初时气喘吁吁的十分吃力，但急跑了一阵，内力调匀，脚下越来越轻，竟是全然不用费力。

也不知奔出了多少路，只见眼前水光浮动，已到了河边，丁珰拉着他手，轻轻一纵，跃上泊在河边的一艘小船船头。石破天还不会运内力化为轻功，砰的一声，重重落在船头，船旁登时水花四溅，小船不住摇晃。

丁珰“啊”的一声叫，笑道：“瞧你的，想弄个船底朝天么？”提起船头竹篙，轻轻一点，便将小船荡到河心。

月光照射河上，在河心映出个缺了一半的月亮。丁珰的竹篙在河中一点，河中的月亮便碎了，化成一道道的银光，小船向前荡了出去。

石破天见两岸都是杨柳，远远望出去才有疏疏落落的几家人家，夜深人静，只觉一阵阵淡淡香气不住送来，是岸上的花香？还是丁珰身上的芬芳？

小船在河中转了几个弯，进了一条小港，来到一座石桥之下，丁珰将小船缆索系在桥旁杨柳枝上。水畔杨柳茂密，将一座小桥几乎遮满了，月亮从柳枝的缝隙中透进少许，小船停在桥下，真像是间天然的小屋一般。

石破天赞道：“这地方真好，就算是白天，恐怕大家也不知道这里有一艘船停着。”丁珰笑道：“怎么到今天才赞好？”

钻入船舱取出一张草席，放在船头，又取两副杯筷，一把酒壶，笑道：“请坐，喝酒罢！”再取几盘花生、蚕豆、干肉，放在石破天面前。

石破天见丁珰在杯中斟满了酒，登时酒香扑鼻。谢烟客并不如何爱饮酒，只偶尔饮上几杯，石破天有时也陪着他喝些，但喝的都是白酒，这时取了丁珰所斟的那杯酒来，月光下但见黄澄澄、红艳艳地，一口饮下，一股暖气直冲入肚，口中有些辛辣、有些苦涩。丁珰笑道：“这是二十年的绍兴女儿红，味道可还好么？”

石破天正待回答，忽听得头顶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二十年的绍兴女儿红，味儿岂还有不好的？”

拍的一声，丁珰手中酒杯掉上船板，酒水溅得满裙都是。

酒杯骨溜溜滚开，咚的一响，掉入了河中。她花容失色，全身发颤，拉住了石破天的手，低声道：“我爷爷来啦！”

石破天抬头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一双脚垂在头顶，不住晃啊晃的，显然那人是坐在桥上，双脚从杨枝中穿下，只须再垂下尺许，便踏到了石破天头上。那只脚上穿着白布袜子，绣着寿字的双梁紫缎面鞋子。鞋袜都十分干净。

只听头顶那苍老的声音道：“不错，是你爷爷来啦。死丫头，你私会情郎，也就罢了。怎么将我辛辛苦苦弄来的二十年的女贞陈绍，也偷出来给情郎喝？”丁珰强作笑容，说道：“他……他不是甚么情郎，只不过是个……是个寻常朋友。”那老者怒道：“呸，寻常朋友，也抵得你待他这么好？连爷爷的命根子也敢偷？小贼，你给我滚出来，让老头儿瞧瞧，我孙女儿的情郎是怎么一个丑八怪。”

丁珰左手捏住石破天右手手掌，右手食指在他掌心写字，嘴里说道：“爷爷，这个朋友又蠢又丑，爷爷见了包不喜欢。

我偷的酒，又不是特地给他喝的，哼，他才不配呢，我是自己爱喝酒，随手抓了一个人来陪陪。”

她在石破天掌心中划的是“千万别说是长乐帮主”九个字，可是石破天的母亲没教他识字读书，谢烟客更没教他识字读书，他连个“一”字也不识得，但觉到她在自己掌心中乱搔乱划，不知她搞甚么花样，痒痒的倒也好玩，听到她说自己“又蠢又丑”，又是不配喝她的酒，不由得有气，将她的手一摔，便摔开了。

丁珰立即又伸手抓住了他手掌，写道：“有性命之忧，一定要听话”，随即用力在他掌上捏了几下，像是示意亲热，又像是密密叮嘱。

石破天只道她跟自己亲热，心下只是喜欢，自是不明所以，只听头顶的老者说道：“两个小家伙都给我滚上来。阿珰，爷爷今天杀了几个人啦？”

丁珰颤声道：“好像……好像只杀了一个。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我撞来撞去这些人，怎么口口声声的总是将‘杀人’两字挂在嘴边？”

只听得头顶桥上那老者说道：“好啊，今天我还只杀了一个，那么还可再杀两人。再杀两个人来下酒，倒也不错。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杀人下酒，这老公公倒会说笑话？”突觉丁珰握着自己的手松了，眼前一花，船头上已多了一个人。

只见这人须发皓然，眉花眼笑，是个面目慈祥的老头儿，但与他目光一触，登时不由自主的机伶伶打个冷战，这人眼中射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凶狠之意，叫人一见之下，便浑身感到一阵寒意，几乎要冷到骨髓中去。

这老人嘻嘻一笑，伸手在石破天肩头一拍，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口福不小，喝了爷爷的二十年女贞陈绍！”他只这么轻轻一拍，石破天肩头的骨骼登时格格的响了好一阵，便似已尽数碎裂一般。

丁珰大惊，伸手攀住了那老人的臂膀，求道：“爷爷，你……你别伤他。”

那老人随手这么一拍，其实掌上已使了七成力道，本拟这一拍便将石破天连肩带臂、骨骼尽数拍碎，哪知手掌和他肩膀相触，立觉他肩上生出一股浑厚沉稳的内力，不但护住了自身，还将手掌向上一震，自己若不是立时加催内力，手掌便会向上弹起，当场便要出丑。那老人心中的惊讶实不在丁珰之下，又是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小子，倒也配喝我的好酒。阿珰，斟几杯酒上来，是爷爷请他喝的，不怪你偷酒。”

丁珰大喜，素知爷爷目中无人，对一般武林高手向来都殊少许可，居然一见石破天便请他喝酒，实在大出意料之外。

她对石破天情意缠绵，原认定他英雄年少，世间无双，爷爷垂青赏识，倒也丝毫不奇，只是听爷爷刚才的口气，出手便欲杀人，怎么一见面便转了口气，可见石郎英俊潇洒，连爷爷也为之倾倒。她一厢情愿，全不想到石破天适才其实已然身遭大难，她爷爷所以改态，全因察觉了对方内力惊人之故，他于这小子的甚么“英俊潇洒”，那是丝毫没放在心上。何况石破天相貌虽然不丑，也不见得如何英俊，“潇洒”两字，更跟他沾不上半点边儿。当下丁珰喜孜孜的走进船舱，又取出两只酒杯，先斟了一杯给爷爷，再给石破天斟上一杯，然后自己斟了一杯。

那老人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这娃娃既然给我阿珰瞧上了，定然有点来历。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这时他已知“狗杂种”三字是骂人的言语，对熟人说了倒也不妨，跟陌生人说起来却有些不雅，但除此之外更无旁的名字，因此连说三个“我”字，竟不能再接下去。那老人怫然不悦，道：“你不敢跟爷爷说么？”石破天昂然道：“那又有甚么不敢？只不过我的名字不大好听而已。我名叫狗杂种。”

那老人一怔，突然间哈哈大笑，声音远远传了出去，笑得白胡子四散飞动，笑了好半晌，才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小娃娃的名字很好。狗杂种！”

石破天应道：“嗯，爷爷叫我甚么事？”

丁珰启齿微笑，瞧瞧爷爷，又瞧瞧石破天，秋波流转，妩媚不胜。她听到石破天自然而然的叫她的爷爷为“爷爷”，那是承认和她再也不分彼此；又想：“我在他掌中写字，要他不可吐露身分，他居然全听了我的。以他堂堂帮主之尊，竟肯自认‘狗杂种’，为了我如此委屈，对我钟情之深，实已到了极处。”

那老人也是心中大喜，连呼：“好，好！”自己一叫“狗杂种”，石破天便即答应，这么一个身负绝技的少年居然在自己面前服服帖帖，不敢有丝毫倔强，自是令他大为得意。

那老人道：“阿珰，爷爷的名字，你早已跟你情郎说了罢？”

丁珰摇摇头，神态甚是忸怩，道：“我还没说。”

那老人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对他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，为甚么连自己的身分来历也不跟他说？说是假好罢，为甚么偷了爷爷二十年陈绍给他喝不算，接连几天晚上，将爷爷留作救命之用的‘玄冰碧火酒’，也拿去灌在这小子的口里？”越说语气越严峻，到后来已是声色俱厉，那“玄冰碧火酒”五字，说来更是一字一顿，同时眼中凶光大盛。石破天在旁看着，也不禁栗栗危惧。

丁珰身子一侧，滚在那老人的怀里，求道：“爷爷，你甚么都知道了，饶了阿珰罢。”那老人冷笑道：“饶了阿珰？你说说倒容易。你可知道‘玄冰碧火酒’效用何等神妙，给你这么胡乱糟踏了，可惜不可惜？”

丁珰道："阿珰给爷爷设法重行配制就是了。"那老人道："说来倒稀松平常。倘若说配制便能配制，爷爷也不放在心上了。"丁珰道："我见他一会儿全身火烫，一会儿冷得发颤，想起爷爷的神酒兼具阴阳调合之功，才偷来给他喝了些，果然很有些效验。这么一喝再喝，不知不觉间竟让他喝光了。爷爷将配制的法门说给阿珰听，我偷也好，抢也好，定去给爷爷再配几瓶。"那老人道："几瓶？哈哈，几瓶？等你头发白了，也不知是否能找齐这许多珍贵药材，给我配上一瓶半瓶。"

石破天听着他祖孙二人的对答，这才恍然，原来自己体内寒热交攻、昏迷不醒之际，丁珰竟然每晚偷了他爷爷珍贵之极的甚么"玄冰碧火酒"来喂给自己服食，自己所以得能不死，多半还是她喂酒之功，那么她于自己实有救命的大恩，耳听得那老人逼迫甚紧，便道："爷爷，这酒既是我喝的，爷爷便可着落在我身上讨还。我一定去想法子弄来还你，若是弄不到，只好听凭你处置了。你可别难为叮叮当当。"

那老人嘻嘻一笑，道："很好，很好！有骨气。这么说，倒还有点意思。阿珰，你为甚么不将自己的身分说给他听。"

丁珰脸现尴尬之色，道："他……他一直没问我，我也就没说。爷爷不必疑心，这中间并无他意。"那老人道："没有他意吗？

我看不见得。只怕这中间大有他意，有些大大的他意。小丫头的心事，爷爷岂有不知？你是真心真意的爱上了他，只盼这小子娶你为妻，但若将自己的姓名说了出来啊，哼哼，那就非将这小子吓得魂飞魄散不可，因此上你只要能瞒得一时，便是一时。哼，你说是也不是？"

那老人这番话，确是猜中了丁珰的心事。他武功高强，杀人不眨眼，江湖上人物闻名丧胆，个个敬而远之，不愿跟他打甚么交道，他却偏偏要人家对他亲热，只要对方稍现畏惧或是厌恶，他便立下杀手。丁珰好生为难，心想自己的心事爷爷早已一清二楚，若是说谎，只有更惹他恼怒，将事情弄到不可收拾。但若把爷爷的姓名说了出来，十九会将石郎吓得从此不敢再与自己见面，那又怎生是好？霎时间忧惧交集，既怕爷爷一怒之下杀了石郎，又怕石郎知道了自己来历，这份缠绵的情爱就此化作流水，不论石郎或死或去，自己都不想活了，颤声道："爷爷，我……我……"

那老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你怕人家瞧咱们不起，是不是？

哈哈，丁老头威震江湖，我孙女儿居然不敢提他祖父名字，非但不以爷爷为荣，反以爷爷为耻，哈哈，好笑之极。"双手捧腹，笑得极是舒畅。

丁珰知道危机已在顷刻，素知爷爷对这"玄冰碧火酒"看得极重，自己既将这酒偷去救石郎的性命，又不敢提爷爷名字，他如此大笑，心中实已恼怒到了极点，当下咬了咬唇皮，向石破天道："天哥，我爷爷姓丁。"

石破天道："嗯，你姓丁，爷爷也姓丁。大家都姓丁，丁丁丁的，倒也好听。"

丁珰道："他老人家的名讳上'不'下'三'，外号叫做那个……那个……'一日不过三'！"

她只道"一日不过三"丁不三的名号一出口，石破天定然大惊失色，一颗心卜卜卜的跳个不住，目不转睛的瞧着他。

哪知石破天神色自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"爷爷的外号很好听啊。"

丁珰心头一震，登时大喜，却兀自不放心，只怕他说的是反话，问道："为甚么你说很好听？"

石破天道："我也说不上为甚么，只觉得好听。'一日不过三'，有趣得很。"

丁珰斜眼看爷爷时，只见他捋胡大乐，伸手在石破天肩头又是一掌，这一掌中却丝毫未用内力，摇头晃脑的道："你是我生平的知己，好得很。旁人听到了我'一日不过三'的名头，卑鄙的便歌功颂德，胆小的则心惊胆战，向我戟指大骂的狂徒倒也有几个，只有你这小娃娃不动声色，反而赞我外号好听。很好，小娃娃，爷爷要赏你一件东西。让我想想看，赏你甚么最好。"

他抱着膝头，呆呆出神，心想："老子当年杀人太多，后来改过自新，定下了规矩，一日之中杀人不得超过三名。这样一来便有了节制，就算日日都杀三名，一年也不过一千，何况往往数日不杀，杀起来或许也只一人二人。好比那日杀雪山派弟子孙万年、褚万春，就只两个而已。这'一日不过三'的外号自然大有道理，只可惜江湖上的家伙都不明白其中的妙处。这少年对我不摆架子，不拍马屁，已然十分难得，那也罢了，而他听到了老子的名号之后，居然十分欢喜。老子年逾六十，甚么人见没见过？是真是假，一眼便知，这小子说我名号好听，可半点不假。"沉吟半晌，说道："爷爷有三件宝贝，一是'玄冰碧火酒'，已经给你喝了，那是要还的，不算给你。第二宝是爷爷的一身武功。娃娃学了自然大有好处。第三宝呢，就是我这个孙女儿阿珰了。这两件宝物可只能给一件。你是要学我武功呢，还是要我的阿珰？"

# 第六回　傷疤

石破天兩袛長袖向長劍上揮了出去。袛聽得喀喇一響，呼的一聲，王萬仞突然向後直飛出去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撞在大門之上。



六　伤疤

丁不三这么一问，丁珰和石破天登时都呆了。丁珰心头如小鹿乱撞，寻思：“爷爷一身武功当世少有敌手，石郎若得爷爷传授神功。此后纵横江湖，更加声威大震了。先前他说，他们长乐帮不久便有一场大难，十分棘手，他要是能学到我爷爷的武功，多半便能化险为夷。他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江湖上大帮会的帮主，自是以功业为重。儿女私情为轻。”偷眼瞧石破天时。只见他满脸迷惘，显是拿不定主意。丁珰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：“石郎素来风流倜傥，一生之中不知有过多少相好。这半年虽对我透着特别亲热些，其实于我毕竟终也如过眼云烟。何况我爷爷在武林中名声如此之坏，他长乐帮和石破天虽然名声也是不佳，跟我爷爷总还差着老大一截。他既知我身分来历，又怎能要我？”心里酸痛，眼中泪珠已是滚来滚去。

丁不三催道：“快说！你别想捡便宜，想先学我功夫，再娶阿珰；要不然娶了阿珰，料想老子瞧着你是我孙女婿。自然会传武功给你。那决计不成。我跟你说，天下没一人能在丁不三面前弄鬼。你要了这样，不能再要那样，否则小命儿难保，快说！”

丁珰眼见事机紧迫，石郎只须说一句“我要学爷爷的武功”，自己的终身就此断送，忙道：“爷爷，我跟你实说了，他是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。武林中也是大有名头的人物……”丁不三奇道：“甚么？他是长乐帮帮主？这小子不像罢？”丁珰道：“像的，像的。他年纪虽轻，但长乐帮中的众英雄都服了他的，好像他们帮中那个‘着手回春’贝大夫，武功就很了不起，可也听奉他的号令。”丁不三道：“贝大夫也听他的话？

不会罢？”丁珰道：“会的，会的。我亲眼瞧见的，那还会有假？爷爷武功虽然高强，但要长乐帮的一帮之主跟着你学武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言下之意显然是说：“贝大夫的武功就不在你下。石帮主可不能跟你学武功，还是让他要了我罢。”

石破天忽道：“爷爷，叮叮当当认错人啦，我不是石破天。”

丁不三道：“你不是石破天，那么你是谁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不是甚么帮主，不是叮叮当当的‘天哥’。我是狗杂种，狗杂种便是狗杂种。这名字虽然难听，可是，我的的确确是狗杂种。”

丁不三捧腹大笑，良久不绝，笑道：“很好。我要赏你一宝，既不是为了你是甚么瓦帮主、石帮主，也不是为了阿珰喜欢你还是不喜欢。那是丁不三看中了你！你是狗杂种也好、臭小子也好、乌龟王八蛋也好，丁不三看中了你，你就非要我的一宝不可。”

石破天向丁不三看看，又向丁珰看看。心想：“这叮叮当当把我认作她的天哥，那个真的天哥不久定会回来，我岂不是骗了她，又骗了她的天哥？但说不要她而要学武功，又伤了她的心。我还是一样都不要的好。”当下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爷爷，我已喝了你的‘玄冰碧火酒’，一时也难以还你，不如便算你老人家给我的一宝罢！”

丁不三脸一沉，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那‘玄冰碧火酒’说过是要还的，你想赖皮，那可不成。你选好了没有，要阿珰呢，还是要武功？”

石破天向丁珰偷瞧一眼，丁珰也正在偷眼看他，两人目光接触，急忙都转头避开。丁珰脸色惨白，泪珠终于夺眶而出，依着她平时骄纵的脾气，不是伸手大扭石破天耳朵，也必顿足而去，但在爷爷跟前，却半点威风也施展不出来，何况在这紧急当口，扭耳顿足，都适足以促使石破天选择习武，更是万万不可，心头当真说不出的气苦。

石破天又向她一瞥，见她泪水滚滚而下，大是不忍，柔声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我跟你说，你的确是认错了人。倘若我真是你的天哥，那还用得着挑选？自然是要……要你，不要学武功！”

丁珰眼泪仍如珍珠断线般在脸颊上不绝流下，但嘴角边已露出了笑容，说道：“你不是天哥？天下哪里还有第二个天哥？”石破天

道："或许我跟你天哥的相貌，当真十分相像，以致大家都认错了。"丁珰笑道："你还不认？好罢，容貌相似，天下本来也有的。今年年头，我跟你初相识时，你粗粗鲁鲁的抓住我手，我那时又不识你，反手便打，是不是了？"

石破天傻傻的向她瞪视，无从回答。

丁珰脸上又现不悦之色，嗔道："你当真是一场大病之后全忘了呢，还是假痴假呆的混赖？"石破天搔了搔头皮，道："你明明是认错了人，我怎知那个天哥跟你之间的事？"丁珰道："你想赖，也赖不掉的。那日我双手都给你抓住了，心中急得很。你还嘻嘻的笑，伸过嘴……伸过嘴来想……想香我的脸孔。我侧过头来，在你肩头狠狠的咬了一口，咬得鲜血淋漓，你才放了，你……你……解开衣服来看看，左肩上是不是有这伤疤？就算我真的认错了人，这个我……我口咬的伤疤，你总抹不掉的。"

石破天点头道："不错，你没咬过我，我肩上自然不会有伤疤……"说着便解开衣衫，露了左肩出来。"咦！这……这……"突然间身子剧震，大声惊呼："这可奇了！"

三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左肩上果然有两排弯弯的齿痕，合成一张樱桃小口的模样。齿印结成了疤，反而凸了出来，显是人口所咬，其他创伤决不会结成这般形状的伤疤。

丁不三冷冷一笑，道："小娃娃想赖，终于赖不掉了。我跟你说，上得山多终遇虎，你到处招惹风流，总有一天会给一个女人抓住，甩不了身。这种事情，爷爷少年时候也上过大当。要不然这世上怎会有阿珰的爹爹，又怎会有阿珰？只有我那不成器的兄弟丁不四，一生娶不到老婆，到老还是痴痴迷迷的，整日哭丧着脸，一副狗熊模样。好了，这些闲话也不用说你，如此说来，你是要阿珰了？"

石破天心下正自大奇，想不起甚么时候曾给人在肩头咬了一口，瞧那齿痕，显而易见这一口咬得十分厉害，这等创伤留在身上，岂有忘记之理？这些日子来他遇到了无数奇事，但心中知道一切全因"认错了人"，唯独这一件事却实在难以索解。他呆呆出神，丁不三问他的话，竟一句也没听进耳里。

丁不三见他不作一声，脸上神色十分古怪，只道少年脸皮薄，不好意思直承其事，哈哈一笑，便道："阿珰，撑船回家去！"

丁珰又惊又喜，道："爷爷，你说带他回咱们家去？"丁不三道："他是我孙女婿儿，怎不带回家去？要是冷不防给他溜之大吉，丁不三今后还有脸做人么？你说他帮里有甚么'着手回春'贝大夫这些人，这小子倘若缩在窝里不出头，去抓他出来就不大容易了。"

丁珰笑眯眯的向石破天横了一眼，突然满脸红晕，提起竹篙，在桥墩上轻轻一点，小船穿过桥洞，直荡了出去。

石破天想问："到你家里去？"但心中疑团实在太多，话到口边，又缩了回去。

小河如青缎带子般，在月色下闪闪发光，丁珰竹篙刺入水中，激起一圈圈漪涟，小船在青缎上平平滑了过去。有时河旁水草擦上船舷，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，岸上柳枝垂了下来，拂过丁珰和石破天的头发，像是柔软的手掌抚摸他二人头顶。良夜寂寂，花香幽幽，石破天只当是又入了梦境。

小船穿过一个桥洞，又是一个桥洞，曲曲折折的行了良久，来到一处白石砌成的石级之旁。丁珰拾起船缆抛出，缆上绳圈套住了石级上的一根木桩。她掩嘴向石破天一笑，纵身上了石级。

丁不三笑道："今日你是娇客，请，请！"

石破天不知说甚么好，迷迷糊糊的跟在丁珰身后，跟着她走进一扇黑漆小门，跟着她踏过一条鹅卵石铺成的长长石路，跟着她走进了一个月洞门，跟着她走进一座花园，跟着她来到一个八角亭子之中。

丁不三走进亭中，笑道："娇客，请坐！"

石破天不知"娇客"二字是何意义，见丁不三叫他坐，只得坐下。丁不三却携着孙女之手，穿过花园，远远的去了。

明月西斜，凉亭外的花影拖得长长地，微风动树，凉亭畔的一架秋千一晃一晃的颤抖。石破天抚着左肩上的疤痕，心下一片迷惘。

过了好一会，只听得脚步细碎，两个中年妇人从花径上走到凉亭外，略略躬身，微笑道："请新官人进内堂更衣。"石破天不知是甚么意思，猜测要他进内堂去，便随着二人向内走去。

经过一处荷花池子，绕过一道回廊，随着两个妇人进了一间厢房。只见房里放着一大盆热水，旁边悬着两条布巾。一个妇人笑道："请新官人沐浴。老爷说，时刻匆忙，没预备新衣，请新官人将就些，仍是穿自己的衣服罢。"二人吃吃而笑，退出房去，掩上了房门。

石破天心想："我明明叫狗杂种，怎么一会儿变成帮主，一会儿成了天哥，叫作石破天也就罢了，这时候又给我改名叫甚么'娇客'、'新官人'？"

他存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。看来丁不三和丁珰对自己并无恶意，一盆热汤中散发着香气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除了衣衫，便在盆中洗了个浴，精神为之一爽。

刚穿好衣衫，听得门外一个男子声音朗声说道："请新官人到堂上拜天地。"石破天吃了一惊，"拜天地"三字他是懂的，一经联想，"新官人"三字登时也想起来了，小时候曾听母亲讲过新官人、新娘子拜天地的事，他怔怔的不语，只听那男子又问："新官人穿好衣衫了罢？"石破天道："是。"

那人推开房门，走了进来，将一条红绸挂在他颈中，另一朵红绸花扣在他的襟前，笑道："大喜，大喜。"扶着他手臂便向外走去。

石破天手足无措，跟着他穿廊过户，到了大厅上。只见明晃晃地点着八根巨烛，居中一张八仙桌上披了红色桌帏。丁不三笑吟吟的向外而立。石破天一踏进厅，廊下三名男子便齐声吹起笛子来，扶着石破天的那男子朗声道："请新娘子出堂。"

只听得环珮丁冬，先前那两个中年女子扶着一个头兜红绸、身穿红衫的女子。瞧这身形正是丁珰。那三个女子站在石破天右侧，烛光耀眼，兰麝飘香，石破天心中又是糊涂，又是害怕，却又是喜欢。

那男子朗声赞道："拜天！"

石破天见了丁珰已向中庭盈盈拜倒，正犹豫间，那男子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"跪下来叩头。"又在他背上轻轻推了推。

石破天心想："看来是非拜不可。"当即跪下，胡乱叩了几个头。扶着丁珰的一个女子见他拜得慌乱，忍不住噗哧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那男子赞道："拜地！"石破天和丁珰转过身来，一齐向内叩头，那男子又赞道："拜爷爷。"丁不三居中一站，丁珰先拜了下去，石破天微一犹豫，跟着便也拜倒。

那男子赞道："夫妇交拜。"

石破天见丁珰侧身向自己跪下，脑子中突然清醒，大声说道："爷爷，叮叮当当，我可真的不是甚么石帮主，不是你的天哥。你们认错了人，将来可别……可别怪我。"

丁不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这浑小子，这当儿还在说这些笑话！将来不怪，永远也不怪你！"

石破天道："叮叮当当，咱们话说在头里，咱们拜天地，是闹着玩呢，还是当真的？"丁珰已跪在地下，头上罩着红绸，突然听他问这句话，笑道："自然是当真的。这种事……哪有……哪有闹着玩的？"石破天大声道："今日你认错了人，可不管我事啊。将来你反悔起来，又来扭我耳朵，咬我肩膀，那可不成！"

一时之间，堂上堂下，尽皆粲然。

丁珰忍俊不禁，格格一声，也笑了出来，低声道："我永不反悔，只要你待我好，对我真心，我……我自然不会扭你耳朵，咬你肩头。"

丁不三大声道："老婆扭耳，天经地义。自盘古氏开天辟地以来，就是如此，有甚么成不成的？我的乖孙女婿儿，阿珰向你跪了这么久，你怎不还礼？"

石破天道："是，是！"当即跪下还礼，两人在红毡之上交拜了几拜。

那赞礼男子大声道："夫妻交拜成礼，送入洞房。新郎新娘，百年好合，多子多孙，五世其昌。"登时笛声大作。一名中年妇人手持一对红烛，在前引路，另一妇人扶着丁珰，那赞礼男子扶着石破天，一条红绸系在两人之间，拥着走进了一间房中。

这房比之石破天在长乐帮总舵中所居要小得多，陈设也不如何华丽，只是红烛高烧，东挂一块红绸，西贴一张红纸，虽是匆匆忙忙间胡乱凑起来的，却也平添不少喜气。几个人扶着石破天和丁珰坐在床沿之上，在桌上斟了两杯酒，齐声道："恭喜姑爷小姐，喝杯交杯酒儿。"嘻嘻哈哈的退了出去，将房门掩上了。

石破天心中怦怦乱跳，他虽不懂世务，却也知这么一来，自己和丁珰已拜了天地，成了夫妻。他见丁珰端端正正的坐着，头上罩了那块红绸，一动也不动，隔了半晌，想不出甚么话说，便道："叮叮当当，你头上盖了这块东西，不气闷么？"

丁珰笑道："气闷得紧，你把它揭了去罢！"

石破天伸两根手指捏住红绸一角，轻轻揭了下来，烛光之下，只见丁珰脸上、唇上胭脂搽得红扑扑地，明艳端丽，嫣然腼腆。石破天惊喜交集，目不转睛的向她呆呆凝视，说道："你……你真好看。"

丁珰微微一笑，左颊上出现个小小的酒窝，慢慢把头低了下去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丁不三在房外高处朗声说道："今宵是小孙女于归的吉期，何方朋友光临，不妨下来喝杯喜酒。"

另一边高处有人说道："长乐帮主座下贝海石，谨向丁三爷道安问好，深夜滋扰，甚是不当。丁三爷恕罪。"

石破天低声道："啊。是贝先生来啦。"丁珰秀眉微蹙，竖食指搁在嘴唇正中，示意他不可作声。

只听丁不三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我道是哪一路偷鸡摸狗的朋友，却原来是长乐帮的人。你们喝喜酒不喝？可别大声嚷嚷的，打扰了我孙女婿、孙女儿的洞房花烛，要闹新房，可就来得迟了。"言语之中，好生无礼。

贝海石却并不生气，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"原来今日是丁三爷令孙千金出阁的好日子。我们兄弟来得鲁莽，没携礼物，失了礼数，改日登门道贺，再叨扰喜酒。敝帮眼下有一件急事，要亲见敝帮石帮主，烦请丁三爷引见，感激不尽。若非为此，深更半夜的，我们便有天大胆子，也不敢贸然闯进丁三爷的歇驾之所。"

丁不三道："贝大夫，你也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了，不用跟丁老三这般客气，你说甚么石帮主，便是我的新孙女婿狗杂种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你们认错了人，不用见了。"

随伴贝海石而来的共有帮中八名高手，米横野、陈冲之等均在其内，听丁不三骂他们帮主为狗杂种，有几人喉头已发出怒声。贝海石却曾听石破天自己亲口说过几次，知道丁不三之言倒不含侮辱之意，只是帮主竟做了丁不三这老魔头的孙女婿，不由得暗暗担忧，说道："丁三爷，敝帮此事紧急，必须请示帮主，我们帮主爱说几句笑话，那也是常有的。"

石破天听得贝海石语意甚是焦急，想起自己当日在摩天崖上寒热交困，幸得他救命。此后他又日夜探视，十分关心，此刻实不能任他忧急，置之不理，当即走到窗前，推开窗子，大声叫道："贝先生，我在这里，你们是不是找我？"

贝海石大喜，道："正是，属下有紧急事务禀告帮主。"石破天道："我是狗杂种，可不是你们的甚么帮主。你要找我，是找着了。要找你们帮主，却没找着。"贝海石脸上闪过一缕尴尬的神色，道："帮主又说笑话了。帮主请移驾出来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"石破天道："你要我出来？"贝海石道："正是！"

丁珰走到石破天身后，拉住他衣袖，低声说道："天哥，别出去。"石破天道："我跟他说个明白，立刻就回来。"从窗子中毛手毛脚的爬了出去。

只见院子中西边墙上站着贝海石，他身后屋瓦上一列站着八人，东边一株栗子树的树干上坐着一人，却是丁不三，树干一起一伏，缓缓的抖动。

丁不三道："贝大夫，你有话要跟我孙女婿说，我在旁听听成不成？"贝海石沉吟道："这个……"心想："你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，岂不明白江湖上的规矩？我夤夜来见帮主，说的自是本帮机密，外人怎可与闻？早就听说此人行事乱七八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便道："此事在下不便擅专，帮主在此，一切自当由帮主裁定。"

丁不三道："很好，很好，你把事情推到我孙女婿头上。喂，狗杂种，贝大夫有话跟你说，我想在旁听听。"石破天道："爷爷要听，打甚么紧？"丁不三哈哈大笑，道："乖孙子，孝顺孙儿。贝大夫，有话便请快说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孙女儿洞房花烛，你这老儿在这里罗唆不停，岂不是大煞风景？"

贝海石没料到石破天竟会如此回答，一言既出，势难挽回，心下老大不快，说道："帮主，总舵有雪山派的客人来访。"

石破天还没答话，丁不三已插口道："雪山派没甚么了不起。"

石破天道："雪山派？是花万紫花姑娘他们这批人么？"

武林中门派千百，石破天所知者只一个雪山派，雪山派中门人千百，他所熟识的又只花万紫一人，因此冲口而出便提她的名字。

随贝海石而来的八名长乐帮好手不约而同的脸上现出微笑，均想："咱们帮主当真风流好色。今晚在这里娶新媳妇，却还是念念不忘的记着雪山派中的美貌姑娘。"

贝海石道："有花万紫花姑娘在内，另外却还有好几个人。

领头的是'气寒西北'白万剑。此外还有八九个他的师弟，看来都是雪山派中的好手。"

丁不三插口道："白万剑有甚么了不起？就算白自在这老匹夫自己亲来，却又怎地？贝大夫，老夫听说你的'五行六合掌'功夫着实不坏，为甚么一见白万剑这小子到来，便慌慌张张、大惊小怪起来？"

贝海石听他称赞自己的"五行六合掌"，心下不禁得意："这老魔头向来十分自负，居然还将我的五行六合掌放在心上。"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在下这点儿微末武功，何足挂齿？我们长乐帮虽是小小帮会，却也不惧武林中哪一门、哪一派的欺压。只是我们和雪山派素无纠葛，'气寒西北'却声势汹汹的找上门来，要立时会见帮主，请他等到明天，却也万万等不得，这中间多半有甚么误会，因此我们要向帮主讨个主意。"

石破天道："昨天花姑娘闯进总舵来，给陈香主擒住了，今天早晨已放了她出去。他们雪山派为这件事生气了？"贝海石道："这件事或者也有点干系，但属下已问过了陈香主，他说帮主始终待花姑娘客客气气，连头发也没碰到她一根，也没追究她擅闯总舵之罪，临别之时还要请她吃燕窝，送银子，实在是给足雪山派面子了。但瞧'气寒西北'的神色，只怕中间另有别情。""石破天道："你要我怎么样？"贝海石道："全凭帮主号令。帮主说'文对'，我们回去好言相对，给他们个软钉子碰碰；若说'武对'，就打他们个来得去不得，谁教他们肆无忌惮的到长乐帮来撒野？要不然，帮主亲自去瞧瞧，随机应变，那就更好。"

石破天和丁珰同处一室，虽然喜欢，却也是惶恐之极，心下惴惴不安，不知洞房花烛之后，下一步将是如何，暗思自己不是她的真"天哥"，这场"拜天地成亲"，到头来终不免拆穿西洋镜，弄得尴尬万分，幸好贝海石到来，正好乘机脱身，便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便回去瞧瞧。他们如有甚么误会，我老老实实跟他们说个明白便了。"回头说道："爷爷，叮叮当当，我要去了。"

丁不三搔了搔头皮，道："这个不大妙。雪山派的小子们来搅局，我去打发好了，反正我杀过他们两个弟子，和白老儿早结了怨，再杀几个，这笔帐还是一样算。"

丁不三杀了孙万年、褚万青二人之事，雪山派引为奇耻大辱，秘而不宣；石清、闵柔夫妇得知后也从未对人说起，因此江湖上全无知闻。

贝海石一听之下，心想：“雪山派势力甚盛，不但本门师徒武功高强，且与中原各门派素有交情，我们犯不着无缘无故的树此强敌。长乐帮自己的大麻烦事转眼就到，实不宜另生枝节。”当即说道：“帮主要亲自去会会雪山派人物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丁三爷，敝帮的小事，不敢劳动你老人家的大驾，我们了结此事之后。再来拜访如何？”

他绝口不提“喝喜酒”三字，只盼石破天回总舵之后，劝得他打消与丁家结亲之意。

丁不三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说过要去，那便一定要去。

我老人家的大驾，是非劳动不可的。长乐帮这件事，丁老三是管定了。”

丁珰在房内听着各人说话，猜想雪山派所以大兴问罪之师，定是自己这个风流夫婿见花万紫生得美貌。轻薄于她，十之八九还对她横施强暴，至于陈香主说甚么“连头发也没有碰到她一根”，多半是在为帮主掩饰，否则送银子也还罢了，怎地要请人家姑娘吃燕窝补身？又想今宵洞房花烛，他居然要赶去跟花万紫相会，将自己弃之不顾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？又听爷爷和贝海石斗口，渐渐说僵，当即纵身跃入院子，说道：“爷爷，石郎帮中有事，要回总舵，咱们可不能以儿女之私，误他正事。这样罢，咱祖孙二人便跟随石郎而去，瞧瞧雪山派中到底有甚么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
石破天虽要避开洞房中的尴尬，却也不愿和丁珰分离，听她这么说，登时大喜，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叮叮当当，你和我一起去，爷爷也去。”

他既这么说，贝海石等自不便再生异议。各人来到河畔，坐上长乐帮驶来的大船，回归总舵。

贝海石在船上低声对石破天道：“帮主，你劝劝丁三爷，千万不可出手杀伤雪山派的来人，多结冤家，殊是无谓。”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啊，好端端地怎可随便杀人，那不是成了坏人么？”

一行来到长乐帮总舵。丁珰说道：“天哥，我到你房中去换一套男子衣衫，这才跟你一起，去见见那位花容月貌的花姑娘。”石破天大感兴趣，问道：“那为甚么？”丁珰笑道：“我不让她知道我是你的娘子，说起话来方便些。”石破天听到她说“我是你的娘子”这六个字时，脸上神情又是娇羞，又是得意，不由得胸口为之一热，道：“很好，我同你换衣服去。”

丁不三道：“我也去装扮装扮，我扮作贵帮的一个小头目可好？”贝海石本不愿让雪山派中人知道丁不三与本帮混在一起，听他说愿意化装，正合心意，却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丁三爷爱怎样着，可请自便。”

丁不三祖孙二人随着石破天来到他卧室之中。推门进去时侍剑兀自睡着，她听到门响，“啊”的一声，从床上跳将起来，见到丁不三祖孙，大为惊讶。石破天一时难以跟她说明，只道：“侍剑姊姊，这两位要装扮装扮，你……帮帮他们罢。”

深恐侍剑问东问西。这拜天地之事可不便启齿，说了这句话，便走到房外的花厅之中。

过得一顿饭时分，陈冲之来到厅外，朗声道：“启禀帮主。众兄弟已在虎猛堂中伺候帮主大驾。”

便在此时，丁珰掀开门帷，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好啦，咱们去罢。”石破天眼前突然多了一个粉装玉琢般的少年男子，不由得一怔，只见丁珰穿了一袭青衫，头带书生巾，手中拿着一柄折扇。石破天虽不知甚么叫做“风流儒雅”，却也觉得她这般打扮，较之适才的新娘子服饰另有一番妩媚。丁不三却穿了一套粗布短衣，脸上搽满了淡墨，足下一双麻鞋，左肩高，右肩低，走路一跛一拐，神情十分猥崽。石破天乍看之下，几乎认不出来，隔了半晌，这才哈哈大笑。说道：“爷爷，你样子可全变啦。”

陈冲之低声道：“帮主，要不要携带兵刃？”石破天睁大了眼睛问道：“带甚么兵刃，为甚么要带兵刃？”陈冲之只道他问的是反话，忙道：“是！是！”当下当先引路，四个人来到虎猛堂中。

陈冲之推门进去，堂中数十人倏地站起，齐声说道：“参见帮主！”石破天万没料到厅门开处，厅堂竟是如此宏大，堂中又有这许多人等着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见各人躬身行礼，既不知如何答礼，又不知说甚么好，登时呆在门口，不由得手足无措。但见四周几桌上点着明晃晃的巨烛，数十名高高矮矮的汉子分两旁站立，居中空着一张虎皮交椅。大厅中这一股威严之气，登时将他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少年慑住了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，双眼望着贝海石求援，只盼他指示如何应对。

贝海石抢到门边，扶着石破天的手臂，低声道：“帮主，咱们先坐定了，才请雪山派的朋友们进来。”石破天自是一切都听由他的摆布，在贝海石扶持下走到虎皮交椅前。贝海石低声道：“请坐！”

石破天茫然道：“我……坐在那里？”心里说不出的害怕，眼光不由自主的向丁珰望去，最好丁珰能拉着他手逃出大厅，逃得远远地，到甚么深山野岭之中，再也别回到这地方来。丁珰却向他微微一笑。石破天从她眼色中感到一阵亲切之意，似乎听她在说：“天哥，不用怕，我便在你身边，若有甚么难事，我总是帮你。”他登时精神一振，心下又是感激，又是安慰，当下便在居中那张虎皮大椅上坐了下去。

石破天坐下后，丁不三和丁珰站在虎皮交椅之后，堂上数十条汉子一一按座次就座。

贝海石道：“众家兄弟，帮主这些日子中病得甚是沉重，幸得吉人天相，已大好了，只是精神尚未全然复元。本来帮主还应安安静静的休养多日，方能亲理帮务，不料雪山派的朋友们却非见帮主不可，倒似乎帮主已然一病不起了似的。嘿嘿，帮主内功深湛，小小病魔岂能奈何得了他？帮主，咱们便请雪山派的朋友们进来如何？”

石破天“嗯”了一声，也不知该说“好”还是“不好”。

贝海石道：“安排座位！西边的兄弟们都坐到东边来。”众人当即移动座位，坐到了东首。在堂下侍候的帮众上来，在西首摆开一排九张椅子。

贝海石道：“米香主，请客人来会帮主。”米横野应道：“是。”转身出去。

过不多时，听得厅堂外脚步声响，四名帮众打开大门。米横野侧身在旁。朗声道：“启禀帮主，雪山派众位朋友到来！”

贝海石低声道：“咱们出去迎接！”轻轻扯了扯石破天的衣袖。石破天道：“是么？”迟迟疑疑的站起身来，跟着贝海石走向厅口。

雪山派九人走进厅来，都穿着白色长衫，当先一人身材甚高，四十二三岁年纪，一脸英悍之色，走到离石破天丈许之地，突然站住，双目向他射来，眼中精光大盛，似乎要直看到他心中一般。石破天向他傻傻一笑，算是招呼。

贝海石道：“启禀帮主，这位是威震西陲、剑法无双，武林中大大有名的‘气寒西北’白万剑白大哥。”

石破天点点头，又傻里傻气的一笑，他只认得跟在白万剑身后最末一个的花万紫，笑道：“花姑娘，你又来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雪山派九人登时尽皆变色。花万紫更是尴尬，哼的一声，转过了头去。

白万剑是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的长子，他们师兄弟均以“万”字排行，他名字居然叫到白万剑，足见剑法固然高出侪辈，而白自在对儿子的武功也确是着实得意，才以此命名。他与“风火神龙”封万里合称“雪山双杰”，在武林中当真是好大的威名，这次若不是他亲来，贝海石也决不会夤夜赶到丁不三家中去将石破天请来。白万剑在外边客厅中候石破天延见，足足等了两个时辰，心头已是老大一股怒火，一碗茶冲了喝，喝了冲，已喝得与白水无异，早没半点茶味，好容易进得虎猛堂来，那帮主还是大模大样的居中坐在椅上，贝海石报了自己的名字向他引见，他连“久仰大名”之类的客气话半句不说，一开口便向花师妹招呼，如何不令白万剑气破了胸膛？

他登时便想：“瞧模样八成便是那小子，这几天四下打听，江湖上都说长乐帮石帮主贪淫好色，自然便是他了。这小子不将我放在眼里，却色迷迷的向花师妹献殷勤，大庭广众之间已是如此，花师妹陷身于此之时，自然更是大大不堪了。”

总算他是大有身分之人，不愿立即发作，斜眼冷冷的向石破天侧视，口中不语，脸上神色显得大为不屑。

石破天又问：“花姑娘，你大腿上的剑伤好些了吗？还痛不痛？”这一问之下，花万紫登时满脸通红，其余八名雪山派弟子一齐按住剑柄。

贝海石忙道："众位朋友远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敝帮帮主近日身体不适，本来不宜会客，只是冲着众位的面子，这才抱病相见，有劳各位久候，实在抱歉得很。"

白万剑哼的一声，大踏步走上去，在西首第一张椅坐下，耿万钟坐第二位，以下是柯万钧、王万仞等几人，花万紫坐在末位。

长乐帮中有几人嬉皮笑脸，甚是得意，心想："帮主一出口便讨了你们的便宜，关心你师妹的大腿，嘿嘿，你'气寒西北'还不是无可奈何？"

贝海石陪了石破天回归原位，仆役奉上茶来。贝海石拱手道："敝帮上下久仰雪山派威德先生、雪山双杰、以及众位朋友的威名，只是敝帮僻处江南，无由亲近。今日承白师傅和众家朋友托顾，敝帮上下有缘会见西北雪山英雄，实是三生之幸。"

白万剑拱手还礼，道："贝大夫着手成春，五行六合掌天下无双，在下一直仰慕得紧。贵帮众位朋友英才济济，在下虽不相识，却也早闻大名。"他将贝海石和长乐帮众都捧了几句，却绝口不提石破天。

贝海石诈作不知，谦道："岂敢，岂敢！不知各位到镇江已有几日了？金山焦山去玩过了吗？改日让敝帮帮主作个小东，陪各位列市上酒家小酌一番，再瞧瞧我们镇江小地方的风景。"他随口敷衍，总是不问雪山派群弟子的来意。

终于还是白万剑先忍耐不住，朗声说道："江湖上多道贵帮石帮主武功了得，却不知石帮主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？"

长乐帮上下尽皆心中一凛，均想："帮主于自己的武功门派从来不说，偶尔有人于奉承之余将话头带过去，他也总是微笑不答。贝先生说他是前东方帮主的师侄，但武功却全然不像。不知他此时是否肯说？"

石破天嗫嚅道："这……这个……你问我武功么？我……我是一点儿也不会。"

白万剑听他这么说，心中先前存着三分怀疑也即消了，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"长乐帮英贤无数，石帮主倘若当真不会武功，又如何作得群雄之王？这句话只好去骗骗小孩子了。想来石帮主羞于称述自己的师承来历，却不知是何缘故。"

石破天道："你说我骗小孩子？谁是小孩子？叮叮当当，她……她不是小孩子，我也没骗她，我早跟她说过，我不是她的天哥。"他虽和白万剑对答，鼻中闻着身后丁珰的衣香，一颗心却全悬在她的身上。

白万剑浑不知他说些甚么叮叮当当，只道他心中有鬼，故意东拉西扯，脸色更是沉了下来，沉声道："石帮主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阁下在凌霄城中所学的武功，只怕还没尽数忘得干干净净罢？"

此言一出，长乐帮帮众无不耸然动容。众人皆知西域"凌霄城"乃雪山派师徒聚居之所，白万剑如此说，难道帮主曾在雪山派门下学过武功？这伙人如此声势汹汹的来到，莫非与他们门户之事有关？

石破天茫然道："凌霄城？那是甚么地方？我从来没学过甚么武功。如果学过，那也不会忘得干干净净罢？"

这几句话连长乐帮群豪听来也觉大不对头。"凌霄城"之名，凡是武林中人，可说无人不知，他身为长乐帮帮主，居然诈作未之前闻，又说从未学过武功，如此当面撒谎，不免有损他的身分体面，又有人料想，帮主这么说，必定另有深意。

在白万剑等人听来，这几句话更是大大的侮辱，显是将雪山派丝毫没放在眼里，把"凌霄城"三字轻轻的一笔勾销。

王万仞忍不住大声道："石帮主这般说，未免太过目中无人。在石帮主眼中，雪山派门下弟子是个个一钱不值了。"

石破天见他满脸怒容，料来定是自己说错了话，忙道："不是，不是的。我怎会说雪山派个个一钱不值。好像……好像……好像……"他在摩天崖居住之时，一年有数次随着谢烟客到小市镇上买米买盐，知道越是值钱的东西越好。这时只想说几句讨好雪山派的话，以平息王万仞的怒气，但连说了三个"好像"，却举不出适当的例子。这几人中，耿万钟、柯万钧、王万仞等几个他在侯监集上曾经见过，但不知他们的名字，只有花万紫一人比较熟悉，窘迫之下，便道："好像花万紫姑娘，就值钱得很，值得很多很多银子……"

呼的一声，雪山派九人一齐起立，跟着眼前青光乱闪，八柄长剑出鞘，除了白万剑一人之外，其余八人各挺长剑，站成一个半圆，围在石破天身前。王万仞戟指骂道："姓石的，你口出污言秽语，当真是欺人太甚。我们雪山弟子虽然身在龙潭虎穴之中，也不能轻易咽下这口气！"

石破天见这九人怒气冲天，半点摸不着头脑，心想："我说的明明是好话，怎么你们又生气了？"回头向丁珰道："叮叮当当，我说错了话吗？"丁珰听得夫婿当众羞辱花万紫，知他全没将这美貌姑娘放在心上，自是喜慰之极，听他问及，当即抿嘴笑道："我不知道，或许花姑娘不值很多很多银子，也未可知。"石破天点了点头，道："就算花姑娘不值甚么银子，便宜得很，贱得很，那也不用生气啊！"

长乐帮群豪轰然大笑，均想帮主既这么说，那是打定主意跟雪山派大战一场了。有人便道："贵了我买不起，倘若便宜，嘿嘿，咱们倒可凑乎凑乎……"

青光一闪，跟着叮的一声，却原来王万仞狂怒之下，挺剑便向石破天胸口刺去。白万剑随手抽出腰间长剑，轻轻挡开。王万仞手腕酸麻，长剑险些脱手，这一剑便递不出去。

白万剑喝道："此人跟咱们仇深似海，岂能一剑了结？"刷的一声，还剑入鞘，沉声道："石帮主，你到底认不认得我？"

石破天点点头，说道："我认得你，你是雪山派的'气寒西北'白万剑白师傅。"白万剑道："很好，你自己做过的事，认也不认？"石破天道："我做过的事，当然认啊。"白万剑道："嗯，那么我来问你，你在凌霄城之时，叫甚么名字？"

石破天搔了搔头，道："我在凌霄城？甚么时候我去过了？

啊，是了，那年我下山来寻妈妈和阿黄，走过许多城市小镇，我也不知是甚么名字，其中多半有一个叫做凌霄城了。"

白万剑寒着脸，仍是一字一字的慢慢说道："你别东拉西扯的装蒜！你的真名字，并非叫石破天！"

石破天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对啦，对啦，我本来就不是石破天，大家都认错了我。毕竟白师傅了不起，知道我不是石破天。"

白万剑道："你本来的真姓名叫做甚么？说出来给大伙儿听听。"

王万仞怒喝："他叫做甚么？他叫——狗杂种！"

这一下轮到长乐帮群豪站起身来，纷纷喝骂，十余人抽出了兵刃。王万仞已将性命豁出去了，心想我就是要骂你这狗杂种，纵然乱刀分尸，王某也不能皱一皱眉头。

哪知石破天哈哈大笑，拍手道："是啊，对啦！我本来就叫狗杂种，你怎知道？"

此言一出，众人愕然相顾，除了贝海石、丁不三、丁珰等少数几人听他说过"狗杂种"的名字，余人都是惊疑不定。

白万剑却想："这小子果然是大奸大猾，实有过人之长，连如此辱骂也能坦然受之，对他可要千万小心，半点轻忽不得。"

王万仞仰天大笑，说道："哈哈，原来你果然是狗杂种，哈哈，可笑啊可笑。"石破天道："我叫做狗杂种有甚么可笑？

这名字虽然不好，但当年你妈妈若是叫你做狗杂种，你便也是狗杂种了。"王万仞怒喝："胡说八道！"长剑挺起，使一招"飞沙走石"，内劲直贯剑尖，寒光点点，直向石破天胸口刺去。

白万剑有心要瞧瞧石破天这几年来到底学到了甚么奇异武功，居然年纪轻轻，便身为一帮之主，令得群豪帖服，这一次便不再阻挡，口中说道："王师弟不可动粗。"身子离椅，作个阻拦之势，却任由王万仞从身旁掠过，连人带剑，直向石破天扑去。

石破天虽练成了上乘内功，但动手过招的临敌功夫却半点也没学过，眼见对方剑势来得凌厉之极，既不知如何闪避，亦不知怎生招架才好，手忙脚乱之间，自然而然的伸手向外推出。他身穿长袍，两只长袖向长剑上挥了出去。只听得喀喇一响，呼的一声，王万仞突然向后直飞出去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撞在大门之上。

雪山派九人进入虎猛堂后，长乐帮帮众便将大门在外用木柱撑住了，以便一言不合，动起手来，便是个瓮中捉鳖之势。这虎猛堂的大门乃坚固之极的梨木所制，镶以铁片，嵌以铜钉。王万仞背脊猛力撞在门上，跟着噗噗两响，两截断剑插入了自己肩头。

原来石破天双袖这一挥之势，竟将他手中长剑震为两截。

王万仞被他内力的劲风所遇，气也喘不过来，全身劲力尽失，双臂顺着来势挥出，两截断剑竟反刺入身。他软软的坐倒在地，已然动弹不得。肩头伤口中鲜血汩汩流出。霎时之间，白袍的衣襟上一片殷红。柯万钧和花万紫急忙抢过，一个探他鼻息，一个把他腕脉，幸好石破天内力虽强，却不会运使，王万仞只受外伤，性命无碍。

这么一来，雪山派群弟子固然又惊又怒，长乐帮群豪也是欣悦之中带着极大的诧异。群豪曾见帮主施展过武功，也不怎么了得，所以拥他为主，只为了他锐身赴难，甘愿牺牲一己而救全帮上下性命，再加贝海石全力扶持，众人畏惧石帮主，其实大半还是由于怕了贝海石之故，万料不到石帮主内力竟如此强劲。只贝海石暗暗点头，心中忧喜参半。

白万剑冷笑道：“石帮主，咱们武林中人，讲究辈份大小。犯上作乱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常言道得好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既曾在我雪山派门下学艺，我这个王师弟好歹也是你的师叔，你向他下此毒手，到底是何道理？天下抬不过一个‘理’字，你武功再强，难道能将普天下尊卑之分、师门之义，一手便都抹煞了么？”

石破天茫然道：“你说甚么，我一句也不懂。我几时在你雪山派门下学过武艺了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到得此刻，你还是不认，你自称狗杂种，嘿嘿，你自甘下流，都没甚么好说，可是你父母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侠义英雄，你也不怕辱没了父母的英名。你不认师父，难道连父母也不认了？”

石破天大喜，道：“你认识我爹爹妈妈？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，白师傅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妈妈在哪里？我爹爹是谁？”说着站起身来深深一揖，脸上神色异常诚恳。

白万剑大是愕然，不知他如此装假，却又是甚么用意，转念又想：“此人大奸大恶，实不可以常理度之。他为了遮掩自己身分，居然父母也不认了。他既肯自认狗杂种，自然连祖宗父母也早不放在心上了。”霎时间心下感慨万分，一声长叹，说道：“如此美质良材，偏偏不肯学好，当真是可恨可叹。”

石破天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白师傅，你说可恨可叹，我爹爹妈妈怎么了？”说时关怀之情见于颜色。

白万剑见他真情流露，却决非作伪，便道：“你既对你爹娘尚有悬念之心，还不算是丧尽了天良。你爹娘剑法通神，英雄了得，夫妻俩携手行走江湖，又会有甚么凶险？”

长乐帮群豪相顾茫然，均想：“帮主的身世来历，我们一无所知，原来他父母亲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。说甚么‘剑法通神，英雄了得’。武林中当得起白万剑这八个字考语的夫妻可没几对啊，那是谁了？”贝海石登时便想：“难道他是玄素庄黑白双剑的儿子？这……这可有些麻烦了。”

这时王万仞在柯万钧和花万紫两人扶掖之下，缓过了气来，长长呻吟了一声。

石破天见他叫声中充满痛楚，甚是关怀，问道：“这位大哥为何突然向后飞了出去？好像是撞伤了？贝先生，你说他伤势重不重？”

这几句询问在旁人听来，无不认为他是有意讥刺，长乐帮中群豪倒有半数哈哈大笑。有的说道：“此人伤势说重不重，说轻恐怕也不轻。”有的道：“雪山派的高手声势汹汹，半夜三更前来生事，我道真有甚么惊人艺业，嘿嘿、果然惊人之至，名不虚传。”

白万剑只作充耳不闻，朗声说道：“石帮主，我们今日造访，为的是你一人的私事，和别的朋友均无干系。雪山派弟子不愿跟人作无聊的口舌之争。石中玉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认是不认？”石破天奇道：“石中玉？谁是石中玉，你要我认甚么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你师父风火神龙为了你的卑鄙恶行，以致断去了一臂，封师哥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心中可有丝毫内愧？”这几句说得甚是诚恳，只盼他天良发现，终于生出悔罪之心。

石破天对所听到的言语却句句不懂，又问：“风火神龙封师兄，他是谁？怎么为了我的卑鄙恶行而断去一臂？我……做了甚么卑鄙恶行？”

白万剑听他始终不认，显是要逼着自己当众吐露爱女受辱、跳崖自尽的惨事，只气得目眦欲裂，刷的一声，拔剑出鞘，手腕一抖，秃的一响，长剑又还入了剑鞘，指着柱上的三个剑痕，朗声说道：“列位朋友，我雪山派剑法低微，不值方家一笑。但本派自创派祖师传下来的剑法，若是侥幸刺伤对手，往往留下雪花六出之形。本派的派名，便是由此而来。”

众人齐向柱子上望去，只见朱漆的柱上共有六点剑痕，布成六角，每一点都是雪花六出之形，甚是整齐。适才见他拔剑还剑，只一瞬间之事，哪知他便在这一刹那中已在柱上连刺六剑，每一剑都凭手腕颤动，幻成雪花六出，手法之快实是无与伦比。众人当王万仞被石破天内劲摔出后，对雪山派已没怎么放在眼里，但白万剑这一手剑法精妙，武林中罕见罕闻。有的不由得肃然起敬，有的更大声叫起好来。

白万剑抱拳道：“列位朋友之中，兵刃上胜过白某的，不知道有多少。白某岂敢班门弄斧，到贵帮总舵来妄自撒野？只是有一件事要请列位朋友作个见证。七年之前，敝派有个不成器的弟子，名叫石中玉，胆大妄为，和在下的廖师叔动手较量。我廖师叔为了教训于他，曾在他左腿上刺了六剑，每一剑都成雪花六出之形。本派剑法虽然平庸无奇，但普天之下，并无第二派剑法能留下这等伤痕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转头瞪视石破天，森然道：“石中玉，你欺瞒众人，不敢自暴身分，那么你将裤管捋起来，给列位朋友瞧瞧，到底你大腿上是否有这般的伤痕？是真是假，一见便知。”

石破天奇道：“你叫我捋起裤管来给大家瞧瞧？”白万剑道：“不错，若是阁下腿上无此伤痕，那是白某瞎了眼睛，前来贵帮骚扰胡混，自当向帮主磕头赔罪。但若你腿上当真有此伤痕，那……那……那便如何？”石破天笑道：“要是我腿上真有这么六个剑疤，那可真奇了，怎么我自己全不知道？”

白万剑目不转睛的凝视着他，见他说得满怀自信，不由得心下嘀咕：“此人定然是石中玉那小子。虽然相隔数年，他长大成人之后相貌变了，神态举止也颇有不同，但面容一般无异。花师妹潜入此处察看，回来后一口咬定是他，难道咱们大伙儿都走了眼不成？”一时沉吟未答。

陈冲之笑道：“你要看我们帮主腿上伤疤，我们帮主却要看贵派花姑娘大腿上的伤疤。这里人多，赤身露体的不便，不如让他两位同到内室之中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大家仔仔细细的看上一看！”长乐帮群豪捧腹大笑，声震屋瓦。

白万剑怒极，低声骂道：“无耻！”身形一转，已站在厅心，喝道：“石中玉，你作贼心虚，不肯显示腿伤，那便随我上凌霄城去了断罢！”刷的一声，已拔剑在手。

石破天道：“白师傅又何必生气？你说我腿上有这般伤痕，我却说没有，那么大家瞧瞧便是，又打甚么紧了？”说着抬起左腿，左脚踏在虎皮交椅的扶手上，捋起左脚的裤管，露出腿上肌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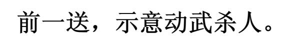
大厅中登时鸦雀无声。突然间众人不约而同“哦”的一声，惊呼了出来。

只见石破天左腿外侧的肌肤之上，果然有六点伤疤，宛然都有六角，虽然皮肉上的伤疤不如柱上的剑痕那般清晰，但六角之形，人人却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中间最惊讶的却是石破天自己，他伸手用力一擦那六个伤疤，果然是生在自己腿上，绝非伪造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又再细看，腿上这六个伤疤实和柱上剑痕一模一样。

雪山派九人一十八只眼睛冷冷的凝望着他。

石破天捋着裤管，额头汗水一滴滴的流下来，他又摸摸肩头，喃喃道：“肩头、腿上都有伤疤，怎么别人知道，我……我自己都不知道？难道……我把从前的事都忘了？”

他瞧瞧贝海石，贝海石缓缓摇了摇头。他回头去望丁珰，丁珰皱着鼻子，向他笑着装个鬼脸。他又向丁不三瞧去，丁不三右手食中两指向



前一送，示意动武杀人。

# 第七回　雪山劍法

石破天笑道：『你們少了一個人，比不成劍，我和白師傅聯手，凑個與兒。不過我是不會的，請你們指點。』



七　雪山剑法

陈冲之双手横托长剑，送到石破天身前，低声道：“帮主，不必跟他们多说，以武力决是非。胜的便是，败的便错。”他见白万剑剑法虽精，料想内力定然不如帮主，既然证据确凿，辩他不过，只好用武，就算万一帮主不敌，长乐帮人多势众，也要杀他们个片甲不回。

石破天随手接过长剑，心中兀自一片迷惘。

白万剑森然道：“石中玉听了：白万剑奉本派掌门人威德先生令谕，今日清理门户。这是雪山派本门之事，与旁人无涉。若在长乐帮总舵动手不便，咱们到外边了断如何？”

石破天迷迷糊糊的道：“了……了甚么断？”丁珰在他背上轻轻一推，低声道：“跟他打啊，你武功比他强得多，杀了他便是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杀他，为甚么要杀他？白师傅又不是坏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跨了两步。

白万剑适才见他双袖一拂，便将王万仞震得身受重伤，心想这小子离了凌霄城后，不知得逢甚么奇遇，竟练成了这等深厚内功，旁的武功自也定然非同小可，哪里敢有丝毫疏忽？

长剑抖动，一招“梅雪争春”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剑尖剑锋齐用，剑尖是雪点，剑锋乃梅枝，四面八方的向石破天攻了过来。

霎时之间，石破天眼前一片白光，哪里还分得清剑尖剑锋？他惊惶之下，又是双袖向外乱挥，他空有一身浑厚内功，却丝毫不会运用，适才将王万仞摔出，不过机缘巧合而已。这时乱挥之下。力分则弱，何况白万剑的武功又远非王万仞之可比。但听得嗤嗤声响，他两只衣袖已被白万剑长剑削落。跟着咽喉间微微一凉，已被剑尖抵住。

白万剑情知对方高手如云。尤其贝海石武功决不在自己之下。站在石破天身后那老者目中神光湛然，也必是个极厉害的人物，身处险地。如何可给对方以喘息余暇？一招得手，立即抢上两步，左臂伸出，已将石破天挟在胁下，胳臂使劲，逼住了石破天腰间的两处穴道，喝道：“列位朋友，今日得罪了，日后登门赔礼！”

柯万钧等眼见师哥得手，不待吩咐，立时将王万仞负起，同时向大门闯去。

陈冲之和米横野刀剑齐出，喝道：“放下帮主！”刀砍肩头，剑取下盘，向白万剑同时攻上。

白万剑长剑颤动，当当两声，将刀剑先后格开，虽说是先后，其间相差实只一霎。他觉察到敌刃上所含内力着实不弱，心想：“这两人武功已如此了得，长乐帮众好手并力齐上，我等九人非丧生于此不可。”身形一晃，贴墙而立，喝道：“哪一个上来，兄弟只得先毙了石中玉，再和各位周旋。”

长乐帮群豪万料不到帮主如此武功，竟会一招之间便被他擒住，不由得都没了主意。

丁珰满脸惶急之色，向丁不三连打手势，要他出手。丁不三却笑了笑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武功极强。在那小船之上，轻描淡写的便卸了我的一掌，岂有轻易为人所擒之理？他此举定有用意，我何必强行出头，反而坏他的事？且暗中瞧瞧热闹再说。”丁珰见爷爷笑嘻嘻的漫不在乎，心下略宽，但良人落入敌手，总是担心。

这时柯万钧双掌抵门，正运内劲向外力推，大门外支撑的木柱被他推得吱吱直响，眼见大门便要被他推开。贝海石斜身而上，说道：“柯朋友不用性急，待小弟叫人开门送客。”

花万紫喝道：“退开了？”挥动长剑，护住柯万钧的背心。

贝海石伸指便向剑刃上抓去。花万紫一惊："难道你这手掌竟然不怕剑锋？"便这么稍一迟疑，眼见贝海石的手指已然抓到剑上，不料他手掌和剑锋相距尚有数寸，蓦地里屈指弹出，嗡的一声，花万紫长剑把捏不住，脱手落地。贝海石右手探出，一掌拍在她肩头。这两下兔起鹘落，变招之速，实不亚于刚才白万剑在柱上留下六朵剑花。

丁不三暗暗点头："贝大夫五行六合掌武林中得享大名，果然有他的真实本领。"但见他轻飘飘的东游西走，这边弹一指，那边发一掌。雪山派全弟子纷纷倒地。每人最多和他拆上三四招，便给击倒。

白万剑大叫："好功夫。好五行六合掌，姓白的改日定要领教！"突然飞身而起。忽喇喇一声，冲破屋顶，挟着石破天飞了出去。

贝海石叫道："何不今日领教？"跟着跃起，从屋顶的破洞中追出，只见寒光耀眼，头顶似有万点雪花倾将下来。他身在半空，手中又无兵刃，急切间难以招架，立时使一个千斤坠，硬生生的直堕下来。这一下看是平淡无奇，但在一瞬间将向上急冲之势转为下坠，其间只要有毫发之差，便已中剑受伤，大厅中一众高手看了，无不打从心底喝出一声采来。

但白万剑便凭了这一招，已将石破天挟持而去。贝海石足尖在地下一登，跟着又穿屋追出。

丁珰大急，也欲纵身从屋顶的破孔中追出。丁不三抓住她手臂，低声道："不忙！"

只听得砰砰、拍拍，响声不绝，屋顶破洞中瓦片泥块纷纷下坠。横卧在地的雪山派八弟子中，忽有一个瘦小人形急纵而起，快如狸猫，捷似猿猴，从屋顶破洞中钻了出去。

陈冲之反手一刀，嗤的一声，削下了他一片鞋底，便只一寸之差，没砍下他的脚板来。群豪都是一楞，没想到雪山派中除白万剑外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高手，他被贝海石击倒后，竟尚能脱身逃走。米横野深恐其余七人又再脱逃，一一补上数指。

这时长乐帮中已有十余人手提兵刃，从屋顶破洞中窜出，分头追赶。各人均想："人家欺上门来，将我们帮主擒了去，若不截回，今后长乐帮在江湖上哪里还有立足之地？虽将敌人也擒住了七名，但就算擒住七十名、七百名，也不能抵偿帮主被擒之辱。"又想："只须将那姓白的绊住，拆得三招两式，众兄弟一拥而上，救得帮主，那自是天大的奇功。"当下人人奋勇，分头追赶。

四下里呼哨大作，长乐帮追出来的人愈来愈众。

白万剑一招间竟便将石破天擒住，自己也觉难以相信，穿破屋顶脱出之后，心中暗呼："惭愧！"耳听得身后追兵喊声大作，手中抱着人难以脱身远走，纵目四望，见西首河上一道拱桥，此时更无多思余暇，便即扑向桥底，抱着石破天站在桥蹬石上，紧贴桥身。

过不多时，便听得长乐帮群豪在小河南岸呼啸来去，更有七八人踏着石桥，自桥南奔至桥北。白万剑打定了主意："若我行迹给敌人发觉，说不得只好先杀了这小子。"只听得又有一批长乐帮中人沿河畔搜将过来。突然间河畔草丛中忽喇声响，一人向东疾驰而去。

白万剑听着此人脚步声，知是师弟汪万翼，心头一喜。汪万翼的轻功在雪山派中向称第一，奔行如飞，他此举显是意在引开追兵，好让自己乘机脱险。果然长乐帮群豪蜂涌追去。

白万剑心想："长乐帮中识见高明之士不少，岂能留下空隙，任我从容逸去？"

正迟疑间，只听得橹声夹着水声，东边摇来三艘敞篷船，两艘装了瓜菜，一艘则装满稻草，当是乡人一早到镇江城里来贩卖。三艘船首尾相贯，穿过拱桥。白万剑大喜，待最后一艘柴船经过身畔时，纵身跃起，连着石破天一齐落到稻草堆上。稻草积得高高的，几欲碰到桥底，二人轻轻落下，船上乡人全不知觉。白万剑带着石破天身子一沉，钻入了稻草堆中。

柴船驶到柴市，靠岸停泊，摇船的乡农径自上茶馆喝茶去了。

白万剑从稻草中探头出来，见近旁无人，当即挟着石破天跃上岸来，见西首码头旁泊着一艘乌篷船，当即踏上船头，摸出一锭三两来重的银子，往船板一抛，说道："船家，我这朋友生了急病，快送我们上扬州去。这锭银子是船钱，不用找了。"船家见了这么大一锭银子，大喜过望，连声答应，拔篙开船。乌篷船转了几个弯便驶入运河，径向北航。

白万剑缩在船舱之中。他知这一带长乐帮势力甚大，稍露风声，群豪便会赶来，心下盘算："我虽侥幸擒得了石中玉这小子，但将七名师弟、师妹都陷在长乐帮中，却如何搭救他们出险？"心下一喜一忧，生恐石破天装模作样，过不到一盏茶时分，便伸指在他身上点上几处穴道，当乌篷船转入长江时，石破天身上也已有四五十处穴道被他点过了。

白万剑道："船家，你只管向下流驶去，这里又是五两银子。"船家大喜，说道："多谢客官厚赏，只是小人的船小，经不起江中风浪，靠着岸驶，勉强还能对付。"白万剑道："靠南岸顺流而下最好。"

驶出二十余里，白万剑望见岸上一座黄墙小庙，当即站在船头，纵声呼啸。庙中随即传出呼啸之声，白万剑道："靠岸。"那船家将船驶到岸旁，插了篙子，待要铺上跳板，白万剑早已挟了石破天纵跃而上。

白万剑刚踏上岸，庙中十余人已欢呼奔至，原来是雪山派第二批来接应的弟子。众人见他腋下挟着一个锦衣青年，齐问："白师哥，这个是……"

白万剑将石破天重重往地下一摔，愤然道："众位师弟，愚兄侥幸得手，终于擒到了这罪魁祸首。大家难道不认得他了？"

众人向石破天瞧去，依稀便是当年凌霄城中那个跳脱调皮的少年石中玉。

众人怒极，有的举脚便踢，有的向他大吐唾沫。一个年长的弟子道："大家可莫打伤了他。白师哥马到功成，实是可喜可贺。"白万剑摇了摇头，道："虽然擒得这小子，却失陷了七位师弟、师妹，其实是得不偿失。"

众人说着走进小庙。两名雪山弟子将石破天挟持着随后跟进。那是一座破败的土地庙，既无和尚，亦无庙祝。雪山派群弟子图这个庙地处荒僻，无人打扰，作为落脚联络之处。

白万剑到得庙中，众师弟摆开饭菜，让他先吃饱了，然后商议今后行止。虽说是商议，但白万剑胸中早有成竹，一句句说出来，众师弟自是尽皆遵从。

白万剑道："咱们须得尽快将这小子送往凌霄城，去交由掌门人发落，七位师弟、师妹虽然陷敌，谅来长乐帮想到帮主在咱们手中，也不敢难为他们。张师弟、王师弟、赵师弟三位是南方人，留在镇江城中，乔装改扮了，打探讯息。好在你们没跟长乐帮朝过相，他们认不出来。"张王赵三人答应了。白万剑又道："汪万翼汪师弟机灵多智，你们三个和他联络上后，全听他的吩咐。可别自以为入门早过他，摆师兄的架子，坏了大事。"张王赵三人对这位白师哥甚是敬畏，连声称是。

白万剑道："咱们在这里等到天黑，东下到江阴再过长江，远兜圈子回凌霄城去。路程虽然远些，长乐帮却决计料不到咱们会走这条路。这时候他们定然都已追过江北去了。"他对长乐帮十分忌惮，言下也毫不掩饰。

白万剑在四下察看了一周，众同门又聚在庙中谈论。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咱们这次来到中原，虽然烧了玄素庄，擒得逆徒石中玉，但孙、褚两位兄弟死于非命，耿师弟他们又陷于敌手，实是大折本派的锐气，归根结底，总是愚兄统率无方。"

众同门中年纪最长的呼延万善说道："白师哥不必自责，其实真正原因，还是众兄弟武功没练得到家。大伙儿一般受师父传授，可是本门中除白师哥、封师哥两位之外，都只学了师尊武学的一点儿皮毛，没学到师门功夫的精义。"另一个胖胖的弟子闻万夫道："咱们在凌霄城中自己较量，都自以了不起啦，不料到得外面来，才知满不是这么一回事。白师哥，咱们要等到天黑才动身，左右无事，请你指点大伙儿几招。"

众师弟齐声附和。

白万剑道："爹爹传授众兄弟的武功，其实是一模一样，不存半分偏私。你们瞧封师哥练功比我勤勉，他功夫便在我之上。"闻万夫道："师父绝无偏私，这是人人知道的，只恨做兄弟的太笨，领会不到其中诀窍。"白万剑道："此去凌霄城，途中未必太平无事，多学一招剑法，咱们的力量便增了一分。呼延师弟、闻师弟，你们两个便过过招。赵师弟、王师弟，你们到外边守望，见到有甚么动静，立即传声通

报。”

赵王二人心想白师哥要点拨师弟们剑法，自己偏偏无此眼福，心中老大不愿，却又不敢违抗师哥命令，只得怏怏出外。

呼延万善和闻万夫打起精神，各提长剑，相向而立。闻万夫站在下首，叫道：“呼延师哥请！”呼延万善倒转剑柄，向白万剑一拱手，道：“请白师哥点拨。”白万剑点了点头。呼延万善剑尖倏地翻上，斜刺闻万夫左肩，正是雪山派剑法中的一招“老枝横斜”。

凌霄城内外遍植梅花，当年创制这套剑法的雪山派祖师又生性爱梅，是以剑法中夹杂了不少梅花、梅萼、梅枝、梅干的形态，古朴飘逸，兼而有之。梅树枝干以枯残丑拙为贵，梅花梅萼以繁密浓聚为尚，因而呼延万善和闻万夫两人长剑一交上手，有时招式古朴，有时剑点密集，剑法一转，便见雪花飞舞之姿，朔风呼号之势，出招迅捷，宛若梅树在风中摇曳不定，而塞外大漠飞沙、驼马奔驰的意态，在两人的身形中亦偶尔一现。

石破天这时被抛在一旁，谁也不来理会。他百无聊赖之下，便观看呼延万善和闻万夫二人拆解剑法。他内功已颇为精湛，拳术剑法却一窍不通，眼看两人你一剑来、我一剑去，攻守进退，甚为巧妙，于其中理路自是全无所知，只觉斗得紧凑，倒也看得津津有味。

又看一会，觉得两人两柄长剑刺来刺去，宛如儿戏，明明只须再向前送，便可刺中了对手，总是力道已尽，倏然而止，功亏一篑。他想：“他们师兄弟练剑，又不是当真要杀死对方，自然不会使尽了。”

忽听得白万剑喝道：“且住！”缓步走到殿中，接过呼延万善手中长剑，比划了一个姿式，说道：“这一招只须再向前递得两寸，便已胜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啊！白师傅说得很对，这一剑只须再向前刺上两寸，便已胜了。那位呼延师傅何以故意不刺？”

呼延万善点头道：“白师哥指教得是，只是小弟这一招‘风沙莽莽’用到这里时，内力已尽，再也无法刺前半寸。”

白万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内力修为，原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但内力不足，可用剑法上的变化补救。本派的内功秘诀，老实说未必有特别的过人之处，比之少林、武当、峨嵋、昆仑诸派，虽说是各有所长，毕竟雪山一派创派的年月尚短，可能还不足以与已有数百年积累的诸大派相较。但本派剑法之奇，实说得上海内无双。诸位师弟在临敌之际，便须以我之长，攻敌之短，不可与人比拚内力，力求以剑招之变化精微取胜。”

众师弟一齐点头，心想：“白师哥这番话，果然是说中了我们剑法中最要紧的所在。”

凌霄城城主、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少年时得遇机缘，服食灵药，内力陡然间大进，抵得常人五六十年修练之功。他雪山派的内功法门本来平平无奇，白自在的内力却在少林、武当的高手之上。然而这种灵丹妙药，终究是可遇不可求之物，他自己内力虽强，门下诸弟子却在这一关上大大欠缺了。威德先生要强好胜，从来不向弟子们说起本门的短处。雪山派在凌霄城中闭门为王，众弟子也就以为本派内外功都是当世无敌。直至此番来到中原，连续失利，白万剑坦然直告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

当下白万剑将剑法中的精妙变化，一招一式的再向各人指点。呼延万善与闻万夫拆招之后，换上两名师弟。两人比过后，白万剑命呼延万善、闻万夫在外守望，替回赵王二人。

众人经过了一番大阅历，深切体会到只须有一招剑法使得不到家，立时便是生死之分，无不凝神注目，再不像在凌霄城时那样单为练剑而用功了。

各人每次拆招，所使剑法都是大同小异。石破天人本聪明，再听白万剑不断点拨，当第七对弟子拆招时，那一路七十二招雪山剑法，石破天已大致明白，虽然招法的名称雅致，他既不明其意，便无法记得，而剑法中的精妙变化也未领悟，但对方剑招之来，如何拆架，如何反击，他心中所想象的已颇合雪山派剑法要旨。

众人全神贯注的学剑，学者忘倦，观者忘饥，待得一十八名雪山弟子尽数试完。这套剑法九对弟子反来覆去的已试演了九遍，石破天也已记得了十之六七。

忽然呛啷一响，白万剑掷下长剑，一声长叹。众师弟面面相觑，不知他此举是何含意。只见他眼光转向躺在地下的石破天，黯然道：“这小子入我门来，短短两三年内，便领悟到本派武功精要之所在，比之学了十年、二十年的许多师伯、师叔，招式之纯自然不如，机变却大有过之。本派剑法原以轻灵变化为尚，有此门徒，封师哥固然甚为得意，掌门人对他也是青眼有加，期许他光大本派。唉……唉……唉……”连叹三声，惋惜之情见于颜色。

“气寒西北”白万剑武功固高，识见亦是超人一等，此刻指点十八名师弟练了半天剑，均觉这些师弟为资质所限，便再勤学苦练，也已难期大成，想到本派后继无人，甚觉遗憾。

石中玉本是个千中之选的佳弟子，偏偏不肯学好。他此刻沉浸于剑法变幻之中，一时间忘了师门之恨，家门之辱，不由得大是痛心。

石破天见他瞧向自己的目光中含着极深厚的爱护情意，虽然不明白他的深意，心下却不禁暗暗感激。

土地庙中一时沉寂无声。过了片刻，白万剑右足在地下长剑的剑柄上轻轻一点，那剑倏地跳起，似是活了一般，自行跃入他的手中。他提剑在手，缓步走到中庭，朗声道：“何方高人降临？便请下来一叙如何？”

雪山众弟子都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长乐帮的高手赶来了？

怎地呼延万善、闻万夫两个在外守望，居然没出声示警？来者毫无声息，白师哥又如何知道？”

只听得拍的一声轻响，庭中已多了两个人，一个男子全身黑衣，另一个妇人身穿雪白衣裙，只腰系红带、鬓边戴了一朵大红花，显得不是服丧。两人都是背负长剑，男子剑上飘的是黑穗，妇人剑上飘的是白穗。两人跃下，同时着地，只发出一声轻响，已然先声夺人，更兼二人英姿飒爽，人人瞧着都是心头一震。

白万剑倒悬长剑，抱剑拱手，朗声道：“原来是玄素庄石庄主夫妇驾到。”

跃下的两人正是玄素庄庄主石清、闵柔夫妇。石清脸露微笑，抱拳说道：“白师兄光临敝庄，愚夫妇失迎，未克稍尽地主之谊，抱歉之至。”

和石清夫妇在侯监集见过面的雪山弟子都已失陷于长乐帮总舵，这一批人却都不识，听得是他夫妇到来，不禁心下嘀咕：“咱们已烧了他的庄子，不知他已否知道？”不料白万剑单刀直入，说道：“我们此番自西域东来，本来为的是找寻令郎。当时令郎没能找到，在下一怒之下，已将贵庄烧了。”

石清脸上笑容丝毫不减，说道：“敝庄原是建造得不好，白师兄瞧着不顺眼，代兄弟一火毁去，好得很啊，好得很！还得多谢白师兄手下留情，将庄中人丁先行逐出，没烧死一鸡一犬，足见仁心厚意。”

白万剑道：“贵庄家丁仆妇又没犯事，我们岂可无故伤人？

石庄主何劳多谢？”

石清道：“雪山派群贤向来对小儿十分爱护，只恨这孩子不学好，胡作非为，有负白老前辈和封师兄、白师兄一番厚望。愚夫妇既是感激，又复惭愧。白老前辈身子安好？白老夫人身子安好？”说到这里，和闵柔一齐躬身为礼，乃是向他父母请安之意。

白万剑弯腰答礼，说道：“家父托福安健，家母却因令郎之故，不在凌霄城中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由得忧形于色。石清道：“老夫人武功精湛，德高望重，一生善举屈指难数，江湖上人人钦仰。此番出外小游散心，福体必定安康。”白万剑道：“多谢石庄主金言，但愿如此。只是家母年事已高，风霜江湖，为人子的不能不担心挂怀。”石清道：“这是白师兄的孝思。为人子的孝顺父母，为父母的挂怀子女，原是人情之常。子女纵然行为荒谬不肖，为父母的痛心之余，也只有带回去狠狠管教。”

白万剑听他言语渐涉正题，便道：“石庄主夫妇是武林中众所仰慕的英侠，玄素庄大厅上悬有一匾，在下记得写的是‘黑白分明’四个大

字。料来说的是石庄主夫妇明辨是非、主持公道的侠义胸怀。却不单是说两位黑白双剑纵横江湖的威风。”石清道：“不错。‘侠义胸怀’四字，愧不敢当。但想咱们学武之人，于这是非曲直之际总当不可含糊。但不知‘黑白分明’这四字木匾，如今到了何处？”白万剑一楞，随即泰然道：“是在下烧了！”

石清道：“很好！小儿拜在雪山派门下，若是犯了贵派门规，原当任由贵派师长处治，或打或杀，做父母的也不得过问，这原是武林中的规矩。愚夫妇那日在侯监集上，将黑白双剑交在贵派手中，言明押解小儿到凌霄城来换取双剑，此事可是有的？”

白万剑和耿万钟、柯万钧等会面后，即已得悉此事。当日耿万钟等双剑被夺，初时料定是石清夫妇使的手脚，但随即遇到那一群狼狈逃归的官差轿夫，详问之下，得悉轿中人一老一小，形貌打扮，显是携着那小乞丐的摩天居士谢烟客。

白万剑素闻谢烟客武功极高，行踪无定，要夺回这黑白双剑，实是一件大难事，此刻听石清提及，不由得面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不错，尊剑不在此处，日后自当专诚奉上。”

石清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白师兄此言，可将石某忒也看得轻了。‘黑白分明’四字，也不是石某夫妇才讲究的。你们既已将小儿扣押住了，又将石某夫妇的兵刃扣住不还，却不知是武林中哪一项规矩？”白万剑道：“依石庄主说，该当如何？”

石清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要孩子不能要剑，要了剑便不能要人。”

白万剑原是个响当当的脚色，信重然诺，黑白双剑在本派手中失去，实是对石清有愧，按理说不能再强辞夺理，作口舌之争。但他曾和耿万钟等商议，揣测说不定石清与谢烟客暗中勾结，交剑之后，便请谢烟客出手夺去。何况石中玉害死自己独生爱女，既已擒住祸首，岂能凭他一语，便将人交了出去？当下说道：“此事在下不能自专，石庄主还请原谅。

至于贤夫妇的双剑，着落在白万剑身上奉还便了。白某若是无能，交不出黑白双剑，到贵庄之前割头谢罪。”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更无转圜余地。

石清知道以他身分，言出必践，他说还不出双剑，便以性命来赔，在势不能不信。但眼睁睁见到独生爱儿躺在满是泥污的地下，说甚么也要救他回去。闵柔一进殿后，一双眼光便没离开过石破天的身上。她和爱子分别已久，乍在异地相逢，只想扑上去将他搂在怀中，亲热一番，眼中泪水早已滚来滚去，差一点要夺眶而出，任他白万剑说甚么话，她都是听而不闻。只是她向来听从丈夫主张，是以站在石清身旁，始终不发一言。

石清道：“白师兄言重了！愚夫妇的一对兵刃，算得甚么？

岂能与白师兄万金之躯相提并论？只是咱们在江湖上行走，万事抬不过一个‘理’字。雪山派剑法虽强，人手虽众，却也不能仗势欺人，既要了剑，却又要人！白师兄，这孩子今日愚夫妇要带走了。”他说到这个“了”字，左肩微微一动，那是招呼妻子拔剑齐上的讯号。

寒光一闪，石清、闵柔两把长剑已齐向白万剑刺去。双剑刺到他胸前一尺之处，忽地凝立不动，便如猛然间僵住了一般。石清说道：“白师兄，请！”他夫妇不肯突施偷袭。白万剑若不拔剑招架，双剑便不向前击刺。

白万剑目光凝视双剑剑尖，向前踏出半步。石清、闵柔手中长剑跟着向后一缩，仍和他胸口差着这么一尺。白万剑陡地向后滑出一步，当石清夫妇的双剑跟着递上时，只听得叮叮两声，白万剑已持剑还击，三柄长剑颤成了三团剑花。石清使的本是一柄黑色长剑，此刻使的则是一口青钢剑，碧油油地泛出绿光。三剑一交，霎时间满殿生寒。

雪山派群弟子对白师哥的剑法向来慑服，心想他虽然以一敌二，仍是必操胜算，各人抱剑在手，都贴墙而立，凝神观斗。初时但见石清、闵柔夫妇分进合击，一招一式，都是妙到巅毫，拆到六七十招后两人出招越来越快，已看不清剑招。白万剑使的仍是七十二路雪山剑法，众弟子练惯之下，看来已觉平平无奇，但以之对抗石清夫妇精妙的剑招，时守时攻，本来毫不出奇的一招剑法，在他手下却生出了极大威力。

殿上只点着一枝蜡烛，火光黯淡，三个人影夹着三团剑光，却耀眼生花，炽烈之中又夹着令人心为之颤的凶险，往往一剑之出，似是只毫发之差，便会血溅神殿。剑光映着烛火，三人脸上时明时暗。白万剑脸露冷傲，石清神色和平，闵柔亦不减平时的温雅娴静。单瞧三人的脸色气度，便和适才相互行礼问安时并无分别，但剑招狠辣，显是均以全力拚斗。

当石清夫妇来到殿中，石破天便认出闵柔就是在侯监集上赠他银两的和善妇人。他夫妇一进殿来，便和白万剑说个不停，跟着便拔剑相斗，始终没时候让石破天开口相认，至于他三人说些甚么，石破天却一句也不懂，只知石清要向白万剑讨还两把剑，又有一个孩子甚么的，黑白双剑他是知道的，却全没想到三人所争原来是为了自己。

石破天适才见到雪山派十八名弟子试剑，这时见三人又拔剑动手，既无一言半语叱责喝骂，神色间又十分平静，只道三人还是和先前一般的研讨武艺，七十二路雪山派剑法他早已看得熟了，这时在白万剑手中使出来轻灵自然，矫捷狠辣，每一招都看得他心旷神怡。

看了一会，再转而注视石清夫妇的剑法，便即发觉三人的剑路大不相同。石清是大开大阖，端严稳重；闵柔却是随式而转，使剑如带。两夫妇所使的剑法招式并无不同，但一刚一柔、一阳一阴，一直一圆、一速一缓，运招使式的内劲全然相反，但一与白万剑长剑相遇，两夫妇的剑招又似相辅相成，凝为一体。他夫妇在上清观学艺时本是同门师兄妹，学艺时互生情愫，当时合使剑法之际便已有心心相印之意，其后结缡二十余载，从未有一日分离，也从未有一日停止练剑，早已到了心意相通、有若一人的地步。剑法阴阳离合的体会，武林中更无另外两人能与之相比。这般剑法上的高深道理，石破天自然半点不懂。

石清夫妇的剑法内劲，分别和白万剑在伯仲之间，两个打一个，白万剑早非对手，只是白万剑的剑法中有一股凌厉的狠劲，闵柔生性斯文，出招时往往留有三分余地，三个人才拚斗了这么久。但别看闵柔一股娇怯怯的模样，剑法之精，殊不在丈夫之下。白万剑只斗到七十招时，便接连两次险些为闵柔剑锋扫中，心中已在暗暗叫苦，只是他生性刚强，纵然丧生在他夫妇剑底，也是宁死不屈，但攻守之际，不免越来越落下风。

雪山派中的几名弟子看出情势不对，一人大声叫道：“两个打一个，太不成话了。石庄主，你有种便和白师哥单打独斗，若是群殴，我们也要一拥而上了。”

石清一笑，说道：“风火神龙封师兄在这儿么？封师兄若在，原可和白师兄联手，咱们四个人比剑玩玩。”言下之意十分明白，雪山派群弟子中除了封万里，余人未必能与白万剑联手出剑。眼前敌手只白万剑一人，自己夫妇占了很大便宜，但独生爱子若被他携上凌霄城去，哪里还能活命？何况这庙中雪山派几近二十人，也可说自己夫妻两人斗他十余人，至于除白万剑一人之外其余都是庸手，又谁叫他雪山派中不多调教几个好手出来？

白万剑听他提到封万里，心下大怒：“封师哥只为收了教你的小鬼儿子为徒，这才被爹爹斩去一臂，亏你还有脸提到他？”但高手比武不可丝毫乱了心神。白万剑本已处境窘迫，这一发怒，一招“明驼骏足”使出去时不免招式稍老。石清登时瞧出破绽，举剑封挡，内力运到剑锋之上，将白万剑的来剑微微一粘。白万剑急忙运劲滑开，便只这么电光石火的一个空隙，闵柔长剑已从空隙中穿了进去，直指白万剑胸口。

白万剑双目一闭，知道此剑势必穿心而过，无可招架。哪知闵柔长剑只递到离他胸口半尺之处，立即缩回。夫妇俩并肩向后跃开，擦的一声响，双剑同时入鞘，一言不发。

白万剑睁开眼来，脸色铁青，心想对方饶了我的性命，用意再也明白不过，那是要带了他们儿子走路，自己落败，如何再能穷打烂缠，又加阻拦？何况即使再斗，双拳难敌四手，终究斗他夫妇不过，想起爱女为他夫妇的儿子所害，自己率众来到中原，既将七名师弟妹失陷在长乐帮中，石中玉得而复失，而生平自负的雪山剑法又敌不过玄素双剑，一生英名付于流水，霎时间万念俱灰，怔怔的站着，也是不作一声。

这时呼延万善、闻万夫已得讯回庙，眼见师哥落败，齐声呼道：“他们以多斗少，难道咱们便不能学样？”十八人各挺长剑，从四面八方向石清、闵柔夫妇攻了上去。

石清道：“白师兄，我夫妇联手，虽然略占上风，胜败未分，接招！”说着挺剑向白万剑刺去。以白万剑的身分，适才对方既饶了自己性命，决不能再行索战，但石清自己发剑，却可招架，心道：“好，我和你一对一的决一死战。”当即举剑格开，斜身还招。

白万剑和石清这一斗上手，情势又自不同，适才他以一敌二，处处受到牵制，防守固是极尽严密之能事，反击之际却难以尽情发挥，攻击石清时要防到闵柔来袭，剑刺闵柔时又须回招拆架石清在旁所作的呼应。这时一人斗一人，单剑对单剑，他又耻于适才之败，登时将这七十二路雪山剑法使得淋漓尽致，全力进击。

石清暗暗吃惊：“‘气寒西北’名下无虚，果是当世一等一的剑士！”提起精神，将生平所学尽数施展出来，心想：“要教你知道我上清观剑法，原不在你雪山派之下。我命儿子拜在你派门下，乃是另有深意。你别妄自尊大，以为我石清便不如你白万剑了。”

二人这一拚斗，当真是棋逢敌手。白万剑出招迅猛，剑招纵横。石清却是端凝如山，法度严谨。白万剑连变了十余次剑招，始终占不到丝毫上风，心下也是暗暗惊异：“此人剑法之高，更在他所享声名之上，然则他何以命他儿子拜在本派门下？”又想：“适才我比剑落败，还可说双拳难敌四手，现下单打独斗，若再输得一招半式，雪山派当真是声名扫地了。

我非得制住他的要害，也饶他一命不可，否则奇耻难雪。”他一存着急于求胜之心，出招时不免行险。石清暗暗心喜：“你越急于求胜，只怕越易败在我的手里。”

十余招过去，果然白万剑连遇险招，他心中一凛，登时收慑心神，去奇诡而行正道，改急攻为争先着，到此地步，两人才真的是斗了个旗鼓相当，难分轩轾。

石破天在一旁看着二人相斗，虽然不明其中道理，却也看得出了神。

石清和白万剑也是斗得浑忘了身际的情事，待拆到二百余招之后，白万剑心神酣畅，只觉今日之斗实是平生一大快事，早将刚才被闵柔一剑制住之耻抛在脑后。石清也深以遇此劲敌为喜。两人自然而然都生出惺惺相惜之情，敌意渐去，而切磋之心越来越盛，各展绝技，要看对方如何拆解。

二人初斗之时，殿中叮叮当当之声响成一片，这时却唯有双剑撞击的铮铮之声。斗到分际，白万剑一招“暗香疏影”，剑刃若有若无的斜削过来。石清低赞一声：“好剑法！”

竖剑一立，双剑相交。两人所使的这一招上都运上了内劲，拍的一声响，石清手中青钢剑竟尔折断。他手中长剑甫断，左边一剑便递了上来。石清左手接过，一招“左右逢源”，长剑自左至右的在身前划了一弧，以阻对方续继进击。

白万剑退后一步，说道：“此是石庄主剑质较劣，并非剑招上分了输赢。石庄主若有黑剑在手，宝剑焉能折断？倒是兄弟的不是了。”刚说了这句话，突然间脸色大变，这才发觉站在石清左首递剑给他的乃是闵柔，本派十八名师弟，却横七竖八的躺得满地都是。

原来当白万剑全神贯注的与石清斗剑之时，闵柔已将雪山派十八名弟子一一刺伤倒地。每人身上所受剑伤都极轻微，但闵柔的内力从剑尖上传了过去，直透穴道，竟使众人中剑后再也动弹不得。这是闵柔剑法中的一绝。她宅心仁善，不愿杀伤敌人，是以别出心裁，将上清观的打穴法融化在剑术之中。雪山派十八名弟子虽说是中剑，实则是受了她内力的点穴，只不过她内力未臻上乘境界，否则剑尖碰到对方穴道，便可制敌而不使其皮肉受伤。

闵柔手中长剑一递给丈夫，足尖轻拨，从地下挑起一柄雪山派弟子脱落的长剑，握在手中，站在丈夫左侧之后三步，随时便能抢上夹击。

白万剑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，寻思：“我和石清说甚么也只能斗个平手，石夫人再加入战团，旧事重演，还打甚么？”

黯然说道：“只可惜封师哥不在这里，否则封白二人联手，当可和贤伉俪较量一场。今日败势已成，还有甚么可说？”

石清道：“不错，日后遇到风火神龙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想起封万里为了儿子石中玉之故，臂膀为他师父所斩，日后纵然遇到，也不能比剑了，登时住口，不再继续往下说，脸上不禁深有惭色，丝毫不以夫妇联手打败雪山派十九弟子为喜。

石破天见白万剑脸色铁青，显是心中痛苦之极，而石清、闵柔均有同情和惋惜之色，心想：“雪山派这十八个师弟都是笨蛋，没一个能帮他和石庄主夫妇两个斗两个，好好的比一场剑，当真十分扫兴。”想起白万剑适才凝视自己时大有爱惜之意，寻思：“白师傅对我甚好，那位石夫人给过我银子，待我也不错。他们要比剑，却少一个对手，有一位封师哥甚么的，偏偏不在这里，大家都不开心。我虽然不会甚么剑法，但刚才看也看熟了，帮他们凑凑热闹也好。”当即站起身来，学着白万剑适才的模样，足尖在地下一柄长剑的剑柄上一点，内力到处，那剑呼的一声，跃将起来。他毛手毛脚的抢着抓住剑柄，笑道：“你们少了一个人，比不成剑，我来和白师傅联手，凑个兴儿。不过我是不会的，请你们指点。”

白万剑和石清夫妇见他突然站起，都是大吃一惊。白万剑心想自己明明已点了他全身数十处穴道，怎么忽然间能迈步行动，定是闵柔在击倒本派十八弟子后，便去解开他的穴道。石清、闵柔料想白万剑既将他擒住，定然便点了他的重穴，怎么竟会走过来？闵柔叫道：“玉……”那一声“玉儿”

只叫得一个字，便即住口，转眼向丈夫瞧去。

石破天被白万剑点了穴道，躺在地下已有两个多时辰。本来白万剑点了旁人穴道，至少要六个时辰方得解开，可是石破天内功深厚，虽然不会自解穴道之法，但不到一个时辰，各处所封穴道在他内力自然运行之下，不知不觉的便解开了。他浑浑噩噩，全然不知，只觉本来手足麻木，不会动弹，后来慢慢的都会动了。

白万剑大声道：“你为甚么要和我联剑？要试试你在雪山派所学的剑法？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我确是看你们练剑而学到了一些，就只怕学错了。”便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学的也不知学对了没有，请白师傅和石庄主、石夫人教我。”说着长剑斜起，站在白万剑身侧，使的正是雪山剑法中一招“双驼西来”。

石清、闵柔夫妇一齐凝视石破天，他们自送他上凌霄城学剑，已有多年不见，此刻异地重逢，中间又渗着许多爱怜、喜悦、恼恨、惭愧之情，当真是百感交集。夫妇俩见儿子长得高了，身子粗壮，脸上虽有风尘憔悴之色，却也掩不住一股英华飞逸之气，尤其一双眸子精光灿然，便似体内蕴蓄有极深的内功一般。

石清身为严父，想到武林中的种种规矩，这不肖子大坏玄素庄门风，令他夫妇在江湖上羞于见人，这几年来，他夫妇只是暗中探访他的踪迹，从不和武林同道相见。他此刻见到父母，居然不上前拜见，反要比试武艺，单此一事，足见雪山派说他种种轻佻不端的行径当非虚假，不由得暗暗切齿，只是他向来极沉得住气，又碍于在白万剑之前，一时不便发作。

闵柔却是慈母心肠，欢喜之意，远过恼恨。她本来生有两子，次子为仇家所害惨死，伤心之余，将疼爱两子之心都移注在这长子石中玉身上。她常对丈夫为儿子辩解，说雪山派一面之辞未必可信，定是儿子在凌霄城中受人欺凌，给逼得无可容身，多半还是白自在的孙女恃宠而骄，欺压得他狠了，因而愤而反抗。否则他小小年纪，怎会做出这种贪淫犯上的事来？何况白家的女孩儿当时只十二三岁，中玉也不会对这样的小姑娘胡作非为。数年中风霜江湖，一直没得到儿子的讯息，她时时暗中饮泣，总担心儿子已葬身于西域大雪山中，又或是膏于虎狼之吻，此刻乍见爱子，他便是有天大的过犯，在慈母心中早就一切都原谅了。但见他提剑而出，步履轻健，身形端稳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恨不得将他搂在怀里，好好的疼他一番。她知这个儿子从小便狡狯过人，既说要和白万剑联手比剑，定是另有深意，她深恐丈夫恼怒之下，出声叱责，又想看看儿子这些年来武功进境到底如何，当即说道：“好啊，咱们四个便二对二的研讨一下武功，反正是点到为止，也没甚么相干。”语音柔和，充满了爱怜之意，只是心下激动，话声却也颤了。

石清向妻子斜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闵柔性子和顺，甚么事都由丈夫作主，自来不出甚么主意，但她偶尔说甚么话，石清倒也总不违拗。他猜想妻子的心意，一来是急于要瞧儿子的武功，二来是要白万剑输得心服，谅来石中玉小小年纪，就算聪明，剑法也高不过那些被闵柔点倒的雪山派众师叔，何况他决计不会真的帮着白万剑出力与父母相抗。

白万剑却另有一番主意：“你以雪山派剑法和我联手抗敌，便承认是雪山派弟子。不论这场比剑结果如何，只须我不为你一家三人所杀，待得取出雪山派掌门人令符，你便非得跟我回山不可。石清夫妇若再阻挠，那更是坏了武林中的规矩。”当下长剑一举，说道：“是二对二也好，是三对一也好，白某人反正是玄素双剑的手下败将，再来舍命陪君子便是。”他已定下死志，倘若他石家三人向自己围攻逼迫，那便说甚

么也要杀了石中玉，只须不求自保，舍命杀他谅来也办得到。

石破天见他长剑剑尖微颤，斜指石清，当是似攻实守，便道："那么是由我抢攻了。"长剑也是微颤，向石清右肩刺去，一招刺出，陡然间剑气大盛。这一剑去势并不甚急，但内力到处，只激得风声嗤嗤而响，剑招是雪山剑法，内力之强却远非白万剑所能及。

白万剑、石清、闵柔三人同时不约而同的低声惊呼："咦！"

石破天这一剑刺出，白万剑初见便微生卑视之意，心想："你这一招'云横西岭'，右肘抬得太高，招数易于用老；左指部位放得完全不对，不含伸指点穴的后着；左足跨得前了四寸，敌人若施反击，便不惧你抬左足踢他胫骨……"他一眼之间，便瞧出了石破天这一招中八九处错失，但霎时之间，卑视立时变为错愕。石破天这一招剑气之劲，真是生平罕见，只有父亲酒酣之余，向少数几名得意弟子试演剑法之时，出剑时才有如此嗤嗤声响，但那也要在三四十招之后，内力渐渐凝聚，方能招出生风。石破天这般起始发剑便有疾风厉声，难道剑上装有哨子之类的古怪物事么？

他这念头只是一转，便知所想不对，只见石清"咦"了一声之后，举剑封挡，喀的一声响，石清手中长剑立时断为两截。上半截断剑直飞出去，插入墙中，深入数寸。

石清只觉虎口一热，膀子颤动，半截剑也险些脱手。他虽恼恨这个败子，但练武之人遇上了武功高明之士，忍不住会生出赞佩的念头，一个"好"字当下便脱口而出。

石破天见石清的长剑断折，却吃了一惊，叫声："啊哟！"

立即收剑，脸上露出歉仄和关怀之意。这时他脸向烛火，这般神色都教石清、闵柔二人瞧在眼里。夫妇二人心中都闪过一丝暖意："玉儿毕竟还是个孝顺儿子！"

石清抛去断剑，用足尖又从地下挑起一柄长剑，说道："不用顾忌，接招罢！"刷的一剑，向石破天左腿刺去。石破天毕竟从来没练过剑术，内力虽强，在进攻时尚可发威力，一遇上石清这种虚虚实实、忽左忽右的剑法，却哪里能接得住？

一招间便慌了手脚，总算心念转得甚快，手忙脚乱的使招 "苍松迎客"，横剑挡去。

石清长剑略斜，剑锋已及他右腿，倘若眼前这人不是他亲生儿子，而是个须杀之而后快的死敌，这一剑已将石破天右腿斩为两截。他长剑轻轻一抖，闵柔却已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叫："清哥！"

石破天眼望自己右腿时，但见裤管上已被划开一道破口，却没伤到皮肉，他歉然笑道："多谢你手下留情，我的剑法学得全然不对，比你可差得远了！"

他这句话出于真心，但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语入白万剑耳中，直是一万个不受用，心道："你向父亲说你剑法比他差得甚远，岂非明明在贬低雪山派剑法？又说学得全然不对，便是说我们雪山派藏私，没好好教你。只一句话，便狠狠损了雪山派两下。白万剑但教一口气在，岂能受你这小子奚落折辱？"

石清也是眉头微蹙，心想："师妹老是说玉儿在雪山派中必受师叔、师兄辈欺凌，我想白老前辈为人正直，封万里肝胆侠义，既收我儿为徒，决不能亏待了他。但瞧他使这两招剑法，姿式已然不对，中间更是破绽百出，如何可以临敌？似乎他在凌霄城中果然没学到甚么真实武功。他先一剑内力强劲之极，但这份内力与雪山派定然绝无干系，便威德先生自己也未必有此造诣，必是他另有奇遇所致。到底如何，须得追究个水落石出，日后也好分辨是非曲直。"当下说道："来来来，大家不用有甚么顾忌，好好的比剑。"左手捏个剑诀，向前一指，挺剑向白万剑刺去。

白万剑举剑格开，还了一剑。

闵柔便伸剑向石破天缓缓刺去，她故意放缓了去势，好让儿子不致招架不及。石破天见她这一剑来势甚缓，想起当年侯监集上赠银之情，咧开了嘴向她一笑，又点头示谢，这才提剑轻轻一挡。闵柔见他神情，只道他是向母亲招呼，心中更喜，回剑又向他腰间掠去。石破天想了一想："这一招最好是如此拆解。"当下使出一招雪山剑法，将来剑格开。

闵柔见他剑法生疏之极，出招既迟疑，递剑时手法也是嫩极，不禁心下难过："雪山派这些剑客们自命侠义不凡，却如此的教我儿剑法！"于是又变招刺他左肩。她每一招递出，都要等石破天想出了拆解之法，这才真的使实，倘若他一时难以拆解，她便慢慢的等待。这哪是比剑？比之师徒间的喂招，她更多了十二分慈爱，十二分耐心。

十余招后，石破天信心渐增，拆解快了许多。闵柔心中暗喜，每当他一剑使得不错，便点头嘉许。石破天早看出她在指点自己使剑，倘若闵柔不点头，那便重使一招，闵柔如认为他拆解不善，仍会第三次以同样招式进击，总要让他拆解无误方罢。

这边厢石清和白万剑三度再斗，两人于对方的功力长短，心下均已了然，更不敢有丝毫怠忽。数招之后，两人都已重行进入全神专注、对周遭变故不闻不见的境界，闵柔和石破天如何拆招、是真斗还是假斗、谁占上风谁处败势，石白二人固然无暇顾及，却也无法顾及，在这场厘毫不能相差的拚斗中，只要哪一个稍有分心，立时非死即伤。

闵柔于指点石破天剑法之际，却尽有余暇去看丈夫和白万剑的厮拚。她静听丈夫呼吸悠长，知他内力仍然充沛，就算不胜，也决不会落败，眼见石破天一剑又一剑的将雪山剑法演完，七十二路剑法中忘却了二十来路，于是又顺着他剑法的路子，诱导他再试一遍。

石破天第二遍再试，比之第一次时便已颇有进境，居然能偶尔顺势反击，拆解之时也快了些。他堪堪把学到的四十几路剑法第二次又将拆完，闵柔见丈夫和白万剑仍在激斗。心想："把这套剑拆完后，便该插手相助，不必再跟这白万剑纠缠下去，带了玉儿走路便是。"眼见石破天一剑刺来，便举剑挡开，跟着还了一招，料想这一招的拆法儿子已经学会，定会拆解妥善，岂知便在此时，眼前陡然一黑，原来殿上的蜡烛点到尽头，猛然里熄了。

闵柔一剑刺出，见烛光熄灭，立时收招。不料石破天没半分临敌经验，眼前一黑，不向后退，反而迎了上去，想要和闵柔叙旧，谢她教剑之德，这一步踏前，正好将身子凑到了闵柔剑上。

闵柔只觉兵刃上轻轻一阻，已刺入人身，大惊之下，抽剑向后掷去，黑暗中伸臂抱了石破天，惊叫："刺伤了你吗？

伤在哪里？伤在哪里？"石破天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"连声咳嗽，说不出话来。闵柔急晃火折，只见石破天胸口满是鲜血，她本来极有定力，这时却吓得呆了，心下惶然一片，仰头向石清道："师哥，怎……怎么办？"

石清和白万剑在黑暗之中仍是凭着对方剑势风声，剧斗不休。待得闵柔晃亮火折，哀声叫嚷，石清斜目一瞥，见石破天受伤倒地，妻子惊惧已极，毕竟父子关心，心中微微一乱。便这么稍露破绽，白万剑已乘隙而入，长剑疾指，刺向石清心口，这一招制其要害，石清要待拆架，已万万不及。

白万剑长剑递到离对方胸口八寸之处，立即收剑。适才闵柔在剑法上制他死命之后，回剑不刺，现下他一命还一命，也在制住对方要害之后撤剑，从此谁也不亏负谁。

石清挂念儿子伤势，也不暇去计较这些剑术上的得失荣辱，忙俯身去看石破天的剑伤，只见他胸口鲜血缓缓渗出，显是这一剑刺得不深。原来闵柔反应极快，剑尖甫触人体，立即缩回。石清、闵柔正自心下稍慰，只见一柄冷森森的长剑已指住石破天的咽喉。

只听白万剑冷冷的道："令郎辱我爱女，累得她小小年纪，投崖自尽，此仇不能不报。两位要是容我带他上凌霄城去，至少尚有二月之命，但若欲用强，我这一剑便刺下去了。"

石清和闵柔对望一眼。闵柔不由得打个寒噤，知道此人言出必践，等他这一剑刺下，就算夫妇二人合力再将他毙于剑底，也已于事无补。石清使个眼色，伸手握住妻子手腕，纵身便窜出殿外。闵柔将出殿门时回过头来，向躺在地下的爱儿再瞧一眼，眼色又是温柔，又是悲苦，便这么一瞬之间，她手中火摺已然熄灭，殿中又是黑漆一团。

白万剑侧身听着石清夫妇脚步远去，知他夫妇定然不肯甘休，此后回向凌霄城的途中，定将有无数风波、无数恶斗，但眼前是暂且不会回来了，回想适才的斗剑，实是生平从所未遇的奇险，倘若那蜡烛再长得半寸，这姓石的小子非给他父母夺去不可。

他定了定神，吁了一口气，伸手到怀中去摸火刀火石，却摸了个空，这才记得去长乐帮总舵之前已交给了师弟闻万夫，以免激斗之际多所累赘，高手过招，相差只在毫发之间，身上轻得一分就灵便一分。当下到躺在身旁地下的一名师弟怀中摸到了火刀、火石、火纸，打着了火，待要找一根蜡烛，突然一呆，脚边的石中玉竟已不知去向。

他惊愕之下，登时背上感到一阵凉意，全身寒毛直竖，心中只叫："有鬼，有鬼！"若不是鬼怪出现，这石中玉如何会在这片刻之间无影无踪，而自己又全无所觉？他一凛之后，抛去火折，提着长剑直抢在庙外。四下里绝无人影。

他初时想到"有鬼"，但随即知道早有高手窥伺在侧，在自己摸索火石之时，乘机将人救去，多半便是贝海石。他急跃上屋，游目四顾，唯见东西角上有一丛树林可以藏身，当下纵身落地，抢到林边，喝道："鬼鬼祟祟的不是好汉，出来决个死战。"

略待片刻，林中并无人声，他又叫："贝大夫，是你吗？"

林中仍无回答。当此之时，也顾不得敌人在林中倏施暗算，当即提剑闯了进去。但林中也是空荡荡地，凉风拂体，落叶沙沙，江南秋意已浓。

白万剑怒气顿消，适才这一战已令他不敢小觑了天下英雄，这时更兴"天上有天，人上有人"之念，心中隐隐感到三分凉意，想起女儿稚龄惨亡，不由得悲从中来。

# 第八回　白痴

長江中風勁水急，兩船瞬息間已相距十餘丈，丁不三輕功再高，卻無法縱跳過去。那個船輕舟疾行，越駛越遠，再也追不上了。



## 八　白痴

石破天自己撞到闵柔剑上，受伤不重，也不如何疼痛，眼见石清、闵柔二人出庙，跟着殿中烛火熄灭，一团漆黑之中，忽觉有人伸手过来，按住自己嘴巴，轻轻将自己拖入了神台底下。正惊异间，火光闪亮，见白万剑手中拿着火折，惊叫：“有鬼，有鬼！”奔出庙去，料得他不知自己躲在神台之下，出庙追寻，不由得暗暗好笑，只觉那人抱着自己快跑出庙，奔驰了一会，跃入一艘小舟，接着有人点亮油灯。

石破天见身畔拿着油灯的正是丁珰，心下大喜，叫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是谁抱我来的？”丁珰小嘴一撇，道：“自然是爷爷了，还能有谁？”石破天侧过头来，见丁不三抱膝坐在船头，眼望天空，便问：“爷爷，你……你……抱我来做甚么？”

丁不三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阿珰，这人是个白痴，你嫁他作甚？反正没跟他同房，不如趁早一刀杀了。”

丁珰急道：“不，不！天哥生了一场大病，好多事都记不起了，慢慢就会好。天哥，我瞧瞧你的伤口。”解开他胸口衣襟，拿手帕醮水抹去伤口旁的血迹，敷上金创药，再撕下自己衣襟，给他包扎了伤口。

石破天道：“谢谢你。叮叮当当，你和爷爷都躲在那桌子底下吗？好像捉迷藏，好玩得很。”丁珰道：“还说好玩呢？你爸爸妈妈和那姓白的斗剑，可不知瞧得我心中多慌。”石破天奇道：“我爸爸妈妈？你说那个穿黑衣服的大爷是我爸爸？那个俊女人可不是我妈妈……我妈妈不是这个样子，没她好看。”丁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天哥，你这场病真是害得不轻，连自己父母亲也忘了。我瞧你使那雪山剑法，也是生疏得紧，难道真的连武功也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？……这……这怎么会？”

原来石破天为白万剑所擒，丁不三祖孙一路追了下来。白万剑出庙巡视，两人乘机躲入神台之下，石清夫妇入庙斗剑种种情形，祖孙二人都瞧在眼里。丁不三本来以为石破天假装失手，必定另有用意，哪知见他使剑出招，剑法之糟，几乎气破了他肚子，心中只是大骂：“白痴，白痴！”乘着白万剑找寻火刀、火石，便将石破天救出。

只听得石破天道：“我会甚么武功？我甚么武功也不会。

你这话我更加不明白了。”丁不三再也忍耐不住，突然站起，回头厉声说道：“阿珰，你到底是迷了心窍还是甚么，偏要嫁这么个糊说八道、莫名其妙的小混蛋？我一掌便将他毙了，包在爷爷身上，给你另外找一个又英俊、又聪明、风流体贴、文武双全的少年来给你做小女婿儿。”

丁珰眼中泪水滚来滚去，哽咽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要甚么别的少年英雄。他……他又不是白痴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生了一场大病，脑子一时糊涂了。”

丁不三怒道：“甚么一时糊涂？他父母明明武功了得，他却自称是‘狗杂种’，他若不是白痴，你爷爷便是白痴。瞧着他使剑那一副鬼模样，不教人气炸了胸膛才怪，那么毛手毛脚的，没一招不是破绽百出，到处都是漏洞。嘿嘿，人家明明收了剑，这小子却把身子撞到剑上去，硬要受了伤才痛快。

这样的脓包我若不杀，早晚也给人宰了。江湖上传出去，说道丁不三的孙女婿给人家杀了，我还做人不做？不行，非杀不可！”

丁珰咬一咬下唇，问道：“爷爷，你要怎样才不杀他？”丁不三道：“哈，我干么不杀他？非杀不可，没的丢了我丁不三的脸。人家听说丁老三杀了自己的孙女婿，没甚么希奇。若说丁老三的孙女婿给人家杀了，那我怎么办？”丁珰道：“怎么办？你老人家替他报仇啊。”丁不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给这种脓包报仇？你当你爷爷是甚么人？”丁珰哭道：“是你叫我和他拜堂的，他早是我的丈夫啦。你杀了他，不是教我做小寡妇么？”

丁不三搔搔头皮，说道：“那时候我曾试过他，觉得他内功不坏，做得我孙女婿，哪知他竟是个白痴。你一定不让我杀他，那也成，却须依我一件事。”

丁珰听到有了转机，喜道：“依你甚么事？快说，爷爷，快说。”

丁不三道：“我说他是白痴，该杀。你却说他不是白痴，不该杀。好罢，我限他十天之内，去跟那个白万剑比武，将那个‘气寒西北’甚么的杀死了或者打败了，我才饶他，才许他和你做真夫妻。”

丁珰倒抽了一只凉气，刚才亲眼见到白万剑剑术精绝，石郎如何能是这位剑术大名家的敌手，只怕再练二十年也是不成，说道：“爷爷，你出的明明是个办不到的难题。”

丁不三道：“难也好，容易也好，他打不过白万剑，我一掌便将这白痴毙了。”自觉这题目出得甚好，这小子说甚么也办不到，不禁洋洋自得。

丁珰满腹愁思，侧头向石破天瞧去，却见他一脸漫不在乎的神气，悄声道：“天哥，我爷爷限你在十天之内，打败那个白万剑，你说怎样？”石破天道：“白万剑？他剑法好得很啊，我怎打得过他？”丁珰道：“是啊。我爷爷说，你若是打不赢他，便要将你杀了。”石破天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好端端的为甚么杀我？爷爷跟你说笑呢，你也当真？爷爷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他……他怎么会杀我？”

丁珰一声长叹，心想：“石郎当真病得傻了，不明事理。

眼前之计，唯有先答允爷爷再说，在这十天之内，好歹要想法儿让石郎逃走。”于是向丁不三道：“好罢，爷爷，我答允了，教他十天之内，去打败白万剑便是。”

丁不三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爷爷饿了，做饭吃罢！我跟你说：一不教，二别逃，三不饶。不教，是爷爷决不教白痴武艺。别逃，是你别想放他逃命，爷爷只要发觉他想逃命，不用到十天，随时随刻便将他毙了。不饶，用不着我多说。”

丁珰道：“你既说他是白痴，那么你就算教他武艺，他也是学不会的，又何必‘一不教’？”丁不三道：“就算爷爷肯教，他十天之内又怎能去打败白万剑？教十年也未必能够。”丁珰道：“那是你教人的本领不好，以你这样天下无敌的武功，好好教个徒儿来，怎会及不上雪山派白自在的徒儿？难道甚么威德先生白自在还能强过了你？”

丁不三微笑道：“阿珰，你这激将之计不管用。这样的白痴，就算神仙也拿他没法子。你有没听见石清夫妇跟白万剑的说话？这白痴在雪山派中学艺多年，居然学成了这样独脚猫的剑法？”他名叫丁不三，这“三”字犯忌，因此“三脚猫”改称“独脚猫”。

其时坐船张起了风帆，顺着东风，正在长江中溯江而上，向西航行。天色渐明，江面上都是白雾。丁珰说道：“好，你不教，我来教。爷爷，我不做饭了，我要教天哥武功。”

丁不三怒道：“你不做饭，不是存心饿死爷爷么？”丁珰道：“你要杀我丈夫，我不如先饿死了你。”丁不三道：“呸，呸！快做饭。”丁珰不去睬他，向石破天道：“天哥，我来教你一套功夫，包你十天之内，打败了那白万剑。”丁不三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连我也办不到的事，凭你这小丫头又能办到？”

祖孙俩不住斗口。丁珰心中却着实发愁。她知爷爷脾气古怪，跟他软求决计无用，只有想个甚么刁钻的法子，或能让他回心转意，寻思：“我不给他做饭，他饿起上来，只好停舟泊岸，上岸去买东西吃，那便有机可乘，好教石郎脱身逃走。”

不料石破天见丁不三饿得愁眉苦脸，自己肚中也饿了，他又怎猜得到丁珰的用意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去做饭。”丁珰怒道：“你去劳碌做饭，创口再破，那怎么办？”

丁不三道：“我丁家的金创药灵验如神，敷上即愈，他受的剑创又不重，怕甚么？好孩子，快去做饭给爷爷吃。”为了想吃饭，居然不叫他“白痴”。丁珰道：“他做饭给你吃，那么你还杀不杀他？”丁不三道：“做饭管做饭，杀人管杀人。两件事毫不相干，岂可混为一谈？”

石破天一按胸前剑伤，果然并不甚痛，便到后梢去淘米烧饭，见一个老梢公掌着舵，坐在梢后，对他三人的言语恍若不闻。煮饭烧菜是石破天生平最拿手之事，片刻间将两尾鱼煎得微焦，一镬白米饭更是煮得热烘烘、香喷喷地。

丁不三吃得连声赞好，说道：“你的武功若有烧饭本事的一成，爷爷也不会杀你了，当日你若没跟阿珰拜堂成亲，只做我的厨子，别说我不会杀你，别人若要杀你，爷爷也决不答应。唉，只可惜我先前已限定了十日之期，丁不三言出如山，决不能改，倘若我限的是一个月，多吃你二十天的饭，岂不是好？这当儿悔之莫及，无法可想了。”说着叹气不已。

吃过饭后，石破天和丁珰并肩在船尾洗碗筷。丁珰见爷爷坐在船头，低声道：“待会我教你一套擒拿手法，你可得用心记住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学会了去跟那白师傅比武么？”丁珰道：“你难道当真是白痴？天哥，你……你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从前我怎么了？”丁珰脸上微微晕红，道：“从前你见了我，一张嘴可比蜜糖儿还甜，千伶百俐，有说有笑，哄得我好不欢喜，说出话来，句句令人意想不到。你现在可当真傻了。”

石破天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本来不是你的天哥，他会讨你欢喜，我可不会，你还是去找他的好。”丁珰软语央求：“天哥，你这是生了我的气么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怎会生气？

我跟你说实话，你总是不信。”

丁珰望着船舷边滔滔江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知道甚么时候，他才会变回从前那样。”呆呆出神，手一松，一只磁碗掉入了江中，在绿波中晃得两下便不见了。

石破天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我永远变不成你那个天哥。倘若我永远是这么……这么……一个白痴，你就永远不会喜欢我，是不是？”

丁珰泫然欲泣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”心中烦恼已极，抓起一只只磁碗，接二连三的抛入了江心。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要是口齿伶俐，说话能讨你喜欢，那么我便整天说个不停，那也无妨。可是……可是我真的不是你那个‘天哥’啊。要我假装，也装不来。”

丁珰凝目向他瞧去，其时朝阳初上，映得她一张脸红彤彤地，双目灵动，脸上神色却十分恳挚。丁珰幽幽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若说你不是我那个天哥，怎么肩头上会有我咬伤的疤痕？怎么你也是这般喜欢拈花惹草，既去勾引你帮中展香主的老婆，又去调戏雪山派的那花姑娘？若说你是我那个天哥，怎么忽然间痴痴呆呆，再没从前的半分风流潇洒？”

石破天笑道：“我是你的丈夫，老老实实的不好吗？”丁珰摇头道：“不，我宁可你像以前那样活泼调皮，偷人家老婆也好，调戏人家闺女也好，便不爱你这般规规矩矩的。”石破天于偷人家老婆一事，心中始终存着个老大疑窦，这时便问：“偷人家老婆？偷来干甚么？老伯伯说，不先跟人家说而拿人东西，便是小贼。我偷人家老婆，也算小贼么？”

丁珰听他越说越缠夹，简直莫名其妙，忍不住怒火上冲，伸手便扭住他耳朵用力一扯，登时将他耳根子上血也扯出来了。

石破天吃痛不过，反手格出。丁珰只觉一股大得异乎寻常的力道击在他手臂之下，身子猛力向后撞去，几乎将后梢上撑篷的木柱也撞断了。她“啊哟”一声，骂道：“死鬼，打老婆么？使这么大力气。”石破天忙道：“对不起！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丁珰望手臂上看去，只见已肿起了又青又紫的老大一块，忽然之间，她俏脸上的嗔怒变为喜色，握住了石破天双手，连连摇晃，道：“天哥，原来你果然是在装假骗我。”

石破天愕然：“装甚么假？”丁珰道：“你武功半点也没失去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我不会武功。”丁珰嗔道：“你再胡说八道，瞧我理不理你。”伸出手掌往他左颊上打去。

石破天一侧头，伸掌待格，但丁珰是家传的掌法，去势飘忽，石破天这一格中没半分武术手法，自是格了个空，只觉脸上一痛，无声无息

的已被按了一掌。

丁珰手臂剧震，手掌便如被石破天的脸颊弹开一般，又是“啊哟”一声，惊惶之意却比适才更甚。她料想石破天武功既然未失，自是轻而易举的避开了自己这一掌，因此掌中自然而然的使上了本门阴毒的柔力，哪料到石破天这一格竟会如此笨拙，直似全然不会武功，可是手掌和他脸颊相触，却又受到他内力的剧震。她左手抓住自己右掌，只见石破天左颊上一个黑黑的小手掌印陷了下去。她这“黑煞掌”是祖父亲传，着实厉害，幸得她造诣不深，而石破天又内力深厚，才受伤甚轻，但乌黑的掌印却终于留下了，非至半月之后，难以消退。她又是疼惜，又是歉仄，搂住了他腰，将脸颊贴在他左颊之上，哭道：“天哥，我真不知道，原来你并没复原。”

石破天玉人在抱，脸上也不如何疼痛，叹道：“叮叮当当，你一时生气，一时喜欢，到底为了甚么，我终究不明白。”

丁珰急道：“那……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”坐直了身子，在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倒出一颗药丸给他服下，道：“唉，但愿不会留下疤痕才好。”

两人偎依着坐在后梢头，一时之间谁也不开口。

过了良久，丁珰将嘴凑到他耳边，低声道：“天哥，你生了这场病后，武功都忘记了，内力却是忘不了的。我将那套擒拿手教你，于你有很大用处。”

石破天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肯教我，我用心学便了。”

丁珰伸出手指，轻轻抚摸他脸颊上乌黑的手掌印，心中好生过意不去，突然凑过口去，在那掌印上吻了一下。

霎时之间，两人的脸都羞得通红，心下均感甜蜜无比。

丁珰掠了掠头发，将一十八路擒拿手演给他看。当天教了六路，石破天都记住了。跟着两人逐一拆解。次日又教了六路。

过得三天，石破天已将一十八路擒拿手练得颇为纯熟。这擒拿法虽只一十八路，但其中变化却着实繁复。这三天之中，石破天整日只是与丁珰拆解。丁不三冷眼旁观，有时冷言冷语，讥嘲几句。到第四天上，石破天胸口剑创已大致平复。

丁珰眼见石郎进步极速，芳心窃喜，听得丁不三又骂他“白痴”，问道：“爷爷，咱们丁家一十八路擒拿手，叫一个白痴来学，多少日子才学得会？”

丁不三一时语塞，眼见石破天确已将这套擒拿手学会了，那么此人实在并非痴呆，这小子到底是装假呢，还是当真将从前的事情都忘了？他不肯输口，强辩道：“有的白痴聪明，有的白痴愚笨。聪明的白痴，半天便会了，傻子白痴就像你的石郎，总得三天才能学会。”丁珰抿嘴笑道：“爷爷，当年你学这套擒拿法之时，花了几天？”丁不三道：“我哪用着几天？你曾祖爷爷只跟我说了一遍，也不过半天，爷爷就全学会了。”丁珰笑道：“哈哈，爷爷，原来你是个聪明白痴。”丁不三沉脸喝道：“没上没下的胡说八道。”

便在此时，一艘小船从下流赶将上来。当地两岸空阔，江流平稳，但见那船高张风帆，又有四个人急速划动木桨，船小身轻，渐渐迫近丁不三的坐船。船头站着两名白衣汉子，一人纵声高叫：“姓石的小子是在前面船上么？快停船，快停船！”

丁珰轻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爷爷，雪山派有人追赶石郎来啦。”丁不三眉开眼笑，道：“让他们捉了这白痴去，千刀万剐，才趁了爷爷的心愿。”丁珰问道：“捉聪明白痴？还是捉傻子白痴？”丁不三道：“自然是捉傻子白痴，谁敢来捉聪明白痴？”丁珰微笑道：“不错，聪明白痴武功这么高，又有谁敢得罪他半分。”丁不三一怔，怒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敢绕弯子骂爷爷？”丁珰道：“雪山派杀了你的孙女婿，日后长乐帮问你要人，丁三老爷不大有面子罢？”丁不三道：“为甚么没面子？有面子得很。”自觉这句话难以自圆其说，便道：“谁敢说丁老三没面子，我扭断他的脖子。”

丁珰自言自语：“旁人谅来也不敢说什么，就只怕四爷爷要胡说八道，说他倘若有个孙女婿，就决不能让人家杀了。不知道爷爷敢不敢扭断自己亲兄弟的脖子？就算有这个胆子，也不知有没这份本事。”丁不三大怒。说道：“你说老四的武功强过我的？放屁，放屁！他比我差得远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小船又追得近了些。只听得两名白衣汉子大声叱喝：“兀那汉子，瞧你似是长乐帮石中玉那小子，怎地不停船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有人追上来啦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丁珰道：“我怎知怎么办？你这样一个大男人，难道半点主意也没有？”

便在此时，那艘小船已迫近到相距丈许之地，两名白衣汉子齐声呼喝，纵身跃上石破天的坐船后梢。两人手中各执长剑，耀日生光。

石破天见这二人便是在土地庙中会过的雪山派弟子，心想：“不知我甚么地方得罪了他们，这些雪山派的人如此苦苦追我？”只听得嗤的一声，一人已挺剑向他肩头刺来。石破天在这三日中和丁珰不断拆解招式，往往手脚稍缓，便被她扭耳拉发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此刻身手上的机变迅捷，比之当日在土地庙中和石清夫妇对招之时已颇为不同，眼见剑到，也不遑细思，随手使出第八招“凤尾手”，右手绕个半圆，欺上去抓住那人手腕一扭。

那人“啊”的一声，撤手抛剑。石破天右肘乘势抬起，拍的一声，正中那人下颏。那人下巴立碎，满口鲜血和着十几枚牙齿都喷出船板之上。

石破天万万料不到这招“凤尾手”竟如此厉害，不由得吓得呆了，心中突突乱跳。

第二名雪山弟子本欲上前夹击。突见一霎之间，同来的师兄便已身受重伤，这师兄武功比他为高，料想自己若是上前，也决计讨不了好去，当即抢上去抱起师兄。此时那小船已和大船并肩而驶，那人挟着伤者跃回小船，喝令收篷扳梢。

眼见小船掉转船头，顺流东下，不多时两船相距便远。但听得怒骂之声顺着东风隐隐传来。石破天瞧着船板上的一摊鲜血，十几枚牙齿，又是惊讶，又是好生歉仄，兀自喃喃的道：“这……这可当真对不住了！”

丁珰从船舱中出来，走到他身旁，微笑道：“天哥，这一招‘凤尾手’干净利落，使得可着实不错啊。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你怎事先没跟我说明白？早知道一下会打得人家如此厉害，这功夫我也就不学了。”丁珰心头一沉，寻思：“这呆子傻病发作，又来说呆话了。”说道：“既学武功，当然越厉害越好。

刚才你这一招‘凤尾手’若不是使得恰到好处，他的长剑早已刺通你的肩头。你不伤人，人便伤你。你喜欢打伤人家呢，还是喜欢让人家打伤？打落几枚牙齿，那是最轻的伤了。武林中动手过招，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。你良心好，对方却良心不好，你若给人家一剑杀了，良心再好，又有甚么用？”

石破天沉吟道：“最好你教我一门功夫，既不会打伤打死人家，又不会让人家打伤打死我。大家嘻嘻哈哈的，只做朋友，不做敌人”丁珰苦笑道：“呆话连篇，满嘴废话！咱们学武之人，动上手便是拚命，你道是捉迷藏、玩泥沙吗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喜欢促迷藏、玩泥沙，不喜欢动手拚命。可惜一直没人陪我捉迷藏，阿黄又不会。”丁珰越听越恼，嗔道：“你这糊涂蛋，谁跟你说话，就倒足了霉。”赌气不再理他，回到舱中和衣而睡。

丁不三道：“是吗？我说他是白痴，终究是白痴。武功好是白痴，武功不好也是白痴，不如趁早杀了，免得生气。”

丁珰寻思：“石郎倘若真的永远这么糊涂，我怎能跟他厮守一辈子？倒也不如真的依爷爷之言，一刀将他杀了，落得眼前清净。”但随即想到他大病之前的种种甜言蜜语，就算他一句话不说，只要悄悄的向自己瞧上一眼，那也是眉能言，目能语，风流蕴藉之态，真教人如饮美酒，心神俱醉；别后相思，实是颠倒不能自已，万不料一场大病，竟将一个英俊机变的俏郎君，变成了一段迂腐迟钝的呆木头。她越想越是烦恼，不由得珠泪暗滴，将一张薄被蒙住了头。

丁不三道：“你哭又有甚么用？又不能把一个白痴哭成才子！”丁珰怒道：“我把一个傻子白痴哭成了聪明白痴，成不成？”丁不三怒道：“又来胡说八道！”

丁珰不住饮泣，寻思："瞧雪山派那花万紫姑娘的神情，对石郎怒气冲冲的，似乎还没给他得手。他见到美貌姑娘居然不会轻薄调戏，那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？我真的嫁了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呆木头，做人有甚么乐趣？"

她哭了半夜，又想："我已和他拜堂成亲，名正言顺的是他妻子。这几日中，白天和他练功夫，他就只一本正经的练武，从来不乘机在我身上碰一下、摸一把。晚上睡觉，相距不过数尺，可是别说不来亲我一亲，连我的手脚也不来捏一下，哪像甚么新婚夫妇？别说新婚夫妇，就算是七八十岁的老夫老妻，也该亲热一下啊。"

耳听得石破天睡在后梢之上，呼吸悠长，睡得正香，她怒从心起，从身畔摸过柳叶刀，轻轻拔刀出鞘，咬牙自忖："这样的呆木头老公，留在世上何用？"悄悄走到后梢，心道："石郎石郎，这是你自己变了，须莫怪我心狠。"提起刀来正要往他头上斫落，终于心中一软，将他肩头轻轻扳过，要在他临死之前再瞧他最后一眼。

石破天在睡梦中转过身来，淡淡的月光洒在他脸上，但见他脸上笑容甚甜，不知在做甚么好梦。丁珰心道："你转眼便要死了，让你这好梦做完了再杀不迟，左右也不争在这一时半刻。"当下抱膝坐在他身旁，凝视着他的脸，只待他笑容一敛，挥刀便斫将下去。

过了一会，忽听得石破天迷迷糊糊说道："叮叮当当，你……你为甚么生气？不过……不过你生起气来，模样儿很好看，是真的……真的十分好看……我就看上一百天，一千天，也决不会够，一万天……十万天，不，五千天……也是不够……"

丁珰静静的听着，不由得心神荡漾，后道："石郎，石郎，原来你在睡梦之中，也对我念念不忘。这般好听的话若是白天里跟我说了，岂不是好？唉，总有一天，你的糊涂病根子好了，会跟我说这些话。"眼见船舷边露水沾湿了木板，石破天衣衫单薄，心生怜惜，将舱里一张薄被扯了出来，轻轻盖在他身上，又向他痴痴的凝视半天，这才回入舱中。

只听得丁不三骂道："半夜三更，一只小耗子钻来钻去，便是胆子小，想动手却不敢，有甚么屁用？也不知是不是我丁家的种？"

丁珰知道自己的举止都教爷爷瞧在眼里了，这时她心中喜欢，对爷爷的讥刺毫不在意，心中反来覆去只是想着这几句话："不过你生起气来，模样儿很好看……我看上一万天，十万天，也是不够。"突然间噗哧一声，笑了出来，心道："这白痴天哥，便在睡梦中说话，也是痴痴的。咱们就活了一百岁，也不过三万六千日，哪有甚么十万天可看？"

她又哭又笑的自己闹了半天，直到四更天时才朦胧睡去，但睡不多时，便给石破天的声音惊醒，只听得他在后梢头大声嚷道："咦，这可真奇了！叮叮当当，你的被子，半夜里怎么会跑到我身上来？难道被子生脚的么？"

丁珰大羞，从舱中一跃而起，抢到后梢，只听石破天手中拿着那张薄被，说道："叮叮当当，你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？

这被子……"丁珰满脸通红，夹手将被子抢了过来，低声喝道："不许再说了，被子生脚，又有甚么奇怪？"石破天道："被子生脚还不奇怪？你说被子的脚在哪里？"

丁珰一侧头，见那老梢公正在拔篙开船，似笑非笑的斜视自己，不由得一张脸更是羞得如同红布相似，嗔道："你还说？"左手便去扭他的耳朵。

石破天右手一抬，自然而然的使出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"鹤翔手"。丁珰右手回转，反拿他胁下。石破天左肘横过，封住了他这一拿，右手便去抓她肩头。丁珰将被子往船板上一抛，回了一招，她知石破天内劲凌厉，手掌臂膀不和他指掌相接。霎时之间两人已拆了十余招。丁珰越打越快，石破天全神贯注，居然一丝不漏，待拆到数十招后，丁珰使一招"龙腾爪"，直抓他头顶。石破天反腕格去，这一下出手奇快，丁珰缩手不及，已被他五指拂中了手腕穴道，只觉一股强劲的热力自腕而臂，自臂而腰，直转了下去。这股强劲的内力又自腰间直传至腿上，丁珰站立不稳，身子一侧，便倒了下来，正好摔在薄被上。

石破天童心大起，俯身将被子在她身上一裹，抱了起来，笑道："你为甚么扭我？我把你抛到江里喂大鱼。"丁珰给他抱着，虽是隔着一条被子，也不由得浑身酸软，又羞又喜，笑道："你敢！"石破天笑道："为甚么不敢？"将她连人带被的轻轻一送，掷入船舱。

丁珰从被中钻了出来，又走到后梢。石破天怕她再打，退了一步，双手摆起架式。

丁珰笑道："不玩啦！瞧你这副德性，拉开了架子，倒像是个庄稼汉子，哪有半点武林高手的风度！"石破天笑道："我本来就不是武林高手。"丁珰道："恭喜，恭喜！你这套擒拿手法已学会了，青出于蓝，连我做师父的也已不是徒儿的对手了。"

丁不三在船舱中冷冷的道："要和雪山派高手白万剑较量，却还差着这么老大一截。"

丁珰道："爷爷，他学功夫学得这么快。只要跟你学得一年半载，就算不能天下无敌，做你的孙女婿，却也不丢你老人家的脸了。"丁不三冷笑道："丁老三说过的话，岂有改口的？第一、我说过他既要娶你为妻，永远就别想学我武艺；第二，我限他十天之内打败白万剑。再过得五天，他性命也不在了，还说甚么一年半载？"

丁珰心中一寒，昨天晚上还想亲手去杀死石破天，今日却已万万舍不得石郎死于爷爷之手，但爷爷说过的话，确是从来没有不算数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思前想后，只有照着原来的法子，从这一十八路擒拿手中别出机谋。

于是此后几天之中，丁珰除了吃饭睡觉，只是将这一十八路擒拿手的诸般变化，反来覆去的和石破天拆解。到得后来，石破天已练得纯熟之极，纵然不借强劲的内力，也已勉强可和丁珰攻拒进退，拆个旗鼓相当。

第八天早晨，丁不三咳嗽一声，说道："只剩下三天了。"

丁珰道："爷爷，你要他去打败白万剑，依我看也不是甚么难事。白万剑雪山派的剑法虽然厉害，总还不是我丁家的武功可比。石郎这套擒拿手练得差不多了。单凭一双空手，便能将那姓白的手中长剑夺了下来。他空手夺人长剑，算不算得是胜了？"

丁不三冷笑道："小丫头说得好不稀松！凭他这一点子能耐，便能将'气寒西北'手中长剑夺将下来？我叫你乘早别发清秋大梦。就是你爷爷，一双空手只怕也夺不下那姓白的手中长剑。"丁珰道："原来连你也夺不下，那么你的武功我瞧……哼，哼，也不过……哼，哼！"丁不三怒道："甚么哼哼？"丁珰仰头望着天空，说道："哼哼就是哼哼，就是说你武功了得。"丁不三道："你说甚么鬼话？哼哼就是说我武功稀松平常。"丁珰道："你自己说你武功稀松平常，可不是我说的。"丁不三道："你哼哼也好，哈哈也好，总而言之，十天之内他不能打败白万剑，我就杀了这白痴。"

丁珰嘟起了小嘴，说道："你叫他十天之内去打败白万剑，但若十天之内找不到那姓白的，可不是石郎的错。"丁不三道："我说十天，就是十天。找得到也好，找不到也好，十天之内不将他打败，我就杀了这小白痴。"丁珰急道："现下只剩三天了，却到哪里找白万剑去？你……你……你当真是不讲道理。"丁不三笑道："丁不三若讲道理，也就不是丁不三了。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，丁不三几时讲过道理了？"

到第九天上，丁不三嘴角边总是挂着一丝微笑，有时斜睨石破天，眼神极是古怪，带着三分卑视，却有七分杀气。

丁珰知道爷爷定是要在第十天上杀了石郎，这时候别说石破天的武功仍与白万剑天差地远，就算当真胜得了他，短短两天之中，茫茫大江之上，却又到哪里找这"气寒西北"去？

这日午后，丁珰和石破天拆了一会擒拿手，脸颊晕红，她打了个呵欠，说道："八月天时，还这么热！"坐在石破天身边，指着长江中并排而游的两只水鸟，说道："天哥，你瞧这对夫妻水鸟在江中游来游去，何等逍遥快乐，若是一箭把雄鸟射死了，雌鸟孤苦伶仃的，岂不可怜？"石破天道："我以前在山里打猎、射鸟的时候，倒也没想到它是雌是雄，依你这么说，我以后只拣雌鸟来射罢！"丁珰叹了口气，心道："我这石郎毕竟痴痴呆呆。"又打个呵欠，斜身依着石破天，将头靠在他肩上，合上了眼。

石破天道："叮叮当当，你倦了吗？我扶你到船舱里睡，好不好？"丁珰迷迷糊糊的道："不，我就爱这么睡。"石破天不便拂她之意，便任由她以自己左肩为枕，只听得她气息悠长，越睡越沉，一头秀发擦在自己左颊之上，微感麻痒，却也是说不出的舒服。

突然之间，一缕极细微的声音钻入了自己左耳，轻如蜂鸣，几不可辨："我跟你说话，你只听着，不可点头，更不可说话，脸上也不可露出半点惊奇的神气。你最好闭上眼睛，假装睡着，再发出一些鼾声，以便遮掩我的话声。"

石破天大感奇怪，还道她是在说梦话，斜眼看去，但见她长长的睫毛覆盖双眼，突然间左眼张开，向他霎了两下，随即又闭上了。石破天当即省悟："原来她要跟我说几句秘密话儿，不让爷爷听见。"于是也打了个呵欠，说道："好倦！"合上了眼睛。

丁珰心下暗喜："天哥毕竟不是白痴，一点便透，要他装睡，他便装得真像。"又低声道："爷爷说你武功低微，又是个白痴，不配做他的孙女婿儿。十天的期限，明天便到，他定要将你杀死。咱们又找不着白万剑，就算找到了，你也打他不过。唯一的法子，只有咱夫妻俩脱身逃走，躲到深山之中，让爷爷找你不到。"

石破天心道："好端端地，爷爷怎么会杀我，叮叮当当究竟是个小孩子，将爷爷的笑话也当了真，不过她说咱两个躲到深山之中，让爷爷找不到，那倒好玩得很。"他一生之中，都是二人共处深山，自觉那是自然不过的生涯，这些日子来遇到的事无不令他茫然失措，实深盼得能回归深山，想到此后相伴的竟是个美丽可爱的叮叮当当，不由得大是兴奋。

丁珰又道："咱两个若是上岸逃走，定给爷爷追到，无论如何是逃不了的。你记好了，今晚三更时分，我突然抱住爷爷，哭叫：'爷爷，你饶了石郎，别杀他，别杀他！'你便立刻抢进舱来，右手使'虎爪手'，抓住爷爷的背心正中，左手使'玉女拈针'拿住他后腰。记着，听到我叫'别杀他'，你得赶快动手，是'虎爪手'和'玉女拈针'。爷爷被我抱住双臂，一时不能分手抵挡，你内力很强，这么一拿，爷爷便不能动了。"

石破天心道："叮叮当当真是顽皮，叫我帮忙，开爷爷这样一个大玩笑，却不知爷爷会不会生气？也罢，她既爱闹着玩，我顺着她意思行事便了。想来倒是有趣得紧。"

丁珰又低声道："这一抓一拿，可跟我二人生死攸关。你用左手摸一下我背心的'灵台穴'，那'虎爪手'该当抓在这里。"石破天仍是闭着眼睛，慢慢提起左手，在丁珰"灵台穴"上轻轻抚摸一下。丁珰道："是啦，黑暗之中出手要快，认穴要准，我拚命抱住爷爷，只能挨得一霎时间，只要他一惊觉，立时便能将我摔开，那时你万难抓得到他了。你再轻轻碰我后腰的'悬枢穴'，且看对是不对。那'玉女拈针'这一招，只用大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，劲力要从指尖直透穴道。"

石破天左手缓缓移下，以两根手指在他后腰"悬枢穴"上轻轻搔爬了一下，他这时自是丝毫没有使劲，不料丁珰是黄花闺女，分外怕痒，给他在后腰上这么轻轻一搔，忍不住格的一声笑了出来，笑喝："你胡闹！"石破天哈哈大笑。丁珰也伸手去他胁下呵痒。两人嘻嘻哈哈，笑作一团，把装睡之事全然置之脑后。

这日黄昏时分，老梢公将船泊在江边的一个小市镇旁，上岸去沽酒买菜。丁珰道："天哥，咱们也上岸去走走。"石破天道："甚好！"丁珰携了他手，上岸闲行。

那小市镇只不过八九十家人家，倒有十来家是鱼行。两人行到市梢，眼看身旁无人。石破天道："爷爷在船舱中睡觉，咱们这么拔足便走，岂不就逃走了？"他只盼尽早与丁珰躲入深山，丁珰摇头道："哪有这么容易？就是让咱们逃出十里二十里，他一样也能追上。"

忽听得背后一人粗声道："不错，你便是逃出一千里，一万里，咱们一样也能追上。"

石破天和丁珰回过头来，只见两名汉子从一颗大树后转了出来，向着二人狞笑。石破天识得这两人便是雪山派中的呼延万善和闻万夫，不由得一怔，心下暗暗惊惧。

原来雪山派两名弟子在长江中发现了石破天的踪迹，上船动手，其一身受重伤。白万剑得报，分遣众师弟水陆两路追寻。呼延万善和闻万夫这一拨乘马溯江向西追来，竟在这小镇上和石破天相遇。呼延万善为人持重，心想自己二人未必是这姓石小子的对手，正想依着白师兄的嘱咐发射冲天火箭传讯，不料闻万夫忍耐不住，登时叫了出来。

丁珰也是一惊："这二人是雪山派弟子，不知白万剑是否便在左近？倘若那姓白的也赶了来，爷爷逼着石郎和他动手，那可糟了。"向二人横了一眼，啐道："我们自己说话，谁要你们插口？天哥，咱们回船去。"石破天也是心存怯意，点了点头，两人转身便走。

闻万夫向来便瞧不起这师侄，心想："王万仞王师哥、张万风张师弟两人都折在这小子手下，也不知他二人怎么搞的。

这小子要是当真武功高强，怎么会一招之间便给白师哥擒了来？我今日将他擒了去，那可是大功一件，从此在本门中出人头地。"当即喝道："往哪里走？姓石的小子，乖乖跟我走罢！"口中叱喝，左手便向石破天肩头抓来。

石破天侧身避过，使出丁珰所教的擒拿手法，横臂格开来招。闻万夫一抓不中，飞脚便向石破天小腹上踢去。

这一脚如何拆解，石破天却没学过。他这半天中，心头反来覆去的便是想着"虎爪手"和"玉女拈针"两招，危急之际，所想起的也只这两招。但闻万夫和他相对而立，这两招攻人后心的手法却全然用不上，这时他也顾不得合式不合式，拔步便抢向对方身后。他内功深厚，转侧便捷无比，这么一奔，便已将闻万夫那一足避过，同时右手"虎爪手"抓他"灵台穴"，左手"玉女拈针"拿他"悬枢穴"，内力到处，闻万夫微一痉挛，便即萎倒。

呼延万善正欲上前夹攻，突见石破天已拿住师弟要穴，情急之下不及抽剑，挥拳往石破天腰间击来。他这一拳用上了十成劲力，波的一响，跟着喀喇一声，右臂竟尔震断。

石破天却只腰间略觉疼痛，松手放开闻万夫时，只见他缩成了一团，毫不动弹，扳过他肩头，见他双目上挺，神情甚是可怖。石破天吃了一惊，叫道："啊哟，不好，叮叮当当，他……他……他怎么忽然抽筋，莫非……莫非死了？"

丁珰格的一笑，道："天哥，你这两招使得甚好，只不过慌慌张张的，姿势太也难看。你这么一拿，他死是不会死的，残废却免不了，双手双脚，总得治上一年半载罢。"

石破天伸手去扶闻万夫，道："真……真对不起，我……我不是有意伤你，那怎么……怎么办？叮叮当当，得想法子给他治治？"丁珰伸手从闻万夫身畔抽出长剑，道："你要让他不多受苦楚？那容易得紧，一剑杀了就是。"石破天忙道："不行，不行！"

呼延万善怒道："你这两个无耻小妖。雪山派弟子能杀不能辱。今日老子师兄弟折在你手里，快快把我们两个都杀了。

多说这些气人的话干么？"

石破天深恐丁珰真的将闻万夫杀了，忙夺下她手中长剑，在地下一插，说道："叮叮当当，快……快回去罢。"拉着她衣袖，快步回船。丁珰哂道："听人说长乐帮石帮主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怎地忽然婆婆妈妈起来？刚才之事，可别跟爷爷说。"石破天道："是，我不说，你说那个人，他……他当真会手足残废？"丁珰道："你拿了他两处要穴，若还不能令他手足残废，咱们丁家这一十八路擒拿手法还有甚么用处？"

石破天道："那怎么你叫我待会也这么去擒拿爷爷？"丁珰笑道："傻哥哥，爷爷是何等样人物，岂可和雪山派中这等脓包相比？你若侥幸能拿住爷爷这两处要穴，又能使上内力，最多令他两三个时辰难以行动，难道还能叫他残废了？"

石破天心头栗栗，怔忡不安，只是想着闻万夫适才的可怖模样。

这一晚迷迷糊糊的半醒半睡，到得半夜，果然听得丁珰在船舱中叫了起来："爷爷，爷爷，你饶了石郎性命，别杀他，别杀他！"石破天急跃而起，抢到舱中，朦胧中只见丁珰抱了丁不三的上身，不住的叫："爷爷，别杀石郎！"

石破天伸出双手，便要往丁不三后心抓去，陡然想起闻万夫缩成一团的可怖神情，心道："我这双手抓将下去，倘若将爷爷也抓成这般模样，那可太对不起他，我……我决计不可。"当即悄悄退出船舱，抱头而睡。

丁珰眼见石破天抢进舱来，时刻配合得恰到好处，正欣喜间，不料他迟疑片刻，便即退出，功败垂成，不由得又急又怒。

石破天回到后梢，心中兀自怦怦乱跳，过了一会，只听得丁珰道："啊哟，爷爷，我怎么抱着你？我……我刚才做了个恶梦，梦见你将石郎打死了，我求你……求你饶他性命，你总是不答应，谢天谢地，只不过是个梦。"

却听丁不三道："你做梦也好，不做梦也好，天一亮便是咱们说好了的第十天。且瞧他这一日之中，能不能找到白万剑来将他打敗了。

”丁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知道石郎不是白痴！”丁不三道：“是啊，他良心好！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，便是白痴，该死之极。唉，以‘虎爪手’抓‘灵台穴’，以‘玉女拈针’拿‘悬枢穴’，妙计啊妙计！就可惜白痴良心好，不忍下手。不忍下手，就是白痴，白痴就是该死。”

这几句话钻入了舱内舱外丁珰和石破天耳里，两人同时大惊：“爷爷怎知道我们的计策？”石破天还不怎么样，丁珰却不由得遍体都是冷汗，心想：“原来爷爷早已知晓，那么暗中自必有备，天哥刚才没有下手，也不知是福是祸？”

石破天浑浑噩噩，却绝不信次日丁不三真会下手杀他，过不多时，便即睡着了。

天刚破晓，忽听得岸上人声喧哗，纷纷叫嚷：“在这里了！”

“便是这艘船。”“别让老妖怪走了！”石破天坐起身来，只见岸边十多人手提灯笼火把，奔到船边，当先四五人抢上船头，大声叱喝：“老妖怪在哪里！害人老妖往哪里逃？”

丁不三从船舱中钻了出来，喝道：“甚么东西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？”

一条汉子喝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！快泼！”他身后两人手中拿着竹做的喷筒，对准丁不三，两股血水向他急速射去。岸上众人欢呼吆喝：“黑狗血洒中老妖怪，他就逃不了！”

可是这两股狗血哪里能溅中丁不三半点？他腾身而起，心下大怒：“哪里来的妄人，当老夫是妖怪，用黑狗血喷我？”旁人不去惹他，他喜怒无常之时，举手便能杀人，何况有人欺上头来？他身子落下来时，双脚齐飞，踢中两名手持喷筒的汉子，跟着呼的一掌，将当先的大汉击得直飞出去。这三人都不会甚么武功，中了这江湖怪杰的拳脚，哪里还有性命？两个人当即死在船头，当先的那条大汉在半空中便狂喷鲜血。

丁不三又要举脚向余人扫去，忽听得丁珰在身后冷冷的道：“爷爷，一日不过三”！”

丁不三一怔，盛怒之下，险些儿忘了自己当年立下的毒誓，这一脚离那船头汉子已不过尺许，当下硬生生的收了回来。

众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叫道：“老妖怪厉害，快逃，快逃！”

霎时之间逃了个干干净净，灯笼火把有的抛在江中，有的丢在岸上。三具尸首一在岸上，二在船头，谁也顾不得了。

丁不三将船头的尸首踢入江中，向梢公道：“快开船，再有人来，我可不能杀啦！”那梢公吓得呆了，双手不住发抖，几乎无力拔篙。丁不三提起竹篙，将船撑离岸边。狗血没射到人，却都射在舱里，腥气难闻。

丁不三冷冷的道：“阿珰，你捣这鬼为了甚么？”丁珰笑道：“爷爷，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？”丁不三道：“我几时说过话不算数了？”丁珰道：“好，你说十天一满，若是石郎没将那姓白的打败，便要杀他。今日是第十日，可是你已经杀了三个人啦！”

丁不三一凛，怒道：“小丫头，诡计多端，原来爷爷上了你的恶当。”

丁珰极是得意，笑吟吟的道：“丁家三老爷素来说话算数，你说在第十天上定要杀了这小子，可是‘一日不过三’，你已杀了三个人，这第四个人，便不能杀了。你既在第十天上杀他不得，以后也就不能再杀了。我瞧你的孙女婿儿也不是真的甚么白痴，等他身子慢慢复原，武功自会大进，包不丢了你的脸面便是。”

丁不三伸足在船头用力一蹬，喀的一声，船头木板登时给他踹了一个洞，怒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丁不三折在你小丫头手下，便已丢了脸。”丁珰笑道：“我是你的孙女儿，大家是一家人，有甚么丢不丢脸的？这件事我又不会说出去。”丁不三怒道：“我输了便心中不痛快，你说不说有甚么相干？”丁珰道：“那就算是你赢好了。”丁不三道：“输便输，赢便赢。

我又不是你那不成器的四爷爷，他小时候跟我打架，输了反而自吹是赢了。”

石破天听着他祖孙二人对话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些人是丁珰故意引了来给她爷爷杀的，好让他连杀三人之后，限于“一日不过三”的规定，便不能再杀他，眼看丁不三于一瞬间连杀三人的凶狠神态，那么要杀死自己的话，只怕也不是开玩笑了；见丁珰笑嘻嘻的走到后梢，便道：“叮叮当当，你为了救我性命，却无缘无故的害死了三人，那不是……不是太也残忍了么？”丁珰脸一沉，说道：“是你害的，怎么反而怪起我来了？”石破天惘然道：“是……是我害的？”丁珰道：“怎么不是？‘昨晚你事到临头，不敢动手。否则咱二人早已逃得远远的了，又何至累那三人无辜送命？”

石破天心想这话倒也不错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忽听得丁不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姓石的小子，爷爷要挖出你的眼珠子，斩了你的双手，教你死是死不了，却成为一个废人。我只须不取你性命，那就不算破了‘一日不过三’的规矩。”丁珰和石破天面面相觑，神色大变。

丁不三越想越得意，不住口的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小白痴，我不杀死你，却将你弄成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阿珰哪，那总可以的罢？”丁珰一时无辞可辩，只得道：“这第十天又没过，说不定待会就遇到白万剑，石郎又出手将他打败了呢？”

丁不三呵呵而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咱们须得公平交易，童叟无欺。爷爷等到今晚三更再动手便了。”

丁珰愁肠百结，再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来令石破天脱此危难。偏偏石破天似是仍不知大祸临头，反来问她：“你为甚么皱起了眉头，有甚么心事？”丁珰嗔道：“你没听爷爷说么？他要挖了你的眼珠子，斩了你的双手。”石破天笑道：“爷爷说笑话吓人呢，你也当真！他挖了我眼睛、斩了我双手去，又有甚么用？我又没得罪他。”

丁珰由嗔转怒，心道：“这人行事婆婆妈妈，脑筋糊里糊涂，我一辈子跟着他确也没趣得紧，爷爷要杀他，让他死了便是。”但想到爷爷待会将他挖去双目、斩去双手，自己如果回心转意，又要起他来，我叮叮当当嫁了这么一个没眼没手的丈夫，更加无味已极。

眼见太阳渐渐西沉，丁珰面向船尾，见自己和石破天的影子双双浮在江面之上，就像是游泳一般，随舟逐波而西。丁珰侧过身来，见石破天背脊向着自己，她双手伸出，便向他背心要穴拿去。她右手使“虎爪手”抓住石破天背心“灵台穴”，左手以“玉女拈针”拿他“悬枢穴”。石破天绝无防备，被他拿住后立时全身酸软，动弹不得。

丁珰却受到他内力霸荡，身子向后反弹，险些堕入江中，伸手抓住船篷，骂道：“爷爷要挖你双眼，斩你双手，你这种废人留在世上，就算不丢爷爷的脸，我叮叮当当也没脸见人了。也不用爷爷动手，我自己先挖出你的眼珠子。”在后梢取过一条长长的帆索，将石破天双手双脚都缚住了，又将帆索从肩至脚，一圈又一圈的紧紧捆绑，少说也缠了八九十圈，直如一只大粽子相似。

本来如此这般的被擒拿了穴道，一个对时中难以开口说话，但石破天内力深厚，四肢虽不能动，却张口说道：“叮叮当当，你跟我闹着玩吗？”他话是这般说，但见着丁珰凶狠的神气，也已知道大事不妙，眼神中流露出乞怜之色。丁珰伸足在他腰间狠狠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哼，我跟你闹着玩？死在临头。还在发你的清秋大梦，这般的傻蛋，我将你千刀万剐，也是不冤”飕的一声，拔出了柳叶刀来，在石破天脸颊上来回擦了两下，作磨刀之状。

石破天大骇，说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我今后总是听你的话就是。你杀了我，我……我……可活不转来啦！”丁珰恨恨的道：“谁要你活转来了？我有心救你性命，你偏不照我吩咐。那是你自寻死路，又怪得谁来？我此刻不杀你，爷爷也会害你。哼，是我丈夫，要杀便由我自己动手，让别人来杀我丈夫，我叮叮当当一世也不快活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你饶了我，我不再做你丈夫便是。”他说这几句话，已是在极情哀求，只是自幼禀承母训，不能向人求恳，这个“求”字却始终不出口。

丁珰道：“天地也拜过了，怎能不做我丈夫？再罗唆，我一刀便砍下你的狗头。”

石破天吓得不敢再作声。只听得丁不三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妙得很！那才是丁不三的乖孙女儿。爽爽快快，一刀两段便是！”

那老梢公见丁珰举刀要杀人，吓得全身发抖，舵也掌得歪了。船身斜里横过去，恰好迎面一艘小船顺着江水激流冲将过来，眼见两船便要相撞。对面小船上的梢公大叫：“扳梢，扳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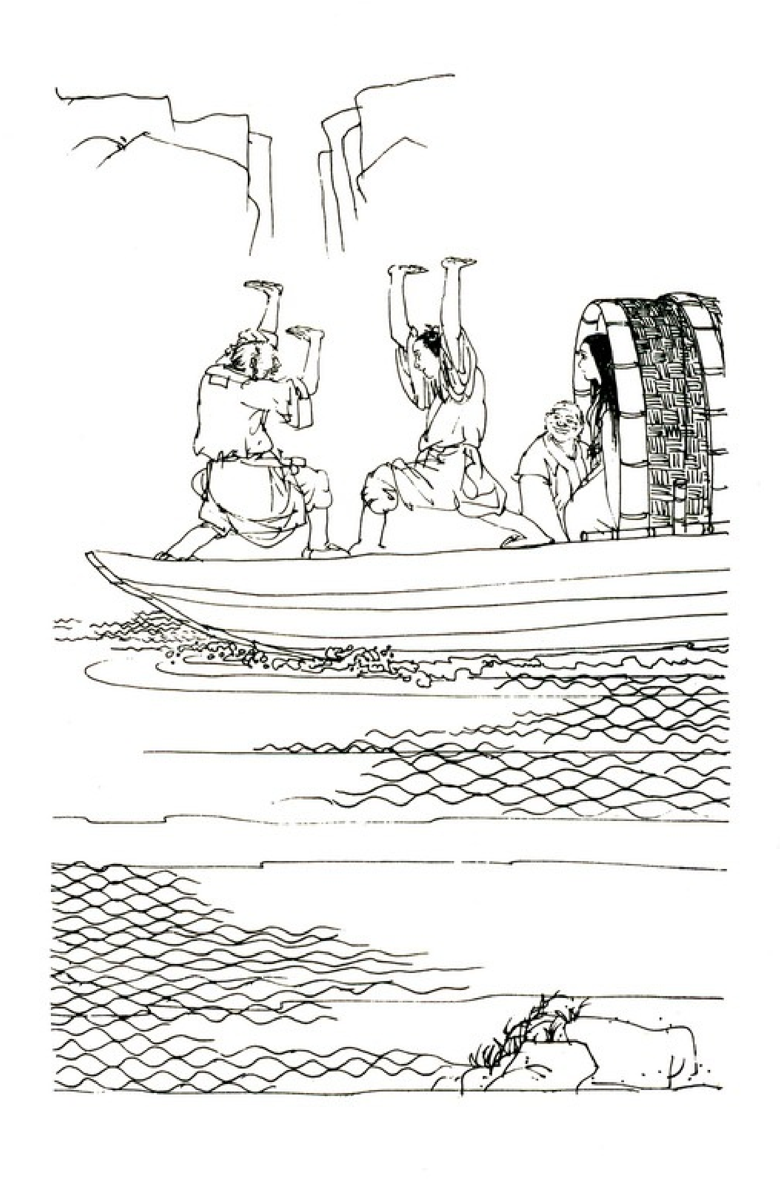
丁珰提起刀来，落日余晖映在刀锋之上，只照得石破天双目微眯，猛见丁珰手臂往下急落，拍的一声响，这一刀却砍得偏了，砍在他头旁数寸处的船板上。丁珰随即撤手放刀，双手抓起石破天的身子，双臂运劲向外一抛，将他向着擦舟而过的小船船舱摔去。

丁不三见孙女突施诡计，怒喝："你……你干甚么？"飞身从舱中扑出，伸手去抓石破天时，终究慢了一步。江流湍急，两船瞬息间已相距十余丈，丁不三轻功再高，却也无法纵跳过去。他反手重重打了丁珰一个耳光，大叫："回舵，回舵，快追！"

但长江之中风劲水急，岂能片刻之间便能回舵！何况那小船轻舟疾行，越驶越远，再也追不上了。

# 第九回　大粽子

丁不四危急中靈機一動，雙掌倏地上舉，掌力向天上送去，石破天便也雙掌呼的一聲，向上拍出。兩人四掌對着天空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。



九　大粽子

石破天耳畔呼呼风响，身子在空中转了半个圈，落下时脸孔朝下俯伏，但觉着身处甚是柔软，倒也不感疼痛，只是黑沉沉的目不见物，但听得耳畔有人惊呼。他身不能动，也不敢开口说话，鼻中闻到一阵幽香，似是回到了长乐帮总舵中自己的床上。

微一定神，果然觉到是躺在被褥之上，口鼻埋在一个枕头之中，枕畔却另有一个人头，长发披枕，竟然是个女子。石破天大吃一惊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：“甚么人？你……你怎么……”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那女子道：“你怎么钻到我们船里？我一刀便将你杀了！”石破天大叫：“不，不是我自己钻进来的，是人家摔我进来的。”那女子急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快出去，怎么爬在我被……被窝里？”

石破天一凝神间，果觉自己胸前有褥，背上有被，脸上有枕，而且被褥之间更是颇为温暖，才知丁珰这么一掷，恰巧将他摔入这艘小船的舱门，穿入船舱中一个被窝：更糟的是，从那女子的话中听来，似乎这被窝竟是她的。他若非手足被绑，早已急跃而起，逃了出去，偏生身上穴道未解，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动不得，求求你，将我搬了出去，推出去也好，踢出去也好。”

只听得脚后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道：“这混蛋说甚么胡话？快将他一刀杀了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奶奶，若是杀了他，我被窝中都是鲜血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语气甚是焦急。那老妇怒道：“那是甚么鬼东西？喂，你这混蛋，快爬出来。”

石破天急道：“我真是动不得啊，你们瞧，我给人抓了灵台穴，又拿了悬枢穴，全身又给绑得结结实实，要移动半分也动不了。这位姑娘还是太太，你快起来罢，咱们睡在一个被窝里，可……可实在不大妙。”

那女子啐道：“甚么太太的？我是姑娘，我也动不了。奶奶，你……你快想个法子，这个人当真是给人绑着的。”石破天道：“老太太，我求求你，劳你驾，把我拉出去。我……我得罪这位姑娘……唉……这个……真是说不过去。”

那老妇怒道：“小混蛋，倒来说风凉话。”那姑娘道：“奶奶，咱们叫后梢的船家来把他提出去，好不好？”那老妇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这般乱七八糟的情景，怎能让旁人见到？偏生你我又动弹不得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石破天心道：“莫非这位老太太和那姑娘也给人绑住了？”

那老妇不住口的怒骂：“小混蛋，臭混蛋，你怎么别的船不去，偏偏撞到我们这里来？阿绣，把他杀了，被窝中有血，有甚么要紧？这人早晚总是要杀的。”那姑娘道：“我没力气杀人。”那老妇道：“用刀子慢慢的锯断了他喉管，这小混蛋就活不了。”

石破天大叫：“锯不得，锯不得！我的血脏得很，把这香喷喷的被窝弄得一塌糊涂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被窝里有个死尸，也很不妙。”只听得嘤的一声，那姑娘显是听到“被窝里有个死尸”这话甚是害怕，石破天心中一喜，听那姑娘道：“奶奶，我拔刀子也没力气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你没力气拔刀子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我此刻动不得，你若是将我杀了，我就变成了僵尸，躺在你身旁，那有多可怕。我活着不能动，变成僵尸，就能动了，我两只冷冰冰的僵尸手握住你的喉咙……”

那姑娘给他说得更加怕了，忙道：“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又道：“奶奶，怎生想个法子，叫他出去？”那老妇道：“我在想哪，你别多说话。”

这时已然入夜，船舱中漆黑一团。石破天和那姑娘虽然同盖一被，幸好掷进来时偏在一旁，没碰到她身子，黑暗中只听得那姑娘气息急促，显然十分惶急。过了良久，那老妇仍是没想出甚么法子来。

突然之间，远处传来两下尖锐的啸声，静夜中十分凄厉刺耳。跟着飘来一阵大笑之声，声音苍老豪迈。那人边笑边呼：“小翠，我等了你一日一晚，怎么这会儿才到？”

那姑娘急道：“奶奶，他……他迎上来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那老妇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再也别作声，我正在凝聚真气，但须足上经脉稍通，能有片刻动弹，我便往江心一跳，免得受这老妖之辱。”那姑娘急道：“奶奶，奶奶，那使不得。”那老妇怒道：“我叫你别来打扰我。奶奶投江之时，你跟不跟我去？”那姑娘微一迟疑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跟着奶奶一块儿死。”

那老妇道：“好！”说了这个“好”后，便再也不作声了。

石破天两度尝过这“走火”的滋味，心想：“原来这老太太和小姑娘都是练内功走火，以致动弹不得，偏生敌人在这当头赶到，那当真为难之极。”

只听下游那苍老的声音又叫道：“你爱比剑也好，斗拳也好，丁老四定然奉陪到底。小翠，你怎么不回答我？”这时话声又已近了数十丈。过不多时，只听得半空中呛啷啷铁链响动，跟着拍的一声巨响，一件东西落到了船上，显是迎面而来的船上有人掷来铁锚铁链。后梢的船家大叫：“喂，喂，干甚么？干甚么？”

石破天只觉坐船向右急剧倾侧，不由自主的也向右滚去，那姑娘向他侧过来，靠在他身上。石破天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你……”要想叫她别靠在自己身上，但随即想起她跟自己一样，也是动弹不得，话到口边，又缩了回去。

跟着觉得船头一沉，有人跃到了船上，倾侧的船身又回复平稳。那老人站在船头说道：“小翠，我来啦，咱们是不是就动手？”

后梢的船家叫道：“你这么搅，两艘船都要给你弄翻了。”

那老人怒道：“狗贼，快给我闭了你的鸟嘴！”提起铁锚掷出。

两艘船便即分开，同时顺着江水疾流下去。船家见他如此神力，将一只两百来斤重的铁锚掷来掷去，有如无物，吓得挢舌不下，再也不敢作声了。

那老人笑道：“小翠，我在船头等你。你伏在舱里想施暗算，我可不上你当。”

石破天心头一宽，心想他一时不进舱来，便可多挨得片刻，但随即想起，多挨片刻，未必是好，那老妇若能凝聚真气，便要挟了这小姑娘投江自尽，这时那姑娘的耳朵正挨在他口边，便低声道：“姑娘，你叫你奶奶别跳到江里。”

那姑娘道：“她……她不肯的，一定要跳江。”一时悲伤不禁，流下泪来，眼泪既夺眶而出，便再也忍耐不住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，泪水滚滚，沾湿了石破天的脸颊。她哽咽道：“对……对不住！我的眼泪流到了你脸上。”这姑娘竟是十分斯文有礼。

石破天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客气。一些眼泪水，又算得了甚么？”那姑娘泣道：“我不愿意死。可是船头那人很凶，奶奶说宁可死了，也不能落在他手里。我……我的眼泪，真对不住，你可别见怪……”只听得船板格的一声响，船舱彼端一个人影坐了起来。

石破天本来口目向下，埋在枕上，但滚动之下，已侧在一旁，见到这人坐起，心中怦怦乱跳，颤声说道：“姑……姑娘，你奶奶坐起来啦。”那姑娘“啊”的一声，她脸孔对着石破天，已瞧不见舱中情景。过了一会，只听石破天叫道：“老太太，你别抓她，她不愿意陪你投江自尽，救人哪，救人哪！”

船头上那老人听到船舱中有个青年男子的声音，奇道：“甚么人大呼小叫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你快进来救人。老太太要投江自尽了。”

那老人大惊，一掌将船篷掀起了半边，右手探出，已抓住了那老妇的手臂。那老妇凝聚了半天的真气立时涣散，应声而倒。那老人一搭她的脉搏，惊道：“小翠，你是练功走了火吗？干么不早说，却在强撑？”那老妇气喘喘的道：“放开手，别管我，快滚出去！”那老人道：“你经脉逆转，甚是凶险，若不早救，只怕……只怕要成为残废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那老妇怒道：“你再碰一下我的身子，我纵不能动，也要咬舌头，立时自尽。”

那老人忙缩回手掌，说道：“你的手太阴肺经、手少阴心经、手少阳三焦经全都乱了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那老妇道：“你一心一意只想胜过我。我练功走火，岂不是再好也没有了？正好如了你的心愿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咱们不谈这个。阿绣，你怎么了？快劝劝你奶奶。你……你……咦！你怎么跟一个大男人睡在一起，他是你的情郎，还是你的小女婿儿？”

阿绣和石破天齐声道：“不，不是的，我们都动不了啦。”

那老人大是奇怪，伸手将石破天一拉。石破人给帆索绑得直挺挺地，腰不能曲，手不能弯，给他这么一拉，便如一根木材般从被窝中竖了起来。那老人出其不意，倒吓了一大跳，待得看清，不禁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阿绣，端阳节早过，你却在被窝中藏了一只大粽子。”

阿绣急道：“不是的，他是外边飞进来的，不……不是我藏的。”

那老人笑道：“你怎么也不能动，也变成了一只大粽子么？”

那老妇厉声道：“你敢伸一根指头碰到阿绣，我和你拚命。”

那老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我不碰她。”转头向梢公道：“船家，转舵掉头，扯起帆来，我叫你停时便停船。”那梢公不敢违拗，应道：“是！”慢慢转舵。

那老妇怒道：“干甚么？”那老人道：“接你到碧螺山去好好调养。你这次走火，非同小可。”那老妇道：“我死也不上碧螺山。我又没输给你，干么迫我到你的狗窝去？”那老人道：“咱们约好了在长江比武，我输了到你家磕头，你输了便到我家里。是你自己练功走火也好，是你斗不过我也好，总而言之，这一次你非上碧螺山走一遭不可。我几十年来的心愿，这番总算得偿，妙极，妙极！”那老妇怒发如狂，叫道：“不去，不去，不……”越叫越凄厉，陡然间一口气转不过来，竟尔晕了过去。

那老人笑吟吟的道：“你不去也得去，今日还由得你吗？”

石破天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她既不愿去，你怎能勉强人家？”

那老人大怒，喝道：“要你放甚么狗屁？”反掌便往他脸上打去。

这一掌眼见便要打得他头晕眼花、牙齿跌落，突然之间，见到石破天脸上一个漆黑的掌印，那老人一怔之下，登时收掌，笑道：“啊哈，大粽子，我道是谁将你绑成这等模样，原来是我那乖乖侄孙女。你脸上这一掌，是给我侄孙女打的，是不是？”

石破天不明所以，问道：“你侄孙女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你还不知老夫是谁？我是丁不四，丁不三是我哥哥，他年纪比我大，武功却不及我……我的侄孙女……”石破天看他相貌确与丁不三有几分相似，服饰也差不多，只是腰间缠着一条黄光灿然的金带，便道：“啊，是了，叮叮当当是你侄孙女，不错，这一掌正是叮叮当当打的，我也是给她绑的。”

丁不四捧腹大笑，道：“我原说天下除了阿珰这小丫头，再没第二个人这么顽皮淘气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她为甚么绑你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她爷爷要杀我，说我武功太差，是个白痴。”丁不四更是大乐，笑得弯下腰来，道：“老三要杀的人，老四既然撞上了，那就……那就……”石破天惊道：“你也要杀？”

丁不四道：“丁不四的心意，天下有谁猜得中？你以为我要杀你，我就偏偏不杀。”站起身来，左手抓住石破天后领提将起来，右手并掌如刀，在他身上重重缠绕的帆索自上而下急划而落，数十重帆索立时纷纷断绝，当真是利刃也未必有如此锋锐。

石破天赞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这手功夫厉害得很，那叫甚么名堂？”

丁不四听石破天一赞，登时心花怒放，道：“这一手功夫自然了不起，普天下能有如此功力的，除了丁不四外，只怕再无第二人了。这手

功夫吗？叫做……”

这时那老妇已醒，听到丁不四自吹自擂，当即冷笑道：“哼，耗子上天平，自称自赞！这一手‘快刀斩乱麻’，不论哪个学过几手三脚猫把式的庄稼汉子，又有谁不会使了？”丁不四道：“呸！呸！学过几手三脚猫把式的人，就会使我这手‘快刀斩乱麻’？你倒使给我瞧瞧！”那老妇道：“你明知我练功走火，没了力气，来说这种风凉言语。大粽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到随便哪一处市镇上，见到有人练把式卖膏药，骗人骗财，只须给他一文两文，他就会练这手‘快刀斩乱麻’给你瞧，包管跟这老骗子练得一模一样，没半点分别，说不定还比他强些。这是普天下骗人的混蛋都会的法门，又有甚么希罕了？”

丁不四听那老妇说得刻薄，不由得怒发如狂，顺手便向她肩头抓落。

石破天叫道：“不可动粗！”斜身反手，向他右腕上切去，正是丁珰所教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一招“白鹅手”。他被丁珰拿中穴道后为时已久，在内力撞击之下，穴道渐解，待得身上帆索断绝，血行顺畅，立时行动自如。

丁不四“咦”的一声，反手勾他小臂。石破天于这一十八路擒拿手练得已甚纯熟，当即变招，左掌拍出，右手取对方双目。丁不四喝道：“好！这是老三的擒拿手。”伸臂上前，压他手肘。石破天双臂圈转，两拳反击他太阳穴。丁不四两条手臂自下穿上，向外一分，快如电闪般向石破天手臂上震去。只道这一震之下，石破天双臂立断，不料四臂相撞，石破天稳立不动，丁不四却感上身一阵酸麻，喀喇一声，足下所踏的一块船板从中折断，船身也向左右猛烈摇晃两下。他急忙后退了一步，以免陷入断板，口中又是“咦”的一声。

他前一声“咦”，只是惊异石破天居然会使他丁家的一十八路擒拿手，但当双臂与石破天较劲，震得他退出一步，那一声“咦”却是大大的吃惊，只觉这年轻人内力充盈厚实，直是无穷无尽，自己适才虽然未出全力，但对方浑若无事，自己却踏断了船板，可说已输了一招。此人这等厉害，怎能为丁珰所擒？脸上又怎会给她打中一掌？一时心中疑团丛生。

那老妇惊诧之情丝毫不亚于丁不四，当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连……连一个浑小子也……也……也……”一时气息不畅，却说不下去了。丁不四怒道：“我代你说了罢，‘连一个浑小子也斗不过，逞甚么英雄好汉？’是不是？这句你说不出口。只怕将你憋也憋死了。”那老妇满脸笑容。连连点头。

丁不四侧头向石破天道：“大粽子，你……你师父是谁？”

石破天搔了搔头，心想自己虽向谢烟客和丁珰学过武功，却没拜过师父，说道：“我没师父！”丁不四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那么你这一十八路擒拿手，又是哪里偷学得来的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不是偷学得来的，叮叮当当教了我十天。她不是我师父，是我……是我……”要想说“是我妻子”总觉有些不妥，便不说了。丁不四更是恼怒，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这武功是阿珰教你的？胡说八道。”

那老妇这时已顺过气来，冷冷的道：“江湖上人人都说，‘丁氏双雄，一是英雄，一是狗熊！’这句话当真不错。今日老婆子亲眼目睹，果然是江湖传言。千真万确。”

丁不四气得哇哇大叫，道：“几时有这句话了？定是你捏造出来的。你说，谁是英雄，谁是狗熊？我的武功比老三强，武林中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”

那老妇不敢急促说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道：“丁珰是丁老三的孙女儿。丁老三教了他儿子，他儿子教他的女儿丁珰，丁珰又教这个浑小子，这浑小子只学了十天，就胜过了丁老四，你教天下人去评……评……评……”连说了三个“评”字，一口气又转不过来了。

丁不四听着她慢条斯理，一板一眼的说话，早已十分不耐，这时忍不住抢着说道：“我来代你说：‘你教天下人评评这道理看，到底谁是英雄，谁是狗熊？自然丁老三是英雄，丁老四是狗熊！’”越说声音越响，到后来声如雷震，满江皆闻。

那老妇笑眯眯的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自己知道就好。”这几个字说的气若游丝，但听在丁不四耳中，却令他愤懑难当，大声叫道：“谁说这大粽子胜过丁老四了？来，来，来，咱们再比过！我不在……不在……”

他本想说“不在三招之内就将你打下江去，那就如何如何”，但说到口边，心想此人武功非同小可，“三招之内”只怕拾夺他不下，要想说“十招之内”，仍觉没有把握，说“二十招”罢，还是怕这句话说得太满，若说“一百招之内”，却已没了英雄气概，自己一个成名人物，要花到一百招才能将侄孙女儿的徒弟打败，那又有甚么了不起？他略一迟疑，那老妇已道：“你不在十万招之内将他打败，你就拜他……拜他……拜他……咳……咳……”

丁不四怒吼：“‘你就拜他为师！’你要说这句话，是不是？”“拜他为师”这四个字一出口，身子已纵在半空，掌影翻飞，向石破天头顶及胸口同时拍落。

石破天虽学过一十八路擒拿手法，但只能拆解丁珰的一十八路擒拿手，学时既非活学，用时也不能活用，眼见丁不四犹似千手万掌般拍将下来，哪里能够抵御？只得双掌上伸，护住头顶，便在这时，后颈大椎穴上感到一阵极沉重的压力，已然中掌。

那大椎穴乃人手足三阳督脉之会，最是要害，但也正因是人手足三阳督脉之会，诸处经脉中内力同时生出反击的劲道。丁不四只感全身剧震，向旁反弹了开去，看石破天时，却是浑若无事。这一招石破天固然被他击中，但丁不四反而向外弹去，不能说分了输赢。

那老妇却阴阳怪气的道：“丁不四，人家故意让你击中，你却给弹了开去，当真无用之极，只是一招，你便输了。”丁不四怒道：“我怎么输了？胡说八道！”那老妇道：“就算你没有输，那么你让他在你大椎穴上拍一掌看。如果你不死，也能将他弹开几步，那么你们就算打成平手。”丁不四心想：“这小子内力雄厚之极，我大椎穴若给他击上一掌，那是不死也得重伤。”说道：“好端端地，我为甚么要给他打？你的大椎穴倒给我打一掌看。”那老妇道：“早知丁狗熊没种，就只会一门取巧捡便宜的功夫，若是跟人家一掌还一掌、一拳还一拳的文比，谁也不得躲闪挡架，你就不敢。”

丁不四给她说中了心事，讪讪的道：“这等蛮打，是不会武功的粗鲁汉子所为，咱们武学名家，怎么能玩这等笨法子？”

他自知这番话强词夺理，经不起驳，在那老妇笑声中，向石破天道：“再来，再来，咱们再比过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只学过叮叮当当教的那些擒拿手，别的武功都不会，你刚才那样手掌乱晃的功夫，我不会招架。老爷子，就算你赢了，咱们不比啦。”

那“就算你赢了”这五个字，听在丁不四耳中极不受用，他大声说道：“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哪有甚么算不算的？我让你先动手，你过来打我啊。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就是不会。”

丁不四听那老妇不住冷笑，心头火起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不会，我来教你。你瞧仔细了，你这样出掌打我，我就这么架开，跟着反手这么打你，你就斜身这么闪过，跟着左手拳头打我这里。”

石破天学招倒是很快，依样出手，丁不四回手反击。两人只拆得四招，丁不四呼的一拳打到，石破天不知如何还手，双手下垂，说道：“下面的我不会了。”

丁不四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道：“都是我教你的，那还比甚么武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原说不用比啦，算你赢就是了。”

丁不四道：“不成，我若不是真正胜了你，小翠一辈子都笑话我，丁大英雄给她说成是丁大狗熊，我这张脸往哪里搁去？你记着，我这么打来，你不用招架，抢上一步，伸指反来戳我小腹，这一招很是阴毒，我这拳就不能打实了，就只得避让，这叫做以攻为守，攻敌之所必救。”

他口中教招，手上比划。石破天用心记忆，学会后两人便从头打起，打到丁不四所教的武功用尽之时，便即停了，只得一个往下再教，一个继续又学。丁不四这些拳法掌法变化甚是繁复，但他与石破天对打，却只以曾经教过的为限。

丁不四心想这般斗将下去，如何胜得了他？唯一机缘只是这浑小子将所学的招数忘了，拆解稍有错误，便立中自己毒手。但偏偏石破天记性极好，丁不四只教过一遍，他便牢牢记住。两人直拆了数十招，他招式中仍无破绽。

那老妇不时发出几下冷笑之声，又令丁不四不敢以凡庸的招数相授，只要攻守之际有一招不够凌厉精妙，那老妇便出言相讥。她走火之后虽然行动不得，但眼光仍是十分厉害，就算是一招高明武功，她也要故意诋毁几句，何况是不十分出色精奥之着。

丁不四打醒了精神，传授石破天拳掌，这股全力以赴的兢兢业业之意，竟丝毫不亚于当年数度和那老妇真刀真枪的拚斗。又教了数十招，天色将明，丁不四渐感焦躁，突然拳法一变，使出一招先前教过的“渴马奔泉”，连拳带人，猛地扑将过去。

石破天叫道：“次序不对了！”丁不四道：“有甚么次序不次序的？只要是教过你的便行。”石破天倒也没忘他曾教过用“粉蝶翻飞”来拆解，当即依式纵身闪开。丁不四心想：“我只须将你逼下江去，就算是赢了。小翠再要说嘴，也已无用。”

踏上一步，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双臂猛扫过去。石破天仍是依式使招“和风细雨”，避开了对方狂暴的攻势，但这步一退，左足已踏上了船舷。

丁不四大喜，喝道：“下去罢！”一招“钟鼓齐鸣”，双拳环击，攻他左右太阳穴。依照丁不四所授的功夫，石破天该当退后一步，再以“春云乍展”化开来掌，可是此刻身后已无退路，一步后退，便踏入了江中，情急之下难以多想，生平学得最熟的只是丁珰教的那两招，也不理会用得上用不上，一闪身，已穿到了丁不四背后，右手以“虎爪手”抓住他“灵台穴”，左手以“玉女拈针”拿住他“悬枢穴”，双手一拿实，强劲内力陡然发出。

丁不四大叫一声，坐倒在舱板之上。

其实石破天内力再强，凭他只学几天的擒拿手法，又如何能拿得住丁不四这等高手？只因丁不四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，认定石破天必以“春云乍展”来解自己这招“钟鼓齐鸣”，而要使“春云乍展”，非退后一步而摔入江中不可。他若和另一个高手比武，自会设想对方能有种种拆解之法，拆解之后跟着便有诸般厉害后着，自是四面八方都防到了，决不能被对手闪到自己后心而拿住了要穴。但他和石破天拆解了百余招，对方招招都是一板一眼，全然依准了自己所授的法门而发，心下对他既无半分提防之意，又全没想到这浑小子居然会突然变招，所用的招数却纯熟无比，出手如风，待要挡避，已然不及，竟着了他的道儿。偏生石破天的内力十分厉害，劲透要穴，以丁不四修为之高，竟也抵挡不住。

这一下变故之生，丁不四和石破天固然吃惊不小，那老妇也是错愕无已，“哈哈，哈哈”狂笑两下，又晕厥了过去，双目翻白，神情殊是可怖。

石破天惊道：“老太太，你……你怎么啦？”

阿绣身在舱里，瞧不见船头上的情景，听石破天叫得惶急，忙问：“这位大哥，我奶奶怎么了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啊哟……她……晕过去啦，这一次……这一次模样不对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难以醒转。”阿绣惊道：“你说我奶奶……已经……已经死了？”石破天伸手去探了探那老妇的鼻息，道：“气倒还有，只不过模样儿……那个……那个很不对。”阿绣急道：“到底怎么不对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她神色像是死了一般，我扶起你来瞧瞧。”

阿绣不愿受他扶抱，但实在关心祖母，踌躇道：“好！那就劳你这位大哥的大驾。”

石破天一生之中，从未听人说话如此斯文有礼，长乐帮中诸人跟他说话之时尽管恭谨，却是敬畏多过了友善，连小丫头侍剑也总是掩不住脸上惶恐之神色。丁珰跟他说话有时十分亲热，却也十分无礼。只有这个姑娘的说话，听在耳中当真是说不出的慰贴舒服，于是轻轻扶她起来，将一条薄被裹在她身上，然后将她抱到船头。

阿绣见到祖母晕去不醒的情状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可不可以请你在奶奶‘灵台穴’上，用手掌运一些内力过去？这是不情之请，可真不好意思。”

石破天听她说话柔和，垂眼向她瞧去。这时朝阳初升，只见她一张瓜子脸，清丽文秀，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也正在瞧着他。两人目光相接，阿绣登时羞得满脸通红，她无法转头避开，便即闭上了眼睛。石破天冲口而出：“姑娘，原来你也是这样好看。”阿绣脸上更加红了，两人相距这么近，生怕说话时将口气喷到他脸上，将小嘴紧紧闭住。

石破天一呆，道：“对不起！”忙放下了她，伸掌按住那老妇的“灵台穴”，也不知如何运送内力，便照丁珰所教以“虎爪手”抓人“灵台穴”的法子，发劲吐出。

那老妇“啊”一声，醒了过来，骂道：“浑小子，你干甚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这位姑娘叫我给你运送内力，你……你果然醒过来啦。”那老妇骂道：“你封了我穴道啦，运送内力，是这么干的？”石破天讪讪的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实在不会，请你教一教。”

适才他这么一使劲，只震得那老妇五脏六腑几欲翻转，“灵台穴”更被封闭，好在她练功走火，穴道早已自塞，这时封上加封，也不相干。她初醒时十分恼怒，但已知他内力浑厚无比，心想：“这傻小子天赋异禀，莫非无意中食了灵芝仙草，还是甚么通灵异物的内丹，以致内力虽强，却不会运使。

我练功走火，或能凭他之力，得能打通被封的经脉？”便道：“好，我来教你。你将内息存于丹田，感到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气了，是不是？你心中想着，让那暖气通到手少阳胆经的经脉上。”

这些经脉穴道的名称，当年谢烟客在摩天崖上都曾教过，石破天依言而为，毫不费力的便将内力集到了掌心，他所修习的“罗汉伏魔功”乃少林派第一精妙内功，并兼阴阳刚柔之用，只是向来不知用法，等如一人家有宝库，金银堆积如山，却觅不到那枚开库的钥匙，此刻经那老妇略加指拨，依法而为，体内本来蓄积的内力便排山倒海般涌出。

那老妇叫道：“慢些，慢……”一言未毕，已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大口黑血。

石破天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啊哟！怎么了？不对么？”阿绣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我奶奶请你缓缓运力，不可太急了。”那老妇骂道：“傻瓜，你想要我的命吗？你将内力运一点儿过来，等我吸得几口气，再送一点儿过来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对不起。”正要依法施为，突见丁不四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咱们再比过，刚才不算。”

那老妇道：“老不要脸，为甚么不算？明明是你输了。刚才他只须在你身上补上一刀一剑，你还有命么？”

丁不四自知理亏，不再和那老妇斗口，呼的一掌，便向石破天拍来，喝道：“这招拆法我教过你，不算不讲理罢？”石破天忙依他所授招式，挥掌挡开。丁不四跟着又是一掌，喝道：“这一招我也教过你的，总不能说我要无赖欺侮小辈了罢？”他每出一招，果然都是曾经教过石破天的，显得自己言而有信，是个君子。

他越打越快，十余招后，已来不及说话，只是不住叱喝：“教过你的，教过的，教过！教过！教……教……教……”如此迅速出招，石破天虽然天资聪颖，总是无法只学过一遍，便将诸般繁复的掌法尽数记住活用，对方拳脚一快，登时便无法应付，眼见数招之间，便会伤于丁不四的掌底，正在手忙脚乱之际，忽听得那老妇叫道：“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

丁不四住手不攻，问道：“小翠，你要说甚么？”那老妇向石破天道：“少年，我身子不舒服，你再来送一些内力给我。”

丁不四点头道：“那很好。你走火后经脉窒滞，你既不愿我相助，叫他出点力气倒好。这少年武功不行，内力挺强！”

那老妇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“是啊，他武功是你教的，内力却不是你教的，他武功不行，内力挺强。”丁不四怒道：“他武功怎么能算是我教的，我只教了他半天，只须他跟我学得三年五载，哼，小一辈人物之中，没一个能是他敌手。”那老妇道：“就算学得跟你一模一样，又有甚么用？他不学你的武功，便能将你打败，学得了你的武功，只怕反而打你不过了。越学越差，你说是学你的好，还是不学的好？”丁不四登时语塞，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他那两招虎爪手和玉女拈针，还不是我丁家的功夫？”

那老妇道：“这是丁不三的孙女所教，可不是你教的。少年，你过来，别去理他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！”坐到那老妇身侧，伸手又去按住她灵台穴，运功助她打通经脉，这一次将内力极慢极慢的送去，惟恐又激得她吐血。

那老妇缓缓伸臂，将衣袖遮在脸上，令丁不四见不到自己在开口说话，又听不到话声，低声道：“待会他再和你厮打，你手掌之上须带内劲。就像这样把内劲运到拳掌之中。只要见到他伸掌拍来，你就用他一模一样的招式，和他手心相抵，把内劲传到他身上。这老儿想把你逼下江中淹死，你记好了，见到他使甚么招，你也就使甚么招。只得用这法子，方能保得……保得咱们三人活命。”她和石破天只相处几个时辰，便已瞧出他心地良善，若要他为他自己而和丁不四为难，多半他会起退让之心，不一定能遵照嘱咐，但说“方能保得咱三人活命”，那是将他祖孙二人的性命也包括在内了，料想他便能全力以赴。

石破天点了点头。那老妇又道：“你暂且不用给我送内力。

待会你和那老儿双掌相抵，送出内力时可不能慢慢的来，须得急吐而出，越强越好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他会不会吐血？”那老妇道：“不会的。我练功走火，半点内力也没有了，你的内力猛然涌到，我无法抗拒，这才吐血。这老儿的内力强得很，刚才你抓住他背心穴道，他并没吐血，是不是？你若不出全力，反而会给他震得吐血。你若受伤，那便没人来保护我祖孙二人，一个老太婆，一个小姑娘，躺在这里动弹不得，只有任人宰割欺凌。”

石破天听到这里，心头热血上涌，只觉此刻立时为这老婆婆和姑娘死了也是毫不皱眉，其实她二人是何等样人，是善是恶，他却是一无所知。

那老妇将遮在脸上的衣袖缓缓拿开，说道：“多谢你啦。

丁不四死不认输，你就和他过过招。唉，老婆子活了这一把年纪，天下的真好汉、大英雄也见过不少，想不到临到归天之际，眼前见到的却是一只老狗熊，当真够冤。”丁不四怒道：“你说老狗熊，是骂我吗？”那老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一个人若有三分自知之明，也许还不算坏得到了家。丁老四，你要杀他，还不容易？只管使些从来没教过他的招数出来，包管他招架不了。”

丁不四怒道：“丁老四岂是这等无耻之徒？你瞧仔细了，招招都是我教过他的。”那老妇原是要激他说这句话，叹了口气，不再作声。

丁不四“哼”的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大粽子，这招‘逆水行舟’要打过来啦！那是我教过你的，可别忘了。”说着双膝微曲，身子便矮了下去，左掌自下而上的挥出。

石破天听他说“逆水行舟”，心下已有预备，也是双膝微曲，左掌自下而上的挥出。

丁不四喝道：“错了！不是这样拆法。”一句话没说完，眼见石破天左掌即将和自己左掌相碰，心下一凛：“这小子内力甚强，只怕犹在我之上。若跟他比拚内力，那可没甚么味道。”

当即收回左掌，右掌推了出去，那一招叫作“奇峰突起”。石破天心中记着那老妇的话，跟着也使一招“奇峰突起”，掌中已带了三分内劲。丁不四陡觉对方掌力陡强，手掌未到，掌风已然扑面而来，心下微感惊讶，立即变招。

石破天凝视丁不四的招式，见他如何出掌，便跟着依样葫芦，这么一来，不须记忆如何拆解，只是依样学样，心思全用以凝聚内力，果然掌底生风，打出的掌力越来越强。

丁不四却有了极大的顾忌，处处要防到对手手掌和自己手掌相碰，生怕一粘上手之后，硬碰硬的比拚内力，好几次捉到石破天的破绽，总是眼见他照式施为，便不得不收掌变招。他自成名以来，江湖上的名家高手会过不知多少，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，不论自己出甚么招式，对方总是照抄。

倘若对方是个成名人物，如此打法自是迹近无赖，当下便可立斥其非，但偏偏石破天是个徒具内力、不会武功之人，讲明只用自己所授的招式来跟自己对打，这般学了个十足十，原是名正言顺之举。他心下焦躁，不住咒骂，却始终奈何石破天不得。

这般拆了五六十招，石破天渐渐摸到运使内力的法门，每一拳、每一掌打将出去，劲力愈来愈大，船头上呼呼风响，便如疾风大至一般。

丁不四不敢丝毫怠忽，只有全力相抗，心道：“这小子到底是甚么邪门？莫非他有意装傻藏奸，其实却是个身负绝顶武功的高手？”再拆数招，觉得要避开对方来掌越来越难，幸好石破天一味模仿自己的招数，倒也不必费心去提防他出其不意的攻击。

又斗数招，丁不四双掌转了几个弧形，斜斜拍出，这一招叫做“或左或右”，掌力击左还是击右，要看当时情景而定，心头暗喜：“臭小子，这一次你可不能照抄了罢？你怎知我掌力从哪一个方向袭来？”果然石破天见这一招难以仿效，问道：“你是攻左还是攻右？”丁不四一声狂笑，喝道：“你倒猜猜看！”

两只手掌不住颤动。石破天心下惊惶，只得提起双掌，同时向丁不四掌上按去，他不知对方掌力来自何方，惟有左右同时运劲。

丁不四见他双掌一齐按到，不由得大惊，暗想傻小子把这招虚中套实、实中套虚的巧招使得笨拙无比，“或左或右”

变成了“亦左亦右”，两掌齐重，令此招妙处全失。但这么一来，自己非和他比拚内力不可，霎时间额头冒汗，危急中灵机一动，双掌倏地上举，掌力向天上送去。这一招叫做“天王托塔”，原是对付敌人飞身而起、凌空下击而用。石破天此时并非自空下搏，这招本来全然用不上。但石破天每一招都学对方而施，眼见丁不四忽出这招“天王托塔”，不明其中道理，便也双掌上举，呼的一声，向上拍出。

两人四掌对着天空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。

丁不四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石破天见对方敌意已去，跟着纵声而笑。阿绣斜倚在舱门木柱上，见此情景，也是嫣然微笑。

那老妇却道：“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打不过人家，便出这种鬼主意来骗小孩子！”

丁不四在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，竟想出这个古怪法子来避免和石破天以内力相拚，躲过了危难，于自己的机警灵变甚为得意，虽听到那老妇出言讥刺，便也不放在心上，只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跟这小子无怨无仇，何必以内力取他性命！”

那老妇正要再出言讥刺，突然船身颠簸了几下，向下游直冲，原来此处江面陡狭，水流十分湍急。丁不四又是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小翠，到碧螺岛啦，你们祖孙两位，连同大粽子一起，都请上去盘桓盘桓。”那老妇脸色立变，颤声道：“不去，我宁死也不踏上你的鬼岛一步。”丁不四道：“上去住几天打甚么紧？你在我家里好好养伤，舒服得很。”那老妇怒道：“舒服个屁！”惶急之下，竟然口出粗言。

江水滔滔，波涛汹涌，浪花不绝的打上船来。石破天顺着丁不四的目光望去，只见右前方江中出现一个山峰，一片青翠，上尖下圆，果然形如一螺，心想这便是碧螺岛了。

丁不四向梢公道：“靠到那边岛上。”那梢公道：“是！”丁不四俯身提起铁锚，站在船头，只待驶近，便将铁锚抛上岛去。

石破天道：“老爷子，这位老太太既然不愿到你家里去，你又何必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突然那老妇一跃而起，伸手握住阿绣的手臂，涌身入江。

丁不四大叫：“不可！”反手来抓，却哪里来得及？只听得扑通一声，江水飞溅，两人已没入水中。

石破天大惊之下，抓起一块船板，也向江中跳了下去，他跃下时双足在船舷上力撑，身子直飞出去，是以虽比那老妇投江迟了片刻，入水之处却就在她二人身侧。他不会游水，江浪一打，口中咕咕入水，他一心救人，右手抱住船板，左手乱抓，正好抓住了那老妇头发，当下再不放手，三人顺着江水直冲下去。

江水冲了一阵，石破天已是头晕眼花，口中仍是不住的喝水，突然间身子一震，腰间疼痛，重重的撞上一块岩石。石破天大喜，伸足凝力踏住，忙将那老妇拉近，幸喜她双臂仍是紧紧抱着孙女儿，只是死活难知。

石破天将她两人一起抱起，一脚高一脚低，拖泥带水，向陆地上走去。只走出十余丈便已到了干地，忽听那老妇骂道：“无礼小子，你刚才怎敢抓我头发？”

石破天一怔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！真对不起。”那老妇道：“你怎……哇！”她这么一声“哇”，随着吐了许多江水出来。

阿绣道：“奶奶，若不是这位大哥相救，咱二人又不识水性，此刻……此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也呕出了不少江水。那老妇道：“如此说

来，这小子于咱们倒有救命之恩了。也罢，抓我头发的无礼之举，不跟他计较便是。”

阿绣微笑道：“救人之际，那是无可奈何。这位大哥，可当真……当真多谢了。”她被石破天抱在怀中，四只眼睛相距不过尺许，她说话之时，转动目光，不和石破天相对，但她祖孙二人呕出江水，终究淋淋漓漓的溅了石破天一身。好在他全身早已湿透，再湿些也不相干，但阿绣涨红了脸，甚是不好意思。

那老妇道：“好啦，你可放我们下来了，这里是紫烟岛，离那老怪居住之处不远，须得防他过来罗唣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正要将她二人放下，忽听得树丛之后有人说道：“这小子多半没死，咱们非找到他不可。”石破天吃了一惊，低声道：“丁不四追来啦。”抱着二人，便在树丛中一缩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只听得脚踏枯草之声，有二人从身侧走过，一个是老人，另一个却是少女。

石破天这一下却比见到丁不四追来更是怕得厉害，向二人背影瞧去，果然一个是丁珰，一个却是丁不三。他颤声道：“不好，是……是丁三爷爷。”

那老妇奇道：“你为甚么怕成这个样子？丁不三的孙女儿不是传了你武功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爷爷要杀我，叮叮当当又怪我不听话，将我绑成一只大粽子，投入江中。幸好你们的船从旁经过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那老妇笑道：“否则你早成了江中老乌龟、老甲鱼的点心啦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想起昨日被丁珰用帆索全身缠绕的情景，兀自心有余悸，道：“婆婆，他们还在找我。这一次若给他们捉到，我……我可糟了！”

那老妇怒道：“我若不是练功走火，区区丁不三何足道哉！

你去叫他来，瞧他敢不敢动你一根毫毛。”阿绣劝道：“奶奶，此刻你老人家功力未复，暂且避一避丁氏兄弟的锋头，等你身子大好了，再去找他们的晦气不迟。”那老妇气忿忿的道：“这一次你奶奶也真倒足了大霉，说来说去，都是那个畜生、老不死这两个鬼家伙不好。”阿绣柔声道：“奶奶，过去的事情，又提它干么？咱二人同时走火，须得平心静气的休养，那才能好得快。你心中不快，只有于身子有损。”那老妇怒道：“身子有损就有损，怕甚么了？今日喝了这许多江水，史小翠一世英名，那是半点也不剩了。”越说越是大声。

石破天生怕给丁不三听到，劝道，“老婆婆，你平平气。

我……我再运些内力给你。”也不等她答应，便伸掌按上她灵台穴，将内力缓缓送去，内力既到，那老妇史婆婆只得凝神运息，将石破天这股内力引入自己各处闭塞了的经脉穴道，一个穴道跟着一个穴道的冲开，口中再也不能出声。石破天只求她不惊动丁不三，掌上内力源源不绝的送出。

史婆婆心下暗自惊讶：“这小子的内功如此精强，却何以不会半点武功？”她脑中念头只是这么一转，胸口便气血翻涌，当下再也不敢多想，直至足少阳经脉打通，这才长长舒了口气，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辛苦你了。”

石破天和阿绣同感惊喜，齐声道：“你能行动了？”

史婆婆道：“通了足上一脉，还有许多经脉未通呢！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又不累，咱们便把其余经脉都打通了。”

史婆婆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小子胡说八道，我是和阿绣同练‘无妄神功’以致走火，岂是寻常的疯瘫？今日打通一处经脉，已是谢天谢地了，就算是达摩祖师、张三丰真人复生，也未必能在一日之中打通我全身塞住了的经脉。”石破天讪讪的道：“是，是！我不懂这中间的道理。”史婆婆道：“左右闲着无事，你就帮助阿绣打通足少阳经脉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将阿绣扶起，让她左肩靠在一根树干之上，然后伸掌按她灵台穴，以那老妇所教的法门，缓缓将内力送去。阿绣内功修为比之祖母浅得多了，石破天直花了四倍时间，才将她足少阳经脉打通。

阿绣挣扎着站起，细声细语的道：“多谢你啦。奶奶，咱们也不知这位大哥高姓大名，不知如何称呼，多有失礼。”她这句话是向祖母说的，其实是在问石破天的姓名，只是对着这个青年男子十分腼腆，不敢正面和他说话。

史婆婆道：“喂，大粽子，我孙女儿问你叫甚么名字呢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也不知道，我妈妈叫我……叫我那个……”他想说“狗杂种”，但此时已知这三字十分不雅，无法在这温文端庄的姑娘面前出口，又道：“他们却又把我认错是另外一个人，其实我不是那个人。到底我是谁，我……我实在说不上来……”

史婆婆听得老大不耐烦，喝道：“你不肯说就不说好了，偏有这么罗里罗唆的一大套鬼话。”阿绣道：“奶奶，人家不愿说，总是有甚么难言之隐，咱们也不用问了。叫不叫名字没甚么分别，咱们心里记着人家的恩德好处，也就是了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不肯说，实在说出来很难听。”

史婆婆说道：“甚么难听好听？还有难听过大粽子的么？你不说，我就叫你大粽子了。”石破天心道：“大粽子比狗杂种好听得多了。”笑道：“叫大粽子很好，那也没甚么难听。”

阿绣见石破天性子随和，祖母言语无礼，他居然一点也不生气，心中更过意不去，道：“奶奶，你别取笑。这位大哥可别见怪。”

石破天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没有甚么。谢天谢地，只盼丁不三爷爷和叮叮当当找不到我就好了。你们在这里歇一会，我去瞧瞧有甚么吃的没有。”史婆婆道：“这紫烟岛上柿子甚多，这时正当红熟，你去采些来。岛上鱼蟹也肥，不妨去捉些。”

石破天答应了，闪身在树木之后蹑手蹑脚，一步步的走去，生怕给丁氏祖孙见到，只走出数十丈，果见山边十余株柿树，树上点点殷红，都是熟透了的圆柿。

他走到树下，抓住树干用力摇晃，柿子早已熟透，登时纷纷跌落。他张开衣衫兜接住，奔回树丛，给史婆婆和阿绣吃。她二人双足已能行走，手上经脉未通，史婆婆勉强能提起手臂，阿绣的双臂却仍瘫痪不灵。石破天剥去柿皮，先喂史婆婆吃一枚，又喂阿绣吃一枚。

阿绣见他将剥了皮的柿子送到自己口边，满脸羞得就如红柿子一般，又不能拒却，只得在他手中吃了。石破天欲待再喂，阿绣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自己先吃饱了，再……再……”

史婆婆道：“这边向西南行出里许，有个石洞，咱们待天黑后，到那边安身，好让这对不三不四的鬼兄弟找咱们不到。”

石破天大喜，道：“好极了！”他对丁不四倒不如何忌惮，但丁不三祖孙二人一意要取他性命，实是害怕之极，听史婆婆说有地方可以躲藏，心下大慰。

眼巴巴的好容易等到天色昏暗，当下左手扶着史婆婆，右手扶了阿绣，三人向西南方行去。这紫烟岛显是史婆婆旧游之所，地形甚是熟悉，行不到一里，右首便全是山壁。史婆婆指点着转了两个弯，从一排矮树间穿了过去，赫然现出一个山洞的洞口。

史婆婆道：“大粽子，今晚你睡在外面守着，可不许进来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又道：“可惜咱们不敢生火，烤干浸湿的衣服。”

史婆婆冷冷的道：“这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日后终要让这对不三不四的鬼兄弟身受十倍报应。”

# 第十回　金烏刀法

阿綉起拿那把爛柴刀，緩緩使個架式，跟着橫刀向前推出，隨即刀鋒向左掠去，拖過刀來，又向右斜刺。



十　金乌刀法

次晨醒来，二人吃了几枚柿子，石破天又替她祖孙分别打通了一处经脉，于是两人双手也能动弹了。

史婆婆道：“大粽子，这岛上的小湖里有螃蟹，你去捉些来，螃蟹虽还没肥，总是胜过天天吃柿子。”石破天踌躇：“捉蟹倒不难，就是没法子煮，又不能生吃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好好一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，对丁不三这老鬼如此害怕，成甚么样子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别说丁不三爷爷，连叮叮当当也比我厉害得多。若是给他们捉到，再将我绑成一只大粽子丢在江里，那可糟了。”

阿绣劝道：“奶奶，这位大哥说得是，咱们暂且忍耐，等奶奶的经脉都打通了，恢复功力，那时又怕他们甚么丁不三、丁不四。”史婆婆道：“哼，你说得倒也稀松平常，回复功力，谈何容易？咱二人经脉全通，少说也得十天，要回复功力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八月。难道今后一年咱天天吃柿子？过不了十天，柿子都烂光啦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那倒不用发愁，我去多摘些柿子，晒成柿饼，咱三人吃他一年半载，也饿不死。”这些日子来他多遇困苦，迭遭凶险，但觉世情烦纷，甚么事都难以明白，不如在这石洞旁，安稳度日，远为平安喜乐。

史婆婆骂道：“你肯做缩头乌龟，我却不肯。再说，丁不四那厮一两日之内定会寻上岛来，你想做缩头乌龟也做不成。

大粽子，你到底怎么搅的，怎地空有一身深厚内功，却又没练过武艺？”石破天歉然道：“我就是没跟人好好学过。只有叮叮当当教过我一十八手擒拿法，我自然斗他们不过。丁不四老爷爷教我的这些武功，又是每一招他都知道的。”

阿绣忽然插口道：“奶奶，你为甚么不指点这位大哥几招？

他学了你的功夫，若是将丁不四打败了，岂不是比你老人家自己出手取胜还要光采？”

史婆婆不答，双眼盯住了石破天，目不转睛的瞧着他。

突然之间，她目光中流露出十分凶悍憎恶的神色，双手发颤，便似要扑将上去，一口将他咬死一般。石破天害怕起来，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，道：“老太太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史婆婆厉声道：“阿绣，你再瞧瞧他，像是不像？”

阿绣一双大眼睛在石破天脸上转了一转，眼色却甚是柔和，说道：“奶奶，相貌是有些像的，然而……然而决计不是。

只要他……他有这位大哥一成的忠诚厚道……他也就决计不会……不会……”

史婆婆眼色中的凶光慢慢消失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虽然不是他，可是相貌这么像，我也决计不教。”

石破天登时恍然：“是了，她又疑心我是那个石破天了。

这个石帮主得罪的人真多，天下竟有这许多人恨他。日后若能遇上，我得好好劝他一劝。”只听史婆婆道：“你是不是也姓石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不是！人家都说我是长乐帮的甚么石帮主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是，半点也不是。唉，说来说去，谁也不信。”说着长长叹了口气，十分烦恼。

阿绣低声道：“我相信你不是。”

石破天大喜，叫道：“你当真相信我不是他？那……那好极了。只有你一个人，才不相信。”阿绣道：“你是好人，他……他是坏人。你

们两个全然不同。”

石破天情不自禁的拉着他手，连声道：“多谢你！多谢你！多谢你！”这些日子来人人都当他是石帮主，令他无从辩白，这时便如一个满腹含冤的犯人忽然得到昭雪，对这位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自是感激涕零，说得几句“多谢你”，忍不住留下泪来，滴滴眼泪，部落在阿绣的纤纤素手之上。阿绣羞红了脸，却不忍将手从他掌中抽回。

史婆婆冷冷的道：“是便是，不是便不是。一个大男人，哭哭啼啼的，像甚么样子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！”伸手要擦眼泪，猛地惊觉自己将阿绣的手抓着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放开她的手掌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……我再去摘些柿子。”不敢再向阿绣多看，向外直奔。

史婆婆见到他如此狼狈，绝非作伪，不禁也感好笑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果然不是。那姓石的小畜生若有大粽子一成的厚道老实，也不会……唉！”

过不多时，忽听得洞外树丛刷的一声响，石破天急奔回来，脸色惨白，惊惶无已，颤声道：“糟糕……这可糟啦。”史婆婆道：“怎么？丁不三见到你了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，不是！雪山派的人到了岛上，危险之极……”

史婆婆和阿绣脸色齐变，两人对瞧了一眼。史婆婆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石破天道：“那个白万剑白师傅，率领了十几个师弟。

他们……他们定是来找我的，要捉我到甚么凌霄城去处死。”

史婆婆向阿绣又瞧了一眼，问石破天道：“他们见到你没有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幸亏没见到，不过我见到白师傅和丁……丁……

不四爷爷在说话。”史婆婆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丁不四？不是丁不三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丁不四。他说：‘长江中没浮尸，定是在岛上。’他们定要一路慢慢找来，我这……这可……可糟了。”只急得满头大汗。

阿绣安慰他道：“那位白师傅把你也认错了，是不是？你既然不是那个坏人，总说得明白的，那也不用担心。”石破天急道：“说不明白的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说不明白，那就打啊！天下给人冤枉的，又不止你一人！”石破天道：“那位白师傅是雪山派中的高手，剑法好得不得了，我……我怎打他得过？”史婆婆冷笑道：“雪山派剑法便怎么了？我瞧也是稀松平常！”

石破天摇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这个白师傅的剑术，真是说不出的厉害了得。他手中长剑这么一抖，就能在柱子上或是人身上留下六个剑痕，你信不信？”伸足拉起裤脚，将自己大腿上的六朵剑痕给她们瞧，至于此举十分不雅，他是山乡粗鄙之人，却也不懂。

史婆婆哼的一声，道：“我有甚么不信？”随即气忿忿的道：“雪山派的武功又有甚么了不起？在我史小翠眼中不值一文。白自在这老鬼在凌霄城中自大为王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只道他雪山派的剑法天下第一。哼，我金乌派的刀法，偏偏就是他雪山派的克星。大粽子，你知道金乌派是甚么意思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金乌就是太阳，太阳一出，雪就怎么啦？”石破天道：“雪就融了。”史婆婆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对啦！太阳一出，雪就融成了水，金乌派武功是雪山派武功的克星对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们雪山派弟子遇上了我金乌派，只有磕头求饶的份儿。”

雪山派剑法的神妙，石破天是亲眼目睹过的，史婆婆将她金乌派的功夫说得如此厉害，他不免有些将信将疑。他心下既不信服，脸上登时便流露出来。

史婆婆道：“你不信吗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在土地庙中给那位白师傅擒住，见到他们师兄弟过招，心中也记得了一些，我觉得……我觉得雪山派的剑法实在……实在……”史婆婆怒问：“实在怎么样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实在是好！”史婆婆道：“你只见到人家师兄弟过招，一晚之间又学得到甚么？怎知是好是坏？你演给我瞧瞧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学到的剑法，可没有白师傅那么厉害。”

史婆婆哈哈大笑，阿绣也不禁嫣然。史婆婆道：“白万剑这小子天资聪颖，用功又勤，从小至今练了二十几年剑。你只瞧了一晚，就想有他那么厉害，可不笑歪了人嘴巴？”阿绣道：“奶奶，这位大哥原是说没白师傅那么厉害。”史婆婆向她瞪了一眼，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好罢，你快试着演演，让我瞧瞧到底有多‘厉害’！”

石破天知她是在讥讽自己，当下红着脸，拾起地下一根树枝，折去了枝叶，当作长剑，照着呼延万善、闻万夫他们所使的招数，一“剑”刺了出去。

史婆婆“哈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第一招便不对！”石破天脸色更红了，垂下手来。史婆婆道：“练下去，练下去，我要瞧瞧你‘厉害’的雪山剑法。”

石破天羞惭无地，正想掷下树枝，一转眼间，只见阿绣神色殷切，目光中流露出鼓励之色，绝无讥讽的意思，当即反手又刺一剑。他使出招数之后，深恐记错，更贻史婆婆之讥，当下心无旁骛，一剑剑的使将下去。

七八招一出，他记着那晚土地庙中石夫人和他拆解的剑招，越使越是纯熟，风声渐响。史婆婆和阿绣本来脸上都带笑意，虽是一个意存讥嘲，一个温文微笑，但均觉石破天的剑招似是而非，破绽百出，委实不成模样，可是越看脸色越变，轻视之心渐去，惊佩之色渐浓。待得石破天将那颠三倒四、七零八落的七十二路雪山剑法使完（其实只使了六十三路，其余九路却记不起了），史婆婆和阿绣又对望了一眼，均想此人于雪山派剑法学得甚不周全，显是未经正式传授，但挟以深厚内力，招数上的威力却实已非同寻常。

石破天见二人不语，讪讪的掷下树枝，道：“真令两位笑掉了牙齿，我人太蠢，隔了十多天，便记不全啦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你说是在土地庙中看雪山派弟子练剑，这才偷学到的？”石破天红了脸道：“我知偷学人家武功，甚是不该。带我到高山上的那位老伯伯说，不得准许而拿了人家东西，便是小贼。我偷学了雪山派的剑法，只怕也是小贼了。只不过当时觉得这样使剑实在很好，不知不觉中便记了一些。”

史婆婆喜道：“你只一晚功夫，便学到这般模样，那已是绝顶聪明的资质。我那金乌刀法，你也学得会的。这样罢，你就拜我为师好了……”

阿绣插口道：“奶奶，那不好。”史婆婆奇道：“为甚么不好？”阿绣满脸红晕，道：“那……那我岂不是要叫他师叔，平空矮了一辈？”史婆婆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师叔就师叔，又有甚么了不起啦？丁不四寻到这儿，定要再逼我上碧螺岛去，咱二人岂不是又得再投江寻死？只有快快把大粽子教会了武功，才能抵挡，眼下事势紧迫，哪还顾得到甚么辈份大小？大粽子，我史婆婆今日要开宗立派，收你做我金乌派的首徒，你拜不拜师？”

石破天性子随和，本来史婆婆要他拜师，他就拜师，但听阿绣说不愿叫他师叔，不由得有些踌躇。史婆婆道：“你快跪下磕头，就成了我金乌派的嫡系传人啦。我是金乌派创派祖师，你是第二代的大弟子。”

阿绣突然想起一事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奶奶，恭喜你开宗立派。这位大哥，你就拜奶奶为师好啦。我不是金乌派弟子，咱们是两派的，大家不相统属，不用叫你做师叔。”

史婆婆急于要开派收徒，也不去跟阿绣多说，只道：“快跪下，磕八个头。”

石破天见阿绣已无异议，当下欢欢喜喜的向史婆婆跪下，磕了八个头。这八个头磕得咚咚有声，着实不轻。

史婆婆眉花眼笑，甚是喜欢，道：“罢了！乖徒儿，你我既是一家，这情份就不同了。我金乌派今日开宗立派，你可须用心学我的功夫，

日后金乌派在江湖上名声如何，全要瞧你的啦。大粽子……”

阿绣抿嘴笑道：“金乌派的祖师奶奶，贵派首徒英雄了得，这个外号儿可不够气派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不错，你到底叫甚么名字？对着师父，可甚么都不许隐瞒的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！是！我妈叫我狗杂种。

长乐帮中的人，却说我是他们的帮主石破天，其实我不是的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姓甚么，叫甚么名字。”

史婆婆“嘿”的一声，道：“甚么狗杂种？胡说八道，你妈妈多半是个疯子。这样罢，你就跟我姓，姓史。咱们金乌派第二代弟子用甚么字排行？嗯，雪山派弟子叫甚么白万剑、封万里、耿万钟的，咱们可强他一万倍。他们是‘万’字辈，咱们就是‘亿’字辈。那个姓白的叫白万剑，我就给你取个名字，叫作史亿刀。”

石破天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真正的姓名，叫他狗杂种也好、石破天也好、大粽子也好，都不怎么放在心上。史婆婆给他取名史亿刀，他本不知“亿”乃“万万”之义，听了也就随口答应，浑不在意。

史婆婆却是兴高采烈，精神大振，说道：“我这路金乌刀法，五六年前已想得周全，只是使这刀法，须有极强的内力，否则刀法的妙处运使不出来。这次长江中遇到了丁不四这老怪，他定要邀我上他碧螺岛去。非恶斗一场，不能叫他知难而退，当下我便和阿绣同练‘无妄神咒”，练成之后，我使金乌刀法，她使……她使……那个玉兔剑法，日月轮转，别说丁不四区区一个旁门左道的老妖怪，便是为祸武林的甚么‘赏善罚恶’使者，只怕也要望风远遁。至于雪山派中那些狂妄自大之辈，便是非甘拜下风不可。不料阿绣给我催得急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内息走入了岔道，我忙加救援，累得两人一齐走火，动弹不得。”她既收石破天为徒，一切直言无忌，将走火的原因和经过都说了出来。

史婆婆又道：“幸好你天生内力浑厚，正是练我金乌刀法的好材料。刀法不同剑法，剑以轻灵翔动为高，刀以厚实狠辣为尚。这根树枝太轻，你再去另找一根粗些的树枝来。”

石破天应了，到树林中去找树枝，只见一株断树之下丢着一柄满是铁锈的柴刀。他俯身拾将起来，见刀柄已然腐朽，刀锋上累累都是缺口，也不知是哪一年遗在那里的，拿着倒也沉沉的有些坠手，心想：“虽是柄锈烂的柴刀，总也胜于树枝。”于是将腐坏的刀柄拔了出来，另找一段树枝，塞入柄中，兴冲冲的回来。

史婆婆和阿绣见了这柄锈烂柴刀，不禁失笑。阿绣笑道：“奶奶，贵派今日开山大典，用这把宝刀传授开山大弟子的武功，未免……未免有欠冠冕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甚么有欠冠冕？我金乌派他日望重武林，威震江湖，全是以这柄……这柄宝刀起家。哈哈！”她说到“宝刀”二字，自己也忍俊不禁。三人同时大笑。

史婆婆笑道：“好啦，你记住了，金乌刀法第一招，叫做‘开门揖盗’。”拿起一根短树枝，缓缓作了个姿势，又道：“我手脚无力，出招不快，你却须使得越快越好。”

石破天提起柴刀，依样使招，甚是迅捷，出刀风声凌厉。

史婆婆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使熟之后，还得再快些。这招‘开门揖盗’，是用来克制雪山剑法那招‘苍松迎客’的。他们假仁假义的迎客，咱们就直捷了当的迎贼。好像是向对方作揖行礼，其实心中当他盗贼。第二招‘梅雪逢夏’，是克制他‘梅雪争春’那一招。雪山剑法又是梅花五瓣啦，又是雪花六出啦，咱们叫他们梅雪逢夏。一到夏天，他们的梅花、雪花还有甚么威风？”

“梅雪争春”这招剑法甚是繁复，石破天在长乐帮总舵中曾见白万剑使过，剑光点点，大具威势，他在土地庙中就没学会。这招“梅雪逢夏”的刀法，是在霎息之间上三刀、下三刀、左三刀、右三刀，连砍三四一十二刀，不理对方剑招如何千变万化，只是以一股威猛迅狠的劲力，将对方繁复的剑招尽数消解，有如炎炎夏日照到点点雪花上一般。

那第三招叫做“千钧压驼”，用以克制雪山剑法的“明驼西来”；第四招，大海沉沙”克制“风沙莽莽”；第五招“赤日炎炎”克制“月色昏黄”，以光胜暗；第七招“鲍鱼之肆”

克制“暗香疏影”，以臭破香。每招刀法都有个稀奇古怪的名称，无不和雪山剑法的招名针锋相对，名称虽怪，刀法却当真十分精奇。

石破天一字不识，这些刀法剑法的招名大都是书上成语，他既不懂，自然也记不住，只是用心记忆出刀的部位和手势。

史婆婆口讲手比，缓缓而使，石破天学得不对，立加校正，比之在土地庙中偷学剑法，难易自是大不相同。

史婆婆授了十八招后，已感疲累，当下闭目休息，任由石破天自行练习。过得大半个时辰，史婆婆又传了十八招。到得黄昏时分，已传了七十二招。同时将他已忘了的九招雪山剑法也都教了。金乌刀法以克制雪山剑法为主，自也须得学会雪山剑法。

史婆婆道：“雪山派剑法有七十二招，我金乌派武功处处胜他一筹，却有七十三招。咱们七十三招破他七十二招，最后一招，你瞧仔细了！”说着将那树枝从上而下的直劈下来，又道：“你使这招之时，须得跃起半空，和身直劈！”当下又教他如何纵跃，如何运劲，如何封死对方逃遁退避的空隙。

石破天凝思半晌，依法施为，纵身跃起，从半空中挥刀直劈下来，呼的一声，刀锋离他尚有数尺，地下已是尘沙飞扬，败草落叶被刀风激得团团而舞，果然威力惊人。

石破天一劈之下，收势而立，看史婆婆时，只见她脸色惨白，再转头去瞧阿绣，却见她一对大眼中泪水盈盈，凄然欲泣，显是十分伤心。石破天大奇，嗫嚅道：“我这一招……使得不对吗？”

史婆婆不语，过了片刻，摆摆手道：“对的。”呆了一阵，又道：“此招威力太大，千万不可轻用，以免误伤好人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好人是决计伤不得的。”

这一晚他便是在睡梦之间，也是翻来覆去的在心中比划着那七十三招刀法，竟将强敌在外搜索之事搁在一旁。幸好这紫烟岛方圆虽然不大，却是树木丛生，山径甚多，白万剑等一时没找到左近。

次晨天刚黎明，他便起来练这刀法，直练到第七十三招，纵跃半空，一刀劈将下来，这一次威力更强，刀风撞到地上，砰的一声，发出巨响。

只听得阿绣在背后说道：“史……史大哥，你起身好早。”

石破天转过身来，见她斜倚在石洞口，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，忙道：“你也早。”

阿绣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我想到那边林中走走，舒舒筋骨，你陪我去，好不好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好好，你全身经脉刚通，正该多活动活动。”当下两人并肩向林中走去。

走出十余丈，已入树林深处，此时日光尚未照到，林中弥漫着一片薄雾，瞧出来朦朦胧胧地，树上、草上、阿绣身上、脸上，似乎都蒙着一层轻纱。林中万籁俱寂，只两人踏在枯草之上，发出沙沙微声。

突然之间，石破天听得身旁发出几下抽噎声息，一转头，只见阿绣正在哭泣，晶莹的泪珠正从她脸颊上缓缓流下。石破天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阿绣姑娘，你……你为甚么哭？”

阿绣不答，走了几步，伸手扶住一枝树干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

石破天道：“为甚么啊？是婆婆骂你吗？”阿绣摇摇头。石破天又问：“你身子不舒服，是不是？”阿绣又摇了摇头。石破天连猜了七八样原因，阿绣只是摇头。霎时间叫他可没了主意，过去他所遇到的女子如他母亲、侍剑、丁珰、花万紫等，都是性格爽朗之辈，石夫人闵柔虽为人温和，却也是端凝大方，从未见过如阿绣这般娇羞忸怩的姑娘，实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阿绣越是哭泣，他越是心慌，只道：“到底为了甚么事？你跟我说好不好？”阿绣抽抽噎噎的道：“都是……都是……你……你不好，你……你……还要问呢！”

石破天大吃一惊，心想："我甚么事做错了？"他对这位温柔腼腆的阿绣十分敬重，她既说都是他不好，自然一定是他不好了，当下颤声道："阿……阿绣姑娘，请你跟我说，我是个蠢人，自己做错了事也不知道，当真该死。"

阿绣泪眼盈盈的回过头来，说道："昨儿晚上我做了个梦，吓人得很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对我这么凶！"说到这里，眼泪又似珍珠断线般流将下来。石破天奇道："我对你很凶？"阿绣道："是啊，我梦见你使金乌刀法第七十三招，从半空中一刀劈将下来，将我杀了。"石破天一怔，伸拳在自己胸口重重捶了两下，道："该死，该死！我在梦中吓着了你。"

阿绣破涕为笑，说道："史大哥，那是我自己做梦，原怪不得你。"石破天见她白玉般的脸颊上兀自留着几滴泪水，但笑靥生春，说不出的娇美动人，不由得痴痴的看得呆了。阿绣面上一红，身子微颤，那几颗泪水便滚了下来，说道："我做的梦，常常是很准的，因此我害怕将来总有一日，你真的会使这一招将我杀了。"

石破天连连摇头，道："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说甚么也不会杀你，别说我决不会杀你，就是你要杀我，我……我也不还手。"阿绣奇道："倘若我要杀你，你为甚么不还手？"石破天伸手搔了搔头，傻笑道："我觉得……我觉得不论你要我做甚么事，我总会依顺你，听你的话。你真要杀我，我倘若不给你杀，你就不快活了，那还是让你杀了的好。"

阿绣怔怔的听着，只觉他这几句话诚挚无比，确是出于肺腑，不由得心中感激，眼眶儿又是红了，道："你……你为甚么对我这么好？"

石破天道："只要你快活，我就说不出的喜欢。阿绣姑娘，我……我真想天天这样瞧着你。"他说这几句话时，只是心中这么想，嘴里就说了出来。阿绣年纪虽比他小着几岁，于人情世故却不知比他多懂了多少，一听之下，就知他是在表示情意，要和自己终身厮守，结成眷属，不禁满脸含羞，连头颈中也红了，慢慢把头低了下去。

良久良久，两人谁也不说一句话。过了一会，阿绣仍是低着头，轻声道："我也知道你是好人，何况那也正巧，在那船中，咱们……咱们共……共一个枕头，我……我宁可死了，也不会去跟别一个人。"她意思是说，冥冥之中，老天似是早有安排，你全身被绑，却偏偏钻进我的被窝之中，同处了一夜，只是这句话究竟羞于出口，说到"咱们共一个枕头"这几句时，已是声若蚊鸣，几不可闻。

石破天还不明白她这番话已是天长地久的盟誓，但也知她言下对自己甚好，忍不住心花怒放，忽道："倘若这岛上只有你奶奶和我们三个人，那可有多好，咱们就永远住在这里，偏偏又有白万剑师傅啦，丁不四爷爷啦，叫人提心吊胆的老是害怕。"

阿绣抬起头来，道："丁不四、白师傅他们，我倒不怕。

我只怕你将来杀我。"石破天急道："我宁可先杀自己，也决不会伤了你一根小指头儿。"

阿绣提起左手，瞧着自己的手掌，这时日光从树叶之间照进林中，映得她几根手指透明如玛瑙。石破天情不自禁的抓起她的手掌，放到嘴边去吻了一吻。

阿绣"啊"的一声，将手抽回，内息一岔，四肢突然乏力，倚在树上，喘息不已。

石破天忙道："阿绣姑娘，你别见怪。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想得罪你。下次我不敢了，真是再也不敢了。"阿绣见他急得额上汗水也流出来了，将左手又放在他粗大的手掌之中，柔声道："你没得罪我。下次……下次……也不用不敢。"石破天大喜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只是将她柔嫩的小手这么轻轻握着，却再也不敢放到嘴边去亲吻了。

阿绣调匀了内息，说道："我和奶奶虽蒙你打通了经脉，却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回复功力。"石破天不懂这些走火、运功之事，也不会空言安慰，只道："只盼丁不四爷爷找不到咱们，那么你奶奶功力一时未复，也不打紧。"

阿绣嫣然道："怎么还是你奶奶、我奶奶的？她是你金乌派的开山大师祖，你连师父也不叫一声？"石破天道："是，是。

叫惯了就不容易改口。阿绣姑娘……"阿绣道："你怎么仍是姑娘长，姑娘短的，对我这般生分客气？"石破天道："是，是。

你教教我，我怎么叫你才好？"

阿绣脸蛋儿又是一红，心道："你该叫我'绣妹'才是，那我就叫你一声'大哥'。"可是终究脸嫩，这句话说不出口，道："你就叫我'阿绣'好啦。我叫你甚么？"石破天道："你爱叫甚么，就叫甚么。"阿绣笑道："我叫你大粽子，你生不生气？"石破天笑道："好得很，我怎么会生气？"

阿绣娇声叫道："大粽子！"石破天应道："嗯，阿绣。"阿绣也应了一声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心中喜乐，不可言喻。

石破天道："你站着很累，咱们坐下来说话。"当下两人并肩坐在大树之下。阿绣长发垂肩，阳光照在她乌黑的头发上发出点点闪光。她右首的头发拂到了石破天胸前，石破天拿在手里，用手指轻轻梳理。

阿绣道："大粽子哥哥，倘若我没遇上你，奶奶和我都已在长江中淹死啦，哪里还有此刻的时光？"石破天道："倘若没你们这艘船刚好经过，我也早在长江中淹死啦。大家永远像此刻这样过日子，岂不快乐？为甚么又要学武功你打我、我打你的，害得人家伤心难过？我真不懂。"阿绣道："武功是一定要学的。世界上坏人多得很，你不去打人，别人却会来打你。给人打了还不要紧，给人杀了可活不成啦。大粽子哥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成不成？"

石破天道："当然成！你吩咐甚么，我就做甚么。"

阿绣道："我奶奶的金乌刀法，的确是很厉害的，你内力又强，练熟之后，武林中就很少有人是你对手了。不过我很担心一件事，你忠厚老实，江湖上人心险诈，要是你结下的冤家多，那些坏人使鬼计来害你，你一定会吃大亏。因此我求你少结冤家。"

石破天点头道："你这是为我好，我自然更加要听你的话。"

阿绣脸上泛过一层薄薄的红晕，说道："以后你别净说必定听我的话。你说的话，我也一定依从。没的叫人笑话于你，说你没了男子汉大丈夫气概。"顿了一顿，又道："我瞧奶奶教你这门金乌刀法，招招都是凶狠毒辣的杀着，日后和人动手，伤人杀人必多，那时便想不结冤家，也不可得了。"

石破天惕然惊惧，道："你说得对，不如我不学这套刀法，请你奶奶另教别的。"

阿绣摇头道："她金乌派的武功，就只这套刀法，别的没有了。再说，不论甚么武功，一定会伤人杀人的。不能伤人杀人，那就不是武功了。只要你和人家动手之时，处处手下留情，记着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那就是了。"石破天道："'得饶人处且饶人'，这句话很好！阿绣，你真聪明，说得出这样好的话。"阿绣微笑道："我岂有这般聪明，想得出这样的话来？那是有首诗的，叫甚么'自出洞来无敌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'。"

石破天问道："甚么有首诗？"他连字也不识，自不知甚么诗词歌赋。

阿绣向他瞧了一眼，目光中露出诧异的神色，也不知他真是不懂，还是随口问问，当下也不答言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"要能天下无敌手，那才可以想饶人便饶人。否则便是向人家求饶，往往也不可得。大粽……"突然间嫣然一笑，道："我叫你'大哥'好不好？那是'大粽子哥哥'五个字的截头留尾，叫起来简便一点。"也不等石破天示意可否，接着道："我要你饶人，但武林中人心险诈，你若心地好，不下杀手，说不定对方乘机反施暗算，那可害了你啦。大哥，我曾见人使过一招，倒是奥妙得很，我比划给你瞧瞧。"

她说着从石破天身旁拿起那把烂柴刀，站起身来，缓缓使个架式，跟着横刀向前推出，随即刀锋向左掠去，拖过刀来，又向右斜刺，然后运刀反砍，从自己眉心向下，在身前尺许处直砍而落。石破天见她衣带飘飘，姿式美妙，万料不到这样一个娇怯怯的少女，居然能使这般精奥的刀法，只看得心旷神怡，就没记住她的刀招。

阿绣一收柴刀，退后两步，抱刀而立，说道："收刀之后，仍须鼓动内劲，护住前后左右，以防敌人突施偷袭。"却见石破天呆呆的瞧着自己出神，显是没听到自己说话，问道："你怎么啦？我这一招不好，是不是？"

石破天一怔，道："这个……这个……"阿绣嗔道："我知道啦，你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，压根儿就没将我这些三脚猫的招式放在眼

里。”石破天慌了，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我……

我瞧着你真好看，就忘了去记刀法。阿绣姑娘，你……你再使一遍。”

阿绣佯怒道：“不使啦！你又叫我‘阿绣姑娘’！”石破天伸指在自己额头上打个爆栗，说道：“该死，老是忘记。阿绣，阿绣！你再使一遍罢。”

阿绣微笑道：“好，再使一遍，我可没气力再使第三遍啦。”

当下提起刀来，又拉开架式，横推左掠，右刺反砍，下斫抱刀，将这一招缓缓使了一遍。

这一次石破天打醒了精神，将她手势、步法、刀式、方位，一一牢记。阿绣再度叮嘱他收刀后鼓劲防敌，他也记在心中，于是接过柴刀，依式使招。

阿绣见他即时学会，心下甚喜，赞道：“大哥，你真是聪明，只须用心，一下子便学会了。这一招刀法叫做‘旁敲侧击’，刀刃到哪里，内力便到哪里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这一招果然好得很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叫敌人防不胜防。”阿绣道：“这招的妙处还是在饶人之用。一动上手比武，自然十分凶险，败了的非死即伤。你比不过人家，自是无话可说，就算比人家厉害，要想不伤对方而自己全身而退，却也是十分不易。这一招‘旁敲侧击’，却能既不伤人，也不致为人所伤。”

石破天见她肩头倚在树上，颇为吃力，道：“你累啦，坐下来再说。”

阿绣曲膝慢慢跪下，坐在自己脚跟上，问道：“你有没听到我的话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听到的。这一招叫做旁敲……旁敲甚么的。”这一次他倒不是没用心听，只因“旁敲侧击”四字是个文绉绉的成语，他不明其意，就说不上来。

阿绣道：“哼，你又分心啦，你转过头去，不许瞧着我。”

这句话原是跟他说笑，哪知石破天当真转过头去，不再瞧她。

阿绣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叫做‘旁敲侧击’。大哥，武林人士大都甚是好名。一个成名人物给你打伤了，倒也没甚么，但如败在你的手下，他往往比死还要难过。因此比武较量之时，最好给人留有余地。如果你已经胜了，不妨便使这一招，这般东砍西斫，旁人不免眼花缭乱，你到后来又退后两步，再收回兵刃，就算旁边有人瞧着，也不知谁胜谁败。给敌人留了面子，就少结了冤家。要是你再说上一两句场面话，比如说：‘阁下剑法精妙，在下佩服得紧。今日难分胜败，就此罢手，大家交个朋友如何？’这么一来，对方知道你故意容让，却又不伤他面子，多半便会和你做朋友了。”

石破天听得好生佩服，道：“阿绣，你小小年纪，怎么懂得这许多事情？这个法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阿绣笑道：“我话说完了，你回过头来罢。”

石破天回过头来，只见她脸颊生春，笑嘻嘻的瞧着自己，不由得心中一荡。

阿绣道：“我又懂得甚么了？都是见大人们这么干，又听他们说得多了，才知道该当这样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再练一遍，可别忘记了。”当下跃起身来，提起柴刀，将这招“旁敲侧击”连练了两遍。

阿绣点头道：“好得很，一点也没忘记。”

石破天喜孜孜的坐到她身旁。阿绣忽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教你这招‘旁敲侧击’，可别跟奶奶说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啊，我不说。我知道你奶奶会不高兴。”阿绣道：“你怎知奶奶会不高兴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你不是金乌派的。我这金乌派弟子去学别派武功，她自然不喜欢了。”

阿绣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金乌派，嘿，金乌派！奶奶倒像是小孩儿一般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说你奶奶确是有点小孩儿脾气。丁不四老爷子请她到碧螺岛去玩，去一趟也就是了，又何必带着你一起投江？最多是碧螺岛不好玩。那也没甚么打紧。我瞧丁不四老爷子对您奶奶倒也是挺好的，你奶奶不断骂他，他也不生气。倒是你奶奶对他很凶。”

阿绣微笑道：“你在师父背后说她坏话，我去告你，小心她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。”石破天虽见她这般笑着说，心中却也有些着慌，忙道：“下次我不说了。”

阿绣见他神情惶恐，不禁心中歉然，觉得欺侮他这老实人很是不该，又想到自己引导他学这招“旁敲侧击”，虽说于他无害，终究是颇存私心，便柔声道：“大哥，你答允我以后和人动手，既不随便杀人伤人，又不伤人颜面，我……我实在好生感激。我无可报答，先在这里多谢你了。”随即俯身向他拜了下去。

石破天一惊，忙道：“你怎……怎么拜我？”忙也跪倒，磕头还礼。

忽听得远处一个女子声音怒喝：“呔！不要脸，你又在跟人拜天地了！”正是丁珰的声音。

石破天一惊非同小可，“啊哟”一声，跃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叮叮当当！”果见丁珰从树林彼端纵身奔来，丁不三跟在她后面。

石破天一见二人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弯腰将阿绣抱在臂中，拔足便奔。丁不三身法好快，几个起落，已抢到石破天面前，拦住去路。石破天又是一声：“啊哟！”斜刺里逃去。他轻身功夫本就不如丁不三远甚，何况臂中又抱了一人？片刻间又被丁不三迎面拦住。

这时丁珰也已追到身后，石破天见到她手中柳叶刀闪闪发光，更是心惊。只听得丁珰怒喝：“把小贱人放下来，让我一刀将他砍了便罢，否则咱俩永世没完没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丁珰刷的一刀，便向阿绣头上砍去。石破天大惊，双足一登，向旁纵跃。他深恐丁珰砍死了阿绣，不知不觉间力与神会，劲由意生，一股雄浑的内力起自足底，呼的一声，身子向上跃起，竟高过了树巅。

一跃之劲，竟致如斯，丁不三、丁珰固然大吃一惊，石破天在半空中也是大叫：“啊哟！”心想这一落下来，跌得筋折腿断倒罢了，阿绣被丁珰杀死，那可如何是好？眼见双足落向一根松树的树干，心慌意乱的使劲一撑，只盼逃得远些，却听喀喇一声，树干折断，身子向前弹了数丈，身旁风声呼呼，身子飞得极快。

只听怀中的阿绣说道：“落下去时用力轻些，弹得更……”她一言未毕，石破天双足又落向一棵松树，当即依言微微弯膝，收小了劲力一撑，那树干一沉，并未折断，反弹上来，却将他弹得更远更高。丁珰的喝骂之声仍可听到，却也渐渐远了。

石破天一起一落，觉得甚是有趣。阿绣在他怀中，不住出言指点他运劲使力之法。他本来内力有余，一得轻功的诀窍，在树枝上纵跃自如，便似猿猴松鼠一般，轻巧自在，喜乐无穷，说道：“这法子真好，这么一来，他们便追不上咱们了。”

眼见树林将到尽头，忽听得叱喝之声，又见日光一闪一闪，显是从兵刃上反照出来，有人正在争斗。石破天道：“不好，那边有人，可不能过去了！”左足在树干上一点，轻轻落下，依着阿绣所说的法子，提一口气，足尖向下，手中虽抱着人，却着地极轻。

他躲在一株大松树后，悄悄探头出去张望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只见林隙的一片大空地中两人斗得正紧，一个是手持长剑的白万剑，另一个却是双手空空的丁不四。十余名雪山派弟子手中各挺长剑，疏疏落落的站在四周凝神观斗，为白万剑作声援之势。丁不四手中虽无兵刃，但擒、拿、劈、打、点、戳、勾、抓，两只手掌便如是一对厉害兵器一般，遇到白万剑长剑刺削而来，他往往猱身而上，硬打抢攻。

石破天只看得数招，便即全神贯注，浑忘了怀中还抱着一人。他既学过雪山剑法，而丁不四所用的招数，一小半是曾经教过他的，没教过的却也理路相通，有脉络可寻。两大高手比武，斗得紧凑异常，所使武功他又大部分学过，自是瞧得兴高采烈。

但见丁不四招招抢攻，双掌如刀如剑，如枪如戟，似乎逼着白万剑守势多而攻着少，但白万剑打得极是沉着，朴实无华，偶然间锋芒一现，又即收敛，看来丁不四若想取胜，可着实不易，斗得久了，只怕白万剑还会占到上风。

连石破天都看出了这点，丁不四和白万剑自是早就心中有数。原来丁不四自负与白万剑之父威德先生白自在同辈，声称不肯以大压小，只

以空手接他的长剑。但一动上手，丁不四立即暗暗叫苦不迭，对方出招之迅，变化之精，内力之厚，法度之谨，在在均是第一流高手风范，即令白自在当年纵横江湖的全盛之时，剑法之精，只怕也不过如是。

丁不四打醒十二分精神，施展小巧腾挪功夫，在他剑光中纵跃来去，有时迫不得已，只好行险侥幸，以两败俱伤的狠着，逼退白万剑凌厉剑招。遇上这等情形，白万剑总是受让一步，不与他硬拚，倒似是智珠在握，心有必胜成算一般。

以二人真功夫而论，毕竟还是丁不四高出一筹，但他输在过于托大，不肯用兵刃和对方动手，明明一条金光灿然的九节软鞭围在腰间，既已说过不用，便是杀了他头，也不肯抖将出来。

再拆二十余招，白万剑道："丁四叔，你用九节鞭罢，只是空手，你打我不过的。"

丁不四怒道："放屁，我怎会打你不过？你试试这招！"左手划个圈子，右手拳从圈子中直击出去。这一招来得甚怪。白万剑不明拆法，便退了一步。丁不四哈哈大笑，右足在地下一登，身子向左弹出，便似脚底下装了机关，突然飞起，双脚在半空中急速踢出。白万剑又退一步，挥剑护住面门。

丁不四倏左倏右，忽前忽后，只将石破天看得眼花缭乱。

猛听得嗤的一声响，丁不四右腿裤管上中了一剑，虽没伤到皮肉，却将他裤子划了一条长长的破口。白万剑收剑退回，说道："承让，承让！"

高手比武，这一招原可说胜败已分。但丁不四老羞成怒，喝道："谁来让你了？这一招你一时运气好，算得甚么？"一招"逆水行舟"，向白万剑又攻了过去。白万剑只得挺剑接住。

刚才这一剑划破对方裤脚，说是运气好，确也不错，其时白万剑挺剑刺去，丁不四刚好挥足踢出，倒似是将自己裤管送到剑锋上去给他划破一般。但这么一来，丁不四一股凌厉的气焰不免稍煞，出招时就慎重得多，越打越处下风。

雪山派众弟子瞧着十分得意，就有人出声称赞："你瞧白师哥这一招'月色黄昏'，使得若有若无，朦朦胧胧，当真是得了雪山剑法的神髓。丁四老爷子手忙脚乱，若不是白师哥剑下留情，他身上已然挂彩了。"

猛听得一声"放屁！"同时从两处响出。一处出自丁不四之口，那是应有之义，毫不希奇，另一处却来自东北角上。

众人目光不约而同的转了过去。这些人中，倒以石破天吓得最为厉害。只见两人并肩站在林边，一是丁不三，另一个是丁珰。

丁不四叫道："老三，你走开些！我跟人家过招，你站在这里干甚么？"他虽全神贯注的和白万剑动手，但究竟兄弟之亲，丁不三只说了"放屁"两字，他便知道是兄长到了，何况他兄弟俩自幼到老，相互间说得最多的便是这"放屁"两字。

丁不三笑道："我要瞧瞧你近来武功长进了些没有。"

丁不四大急，情知眼前情势，自己已无法取胜，这个自幼便跟他争强斗胜、互不相下的兄长偏偏在这时现身，正是不巧之极，他大声叫道："你在旁边只有搞乱我心神。我既分心和你说话，怎么还有心思跟人家厮打？"

丁不三笑道："你不用和我说话，专心打架好了。"转头向丁珰道："你四爷爷老是自称武功了得，天下无敌，倒似比你亲爷爷还行些一般。现下你睁大了眼，可要瞧仔细了，瞧你四爷爷单凭一双肉掌，要将人家打得撤剑认输，跪地求饶。

哈哈，哈哈！"笑声怪作，人人耳鼓中嗡嗡作响，都是十分的不舒服。

丁不四边斗边喝："老三，你笑甚么鬼？"丁不三笑道："我笑你啊！"丁不四怒道："笑我甚么？我有甚么好笑？"丁不三道："我笑你一生要强好胜，遇到危难之际，总还得靠哥哥来提你一把。"丁不四怒道："这姓白的是我后辈，若不是瞧在他父母脸上，早就一掌将他毙了。我有甚么危难？谁要你来提一把，你还是去提一把酒壶、提一把尿壶的好！哎哟！好小子，你乘人之危……"

他空手和白万剑对打，本已落于下风，这么分心和丁不三说话，门户中便即现出空隙。白万剑乘势直上，在他左肩上划了一剑，登时鲜血淋漓。

丁不三、丁不四两兄弟自幼吵斗不休，互争雄长，做哥哥的不似哥哥，做兄弟的不似兄弟，但这时丁不三眼见兄弟受伤，却也不禁关心，怒道："好小子，你胆敢伤我丁老三的兄弟！"身形微矮，突然呼的一声弹将出去，伸手直抓白万剑后心。

白万剑前后受攻，心神不乱，长剑向丁不四先刺一剑，将他逼开一步，随即回剑向丁不三斜削过去。

丁不四叫道："老三退开！谁要你来帮我？"丁不三道："谁帮你了？丁老三最恼人打架不公平。我先弄掉他的剑，再在他身上弄些血出来，你们再公公平平的打一架。"

雪山派群弟子见师兄受二人夹击，何况这丁不三乃是杀害同门的大仇人，他一上前动手，众人发一声喊，纷纷攻上。

丁不三喝道："狗崽子，活得不耐烦了，通统给我滚回去！"

却见剑光闪闪，几柄长剑同时向他刺来。丁不三一一避过，大声叫道："再不滚开，老子可要杀人了。"

白万剑知道这些师弟们决不是他的对手，他说要杀人，那是真的杀人，忙叫道："大家退回去！"雪山群弟子对这位师兄的号令不敢丝毫违拗，当即散开退后。

丁不三向着一名肥肥矮矮、名叫李万山的雪山弟子道："把你的剑给我！"李万山怒道："好！给你！"剑起中锋，嗤的一声，向他小腹直刺过去。丁不三左手疾探，从侧抓住了他右腕，轻轻一扭，便将他手中长剑夺过，便如李万山真是乖乖将长剑递给他一般。这一扭之下，李万山右腕已然脱臼，丁不三跟着飞脚将他踢了个筋斗。

其余雪山弟子挺剑欲上相助，丁不三已手持长剑，剑尖刺地，绕着白万剑和丁不四二人奔了一圈，画了个长约二丈的圆圈，站定身子，向雪山群弟子冷冷说道："哪一个踏进这圈子一步，便算是踏进鬼门关了。"

白万剑打得虽然镇定，心中却已十分焦急，情知这不三、不四两兄弟杀人不眨眼，此刻二人联手，自己已无论如何讨不了好去，比之当日土地庙中独斗石清夫妇，情势更是凶险得多，丁氏兄弟可不似石清夫妇那么讲究武林道义，只怕雪山派十七弟子，今日要尽数毕命于紫烟岛上。当下剑走险势，要抢着将丁不四先毙于剑底，雪山派十七人生死存亡，全看是否能先行杀了丁不四而定。

但丁不四胁下虽中一剑，伤非要害，尽能支撑得住，白万剑这一躁急求胜，剑招虽狠，"稳、准"二字反而不如先前。

丁不四双掌翻飞，在长剑中穿来插去，仍是矫捷狠辣之极，创口中的鲜血却也不住飞溅出来。

丁不三挺剑向前，叫道："老四，你先退下，把剑伤裹好了，再打不迟。"丁不四大声道："甚么剑伤？我身上有甚么剑伤？谅这小子的一把烂剑，又怎伤得了我？"丁不三道："咦！怎么你身上有伤口、又有鲜血？"丁不四道："我高兴起来，自己在身上搔搔痒，弄了点血出来，有甚么希奇？"

丁不三哈哈大笑，挺剑向白万剑刺去，大声说道："姓白的，你听仔细了，现下是我跟你单打独斗，丁老四也在跟你单打独斗，可不是咱们两兄弟联手夹攻于你。老四叫我不可出手，我不听他的。我叫老四退下，他也不听我的。我瞧着你不顺眼，要教训教训你。他讨厌你老子，要打你几个耳光。

咱们各人打各人的，别让人说丁氏双雄以二打一，传到江湖上可不大好听。"口中罗唣，手下丝毫没有闲着，出招悍辣之极。

白万剑以一敌二，心想："原来你跟我单打独斗，丁老四也跟我单打独斗，不是两人夹攻。"他生性端严，向来不喜和人做口舌之争，心中又瞧不起丁氏兄弟的无赖；而在这两名高手的夹击之下，也委实不能分心答话，只是全神贯注的严密的防守，寻暇反击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斗到分际，丁不三的长剑和他长剑一交，白万剑只觉手臂剧震，对方的内力猛攻而至，急忙运内力外荡，回剑横削，便在此时，右腿上被丁不四左掌作刀，重重的斫了一掌，当即向后退出两步，脚步踉跄，险些摔倒。

雪山派一名弟子叫道："休得伤我师哥！"挺剑来助，左脚刚踏进丁不三所画的圆圈，眼前白光一闪，长剑贯胸而过，已被丁不三一剑刺死。两名雪山弟子又惊又怒，双双进袭。

丁不三大喝一声，跃起半空，长剑从空中劈将下来，同时左掌击落，剑锋落处，将一名雪山派弟子从右肩劈至左腰，以斜切藕势削成两截，左手这掌击在另一名雪山弟子的天灵盖上。那人闷哼一声，委顿在地，头颅扭过来向着背心，颈骨折断，自也不活了。

他顷刻间连杀三人，石破天在树后见着，不由得心惊胆战，脸如土色。

丁不三余威不歇，长剑如疾风骤雨般向白万剑攻去，猛听得喀喀两响，双剑同时折断。两人同时以半截断剑向对方掷出，同时低头矮身，两截断剑同时向两人头顶掠去，相去均是不到半尺。

两人一般行动，一般快速，又是一般的生死悬于一线。

白万剑右腿受伤，步履不便，再失去了兵刃，登时变成了只有挨打，难以还手的地步。两名雪山弟子明知踏进圈子不免有死无生，但总不能眼睁睁的瞧着师兄被这两个凶人联手害死，当即挺剑冲了进去。

丁不三叫道："老四，你来打发，我今天已杀了三人。"

丁不四笑道："哈，你也有求我出手的时候。"竟不转身，左足向后弹出，便似骡马以后腿踢人一般，拍拍两声，分别踢中两人的胸口。两名雪山弟子飞出数丈，摔跌在地，哼也没哼一声。原来两人胸口中腿，当即毙命。

丁氏兄弟凶性大发，足掌齐施，各以狠毒手法向白万剑攻击。白万剑跛着一足，沉着应付，一步步退出圈子，突然一声低哼，右肩又中了丁不四一掌，右臂几乎提不起来。

眼见白万剑命在顷刻，石破天只瞧得热血沸腾，叫道："你们不能杀白师傅！"随手将阿绣往地下一放，拔出插高腰带中那把烂锈柴刀，大呼："不能再杀人了！"

阿绣突然被他放落，"啊"的一声叫了出来。石破天百忙中回头，说道："对不起！"几个起落，已踏入圈中。

丁不四仍是头也不回，反脚踢出。石破天右足一点，轻飘飘的从他头顶跃过，落在他面前，使的正是阿绣适才所教的轻身功夫。丁不四一脚踢空，眼前却多了一人，一怔之下，叫道："大粽子，原来是你！"

石破天道："是，是我。爷爷、四爷爷，你们已经……已杀了五人，应该住手啦。"斜眼向丁不三瞧去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眼见他杀死的那三名雪山派弟子尸横就地，连自己足上也溅满了鲜血，更是怕得厉害。

丁不三道："小白痴，那日给你在船上逃得性命，却原来躲在这里。此刻你又出来干甚么？"石破天道："我来劝两位老爷子少结冤家，既然胜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？"

丁不三和丁不四相对哈哈大笑，丁不四道："老三，这小子不知从哪里听了几句狗屁不通的言语，居然来相劝老爷爷。"

石破天提起柴刀，将地下一柄长剑挑起，向白万剑掷去，说道："白师傅，你们雪山派的，一定要用剑。"

白万剑转眼便要丧于丁氏兄弟手下，万不料这小冤家石中玉反会出来相助，心下满不是滋味。他掷过来这柄长剑，是被丁不三劈死的那个师弟遗下来的，当下接过了长剑，凝立不动，一剑在手，精神陡振。

丁不三骂道："这姓白的要捉你去杀了，当日若不是我相救，你还有命么？"石破天点头道："正是。爷爷，我是很感激你的。所以嘛，我也劝白师傅得饶人处且饶人。"

丁不四生怕石破天说出在小船上打败了自己之事，急于要将他一掌毙了，喝道："胡说八道些甚么？"呼的一掌向他直击过去，这一次并无史婆婆在旁，再没顾忌，这招"黑云满天"却是从未教过他的。

白万剑不愿石中玉就此被他如此凌厉的一招击毙，挺剑使招"老枝横斜"，从侧刺去。石破天柴刀一落，使出一招"长者折枝"，去砍丁不四的手掌。说也奇怪，这一刀一剑的招数本来相克，但合并使用，居然生出极大威力，霎时之间，将丁不四笼罩在刀剑之下。

丁不三大叫："小心！"但刀光剑势，凌厉无俦，他虽欲插手相助，可是一双空手实不敢伸入这刀剑织成的光网之中。

丁不四也是大吃一惊，危急中就地一个打滚，逃出圈子之外，挺起身来时，只见对方的一刀一剑之旁飞舞着无数白丝，一摸下颏，一排胡子竟被割去了一截。

丁不四自是又惊又怒，丁不三骇然失色，白万剑大出意外，只有石破天还不知自己适才这一招内力雄浑，刀法精妙，已令当世三大高手大为震动。

丁不三道："好，咱们也用兵刃了。"从地下拾起一把长剑，叫道："老四，还逞个屁能？用鞭子！"剑尖一抖，向石破天刺了过去。

石破天究无应变之能，眼见剑到，便即慌乱，不知该使哪一招才好。白万剑使招"明驼西来"从旁相助，这一剑提醒了石破天，当即使出"千钧压驼"，以刀背从空中压将下来，柴刀虽钝，但加上沉重内力，丁不三登感剑招窒滞，幸好丁不四已抖出腰间金龙九节鞭，抢着来救，丁不三乘机闪开。

白万剑使一招"风沙莽莽"，石破天便跟着使"大海沉沙"。一刀一剑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上似有狂风黄沙之重压，下如有怒海洪涛之汹涌。丁不三、丁不四齐声大呼。

石破天内力强劲之极，所学武功也是十分精妙，只是少了习练，更无临敌应变的经历，眼见敌招之来，不知该出哪一招去应付才是。他所学的金乌刀法，除了最后一招之外，每一招都是针对雪山剑法而施，史婆婆传授之时，总也是和每招雪山剑法合并指点。此刻他心中慌乱，无暇细思，但见白万剑使甚么招数，他便跟着使出那一招相应的招数来，是以白万剑使"老枝横斜"，他便使"长者折枝"，白万剑使"明驼西来"，他便使"千钧压驼"。哪知这金乌刀法虽说是雪山剑法的克星，但正因为相克，一到联手并使之时，竟将双方招数中的空隙尽数弥合，变成了威力无穷的一套武功。

白万剑惊诧之极，数招之下，便知石破天这套刀法和自己的剑招联成一气之后，直是无坚不摧，这小子内力更似有一股有质无形的力道，不断的渐渐扩展。

丁不三、丁不四自然也早就瞧了出来，只是两人不肯认输，还盼石破天这路古怪刀法招数有限，两兄弟打起精神，苦苦撑持。白万剑也怕石破天不过是"程咬金三斧头"，时刻一长，又被丁氏兄弟占了先机，眼下情势，须当速战速决，当即使一招"暗香疏影"，长剑颤动，剑光若有若无，那是雪山剑法中最精微的一招，往往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。石破天柴刀横削，也是连连抖动，这一招"鲍鱼之肆"，内力从四面八方涌出。

只听得"啊、啊"两声，丁不四肩头中刀，丁不三臂上中剑。两人倏然转身，跃出圈外。丁不三反手抓住丁珰，迅速之极的隐入了东边林中。丁不四却在西首山后逸去，只听山背后传来他的大声呼叫："白万剑，老子瞧在你母亲面上，今日饶你一命，下次可决不轻饶了……"声音渐渐远去。

但见满地是血，衰草上躺着五具尸首，雪山派群弟子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又惊又悲，又是满腹疑团。

白万剑侧目瞧着石破天，一时之间痛恨、悲伤、惭愧、庆幸、惶惑、诧异、佩服，百感交集，而感激之意却也着实不少，若不是这小子出手，雪山派十余人自必尽数毕命于紫烟岛上，回想适才丁氏兄弟出手之狠辣，兀自心有余悸。他长长舒了口气，问道："你这路刀法是谁教你的？"

石破天道："是史婆婆教的，共有七十三路，比你们的雪山剑法多一路，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。"白万剑哼的一声，说道："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？口气未免太大。谁是史婆婆？"

石破天道："史婆婆是我金乌派的开山祖师，她是我师父，我是金乌派的第二代大弟子。"白万剑不禁大怒，冷冷的道："你不认师门，那也罢了，却又另投甚么金乌派门下。金乌派，金乌派？没听见过，武林中没这个字号。"

石破天还不知他已动怒，继续解释："我师父说道，金乌就是太阳，太阳一出，雪就融了。因此雪山派弟子遇到我金乌派，只有……只有……"下面本来是"磕头求饶的份儿"，但他只不过不通人情世故，毕竟不是傻子，话到口边，想起这句话不能在雪山派弟子面前说出来，当即住口。

白万剑脸色铁青，厉声道："我雪山弟子遇上你金乌派的，那便如何？只有甚么？"石破天摇头道："这句话你听了要不高兴的，我也以为师父这话不对。"白万剑道："只有大败亏输，望风而逃，是不是？"石破天道："我师父的话，意思也就差不多。白师傅你别生气，我师父恐怕也是说着玩的，当不得真。"

白万剑右腿、右肩都被丁不四手掌斩中，这时候更觉疼痛难当，然石破天的言语句句辱及本门，却如何忍得，长剑一举，叫道："好！我来领教领教金乌派的高招，且看如何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！"但这一举剑，肩头登时剧痛，脸上变色，长剑险些脱手。

一名雪山弟子包万叶上前两步，挺剑说道："姓石的小子，你当然不认我这师叔了，我来接你的高招！"

白万剑咬牙忍痛，说道："包师弟，你……你……"他本要说"你不行"，但学武之人，脸面最是要紧，随即改口道："我来接他好了！"剑交左手，说道："姓石的小子，上罢！"石破天摇头道："你肩头、腿上都受了伤，咱们不用比了，而且，而且，我一定打你不过的。"

白万剑道："你有胆子侮辱雪山派，却没胆子跟我比剑！"

长剑挺出，一招"梅雪争春"，剑光点点，向石破天头顶罩了下来，他虽左手使剑，不如右手灵便，但凌厉之意，丝毫不减。石破天见剑光当头而落，只得举起柴刀，还了一招"梅雪逢夏"，攻暇抵隙，果然正是这招"梅雪争春"的克星。

白万剑心中一凛，不等这招"梅雪争春"使老，急变"胡马越岭"，石破天依着来一招"汉将当关"，白万剑眼见对方这一招守得严密异常，不但将自己去招全部封住，而且显然还含有厉害后着，当即换成一招"明月羌笛"，石破天跟着变为"赤日金鼓"。白万剑又是一惊，眼见他柴刀直攻而进，正对准了自己这招最软弱之处，忙又变招。

幸好石破天不懂这其间的奥妙，眼见对方变招，跟着便即变化。其实适才已占敌机先，不管白万剑变招也好，不变招也好，乘势直进，立时便可迫他急退三步。此时他腿上不便，这三步难以疾退，不免便要撤剑认输。但说到当真拆招斗剑，石破天可差得远了，他只是眼见白万剑使出甚么剑招，便照式应以金乌刀法中配好了的一招，较之日前与丁不四在舟中斗拳，其依样葫芦之处，实无多大分别。他招数不会稍有变更，自不免错过了这大好机会。

白万剑心中暗叫："惭愧！"旁观的雪山派弟子中，倒也有半数瞧了出来，也是暗道："侥幸，侥幸！"

数招一过，白万剑又遇凶险。不管他剑招如何巧妙繁复，石破天以拙应巧，一柄烂柴刀总是占了上风。白万剑越斗越惊，心想："这小子倒也不是胡吹，他的甚么金乌刀法，果然是我雪山剑法的克星。那个史婆婆莫非是我爹爹的大仇人？她如此处心积虑的创了这套刀法出来，显是要打得我雪山派一败涂地。"

拆到三十余招时，石破天柴刀斫落，劈向白万剑左肩。白万剑本可飞腿踢他手腕，以解此招，但他右脚一提，伤处突然奇痛彻骨，右膝竟尔不由自主的跪倒，急忙右掌按地。石破天这刀砍下，他已无法抗御，眼见便要将他左臂齐肩斫落。

雪山群弟子大声惊呼。不料石破天提起柴刀，说道："这一下不算。"

白万剑左脚使劲，奋力跃起，心中如闪电般转过了无数念头："这小子早就可以胜我，何以每一招都使不足？倒似他没好好学过雪山剑法似的。此刻他明明已经胜我了，何以又故意让我？石中玉这小子向来险狠，他只消一刀杀了我，其余众师弟哪一个是他对手？他忽发善心，那是甚么缘故？难道……难道……他当真不是石中玉？"

一转到这个念头，左手长剑轻送，一招"朝天势"向前刺出。雪山诸弟子都是"咦"的一声。这"朝天势"不属雪山剑法七十二招，是每个弟子初入门时锻炼筋骨、打熬气力的十二式基本功夫之一，招式寻常，简便易记，虽于练功大有好处，却不能用以临敌。众人见他突然使出这一招来，都吃了一惊，只道白师哥伤重，已无力使剑。

不料石破天也是一呆，这一招"朝天势"他从未见过，史婆婆也没教过破法，不知如何拆解才是。可是在"气寒西北"的长剑之前，又有谁能呆上一呆？石破天只是这么稍一迟疑，白万剑长剑犹似电闪，中宫直进，剑尖已指住了他心口，喝道："怎么样？"

石破天道："你这一招是甚么剑法？我没见过。"

白万剑见他此刻生死系于一线，居然还问及剑法，倒也佩服他的胆气，说道："你当真没学过？"石破天摇了摇头。白万剑道："我此时取你性命，易如反掌，只是适才我受丁氏兄弟围攻，阁下有解围大德，咱们一命换一命，谁也不亏负谁。

从今而后，你可不许再说金乌刀法是雪山剑法克星的话。"

石破天点头道："我原说打你不过。你叫我不可再说，我以后不说了。白师傅，我想明白了，刚才你这一招剑法，好像也可破解。"陡然间胸口一缩，凹入数寸，手中柴刀横掠，拍的一声，刀剑相交，内力到处，白万剑手中长剑断为两截。

白万剑脸色大变，左足一挑，地下的一柄长剑又跃入他手中，刷刷刷三剑，都是本派练功的入门招式，快速无伦。石破天只瞧得眼花缭乱，手忙足乱之际，突然间手腕中剑，柴刀再也抓捏不住，当的一声，掉在地下。便在那时，对方长剑又已指住了他心口。

白万剑手腕轻抖，石破天叫声"哎哟"，低头看时，只见自己胸口已整整齐齐的被刺了六点，鲜血从衣衫中渗将出来，但着剑不深，并不如何疼痛。

雪山群弟子齐声喝采："好一招'雪花六出'！"

白万剑道："相烦阁下回去告知令师，雪山派多有得罪。"

他见石破天不会雪山派这几路最粗浅的入门功夫，显非作伪，而神情举止，性情脾气，和石中玉更是大异，又想："他于我有救命之恩，适才一刀又没斫我肩膀，明着是手下留情。不论是不是石中玉，今日总是不能杀他拿他。这一招'雪花六出'，只是惩戒他金乌派口出大言，在他身上留个记认。"

他抛下长剑，抱起一名师弟的尸身，既伤同门之谊，又愧自身无能，致令这五个师弟死于丁氏兄弟之手，忍不住热泪长流，其余雪山子弟将另外四具尸身也抱了起来。白万剑恨恨的道："不三、不四两个老贼别死得太早。"向众师弟道："咱们走！"一伙人快步走入树林，谁也没再回头望石破天一眼。

# 第十一回　藥酒

石破天已聽到兩人先前說話，便道：『這裏野猪肉甚多，便十個人也吃不完，兩位盡管大吃便了。』那胖子笑道：『如此我們便不客氣。』



## 十一　药酒

石破天但见地下血迹殷然，歪歪斜斜的躺着几柄断剑，几只乌鸦啊啊啊的叫着从头顶飞过，当下拾起柴刀，叫道："阿绣，阿绣！"奔到大树之后，阿绣却已不在。

石破天心道："她先回去了？"忙快步跑回山洞，叫道："阿绣，阿绣！"非但阿绣不在，连史婆婆也不在了。他惊惶起来，只见地下用焦炭横七竖八的画了几十个图形，他不知是写的字，更不知是甚么意思，猜想史婆婆和阿绣都已走了。

初时只觉好生寂寞，但他从小孤单惯了的，只过得大半个时辰，便已泰然。这时胸口剑伤已然不再流血，心道："大家都走了，我也走了罢，还是去寻妈妈和阿黄去。"这时不再有人没来由的向他纠缠，心中倒有一阵轻松快慰之感，只是想到史婆婆和阿绣，却又有些恋恋不舍，将柴刀插在腰间，走到江边。

但见波涛汹涌，岸旁更无一艘船只，于是沿岸寻去。那紫烟岛并不甚大，他快步而行，只一个多时辰，已环行小岛一周，不见有船只的踪影，举目向江中望去，连帆影也没见到一片。

他还盼史婆婆和阿绣去而复回，又到山洞中去探视，却哪里再见二人的踪迹？只得又去摘些柿子充饥。到得天黑，便在洞中睡了。

睡到中夜，忽听得江边豁啦一声大响，似是撕裂了一幅大布一般，纵起身来，循声奔到江边，稀淡星光下只见有一艘大船靠在岸旁，不住的晃动。他生怕是丁不三或是丁不四的坐船，不敢贸然上前，缩身躲在树后，只听得又是豁啦一下巨响，原来是船上张的风帆缠在一起，被强风一吹，撕了开来，但船上竟然无人理会。

眼见那船摇摇晃晃的又要离岛而去，他发足奔近，叫道："船上有人么？"不闻应声。一个箭步跃上船头，向舱内望去，黑沉沉地甚么也看不见。

走进舱去，脚下一绊，碰到一人，有人躺在舱板之上。石破天忙道："对不起！"伸手要扶他起来，哪知触手冰冷，竟是一具死尸。他大吃一惊，"啊"的一声，叫了出来，左手挥出，又碰到一人的手臂，冷冰冰的，也早已死了。

他心中怦怦乱跳，摸索着走向后舱，脚下踏到的是死尸，伸手出去碰到的也是死尸。他大声惊叫："船……船中有人吗？"惊惶过甚，只听得自己声音也全变了。跌跌撞撞的来到后梢，星光下只见甲板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来人，个个僵伏，显然也都是死尸。

这时江上秋风甚劲，几张破帆在风中猎猎作响，疾风吹过船上的破竹管，其声嘘嘘，似是鬼啸。石破天虽然孤寂惯了，素来大胆，但静夜之中，满船都是死尸，竟无一个活人，耳听得异声杂作，便似死尸都已活转，要扑上来扼他咽喉。他记起侯监集上那僵尸扼得他险些窒息的情景，登时满身寒毛直竖，便欲跃上岸去。但一足踏上船舷，只叫得一声苦，那船离岸已远，正顺着江水飘下。原来这艘大船顺流飘到紫烟岛来，团团转了几个圈子，又顺流沿江飘下。

这一晚他不敢在船舱、后梢停留，跃上船篷，抱住桅杆，坐待天明。

次晨太阳出来，四下里一片明亮，这才怖意大减，跃下后梢，只见舱里舱外少说也有五六十具尸首，当真是触目惊心，但每具死尸身上均无血迹，也无刀剑创伤，不知因何而死。

绕到船首，只见舱门正中钉着两块闪闪发光的白铜牌子，约有巴掌大小，一块牌上刻有一张笑脸，和蔼慈祥，另一牌上刻的却是一张狰狞的煞神凶脸。两块铜牌各以一根铁钉钉在舱门顶上，显得十分诡异。他向两块铜牌上注视片刻，见牌上人脸似乎活的一般，当下不敢多看，转过脸去，见众尸有的手握兵刃，有的腰插刀剑，显然都是武林中人。再细看时，见每人肩头衣衫上都用白丝线绣着一条生翅膀的小鱼。他猜想

船上这一群人都是同伙，只不知如何猝遇强敌，尽数毕命。

那船顺着滔滔江水，向下游漂去，到得晌午，迎面两艘船并排着溯江而上。来船梢公见到那船斜斜淌下，大叫：“扳梢，扳梢！”可是那船无人把舵，江中急涡一旋，转得那船打横冲了过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撞在两艘来船之上。只听得人声喧哗，夹着许多破口秽骂。石破天心下惊惶，寻思：“撞坏了来船，他们势必和我为难，追究起来，定要怪我害死了船上这许多人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情急之下，忙缩入舱中，揭开舱板，躲入舱底。

这时三艘船已纠缠在一起，过不多时，便听得有人跃上船来，惊呼之声，响成一片。有人尖声大叫：“是飞鱼帮的人！

怎……怎么都死了。”又有人叫道：“连帮主……帮主成大洋也死在这里。”突然间船头有人叫道：“是……是赏善……罚恶令……令……令……”这人声音并不甚响，但语声颤抖，充满着恐惧之意。他一言未毕，船中人声登歇，霎时间一片寂静。石破天在舱底虽见不到各人神色，但众人惊惧已达极点，却是可想而知。

过了良久，才有人道：“算来原该是赏善罚恶令复出的时候了，料想是赏善罚恶两使出巡。这飞鱼帮嘛，过往劣迹太多……唉！”长长叹了口气，不再往下说。另一人问道：“胡大哥，听说这赏善罚恶令，乃是召人前往……前往侠客岛，到了岛上再加处分，并不是当场杀害的。”先说话的那人道：“若是乖乖的听命前去，原是如此。然而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早死迟死，也没甚么分别。成大洋成帮主定是不肯奉令，率众抗拒，以致……以致落得这个下场。”一个嗓音尖细的人道：“那两位赏善罚恶使者，当真如此神通广大，武林中谁也抵敌不过？”那胡大哥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那人默然，过了一会，低低的道：“赏善罚恶使者重入江湖，各帮各派都是难逃大劫。唉！”

石破天突然想到：“这船上的死尸都是甚么飞鱼帮的，又有一个帮主。啊哟不好，这两个甚么赏善罚恶使者，会不会去找我们长乐帮？”

他想到此事，不由得心急如焚，寻思：“该当尽快赶回总舵，告知贝先生他们，也好先有防备。”他给人误认为长乐帮石帮主，引来了不少麻烦，且数度危及性命，但长乐帮中上下人等个个对他恭谨有礼，虽有个展飞起心杀害，却也显然是认错了人，这时听到“各帮各派都是难逃大劫”，对帮中各人的安危不由得大为关切，更加凝神倾听舱中各人谈论。

只听得一人说道：“胡大哥，你说此事会不会牵连到咱们。

那两个使者，会不会找上咱们铁叉会？”那胡大哥道：“赏善罚恶二使既已出巡，江湖上任何帮会门派都难逍遥……这个逍遥事外，且看大伙儿的运气如何了。”

他沉吟半晌，又道：“这样罢，你悄悄传下号令，派人即刻去禀报总舵主知晓。两艘船上的兄弟们，都集到这儿来。这船上的东西，甚么都不要动，咱们驶到红柳港外的小渔村中去。善恶二使既已来过此船，将飞鱼帮中的首脑人物都诛了，第二次决计不会再来。”

那人喜道：“对，对，胡大哥此计大妙。善恶二使再见到此船，定然以为这是飞鱼帮的死尸船，说甚么也不会上来。我便去传令。”

过不多时，又有许多人涌上船来。石破天伏在舱底，听着各人低声纷纷议论，语音中都是充满了惶恐之情，便如大祸临头一般。

有人道：“咱们铁叉会又没得罪侠客岛，赏善罚恶二使未必便找到咱们头上来。”

另有一人道：“难道飞鱼帮就胆敢得罪侠客岛了？我看江湖上的这十年一劫，恐怕这一次……这一次……”

又有人道：“老李，要是总舵主奉令而去，那便如何？”那老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自然是有去无回。过去三十年中奉令而去侠客岛的那些帮主、总舵主、掌门人，又有哪一个回来过了？总舵主向来待大伙儿不薄，咱们难道贪生怕死，让他老人家孤身去涉险送命？”又有人道：“是啊，那也只有避上一避。咱们幸亏发觉得早，看来阴差阳错，老天爷保佑，教咱们铁叉会得以逃过了这一劫。红柳港外那小渔村何等隐蔽，大伙儿去躲在那里，善恶二使耳目再灵，也难发见。”那胡大哥道：“当年总舵主经营这个渔村，正就是为了今日之用。这本是个避难的世外……那个世外桃源。”

一个嗓子粗亮的声音突然说道：“咱们铁叉会横行长江边上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连皇帝老儿都不买他的帐，可是一听到他妈的侠客岛甚么赏善罚恶使者，大伙儿便吓得夹起尾巴，躲到红柳港渔村中去做缩头乌龟，那算甚么话？就算这次躲过了，日后他妈的有人问起来，大伙儿这张脸往哪里搁去？不如跟他们拚上一拚，他妈的也未必都送了老命。”他说了这番心雄胆壮的话，船舱中却谁也没接口。

过了半晌，那胡大哥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吃这一口江湖饭，干的本来就是刀头上舐血的勾当，他妈的，你几时见癞头鼋王老六怕过谁来……”

“啊，啊——”突然那粗嗓子的人长声惨呼。霎时之间，船舱中鸦雀无声。

嗒的一声轻响，石破天忽觉得有水滴落到手背之上，抬手到鼻边一闻，腥气直冲，果然是血。鲜血还是一滴一滴的落下来。他知道众人就在头顶，不敢稍有移动出声，只得任由鲜血不绝的落在身上。

只听那胡大哥厉声道：“你怪我不该杀了癞头鼋吗？”一人颤声道：“没有，没……没有！王老六说话果然卤莽，也难怪胡大哥生气。不过……不过他对本会……这个……这个，倒一向是很忠心的。”胡大哥道：“那么你是不服我的处置了？”

那人忙道：“不…不是，不是……”一言未毕，又是一声惨叫，显是又被那姓胡的杀了。但听得血水又是一滴一滴的从船板缝中掉入舱底，幸好这一次那人不在石破天头顶，血水没落在他身上。

那胡大哥连杀两人，随即说道：“不是我心狠手辣，不顾同道义气，实因这件事牵连到本会数百名兄弟的性命，只要漏了半点风声出去，大伙儿人人都和这里飞鱼帮的朋友们一模一样。癞头鼋王老六自逞英雄好汉，大叫大嚷的，他自己性命不要，那好得很啊，却难道要总舵主和大伙儿都陪他一块儿送命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是，是！”那胡大哥道：“不想死的，就在舱里呆着。小宋，你去把舵，身上盖一块破帆，可别让人瞧见了。”

石破天伏在舱底，耳听得船旁水声汩汩，舱中各人却谁也没再说话。他更加不敢发出半点声息，心中只是想：“那侠客岛是甚么地方？岛上派出来的赏善罚恶使者，为甚么又这样凶狠，将满船人众杀得干干净净？难怪铁叉会这干人要怕得这么厉害。”

过了良久，他朦朦胧胧的大有倦意，只想合眼睡觉，但想睡梦中若是发出声响，给上面的人发觉了，势必性命难保，只得睁大了眼睛，说甚么也不敢合上。又过一会，忽听得当当啷啷铁链声响，船身不再晃动，料来已抛锚停泊。

只听那胡大哥道：“大家进屋之后，谁也不许出来，静候总舵主驾到，听他老人家的号令。”各人低声答应，放轻了脚步上岸，片刻之间，尽行离船。

石破天又等了半天，料想众人均已进屋，这才揭开舱板，探头向外张望，不见有人，于是蹑手蹑足的从舱底上来，见舱中仍是躺满了死尸，当下捡起一柄单刀，换去了腰里的烂柴刀，伸手到死尸袋里去摸了几块碎银子，以便到前边买饭吃，走到后梢，轻轻跳上岸，弯了腰沿着河滩疾走，直奔出一里有余，方从河滩走到岸上道路。

他想此时未脱险境，离开越远越好，当下发足快跑，幸好这渔村果然隐僻之极，左近十余里内竟无一家人家，始终没遇到一个行人。他心下暗暗庆幸。却不知附近本来有些零碎农户，都给铁叉会暗中放毒害死了。有人迁居而来，过不多时也必中毒而死。四周乡民只道红柳港厉鬼为患，易染瘟疫，七八年来，人人避道而行，因而成为铁叉会极隐秘的巢穴。

又走数里，离那渔村已远，他实在饿得很了，走入树林之中想找些野味。说也凑巧，行不数步，忽喇声响，长草中钻出一头大野猪，低头向他急冲过来。他身子略侧，右手拔出单刀，顺势一招金乌刀法中的“长者折枝”，刷的一声，将野猪一个大头砍下来。那野猪极是凶猛，头虽落地，仍是向前冲出十余步，这才倒地而死。

他心下甚喜：“以前我没学金乌刀法之时，见了野猪只有逃走，哪敢去杀它？”在山边觅到一块黑色燧石，用刀背打出火星，生了个火。将野猪的四条腿割了下来，到溪边洗去血迹，回到火旁，将单刀在火中烧红，炙去猪腿上的猪毛，将猪腿串在一根树枝之上，便烧烤起来。过不多时，浓香四溢。

正烧炙之间，忽听得十余丈外有人说道："好香，好香，当真令人食指大动矣！"另一人道："那边有人烧烤野味，不妨过去情商，让些来吃吃，有何不可？"先前那人道："正是！"

两个人说着缓步走来。

但见一人身材魁梧，圆脸大耳，穿一袭古铜色绸袍，笑嘻嘻地和蔼可亲；另一个身形也是甚高，但十分瘦削，身穿天蓝色长衫，身阔还不及先前那人一半，留一撇鼠尾须，脸色却颇为阴沉。那胖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你这个……"

石破天已听到二人先前说话，便道："我这里野猪肉甚多，便十个人也吃不完，两位尽管大吃便了。"

那胖子笑道："如此我们便不客气了。"两人便即围坐在火堆之旁，火光下见石破天服饰华贵，但衣衫污秽，满是绉纹，更溅满了血迹，两人脸上闪过一丝讶异的神色，随即四只眼都注视于火堆上的猪腿，不再理他。野猪腿上的油脂大滴大滴的落入火中，混着松柴的清香，虽未入口，已料到滋味佳美。

那瘦子从腰间取下了一个蓝色葫芦，拔开塞子，喝了一口，说道："好酒！"那胖子也从腰间取下一个朱红色葫芦，摇晃了几下，拔开塞子喝了一口，说道："好酒！"

石破天跟随谢烟客时常和他一起喝酒，此刻闻到酒香，也想喝个痛快，只见这二人各喝各的，并无邀请自己喝上一两口之意，他生平决不向人求恳索讨，只有干咽馋涎。再过得一会，四条猪腿俱已烤熟，他说道："熟了，请吃吧！"

一胖一瘦二人同时伸手，各抢了一条肥大猪腿，送到口边，张嘴正要咬去，石破天笑道："这两条野猪腿虽大，却都是后腿，滋味不及前腿的美。"那胖子笑道："你这娃娃良心倒好。"换了一条前腿，吃了起来。那瘦子已在后腿上咬了一口，略一迟疑，便不再换。两人吃了一会，又各喝一口酒，赞道："好酒！"塞上木塞，将葫芦挂回腰间。

石破天心想："这二人恁地小气，只喝两口酒便不再喝，难道那酒当真名贵之极吗？"便向那胖子道："大爷，你这葫芦中的酒，滋味很好吗？我倒也想喝几口。"他这话虽非求人，但讨酒之意已再也明白不过。

那胖子摇头道："不行，不行，这不是酒，喝不得的。我们吃了你的野猪腿，少停自有礼物相赠。"石破天笑道："你骗人，你刚才明明说'好酒'，我又闻到酒香。"转头向瘦子道："这位大爷，你葫芦中的总是酒罢？"

那瘦子双眼翻白，道："这是毒药，你有胆子便喝罢。"说着解下葫芦，放在地下。石破天笑道："若是毒药，怎地又毒不死你？"拿起葫芦拔开塞子，扑鼻便闻到一阵酒香。

那胖子脸色微变，说道："好端端地，谁来骗你？快放下了！"伸出五指抓他右腕，要夺下他手中葫芦，哪知手指刚碰他手腕，登时感到一股大力一震，将他手指弹了开去。

那胖子吃了一惊，"咦"的一声，道："原来如此，我们倒失眼了。那你请喝罢！"

石破天端起葫芦，骨嘟嘟的喝了一大口，心想这瘦子爱惜此酒，不敢多喝，便塞上了木塞，说道："多谢！"霎时之间，一股冰冷的寒气直从丹田中升了上来。这股寒气犹如一条冰线，顷刻间好似全身都要冻僵了，他全身剧震几下，牙关格格相撞，实是寒冷难当，急忙运起内力相抗，那条冰线才渐渐融化。一经消融，登时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适受用，非但不再感到有丝毫寒冷，反而暖洋洋地飘飘欲仙，大声赞道："好酒！"忍不住拿起葫芦，拔开木塞，又喝了一口，待得内力将冰线融去，醺醺之意更加浓了，叹道："当真是我从来没喝过的美酒，可惜这酒太也贵重，否则我真要喝他个干净。"

胖瘦二人脸上都现出十分诧异的神情。那胖子道："小兄弟若真量大，便将一葫芦酒都喝光了，却也不妨。"石破天喜道："当真？这位大爷就算舍得，我也不好意思。"那瘦子冷冷的道："那位大爷红葫芦里的毒酒滋味更好，你要不要试试？"

石破天眼望胖子，大有一试美酒之意。那胖子叹道："小小年纪，一身内功，如此无端端送命，可惜啊可惜。"一面说，一面解下那朱漆葫芦来，放在地下。

石破天心想："这两人都爱说笑，若说真是毒酒，怎么他们自己又喝？"拿过那朱红葫芦来，一拔开塞子，扑鼻奇香，两口喝将下去，这一次却是有如一团烈火立时在小腹中烧将起来。他"啊"的一声大叫，跳起身来，催动内力，才把这团烈火扑熄，叫道："好厉害的酒。"说也奇怪，肚腹中热气一消，全身便是舒畅无比。

那胖子道："你内力如此强劲，便把这两葫芦酒一齐喝干了，却又如何？"

石破天笑道："只我一个人喝，可不敢当。咱三人今日相会，结成了朋友，大家喝一口酒，吃一块肉，岂不有趣？大爷，你请。"说着将葫芦递将过去。

那胖子笑道："小兄弟既要伸量于我，那只有舍命陪君子了！"接过葫芦喝了一口，将葫芦递给石破天，道："你再喝罢！"石破天喝了一口，将葫芦递给瘦子，道："这位大爷请喝！"

那瘦子脸色一变，说道："我喝我自己的。"拿起蓝漆葫芦来喝了一口，递给石破天。

石破天接过，喝了一大口，只觉喝一口烈酒后再喝一口冰酒，冷热交替，滋味更佳。他见胖瘦二人四目瞪着自己，登时会意，歉然笑道："对不起，这口喝得太大了。"

那瘦子冷冷的道："你要逞好汉，越大口越好。"

石破天笑道："若是喝不尽兴，咱们同到那边市镇去，我这里有银子，买他一大坛来喝个痛快。只是这般的美酒，那多半就买不到了。"说着在红葫芦中喝了一口，将葫芦递给胖子。

那胖子盘膝而坐，暗运功力，这才喝了一口。他见石破天若无其事的又是一大口喝将下去，越来越是惊异。

胖瘦二人面面相觑，脸上都现出大为惊异之色。他二人都是身负绝顶武功的高手，只是二人所练武功，家数截然相反。胖子练的是阳刚一路，瘦子则是阴柔一路。两人葫芦中所盛的，均是辅助内功的药酒。朱红葫芦中是大燥大热的烈性药酒，以"烈火丹"投入烈酒而化成；蓝色葫芦中是大凉大寒的凉性药酒，以"九九丸"混入酒中而成。那烈火丹与九九丸中各含有不少灵丹妙药，九九丸内有九九八十一种毒草，烈火丹中毒物较少，却有鹤顶红、孔雀胆等剧毒，乃两人累年采集制炼而成。药性奇猛，常人只须舌尖上舐得数滴，便能致命。他二人内功既高，又服有镇毒的药物，才能连饮数口不致中毒。但若胖子误饮寒酒，瘦子误饮烈酒，当场便即毙命。二人眼见石破天如此饮法，仍是行若无事，宁不骇然？

他二人虽见多识广，于天下武学十知七八，却万万想不到石破天身得奇缘，先练纯阴内功，再练纯阳内功，这一阴一阳两门内功本来互相冲克，势须令得他走火而死，不料机缘巧合，反而相生相济，竟使他功力大进，待得他练了从大悲老人处得来的"罗汉伏魔功"，更得丁不三的药酒之助，将阴阳两门内功合而为一，体内阴阳交泰，已能抵挡任何大燥大热、或是大凉大寒的毒药。

石破天喝了二人携来的美酒，心下过意不去，又再烧烤野猪肉，将最好的烧肉布给他二人，不住劝二人饮酒。

那二人只道他是要以喝毒酒来比拚内力，不肯当场认输，只得勉为其难，和他一口一口的对饮，偷偷将镇制酒毒的药丸塞入口中。二人目不转睛的注视着石破天，见他确未另服化解药物，如此神功，实是罕见，真不知从何处钻出来这样一位少年英雄？

那胖子见石破天喝了一口酒后，又将朱红葫芦递将过来，伸手接住，说道："小兄弟内力如此了得，在下好生佩服。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？"石破天皱起眉头，说道："这件事最教我头痛，人家一见，不是硬指我姓石，便来问我姓名。其实我既不是姓石，又无名无姓，因此哪，你这句话我可真的答不上来了。"那胖子心道："这小子装傻，不肯吐露姓名。"又问："然则小兄弟尊师是哪一位？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门下？"

石破天道："我师父姓史，是位老婆婆，你见到过她没有？

她老人家是金乌派的开山师祖，我是她的第二代大弟子。”

胖瘦二人均想：“胡说八道，天下门派我们无一不知。哪里有甚么金乌派，甚么史婆婆了？这小子信口搪塞。”

那胖子乘着说这番话，并不喝酒，便将葫芦递了回去，说道：“原来小兄弟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，怪不得如此了得，请喝酒罢。”

石破天见到他没有喝酒，心想：“他说话说得忘记了。”说道：“你还没喝酒呢。”

那胖子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是吗？”自己想占少喝一口的便宜，却被对方识破机关，心下微感恼怒，又不禁有些惭愧，哪知道石破天却纯是一番好意，生怕他少喝了美酒吃亏。

那胖子连着先前喝的两口，一共已喝了八口药酒，早已逾量，再喝下去，纵有药物镇制，也必有大害，当下提葫芦就在口边，仰脖子作个喝酒之势，却闭紧了牙齿，待放下葫芦，药酒又流回葫芦之中。那胖子这番做作，如何逃得过那瘦子的眼去？他当真是依样葫芦，也是这样葫芦就口，酒不入喉。

这样你一口，我一口，每只葫芦中本来都装满了八成药酒，十之七八都倾入了石破天的肚中。他酒量原不甚宏，仗着内力深厚，尽还支持得住，只是毒药虽害他不死，却不免有些酒力不胜，说话渐渐多了起来，甚么阿绣，甚么叮叮当当的，胖瘦二人听了全是不知所云。

那瘦子寻思：“这少年定是练就了奇功，专门对付我二人而来。他不动声色，尽只胡言乱语，当真阴毒之极。待会动手，只怕我二人要命送他手。”

那胖子心道：“今日我二人以二敌一，尚自不胜，此人内力如此了得，实是罕见罕闻。待我加重药力，瞧他是否仍能抵挡？”便向那瘦子使了个眼色。

那瘦子会意，探手入怀，捏开一颗蜡丸，将一枚“九九丸”藏在掌心，待石破天将蓝漆葫芦又递过来时，假装喝了一口，伸手拭去葫芦口的唾沫，轻轻巧巧的将一枚九九丸投入其中，慢慢摇晃，赞道：“好酒啊，好酒！”当瘦子做手脚时，那胖子也已将怀中的一枚“烈火丹”取出，偷偷融入酒中。

石破天只道是遇上了两个慷慨豪爽的朋友，只管自己饮酒吃肉，他阅历既浅，此刻酒意又浓，于二人投药入酒全未察觉。

只听那瘦子道：“小兄弟，葫芦中酒已不多，你酒量好，就一口喝干了罢！”

石破天笑道：“好！你两位这等豪爽，我也不客气了。”拿起葫芦来正要喝酒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在长江船上，我曾听叮叮当当说过，男人和女人若是情投意合，就结为夫妇，男人和男人交情好，就结拜为兄弟。难得两位大爷瞧得起，咱们三人喝干了这两葫芦酒之后，索性便结义为兄弟，以后时时一同喝酒，两位说可好？”胖瘦二人气派俨然，结拜为兄弟云云，石破天平时既不会心生此意，就算想到了，也不敢出口，此刻酒意有九分了，便顺口说了出来。

那胖子听他越说越亲热，自然句句都是反话，料得他顷刻之间便要发难动手，以他如此内力，势必难以抗御，只有以猛烈之极的药物，先行将他内力摧破，虽然此举委实颇不光明正大，但看来这少年用心险恶，那也不得不以辣手对付，生怕他不喝药酒，忙道：“甚好，甚好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你先喝干了这葫芦的酒罢。”

石破天向那瘦子道：“这位大爷意下如何？”那瘦子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小兄弟有此美意，咳，咳！我是求之不得。”

石破天酒意上涌，头脑中迷迷糊糊地，仰起头来，将蓝漆葫芦中的酒尽数喝干，入口反不如先前的寒冷难当。

那胖子拍手道：“好酒量，好酒量！我这葫芦里也还剩得一两口酒，小兄弟索性便也干了，咱们这就结拜。”

石破天兴致甚高，接过朱漆葫芦，想也不想，一口气便喝了下去。

两人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我们制这药酒，每一枚九九丸或烈火丹，都要对六葫芦酒，一葫芦酒得喝上一个月，每日运功，以内力缓缓化去，方能有益无害。这一枚九九丸再加一枚烈火丹，足足开得十二大葫芦药酒，我二人分别须得喝上半年。他将我们的一年之量于顷刻之间饮尽，倘若仍能抵受得住，天下决无此理。”

果然便听石破天大声叫道：“啊哟，不……不好了，肚子痛得厉害。”抱着肚子弯下腰去。胖瘦二人相视一笑。那胖子微笑道：“怎么？肚子痛么？想必野猪肉吃得太多了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是，啊哟，不好了！”大叫一声，突然间高跃丈许。

胖瘦二人同时站起，只道他临死之时要奋力一击，各人凝力待发，均想以他功力，来势定是凌厉无匹，两人须得同时出手抵挡。

不料石破天呼的一掌向一株大树拍了过去，叫道：“哎唷，这……这可痛死我了！”他腹痛如绞，当下运起内力，要将肚中这团害人之物化去，哪知这九九丸和烈火丹的毒性非同小可，这一发作出来，他只痛得立时便欲晕去，登时全身抽搐，手足痉挛。

他奇痛难忍之际，左手一拳又是向那大树击去，击了这一拳后，腹痛略减，当下右手又是一掌拍出。只震得那株大树枝叶乱舞。他击过一拳一掌，腹内疼痛略觉和缓，但顷刻间肚中立时又如万把钢刀同时剜割一般。他口中哇哇大叫，手脚乱舞，自然而然将以前学过、见过的诸般武功施展出来。他学得本未到家，此时腹中如千万把钢刀乱绞，头脑中一片混乱，哪里还去思索甚么招数，只是乱打乱拍，虽然乱七八糟，不成规矩，但挟以深厚内力，威势却是十分厉害。他越打越快，只觉每发出一拳一掌，腹中的疼痛便随内力的行走而带了一些出来。

胖瘦二人只瞧得面面相觑，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开。他二人知道如石破天这等武学高手，身中剧毒，临死之时散去全身功力，犹如发了疯的猛虎一般，只要给他双手抱住了，那就万难得脱。但听得他拳脚发出虎虎风声，招式又如雪山剑法，又如丁家的拳掌功夫，又挟了些上清观剑法中的零碎招数。但尽是似是而非，生平从所未见，心想此人莫非真的是甚么金乌派门徒。以他二人武功之高，石破天这些招数纵怪，可也没放在眼里，只是他拳腿上发出的劲风，却令二人暗暗称异。

但见他越打越快，劲风居然也是越来越加凌厉，二人不约而同的又是对望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均想：“这小子内力虽强，武功却是不值一哂，就算九九丸和烈火丹毒不死他，此人也非我二人的敌手。先前看了他内力了得，可将他的武功估得高了。”这么一想，不由得都可惜自己那一壶药酒和那一枚药丸起来，早知如此，他若要动武，一出手便能杀了他，实不须耗费这等珍贵之极的药物。

凝聚阴阳两股相反的猛烈药性，使之互相中和融化，原是石破天所练“罗汉伏魔功”最擅长的本事。倘若他只饮那胖子的热性药酒，或是只饮那瘦子的寒性药酒，以如此剧毒，他内功虽然了得，终究非送命不可。哪知道胖瘦二人同时下手，两股相反的毒药又同样猛烈，误打误撞，阴阳二毒反而相互克制。胖瘦二人万万想不到谢烟客先前曾以此法加诸这少年身上，意欲伤他性命，而他已习得了抵御之法。

石破天使了一阵拳脚，肚中的剧毒药物随着内力渐渐逼到了手掌之上，腹内疼痛也随之而减，直到剧毒尽数逼离肚腹，也就不再疼痛。他踉踉跄跄的走回火堆，笑道：“啊哟，刚才这一阵肚痛，我还怕是肚肠断了，真吓得我要命。”

胖瘦二人心下骇异，均想：“此人内功之怪，实是匪夷所思。”

那胖子道：“现今你肚子还痛不痛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痛了！”伸手去火堆上取了一块烤得已成焦炭的野猪肉，火光下见右掌心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红斑，红斑旁围绕着无数蓝色细点，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甚么？”再看左掌心时，也是如此。他自不知已将腹内剧毒逼到掌上，只是不会运使内力，未能将毒质逼出体外，以致尽数凝聚在掌心之中。

胖瘦二人自然明白其中原因，不禁又放了一层心，均想：“原来这小子连内力也还不大会运使，那是更加不足畏了。他若不是天赋异禀，便是无意中服食了甚么仙草灵芝，无怪内力如此强劲。”本来料定他心怀恶念，必要出手加害，哪知他只是以拳掌拍击大树，虽然腹痛大作之时，瞧过来的眼色中也仍无丝毫敌意，二人早已明白只是一场误会，均觉以如此手段对付这傻小子，既感内疚于心，又不免大失武林高手的身分。

只听石破天道：“刚才咱们说要义结金兰，却不知哪一位年纪大些？又不知两位尊姓大名。”

胖瘦二人本来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药后立时毙命，是以随口答允和他结拜，万没想到居然毒他不死。这二人素来十分自负，言出必践，自从武功大成之后，更从未说过一句不算数的话，虽然十分不愿和这傻小子结拜，却更不愿食言而肥。

那胖子咳嗽一声，道：“我叫张三，年纪比这位李四兄弟大着点儿。小兄弟，你无名无姓，怎能跟我们结拜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原来的名字不大好听，我师父给我取过一个名儿，叫做史亿刀。你们就叫我这个名字，那也不妨。”

那胖子笑道：“那么咱们三人今日就结拜为兄弟了。”他单膝一跪，朗声说道：“张三和李四、史亿刀结拜为兄弟，此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若违此言，他日张三就如同这头野猪一般，给人杀了烤来吃了，哈哈，哈哈！”这“张三”两字当然是他假名。他口口声声只说张三，不提一个“我”字，自是毫无半分诚意。

那瘦子跟着跪下，笑道：“李四和张三、史亿刀二位今日结义为兄弟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若违此誓，教李四乱刀分尸，万箭穿身。嘿嘿，嘿嘿。”冷笑连声，也是一片虚假。

石破天既不知“张三、李四”人人都可叫得，乃是泛称，又浑没觉察到二人神情中的虚伪，双膝跪地，诚诚恳恳的说道：“我和张三、李四二位哥哥结为兄弟，有好酒好肉，让两位哥哥先吃，有人要杀两位哥哥，我先上去抵挡。我若说过了话不算数，老天爷罚我天天像刚才这样肚痛。”

胖瘦二人听他说得十分至诚，不由得微感内愧。

那胖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三弟，我二人身有要事，咱们这就分手了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两位哥哥却要到哪里去？适才大哥言道，咱们结成兄弟之后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。反正我也没事，不如便随两位哥哥同去。”

那胖子张三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是去请客，那也没甚么好玩，你不必同去了。”说着扬长便行。

石破天乍结好友，一生之中，从来没一个朋友，今日终于得到两个结义哥哥，实是不胜之喜，见他们即要离去，大感不舍，拔足跟随在后，说道：“那么我陪两位哥哥多走一段路也是好的。这番别过，不知何日再能见两位哥哥的面，再来一同喝酒吃肉。”

那瘦子李四阴沉着脸，不去睬他。张三却有一句没一句的撩他说笑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说你师父给你取名为史亿刀。

那么在你师父取名之前，你的真名字叫作甚么？咱们已结义金兰，难道还有甚么要瞒着两个哥哥不成？”石破天尴尬一笑，说道：“倒不是瞒着哥哥，只是说来太也难听。我娘叫我狗杂种。”张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狗杂种，狗杂种，这名字果然古怪。”张三、李四二人起步似不甚快，但足底已暗暗使开轻功，两旁树木飞快的从身边掠过。

石破天一怔之间，已落后了丈余，急忙飞步追了上去。三人两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相距也只三步。张三、李四急欲摆脱这傻小子，但全力展开轻功，石破天仍是紧跟在后。只听石破天赞道：“两位哥哥好功夫，毫不费力的便走得这么快。

我拚命奔跑，才勉强跟上。”

说到那行走的姿势，三人功夫的高下确是相差极远。张三、李四潇洒而行，毫无急促之态。石破天却是迈开大步，双臂狂摆，弓身疾冲，直如是逃命一般。但两人听得他虽在狂奔之际说话仍是吐气舒畅，一如平时，不由得也佩服他内力之强。

石破天见二人沿着自己行过的来路，正是向铁叉会众隐匿的那个小渔村，越行越近，大声道：“两位哥哥，前面是险地，可去不得了。咱们改道而行罢，没的送了性命。”

张三、李四同时停步，转过身来。李四问道：“怎说前面是险地？”

石破天也停步，说道：“前面是红柳港外的一个渔村，有许多江湖汉子避在那里，不愿给旁人知道他们的踪迹。他们要是见到咱三人，说不定就会行凶杀人。”李四寒着脸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石破天将如何误入死尸船、如何在舱底听到铁叉会诸人商议、如何随船来到渔村之事简略说了。

李四道：“他们躲在渔村之中，只是害怕赏善罚恶二使，这跟咱们并不相干，又怎会来杀咱们三个？”石破天摇手道：“不，不！这些人穷凶极恶，动不动就杀人。他们怕泄漏秘密，连自己人也杀。你瞧，我一身血迹，就是他们杀了两个自己人，鲜血滴在我衣衫上，那时我躲在舱底下，一动也不敢动。”

李四道：“你既害怕，别跟着我们就是！”石破天道：“两位哥哥还是别去的为是，这……这……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张三、李四转过身来，径自前行，心想：“这小子空有一些内力，武功既差，更加胆小如鼠。”哪知只行出数丈，石破天又快步跟了上来。

张三道：“你怕铁叉会杀人，又跟来干甚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咱们不是起过誓么？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。两位哥哥定要前去，我只有和你们同年同月同日死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过了的话不能不算数。”李四阴森森的道：“嘿嘿，铁叉会的汉子几十柄铁叉一齐刺来，插在你的身上，将你插得好似一只大刺猬，你不害怕？”

石破天想起在船舱底听到铁叉会中被杀二人的惨呼之声，此刻兀自不寒而栗，眼下这小渔村中少说也有一二百人匿居在内，两位结义哥哥武功再高，三个人定是寡不敌众。

李四见他脸上变色，冷笑道：“咱二人自愿送死，也不希罕多一人陪伴。你乖乖回家去罢。咱们这次若是不死，十年之后，当再相见。”石破天摇手道：“两位哥哥多一个帮手，也是好的。咱们人少打不过人多，危急之时，不妨逃命，那也不一定便死。”李四皱眉道：“打不过便逃，那算甚么英雄好汉？你还是别跟咱们去丢人现眼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好，我不逃就是。”

张三、李四无法将他摆脱，相视苦笑，拔步便行，心下均想：“原来这傻小子倒也挺有义气，锐身赴难，远胜于武林中无数成名的英雄豪杰。”

过不多时，三人到了小渔村中。

# 第十二回　兩塊銅牌

眾人聽那人話聲中氣充沛，都是一驚，一齊回過頭來，祇見數丈外站着一個漢子，其時東方漸明，瞧他臉容，似乎年紀甚輕。



十二　两块铜牌

石破天见那艘死尸船已影踪不见，村中静悄悄地竟无一人，走一步，心中便怦的一跳，脸色早已惨白，自言自语：“幸好他们都已躲了起来，瞧不见咱们。”

张三、李四端相地形，走到一座小茅舍前，张三伸手推开板门，径自走到灶边，四面看了一下，略一沉吟，抱起一口盛满了水的大石缸，放在一旁，缸底露出一个大铁环来。李四抓住铁环，往上一提，忽喇一声响，一块铁板应手而起，现出一个大洞。

张三当先跃下，李四跟着跳落。石破天只看得啧啧称奇，料得必是铁叉会中那干凶人的藏身之所，忙劝道：“两位哥哥，这可下去不得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张三、李四早已不见，只得硬起了头皮，也跳了下去。

前面是条通道，石破天跟在二人身后惴惴而行，只走出数步，便听得有人大喝：“哪一个？”劲风起处，两柄明晃晃的铁叉向张三刺来。张三双手挥出，在铁叉杆上一拍，内力震荡之下，那二人翻身倒地而死。

甬道墙上点着牛油巨烛，走出数丈，便即转弯，每个转角处必有两名汉子把守。张三每次只一挥手间，便将手持铁叉的汉子杀死，出手既快且准，干净利落，决不使到第二招。

石破天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心想：“张大哥使的是甚么法术？倘若这竟是武功，那可比丁不三、丁不四爷爷、白师傅他们厉害得多了。”

他心神恍惚之间，只听得人声喧哗，许多人从甬道中迎面冲来。张三、李四仍是这么缓步前进，对面冲来的众人却陡然站定，脸上均现惊恐之色。

张三道：“总舵主在这儿吗？”

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抱拳道：“在下尤得胜，是小小铁叉会的头脑。两位大驾降临，失迎之至。请到厅上喝一杯酒。啊，还有一位贵客，请三位赏光。”

张三、李四点了点头。石破天见周遭情景诡异之极，在这甬道之中，张三已一口气杀了十二名铁叉会的会众，料想对方决不肯罢休，只想转身逃命，然见张三、李四毫不在乎的迈步而前，势不能独自退出，只得跟随在后，却忍不住全身簌簌发抖。

铁叉会总舵主尤得胜在前恭恭敬敬的领路，甬道旁排满了铁叉会会众，都是手执铁叉，叉头锋锐，闪闪发光。张三、李四和石破天在两排会众之间经过，只转了个弯，眼前突然大亮，竟是到了一间大厅之中，墙上插着无数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四周也是站满了手持铁叉的会众。石破天偶尔和这些人恶毒凶狠的目光相触，急忙转头，不敢再看。

尤得胜肃请张三、李四上座。张李二人也不推让，径自坐了。张三笑指身旁的座位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就坐在这里罢。”

石破天就座后，尤得胜在主位相陪。

片刻间几名身穿青袍、不带兵刃的会众捧上杯筷酒菜。张三、李四左手各是一抖，袍袖中同时飞出一物，拍的一声，并排落在尤得胜面前，却是两块铜牌，平平整整的嵌入桌子，恰与桌面相齐，便似是细工镶嵌一般。每块牌上均刻有一张人脸，一笑一怒，与飞鱼帮死尸船舱门上所钉两块铜牌一模一样。

尤得胜脸色立变，站起身来，呛啷啷之声大响，四周百余名汉子一齐抖动铁叉，叉上铁环发出震耳之声，各人踏上了一步。

石破天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忙即站起，便欲奔逃，暗想：“在这地底下的厅堂之中，可不易脱身。”斜眼瞧张三、李四时，只见一个仍是笑

嘻嘻地，另一个阴阳怪气，也是丝毫不动声色，石破天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再坐下。

尤得胜惨然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还有甚么话可说。”张三笑道：“尤总舵主，你是山西‘伏虎门’的惟一传人，双短叉的功夫，当世只有你一人会使。我们是来邀请你到侠客岛去喝碗腊八粥，别无他意，不用多疑。”尤得胜迟疑了片刻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两块铜牌跳了起来，他伸手接住，放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姓尤的腊八准到。”张三右手大拇指一竖，说道：“多谢尤总舵主，令我哥儿俩不致空手而回。”

人丛中忽有一人大声说道：“尤总舵主虽是咱们头脑，但铁叉会众兄弟义同生死，可不能让总舵主独自为众兄弟送命。”石破天一听声音，便认出他是在船舱中连杀二人的那个胡大哥，知道此人凶悍异常，不由得心下又是怦怦乱跳。

尤得胜苦笑道：“徒然多送性命，又有何益？我意已决，胡兄弟不必多言。”提起酒壶，去给张三斟酒，但右手忍不住发抖，在桌面上溅了不少酒水。

张三笑道：“素闻尤总舵主英雄了得，杀人不眨眼，怎么今天有点害怕了吗？”端起酒杯放到嘴边，突然间乒乓一声，酒杯摔在地下，跌得粉碎，跟着身子歪斜，侧在椅上。石破天惊道：“大哥，怎么了？”侧头问李四道：“二哥，他……他……”一言未毕，见李四慢慢向桌底溜了下去。石破天更是惊惶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尤得胜初时还道张三、李四故意做作，但见张三脸上血红，呼吸喘急，李四却是两眼翻白，脸上隐隐现出紫黑之色，显是身中剧毒之象。他心下大喜，却不敢便有所行动，假意道：“两位怎么了？”只见李四在桌底缩成一团，不住抽搐。

石破天惊惶无已，忙将李四扶起，问道：“二哥，你……你……身子不舒服么？”他哪知适才张三、李四和他斗酒，饮的是剧毒药酒，每个都饮了八九口之多。以他二人功力，若是连饮三口，急运内力与抗，尚无大碍，这八九口不停的喝下肚去，却是大大的逾量，当时勉强支持，又自喜近来功力大进，喝了这许多毒酒，居然并没觉得腹痛。但二人都服了解药，这解药旨在使酒中毒质暂不发作，留待以内力将药酒融吸化解，增强内力，惟有镇毒之功，却无解毒之效，否则如此珍贵难得的药酒，若服解药便消去药性，岂不可惜？待得二人一阵急行，酒中剧毒竟在这时突然同时发作出来，实是大出二人意料之外。

其时张三、李四腹中剧痛，全身麻木。两人知道情势危急，忙引丹田真气，裹住肚中毒酒，盼望缓缓的任其一点一滴的化去，否则剧毒陡发，只怕心脏便会立时停跳。但迟不迟，早不早，偏在这时毒发，当真是命悬他人之手，就算抵挡得住肚中毒酒，却也难逃铁叉会的毒手。两人均想：“我二人纵横天下，今日却死在这里。”

铁叉会的尤总舵主、那姓胡的及一干会众见张三、李四二人突然间歪在椅上，满头大汗，脸上肌肉抽搐，神情十分痛苦，都是大为惊诧。各人震于二人的威名，虽见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一时却也不敢有何异动。

石破天只问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是喝醉了，还是忽然生起病来？”张三、李四均不置答，就这么半卧半坐，急运内力与腹中毒质相抵，过不多时，头顶都冒出了丝丝白气。

尤得胜见到二人头顶冒出白气，已明就里，低声道：“胡兄弟，这二人不是走火入魔，便是恶疾突发，正在急运内力，大伙儿快上啊！”那姓胡的大喜，却不敢逼近动手，提起一柄铁叉，一运劲，呼的一声向张三掷去。张三无力招架，只是略略斜身，噗的一声，铁叉插入他肩头，鲜血四溅。石破天大惊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干么？竟敢伤我大哥？”

铁叉会会众见他年轻，又是慌慌张张的手足无措，谁也没将他放在心上。待见胡大哥一叉刺中张三，对方别说招架，连闪避也是有所不能，无不精神大振，呼呼呼一阵声响，三柄铁叉同时向石破天飞掷而至。

石破天左臂横格，震开两柄铁叉，右手伸出去接住第三柄铁叉，闪身挡在张三、李四二人身前，混乱之中，又有五柄铁叉掷将过来。石破天举起手中铁叉手忙脚乱的一一击飞，两柄铁叉回震出去，击破了一名会众的脑袋，刺入了另一名会众的肚腹之中。

尤得胜见地方狭窄，铁叉施展不开，这么混战，反多伤自己兄弟，叫道：“大家且住，让我先收拾了这小贼再说。”一弯腰，双手向裹腿中一摸，再行站直时，手中各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短柄小钢叉。

铁叉会会众纷纷退后，靠墙而立，齐声呼叫：“瞧总舵主收拾这贼小子。”地下密室之中，声音传不出去，听来十分郁闷。

尤得胜身子一弓，迅速异常的欺到了石破天身侧，两把小钢叉一上一下，分向他脸颊和腰眼中插去。石破天万没料到对方攻势之来，竟会如此快法，“啊”的一声呼叫，向前冲出一步，但腰间和右臂已同时中刃，当的一声，手中抓着的铁叉落在地下。尤得胜见他武功不高，已放了一大半心，连声吆喝，跟着又如旋风般扑将过来。

石破天右臂受伤甚轻，腰间被刺这一下却着实疼痛，眼见他又是恶狠狠的冲将上来，当下斜身闪开，反掌向他背心击去，使的是丁不四所教的一招。尤得胜最擅长的是小巧腾挪，近身肉搏，见石破天出招时姿式难看，但举手投足之际风声隐隐，内力厉害，心下也是颇为忌惮，当下施展平生所学，两柄小钢叉招招向石破天要害刺去。

张三和李四一面运气裹住腹中毒质，一面瞧着石破天和尤总舵主相斗，知道今日二人生死，全系于石破天能否获胜而定，眼见他错过了无数良机，既感可惜，又是焦急，却又不敢过于分神旁骛，以致岔了内息。

又斗一阵，石破天右腿又被小钢叉扫中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右掌急拍。尤得胜突然闻到一股浓冽的甜香，脑中一晕，顿时昏倒。石破天一呆，向后跃开。

那姓胡的抢将上去，只见尤得胜脸上全是紫黑之色，显是中了剧毒，一探他的鼻息，已然毙命。他惊怒交集，嘶声叫道：“贼小……小子，你使毒害人，咱们跟他拚了！大伙儿上啊，总舵主给贼小子害死了。”铁叉会会众呐喊涌上，纷举铁叉向石破天乱刺乱戳。

石破天挡在张三、李四二人身前，不敢闪避，只怕自己稍一移身，两位义兄便命丧于十余柄铁叉之下，情急之际，抢过一柄铁叉，奋力折断，使开金乌刀法，横扫挡架。他雄浑之极的内力运到了叉上，当者披靡，霎时间十余柄铁叉都给他震飞脱手。一人站得最近，铁叉脱手，随即和身扑上，双手成爪，向石破天脸上抓去。石破天见他势头来得凶悍，左手横掠出去，拍的一声，打在他的十根手指之上，只听得喀喀数声，腕骨连指折断，那人跟着委顿在地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混战之中，谁也无暇留意那人死活，七八人逼近石破天进攻，有的使叉，有的空手。石破天一步也不敢后退，只见有人扑近，便伸掌拍去，他一掌击出，也不知是甚么缘故，对方定然立即摔倒，其效如神。

这么一连击倒了六人，好几人大叫：“这小子毒掌厉害，大伙儿小心些。”又有人叫道：“王三哥也给这小子毒掌击死了，小……小……心……”这人话未说完，咕咚一声，摔倒在地，一根铁叉重重击在自己脸上。这人并没给石破天手掌击中，居然也中毒而死。

铁叉会会众神色惶怖，步步退后，但听得呛啷啷、砰嘭、喀喇、啊啊之声不绝，一个个摔倒，有的转身欲逃，但跑不了两步，也即滚倒。

转眼之间，大厅中百余名壮汉横七竖八的摔满了一地，只剩下四个功力最高之人，伸手掩住口鼻，夺路外闯，但只奔到厅门口，四人便挤成一团，同时倒毙。

石破天见了这等情景，只吓得目瞪口呆，比之那日在紫烟岛上误闯死尸船更是惊恐十倍。在死尸船中所见的飞鱼帮帮众都已毙命，而此刻一干铁叉会会众却是一个个在自己眼前死去，不知是中邪着魔，还是被恶鬼所迷。

他想起那些人说自己毒掌厉害，提起手掌来看时，只见双掌之中都有一团殷红如血的红云，红云之旁又有无数青蓝色的条纹，颜色鲜艳之极。在和张三李四结拜之前，双掌掌心中已有红斑和蓝点，但其时甚为细小，不知在甚么时候竟已变成这般模样。再看了一阵，忍不住感到恶心，只觉得两只手掌心变得如同毒蛇之腹、蜈蚣之背，鼻中又隐隐闻到一些似香非香、又带腥臭的浓冽气息。

他转头去看张三、李四时，只见二人神色平和，头顶白气愈浓，张三的肩头上兀自钉着那柄铁叉。他想：“得给大哥拔出铁叉。”抓住叉柄轻轻一拔，铁叉应手而起，一股鲜血从张三肩头创口中喷出。石破天忙即按住，撕下一角衣襟，替他裹住了创口。

只听得张三深深吸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你……听……我……说……照……我……的……话……做……”一个字一个字说来，声音既低，语

调又极缓慢。他所中之毒本与李四不相上下，但肩头创口中放了许多血出来，令他所受毒质的侵袭为之一缓。

石破天忙点头道："是，是，请大哥吩咐。"张三说："你……左……手……按……我……背……心……灵……台……穴……"接着吸一口气，说一句话，费了好半天功夫，才教会石破天如何运用内力，助他摧逼出体内所中的毒药，待得说完，已然满头大汗，脸色更是红得犹似要滴出血来。石破天不敢怠慢，当即依他嘱咐，解开他的上衣，左手按住他灵台穴，右手按住他膻中穴，左手以内息送入，右手运气外吸，果然过不多时，便有一股炙热之气，细如游丝，从右掌心中钻了进去。

正自一掌送气、一掌吸气的全力运用之际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十余人奔了进来，手中都持铁叉。这些人奉命在外把守，过了良久，不听得有何声息，当下进来探视，万料不到同伙首领和兄弟尽数尸横就地，惊骇之下，却见石破天和张三、李四坐在地上，显然也是受了重伤，各人发一声喊，挺叉向三人刺来。石破天正待起身抵御，不料这十余人奔到离他身前丈余之处，突然身子摇晃，一个个软瘫下来，一声不出，就此死去。

石破天吓得一颗心儿乎要从胸中跳将出来，颤声道："大……大哥，这屋里有恶鬼。咱们还是快走……"张三摇了摇头，这时他体内毒质已去了一小半，腹痛已不如先前剧烈，说道："你就……用这法子……给……给二哥……也……这么……搞搞……"

石破天道："是，是。"依着张三所授之法，替李四吸毒，这时进入他手掌的却是一丝丝的凉气了。约莫过了一顿饭时分，李四体内毒质减轻，要他再替张三吸毒。

如此周而复始，石破天替每人都吸了三次。二人体内虽然余毒未净，但已全然无碍。他二人本就要以这些毒药助长本身功力，只须慢慢加以融炼便是。

两人环顾四周的死尸，想起适才情景之险，忍不住心有余悸，心想石破天适才为二人解毒，手掌中又吸了不少毒质进去，只怕有碍，须得设法为他解毒，却见他脸上虽大有惧色，但举止如常，全无中毒之象，均想这小子不知服食过甚么灵芝仙草，这般厉害的剧毒竟也奈何他不得，既为他庆幸，又暗暗感激。他二人自然知道，铁叉会会众所以遇到他的掌风立即毙命，是因他体内的剧毒散发出来之故，到得后来，厅内氤氤氲氲，毒雾弥漫，吸入口鼻，便即致命。但此事不易解释，他既不问，也就不提。

张三道："二弟、三弟，咱们走罢！"当先走了出去，李四和石破天跟随在后。

三人走出地道，只见外面空地上站着数十人，手持铁叉，正在探头探脑的张望。

众人见三人出来，发一声喊，都围了上来。有人喝问："总舵主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"张三笑道："总舵主在里面！"当先那人又问："怎么你们先出来了？"

张三笑道："这可连我也不明白了，你们自己进去瞧瞧罢。"双手探出，一手抓住一人胸口便向地道中掷了进去。余人大声惊呼，纷挺铁叉向他刺去。张三不闪不避，双手一探，便抓住两人，向后掷出。

石破天站在一旁，但见张三随手抓出，手到擒来，不论对方如何抵御躲闪，总是难以逃脱他的一抓一掷。他越看越是惊讶，心想原来大哥武功如此了得，以往所见到的高手，实没一个比他得上。

李四双手负在背后，并不上前相助。张三掷出十余人后，兜向各人背后，专抓离得最远之人，逐步将众人逼到地道口前。有人大叫："逃啊！"抢先向地道中奔入，余人也都跟了进去。石破天叫道："里面危险，别进去！"却又有谁来听他的话？

他心下充满了无数疑团：何以铁叉会会众一个个突然倒毙？大哥、二哥何以突然中毒肚痛？大哥又为甚么将这许多人赶入地道？一时也不知该先问哪一件事，只叫了声："大哥，二哥！"便听张三道："咦！那边是谁来了？"

石破天回头一看，不见人影，问道："甚么人来了？"却不听得张三回答，再回过头来时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张三、李四二人已然不见，便如隐身遁去一般。石破天惊叫："大哥，二哥！你们到哪里去了？"连叫几声，竟无一人答应。

他六神无主，忙到四下房舍中去找寻。渔村中都是土屋茅舍，他连闯了七八家人家，都是一个人影也无。

其时红日初升，遍地都是阳光，一个大村庄之中，空荡荡地只剩下他一人。

他想起地道中、大厅上各人惨死的情状，不由得打个寒噤，大叫一声，发足便奔。直奔出十余里地，这才放缓脚步，再提起手掌看时，掌心的红云蓝纹已隐没了一小半，不似初见时的恶心，心下稍慰。他自不知手掌不使内力，剧毒顺着经脉逐渐回归体内。嗣后每日行功练气，剧毒便缓缓消减，功力也随之而增，直至七七四十九日之后，毒性才尽数化去。

他信步而行，走了半天，又到了长江边上，当下沿着江边大路，向下游行去。

中午时分在一处小镇上买些面条吃了，又向东行。他无牵无挂，任意漫游，走到傍晚，前面树林中露出一角黄墙，行到近处，见是一所寺观，屋宇宏伟，门前铺着一条宽阔平整的青石板路，山门中走出两个身负长剑的黄冠道人来。

两名道人见到石破天，便即快步走近。一名中年道人问道："干甚么的？"他见石破天衣衫污秽，年纪既轻，笨头笨脑的东张西望，言语中便不客气。

石破天也不以为忤，笑道："我随便走走，不干甚么。这是和尚庙吗？我有银子，跟你们买些甚么吃的，行不行？"那道人怒道："混小子胡说八道，你瞧我是不是和尚？我们又不是开饭店的，卖甚么吃的给你？快走，快走！再到上清观来胡闹，小心打断了你的腿。"另一个年轻道人手按剑柄，脸上恶狠狠地，更作出便要拔剑杀人的模样。

石破天道："我肚子饿了，问你们买些吃的，又不是来打架。好端端地，我又何必再打死你们？"说着便转身走开。那年轻道人怒道："你说甚么？"拔步赶上前来。

石破天这话实是出于真心，他在铁叉会大厅上手一扬便杀一人，心下老大后悔，实不愿再跟人动手，见那年轻道人要上来打架，生怕莫名其妙的又杀了他，当即发足便奔，逃入树林。只听得两个道人哈哈大笑，那中年道人道："是个浑小子，只一吓，挟了尾巴就逃。"

他见两个道士不再追来，眼见天色已晚，想找些野果之类充饥，林中却都是些松树、杉树、柏树之属，不生野果。他奔上一个小山坡，四下瞭望，只见那道士庙依山而建，前后左右一共数十间屋宇，后进屋子的烟囱中不断升起白烟，显然是在煮菜烧饭。除了这座道士庙外，极目四望，左近更无其他屋舍。

他见到炊烟，肚中更是咕咕乱响，心想："这些道人好凶，一开口便要打架，我且到后边瞧瞧，若有甚么吃的，拿了便走。只须放下银子，便不是小贼。"当即从林中绕到道观之后，看准了炊烟的所在，挨墙而行，见一扇后门半开半掩，闪身便走了进去。

这时天色已然全黑，进去是个天井，但听得人声嘈杂，锅铲在铁锅中敲得当当直响，菜肴在熟油中发出吱吱声音，阵阵香气飘到天井之中，正是厨房的所在。石破天咽了口唾沫，当下从走廊悄悄掩到厨房门口，躲在一条黑沉沉的甬道之中，寻思："且看这些饭菜煮好了送到哪里去？倘若饭堂中一时无人，我买了一碗肉便走，就不会打架杀人了。"

果然过不多时，便有三人从厨房中出来。三个都是小道士，当先一人提着一盏灯笼，后面两人各端一只托盘，盘中热香四溢，显是放满了美肴。石破天大咽馋涎，放轻脚步，悄悄跟在后面。三名小道士穿过甬道，又经过一处走廊，来到一座厅堂之中，在桌上放下菜肴，两名小道士转身走出，余下一人留下来端正坐椅，摆齐杯筷，一共设了三席。

石破天躲在长窗之外。探眼向厅堂中目不转睛的凝望。好容易等到这小道士转到后堂，他快步抢进堂中，抓起碗中一块红烧牛肉便往口中塞去，双手又去撕一只清蒸鸡的鸡腿。

第一口牛肉刚吞入肚，便听得长窗外有人道："师弟、师妹这边请。"脚步声响，有好几人走到厅前。

石破天暗叫："不好！"将那只清蒸肥鸡抓在手中，百忙中还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，放在桌上，便要向后堂闯去，却听得脚步声响，后堂也有人来。四下一瞥，见厅堂中空荡荡地无处可躲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："又要打架不成？"

耳听得那几人已走到长窗之前，他想起铁叉会地道中诸人的死状，虽说或许暗中有妖魔鬼怪作祟，一干会众未必是自己打死的，究竟心中凛凛，不敢再试，情急之下，瞥眼见横梁上悬着一块大匾，当下无暇多想，纵身跃上横梁，钻入了匾后。他平身而卧，恰可容身。这时相去当真只一瞬之间，他刚在匾后藏好，长窗便即推开，好几人走了进来。

只听得一人说道："自己师兄弟，师哥却恁地客气，设下这等丰盛的酒馔。"

石破天听这口音甚熟，从木匾与横梁之间的隙缝中向下窥视，只见十几人陪着男女二人相偕入座，这二人便是玄素庄的石庄主夫妇。他对这二人一直甚是感激，尤其石夫人闵柔当年既有赠银之意，日前又曾教他剑法，一见之下，心中便感到一阵温暖。

一个白须白发的老道说道："师弟、师妹远道而来，愚兄喜之不尽，一杯水酒，如何说得上丰盛二字？"突然见到桌上汁水淋漓，一只大碗中只剩下一些残汤，碗中的主肴不知是蒸鸡还是蹄子，却已不翼而飞，碗旁还放着一锭银子，更是不知所云。

那老道眉头一皱，心想小道士们如何这等疏忽，没人看守，给猫子来偷了食去，只是远客在座，也不便为这些小事斥责下属。这时又有小道士端上菜来，各人见了那碗残汤，神色都感尴尬，忙收拾了去，谁也不提。那老道肃请石清夫妇坐了首席，自己打横相陪，袍袖轻佛，罩在银锭之上，待得袍袖移开，桌上的银锭已然不见。中间这一席上又坐了另外三名中年道人，其余十二名道人则分坐了另外两席。

酒过三巡，那老道喟然道："八年不见，师弟、师妹丰采尤胜昔日，愚兄却是老朽不堪了。"石清道："师哥头发白了些，精神却仍十分健旺。"

那老道道："甚么白了些？我是忧心如捣，一夜头白。师弟、师妹若于三天之前到来，我的胡子、头发也不过是半黑半白而已。"石清道："师哥所挂怀的，是为了赏善罚恶二使么？"那老道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除了此事，天下恐怕也没有第二件事，能令上清观天虚道人数日之间老了二十岁。"

石清道："我和师妹二人在巢湖边上听到讯息，赏善罚恶二使复出，武林中面临大劫，是以星夜赶来，欲和掌门师哥及诸位师兄弟商个善策。我上清观近十年来在武林中名头越来越响，树大招风，善恶二使说不定会光顾到咱们头上。小弟夫妇意欲在观中逗留一两月，他们若真欺上门来，小弟夫妇虽然不济，也得为师门舍命效力。"

天虚轻轻一声叹息，从怀中摸出两块铜牌，拍拍两声，放在桌上。

石破天正在他们头顶，瞧得清楚，两块牌上一张笑脸，一张怒脸，正和他已见过两次的铜牌一模一样，不禁心中打了个突："这老道士也有这两块牌子？"

石清"咦"了一声，道："原来善恶二使已来过了，小弟夫妇马不停蹄的赶来，毕竟还是晚了一步。是哪一天的事？师哥你……你如何应付？"

天虚心神不定，一时未答，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年道人说道："那是三天前的事。掌门师哥大仁大义，一力担当，已答应上侠客岛去喝腊八粥。"

石清见到两块铜牌，又见观中诸人无恙，原已猜到了九成，当下霍地站起，向天虚深深一揖，说道："师哥一肩挑起重担，保全上清观全观平安，小弟既感且愧，这里先行申谢。

但小弟有个不情之请，师哥莫怪。"天虚道人微笑还礼，说道："天下事物，此刻于愚兄皆如浮云。贤弟但有所命，无不遵依。"

石清道："如此说来，师哥是答允了？"天虚道："自然答允了。但不知贤弟有何吩咐？"石清道："小弟厚颜大胆，要请师哥将这上清观一派的掌门人，让给小弟夫妇共同执掌。"

他此言一出，厅上群道尽皆耸然动容。天虚沉吟未答，石清又道："小弟夫妇执掌本门之后，这碗腊八粥，便由我们二人上侠客岛去尝一尝。"

天虚哈哈大笑，但笑声之中却充满了苦涩之意，眼中泪光莹然，说道："贤弟美意，愚兄心领了。但愚兄忝为上清观一派之长已有十余年，武林中众所周知。今日面临危难，就此畏避退缩，天虚这张老脸今后往那里搁去？"他说到这里，伸手抓住了石清的右掌，说道："贤弟，你我年纪相差甚远，你又是俗家，以往少在一块。但你我向来交厚，何况你武功人品，确为本门的第一等人物，愚兄素所钦佩。若不是为了这腊八之约，你要做本派掌门，愚兄自是欣然奉让。今日情势大异，愚兄却万万不能应命了，哈哈，哈哈！"笑得甚是苍凉。

石破天心想那侠客岛上的"腊八粥"不知是甚么东西，在铁叉会中曾听大哥说起过，现今这天虚道人一提到腊八粥的约会，神色便是大异，难道是甚么致命的剧毒不成？

只听天虚又道："贤弟，愚兄一夜头白，决不是贪生怕死。

我行年已六十二岁，今年再死，也算得是寿终。只是我反覆思量，如何方能除去这场武林中每十年便出现一次的大劫？如何方能维持本派威名于不堕？那才是真正的难事。过去三十年之中，侠客岛已约过三次腊八之宴。各门各派、各帮各会中应约赴会的英雄豪杰，没一个得能回来。愚兄一死，毫不足惜，这善后之事，咱们却须想个妥法才是。"

石清也是哈哈一笑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口喝干，说道："师哥，小弟夫妇不自量力，要请师哥让位，并非去代师哥送上两条性命，却是要去探个明白。说不定老天爷保佑，竟能查悉其中真相。虽不敢说能为武林中除去这个大害，但只要将其中秘奥漏了出来，天下武人群策群力，难道当真便敌不过侠客岛这一干人？"

天虚缓缓摇头，说道："不是我长他人志气，小觑了贤弟。

像少林寺妙谛方丈、武当派愚茶道长、青城派清空道人这等的高手，也是一去不返。唉，贤弟武功虽高，终究……终究尚非妙谛方丈、愚茶道长这些前辈高人之可比。"

石清道："这一节小弟倒也有自知之明。但事功之成，一半靠本事，一半靠运气。要诛灭大害固是有所不能，设法查探一些隐秘，想来也不见得全然无望。"

天虚仍是摇头，道："上清观的掌门，百年来总是由道流执掌。愚兄死后，已定下由冲虚师弟接任。此后贤弟伉俪尽力匡助，令本派不致衰败湮没，愚兄已是感激不尽了。"

石清说之再三、天虚终是不允。各人停杯不饮，也忘了吃菜。石破天将一块块鸡肉轻轻撕下，塞入口中，生怕咀嚼出声，就此囫囵入肚，但一双眼睛仍是从隙缝中向下凝神窥看。

只见石夫人闵柔听着丈夫和天虚道人分说，并不插嘴，却缓缓伸出手去，拿起了两块铜牌，看了一会，顺手便往怀中揣去。天虚叫道："师妹，请放下！"闵柔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我代师哥收着，也是一样。"天虚道人见话声阻她不得，伸手便夺。恰在此时，石清伸出筷去向一碗红烧鳝段挟菜，右臂正好阻住了天虚的手掌。坐在石夫人下首的冲虚手臂一缩，伸手去抓铜牌，说道："还是由我收着罢！"

石夫人左手抬起，四根手指像弹琵琶一般往他手腕上拂去。冲虚左手也即出指，点向石夫人右腕。石夫人右腕轻扬，左手中指弹出，一股劲风射向冲虚胸口。

冲虚已受天虚道人之命接任上清观观主，也即是他们这一派道俗众弟子的掌门。他知石清夫妇急难赴义，原是一番好意，但这两块铜牌关及全观道侣的性命，天虚道人既已接下，若再落入旁人之手，全观道侣俱有性命之忧，是以不顾一切的来和石夫人争夺，眼见对方手指点到，当即挥掌挡开。

两人身不离座，霎时间交手了七八招，两人一师所授，所使俱是本门擒拿手法，虽无伤害对方之意，但出手明快俐落，在尺许方圆的范围之中全力以搏。两人当年同窗学艺时曾一起切磋武功，分手二十余年来，其间虽曾数度相晤，一直未见对方出手。此刻突然交手，心下于对方的精湛武功都是暗暗喝采。围坐在三张饭桌旁的其余一十六人，也都目不转睛的瞧着二人较艺。这些人都是本门高手，均知石清夫妇近十多年

来江湖上闯下了极响亮的名头，眼见她和冲虚不动声色的抢夺铜牌，将本门武功的妙诣发挥到了淋漓尽致，无不赞叹。

起初十余招中，二人势均力敌，但石夫人右手抓着两块铜牌，右手只能使拳，无法勾、拿、弹、抓，本门的擒拿法绝技便打了个大大折扣。又拆得数招，冲虚左手运力将石夫人左臂压落，右手五指已碰上了铜牌。石夫人心知这一下非给他抓到不可，两人若是各运内力抢夺，一来观之不雅，二来自己究是女流，内力恐不及冲虚师哥浑厚，当下松手任由两块铜牌落下，那自是交给了丈夫。

石清伸手正要去拿，突然两股劲风扑面而至，正是天虚道人向他双掌推出。这两股劲风虽无霸道之气，但蓄势甚厚，若不抵挡，必受重伤，那时纵然将铜牌取在手中，也必跌落，只得伸掌一抵。就这么缓得一缓，坐在天虚下首的照虚道人已伸手将铜牌取过。

铜牌一入照虚之手，石清夫妇和天虚、冲虚四人同时哈哈一笑，一齐罢手。冲虚和照虚躬身行礼，说道："师弟、师妹，得罪莫怪。"

石清夫妇忙也站起还礼。石清说道："两位师哥何出此言，却是小弟夫妇鲁莽了，掌门师兄内功如此深厚，胜于小弟十倍，此行虽然凶险，若求全身而退，也未始无望。"适才和天虚对了一掌，石清已知这位掌门师兄的内功实比自己深厚得多。

天虚苦笑道："但愿得如师弟金口，请，请！"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石破天见闵柔夺牌不成，他不知这两块铜牌有何重大干系，只是念着石夫人对自己的好处，寻思："这道士把铜牌抢了去，待会我去抢了过来，送给石夫人。"

只见石清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但愿师哥此行，平安而归。

小弟的犬子为人所掳，急于要去搭救，这番难以多和众位师兄师弟叙旧。这就告辞。"

群道心中都是一凛。天虚问道："听说贤弟的令郎是在雪山派门下学艺，以贤夫妇的威名，雪山派的声势，如何竟有大胆妄为之徒将令郎劫持而去？"

石清叹了口气，道："此事说来话长，大半皆由小弟无德，失于管教，犬子胡作非为，须怪不得旁人。"他是非分明，虽然玄素庄偌大的家宅被白万剑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仍知祸由已起，对雪山派并不怨恨。

冲虚道人朗声说道："师弟、师妹，对头掳你们爱子，便是瞧不起上清观了。不管他是多大的来头，愚兄纵然不济，也要助你一臂之力。"顿了一顿，又道："你爱子落于人手，却赶着来赴师门之难，足见师兄弟间情义深重。难道我们这些牛鼻子老道，便是毫无心肝之人吗？"他想对头不怕石清夫妇，不怕人多势众的雪山派师徒，定是十分厉害的人物，哪想得到擒去石清之子的竟然便是雪山派人士。

石清既不愿自扬家丑，更不愿上清观于大难临头之际，又去另树强敌，和雪山派结怨成仇，说道："各位师兄盛情厚意，小弟夫妇感激不尽。这件事现下尚未查访明白，待有头绪之后，倘若小弟夫妇人孤势单，自会回观求救，请师兄弟们援手。"冲虚道："这就是了。贤弟贤妹那时也不须亲至，只教送个讯来，上清观自当全观尽出。"

石清夫妇拱手道谢，心下却黯自神伤："雪山派纵将我儿千刀万剐的处死，我夫妇也只有认命，决不能来向上清观讨一名救兵。"当下两人辞了出去，天虚、冲虚等都送将出去。

石破天见众人走远，当即从匾后跃出，翻身上屋，跳到墙外，寻思："石庄主、石夫人说他们的儿子给人掳了去，却不知是谁下的手。那铜牌只是个玩意儿，抢不抢到无关紧要，看来他们师兄妹之间情谊甚好，抢铜牌多半是闹着玩的。石夫人待我甚好，我要助她找寻儿子。我先去问她，她儿子多大年纪，怎生模样，是给谁掳了去。"跃到一株树上，眼见东北方十余盏灯笼排成两列，上清观群道正送石清夫妇出观。

石破天心想："石庄主夫妇胯下坐骑奔行甚快，我还是尽速赶上前去的为是。"看明了石清夫妇的去路，跃下树来，从山坡旁追将上去。

还没奔过上清观的观门，只听得有人喝道："是谁？站住了！"他躲在匾中之时，屏气凝息，没发出半点声息，厅堂中众人均未知觉，这一发足奔跑，上清观群道武功了得，立时便察知来了外人，初时不动声色，待石清夫妇上马行远，当即分头兜截过来。

黑暗之中，石破天猛觉剑气森森，两名道人挺剑挡在面前，剑刃反映星月微光，朦朦胧胧中瞧出左首一人正是照虚。

他心中一喜，问道："是照虚道人吗？"照虚一怔，说道："正是，阁下是谁？"石破天右手伸出，说道："请你把铜牌给我。"

照虚大怒，喝道："给你这个。"挺剑便向他腿上刺去。上清观戒律精严，不得滥杀无辜，这时未明对方来历，虽然石破天出口便要铜牌，犯了大忌，但照虚这一剑仍是并非刺向要害。石破天斜身避开，右手去抓他肩头。照虚见他身手敏捷，长剑圈转，指向他的右肩。石破天忙低头从剑下钻过，生怕他剑锋削到自己脑袋，右手自然而然的向上托去。照虚只觉一股腥气刺鼻，头脑一阵眩晕，登时翻身倒地。

石破天一怔之际，第二名道人的长剑已从后心刺到。他知自己掌上大有古怪，一出手便即杀人，再也不敢出掌还击，急忙向前纵出，嗤的一声响，长袍后背已被剑尖划破了一道口子。那道人见照虚被敌人不知用甚么邪法迷倒，急于救人，长剑刷刷刷的疾向石破天刺来。

石破天斜身逃开，百忙中拾起照虚抛下的长剑，眼见对方剑法凌厉，当下以剑作刀，使动金乌刀法，当的一声，将来剑架开。他手上内力奇劲，这道人手中长剑把捏不住，脱手飞出。但他上清观武功不单以剑法取胜，擒拿手法也是武林中的一绝，这道人兵刃脱手，竟丝毫不惧，猱身而上，直扑进石破天的怀中，双手成爪，抓向他胸口和小腹的要穴。他手中无剑而敌人有剑，就利于近身肉搏，要令敌人的兵刃施展不出。

石破天叫道："使不得！"左手一掠，将那道人推开，这时他内力发动，剧毒涌至掌心，一推之下，那道人应手倒地，缩成了一团。石破天连连顿足，叹道："唉！我实是不想害你！"

耳听得四下里都是呼啸之声，群道渐渐逼近，忙到照虚身上一摸，那两块铜牌尚在怀中。他伸手取过，放入袋里，拔步向石清夫妇的去路急追。

他一口气直追出十余里，始终没听见马蹄之声，寻思："这两匹马跑得如此之快，难道再也追他们不上？又莫非我走错了方向，石庄主和石夫人不是顺着这条大道走？"又奔行数里，猛听得一声马嘶，向声音来处望去，只见一株柳树下系着两匹马，一黑一白，正是石清夫妇的坐骑。

石破天大喜，从袋中取出铜牌，拿在手里，正待张口叫唤，忽听得石清的声音在远处说道："柔妹，这小贼鬼鬼祟祟的跟着咱们，不怀好意，便将他打发了罢。"石破天吃了一惊："他们不喜欢我跟来？"虽听到石清话声，但不见二人，生怕石夫人向自己动手，若是被迫还招，一个不小心又害死了她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忙缩身伏入长草，只等闵柔赶来，将铜牌掷了给她，转身便逃。

忽听得呼的一声，一条人影疾从左侧大槐树后飞出，手挺长剑，剑尖指着草丛，喝道："朋友，你跟着我们干甚么？

快给我出来。"正是闵柔。石破天一个"我"字刚到口边，忽听得草丛中嗤嗤嗤三声连响，有人向闵柔发射暗器。闵柔长剑颤处，刚将暗器拍落，草丛中便跃出一条青衣汉子，挥单刀向闵柔砍去。这一下大出石破天意料之外，万万想不到这草丛中居然伏得有人。但见这汉子身手捷矫，单刀舞得呼呼风响。闵柔随手招架，并不还击。

石清也从槐树后走了出来，长剑悬在腰间，负手旁观，看了几招，说道："喂，老兄，你是泰山卢十八的门下，是不是？"

那人喝道："是便怎样？"手中单刀丝毫不缓。石清笑道："卢十八跟我们虽无交情，也没梁子，你跟了我们夫妇六七里路，是何用意？"那汉子道："没空跟你说……"原来闵柔虽是轻描淡写的出招，却已迫得他手忙脚乱。

石清笑道："卢十八的刀法比我们高明，你却还没学到师父本事的三成，这就撤刀住手了罢！"石清此言一出，闵柔长剑应声刺中他手腕，飘身转到他背后，倒转剑柄撞出，已封住了他穴道。当的一声响，那汉子手中单刀落地，他后心大穴被封，动弹不得了。

石清微笑道："朋友，你贵姓？"那汉子甚是倔强，恶狠狠的道："你要杀便杀，多问作甚？"石清笑道："朋友不说，那也不要紧。你加盟了哪一家帮会，你师父只怕还不知道罢？"

那汉子脸上露出诧异之色，似乎是说："你怎知道？"石清又道："在下和尊师卢十八师傅素来没有嫌隙，他就是真要派人跟踪我夫妇，

嘿嘿，不瞒老兄说，尊师总算还瞧得起我们，决不会派你老兄。”言下之意，显然是说你武功差得太远，着实不配，你师父不会不知。那汉子一张脸涨成了紫酱色，幸好黑夜之中，旁人也看不到。

石清伸手在他肩头拍了两下，说道：“在下夫妇光明磊落，事事不怕人知，你要知我二人行踪，不妨明白奉告。我们适才从上清观来，探访了观主天虚道长。你回去问你师父，便知石清、闵柔少年时在上清观学艺，天虚道长是我们师哥。现下我们要赴雪山，到凌霄城去拜访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。朋友倘若没别的要问，这就请罢！”

那汉子只觉四肢麻痹已失，显是石清随手这么两拍，已解了他的穴道，心下好生佩服，便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石庄主仁义待人，名不虚传，晚辈冒犯了。”石清道：“好说！”那汉子也不敢拾起在地下的单刀，向石夫人一抱拳，说道：“石夫人，得罪了！”转身便走。石夫人裣衽还礼。

那汉子走出数步，石清忽然问道：“朋友，贵帮石帮主可有下落了吗？”那汉子身子一震，转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都……都知道了？”石清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没有讯息，是不是？”那汉子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没有讯息。”石清道：“我们夫妇，也正想找他。”三个人相对半晌，那汉子才转身又行。

待那汉子走远，闵柔道：“师哥，他是长乐帮的？”石破天听到“长乐帮”三字，心中又是一震。石清道：“他刚才转身走开，扬起袍襟，我依稀见到袍角上绣有一朵黄花，黑暗中看不清楚，随口一问，居然不错。他……他跟踪我们，原来是为了……为了玉儿，早知如此，也不用难为他了。”闵柔道：“他们……他们帮中对玉儿倒很忠心。”石清道：“玉儿为白万剑擒去，长乐帮定然四出派人，全力兜截。他们人多势大，耳目众多，想不到仍是音讯全无。”闵柔凄然道：“你怎知仍是……仍是音讯全无？”

石清挽着妻子的手，拉着她并肩坐在柳树之下，温言道：“他们若是已得知了玉儿的讯息，便不会这般派人到处跟踪江湖人物。这个卢十八的弟子无缘无故的钉着咱们，除了打探他们帮主下落，不会更有别情。”

石清夫妇所坐之处，和石破天藏身的草丛，相距不过两丈。石清说话虽轻，石破天却是听得清清楚楚。本来以石清夫妇的武功修为，石破天从远处奔来之时便当发觉，只是当时二人全神留意着一直跟踪在后的那使刀汉子，石破天又是内功极高，脚步着地极轻，是以二人打发了那汉子之后，没想到草丛中竟然另行有人。石破天听着二人的言语，甚么长乐帮主，甚么被白万剑擒去，说的似乎便是自己，但“玉儿”甚么的，却又不是自己了。他本来对自己的身世存着满腹疑团，这时躲在草中，倘若出人不意的突然现身，未免十分尴尬，索性便躲着想听个明白。

四野虫声唧唧，清风动树，石清夫妇却不再说话。石破天生怕自己踪迹给二人发见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，过了良久，才听得石夫人叹了口气，跟着轻轻啜泣。

只听石清缓缓说道：“你我二人行侠江湖，生平没做过亏心之事。这几年来为了要保玉儿平安，更是竭力多行善举，倘若老天爷真要我二人无后，那也是人力不可胜天。何况像中玉这样的不肖孩儿，无子胜于有子。咱们算是没生这个孩儿，也就是了。”

闵柔低声道：“玉儿虽然从小顽皮淘气，他……他还是我们的心肝宝贝。总是为了坚儿惨死人手，咱们对玉儿特别宠爱了些，才成今日之累，可是……可是我也始终不怨。那日在那小庙之中，我瞧他也决不是坏到了透顶，倘若不是我失手刺了他一剑，也不会……也不会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音呜咽，自伤自艾，痛不自胜。

石清道：“我一直劝你不必为此自己难受，就算那日咱们将他救了出来，也难保不再给他们抢去。这件事也真奇怪，雪山派这些人怎么突然间个个不知去向，中原武林之中再也没半点讯息。明日咱们就动程往凌霄城去，到了那边，好歹也有个水落石出。”闵柔道：“咱们若不找几个得力帮手，怎能到凌霄城这龙潭虎穴之中，将玉儿救出来？”石清叹道：“救人之事，谈何容易？倘若不在中途截劫，玉儿一到凌霄城，那是羊入虎口，再难生还了。”

闵柔不语，取帕拭泪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看此事也不会全是玉儿的过错。你看玉儿的雪山剑法如此生疏，雪山派定是没好好传他武功，玉儿又是个心高气傲、要强好胜之人，定是和不少人结下了怨。这些年中，可将他折磨得苦了。”说着声音又有些呜咽。

石清道：“都是我打算错了，对你实是好生抱憾。当日我一力主张送他赴雪山派学艺，你虽不说甚么，我知你心中却是万分的舍不得。想不到风火神龙封万里如此响当当的男儿，跟咱夫妇又是这般交情，竟会亏待玉儿。”

闵柔道：“这事又怎怪得你？你送玉儿上凌霄城，一番心思全是为了我，你虽不言，我岂有不知？要报坚儿之仇，我独力难成，到得要紧关头，你又不便如何出手，再加对头于本门武功知之甚稔，定有破解之法。倘若玉儿学成了雪山剑法，我娘儿两个联手，便可制敌死命，哪知道……哪知道……唉！”

石破天听着二人说话，倒有一大半难以索解，只想：“石夫人这般想念她孩儿。听来好像她儿子是给雪山派擒去啦，我不如便跟他们同上凌霄城去，助他们救人。她不是说想找几个帮手么？”正寻思间，忽听得远处蹄声隐隐，有十余匹马疾驰而来。

石清夫妇跟着也听到了，两人不再谈论儿子，默然而坐。

过不多时，马蹄声渐近，有人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跟着有人叫道：“石师弟、闵师妹，我们有几句话说。”

石清、闵柔听得是冲虚的呼声，略感诧异，双双纵出。石清问道：“冲虚师哥，观中有甚么事么？”只见天虚、冲虚以及其他十余个师兄弟都骑在马上，其中两个道人怀中又都抱着一人。其时天色未明，看不清那二人是谁。

冲虚气急败坏的大声说道：“石……石师弟、闵师妹，你们在观中抢不到那赏善罚恶两块铜牌，怎地另使诡计，又抢了去？要抢铜牌，那也罢了，怎地竟下毒手打死了照虚、通虚两个师弟，那……那……实在太不成话了！”

石清和闵柔听他这么说，都大吃一惊。石清道：“照虚、通虚两位师哥遭了人家毒手，这……这……这是从何说起？两位师哥给……给人打死了？”他关切两位师兄的安危，一时之间，也不及为自己分辩洗刷。

冲虚怒气冲冲的说道：“也不知你去勾结了甚么下三滥的匪类，竟敢使用最为人所不齿的剧毒。两个师弟虽然尚未断气，这时恐怕也差不多了。”石清道：“我瞧瞧。”说着走近身去，要去瞧照虚、通虚二人。刷刷几声，几名道人拔出剑来，挡住了石清的去路。天虚叹道：“让路！石师弟岂是那样的人。”

那几名道人哼的一声，撤剑让道。

石清从怀中取出火折打亮了，照向照虚、通虚脸上，只见二道脸上一片紫黑，确是中了剧毒，一探二人鼻息，呼吸微弱，性命已在顷刻之间。上清观的武功原有过人之长。照虚、通虚二道内力深厚，又均非直中石破天的毒掌，只是闻到他掌上逼出来的毒气，因而晕眩栽倒，但饶是如此，显然也是挨不了一时三刻。石清回头问道：“师妹，你瞧这是哪一派人下的毒手？”这一回头，只见七八名师兄弟各挺长剑，已将夫妇二人围在垓心。

闵柔对群道的敌意只作视而不见，接过石清手中火折，挨近去瞧二人脸色，微微闻到二道口鼻中呼出来的毒气，便觉头晕，不由得退了一步，沉吟道：“江湖上没见过这般毒药。

请问冲虚师哥，这两位师哥是怎生中的毒？是误服了毒药呢？还是中了敌人喂毒暗器？身上可有伤痕？”

冲虚怒道：“我怎知道？我们正是来问你呢？你这婆娘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，多半是适才吃饭之时，你争铜牌不得，便在酒中下了毒药。否则为什么旁人不中毒，偏偏铜牌在照虚师弟身上，他就中了毒，而……而……怀中的铜牌，又给你们盗了去？”

闵柔只气得脸容失色，但她天性温柔，自幼对诸位师兄谦和有礼，不愿和他们作口舌之争，眼眶中泪水却已滚来滚去，险些便要夺眶而出。石清知道这中间必有重大误会，自己夫妇二人在上清观中抢夺铜牌未得，照虚便身中剧毒而失了铜牌，自己夫妇确是身处重大嫌疑之地。他伸出左手握住妻子右掌，意示安慰，一时也徬徨无计。闵柔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只说得两个“我”字，已哭了出来，别瞧她是剑术通神、威震江湖的女杰，在受到这般重大委屈之时，却也和寻常女子一般的柔弱。

冲虚怒冲冲的道："你再哭多几声，能把我两个师弟哭活来吗，猫哭耗子……"

一句话没说完，忽听身后有人大声道："你们怎地不分青红皂白，胡乱冤枉好人？"

众人听那人话声中气充沛，都是一惊，一齐回过头来，只见数丈外站着一个衣衫不整的汉子，其时东方渐明，瞧他脸容，似乎年纪甚轻。

石清、闵柔见到那少年，都是喜出望外。闵柔更是"啊"的一声叫了出来，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总算她江湖阅历甚富，那"玉儿"两字才没叫出口来。

这少年正是石破天，他躲在草丛之中，听到群道责问石清夫妇，心想自己若是出头，不免要和群道动手，自己一双毒掌，杀人必多，实在十分的不愿。但听冲虚越说越凶，石夫人更给他骂得哭了起来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当即挺身而出。

冲虚大声喝道："你是甚么人？怎知我们是冤枉人了？"石破天道："石庄主和石夫人没拿你们的铜牌，你们硬说他们拿了，那不是冤枉人么？"冲虚挺剑踏上一步，道："你这小孩子又知道甚么了，却在这里胡说八道！"

石破天道："我自然知道。"他本想实说是自己拿了，但想只要一说出口，对方定要抢夺，自己倘若不还，势必动手，那么又要杀人，是以忍住不说。

冲虚心中一动："说不定这少年得悉其中情由。"便问："那么是谁拿的？"

石破天道："总而言之，决不是石庄主、石夫人拿的。你们得罪了他们，又惹得石夫人哭了，大是不该，快快向石夫人赔礼罢。"

闵柔陡然间见到自己朝思暮想、牵肚挂肠的孩儿安然无恙，已是不胜之喜，这时听得他叫冲虚向自己赔礼，全是维护母亲之意。她生了两个儿子，花了无数心血，流了无数眼泪，直到此刻，才听到儿子说一句回护母亲的言语，登时情怀大慰，只觉过去二十年来为他而受的诸般辛劳、伤心、焦虑、屈辱，那是全都不枉了。

石清见妻子喜动颜色，眼泪却涔涔而下，明白她的心意，一直捏着她手掌的手又紧了一紧，心中也想："玉儿虽有种种不肖，对母亲倒是极有孝心。"

冲虚听他出言顶撞，心下大怒，高声道："你是谁？凭甚么来叫我向石夫人赔礼？"

闵柔心中一欢喜，对冲虚的冤责已丝毫不以为意，生怕儿子和他冲突起来，伤了师门的和气，忙道："冲虚师哥是一时误会，大家自己人，说明白了就是，又赔甚么礼了。"转头向石破天柔声道："这里的都是师伯、师叔，你磕头行礼罢。"

石破天对闵柔本就大有好感，这时见她脸色温和，泪眼盈盈的瞧着自己，充满了爱怜之情，一生之中，实是从未有谁对自己如此的真心怜爱，不由得热血上涌，但觉不论她叫自己去做甚么都是万死不辞，磕几个头又算得甚么？当下不加思索，双膝跪地，向冲虚磕头，说道："石夫人叫我向你们磕头，我就磕了！"

天虚、冲虚等都是一呆，眼见石破天对闵柔如此顺服，心想石清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给仇家杀了，一个给人掳去，这少年多半是他夫妇的弟子。

冲虚脾气虽然暴躁，究竟是玄门练气有道之士，见石破天行此大礼，胸中怒气登平，当即翻身下马，伸手扶起，道："不须如此客气！"哪知石破天心想石夫人叫自己磕头，总须磕完才行，冲虚伸手来扶，却不即行起身。冲虚一扶之下，只觉对方的身子端凝如山，竟是纹风不动，不禁又是怒气上冲："你当我长辈，却自恃内功了得，在我面前显本事来了！"当下吸一口气，将内力运到双臂之上，用力向上一抬，要将他掀一个筋斗。

石清夫妇眼见冲虚的姿式，他们同门学艺，练的是一般功夫，如何不知他臂上已使上了真力？石清哼的一声，微感气恼，但想他是师兄，也只好让儿子吃一点亏了。闵柔却叫道："师哥手下留情！"

却听得呼的一声，冲虚的身子腾空而起，向后飞出，正好重重的撞上了他自己的坐骑。冲虚脚下踉跄，连使"千斤坠"功夫，这才定住，那匹马给他这么一撞，却长嘶一声，前腿跪倒。原来石破天内力充沛，冲虚大力掀他，没能掀动，自己反而险些摔一个大筋斗。

这一下人人都瞧得清楚，自是都大吃一惊。石清夫妇在扬州城外土地庙中曾和石破天交剑，知他内力浑厚，但决计想不到他内力修为竟已到了这等地步，单借反击之力，便将上清观中一位一等一的高手如此凭空摔出。

冲虚站定身子，左手在腰间一搭，已拔出长剑，气极反笑，说道："好，好，好！"连说了三个"好"，才调匀了气息，说道："师弟、师妹调教出来的弟子果然是不同凡响，我这可要领教领教。"说着长剑一挺，指向石破天胸口。

石破天退了一步，连连摇手，道："不，不，我不和你打架。"

天虚瞧出石破天的武功修为非同小可，心想冲虚师弟和他相斗，以师伯的身分，胜了没甚么光彩，若是不胜，更成了大大的笑柄，眼见石破天退让，正中下怀，便道："都是自己人，又较量甚么？便要切磋武艺，也不忙在这一时三刻。"

石破天道："是啊，你们是石庄主、石夫人的师兄，我一出手又打死了你们，就大大不好了。"他全然不通人情世故，只怕自己毒掌出手，又杀死了对方，随口便说了出来。

上清观群道素以武功自负，哪想到他实是一番好意，一听之下，无不勃然大怒。十多名道人中，倒有七八个胡子气得不住颤动。石清也喝："你说甚么？不得胡言乱语。"

冲虚遵从掌门师兄的嘱咐，已然收剑退开，听石破天这句凌辱藐视之言，哪里还再忍耐得住？大踏步上前，喝道："好，我倒想瞧瞧你如何将我们都打死了，出招罢！"石破天不住摇手，道："我不和你动手。"冲虚愈益恼怒，道："哼，你连和我动手也不屑！"刷的一剑，刺向他的肩头。他见石破天手中并无兵刃，这一剑剑尖所指之处并非要害，他是上清观中的剑术高手，临敌的经历虽比不上石清夫妇，出招之快却丝毫不逊。

石破天一闪身没能避开，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，肩头已然中剑，立时鲜血冒出。闵柔惊叫："哎哟！"冲虚喝道："快取剑出来！"

石破天寻思："你是石夫人的师兄，适才我已误杀了她两个师兄，若再杀你，一来对不起石夫人，二来我也成为大坏人了。"当冲虚一剑刺来之时，他若出掌劈击，便能挡开，但他怕极了自己掌上的剧毒，双手负在背后，用力互握，说甚么也不肯出手。

上清观群道见了他这般模样，都道他有心藐视，即连修养再好的道人也都大为生气。有人便道："冲虚师兄，这小子狂妄得紧，不妨教训教训他！"

冲虚道："你真是不屑和我动手？"刷刷又是两剑。他出招实在太快，石破天对剑法又无多大造诣，身子虽然急闪，仍是没能避开，左臂右胸又中了一剑。幸好冲虚剑下留情，只是逼他出手，并非意欲取他性命，这两剑一刺中他皮肉，立时缩回，所伤甚轻。

闵柔见爱子连中三处剑伤，心疼无比，眼见冲虚又是一剑刺出，当的一声，立时挥剑架开，只听得当当当当，便如爆豆般接连响了一十三下，瞬息间已拆了一十三招。冲虚连攻一十三剑，闵柔挡了一十三剑，两人都是本派好手，这"上清快剑"施展出来，直如星丸跳掷，火光飞溅，迅捷无伦。

这一十三剑一过，群道和石清都忍不住大叫一声："好！"

场上这些人，除了石破天外，个个是上清观一派的剑术好手，眼见冲虚这一十三剑攻得凌厉剽悍，锋锐之极，而闵柔连挡一十三剑，却也是绵绵密密，严谨稳实，两人在弹指之间一攻一守，都施展了本门剑术的巅峰之作，自是人人瞧得心旷神怡。

天虚知道再斗下去，两人也不易分出胜败，问道："闵师妹，你是护定这少年了？"

闵柔不答，眼望丈夫，要他拿一个主意。

石清道："这孩子目无尊长，大胆妄为，原该好好教训才是。他连中冲虚师兄三剑，幸蒙师兄剑下留情，这才没送了他的小命。这孩子功

夫粗浅，怎配和冲虚师兄过招？孩子，快向众位师伯磕头赔罪。”

冲虚大声道：“他明明瞧不起人，不屑动手。否则怎么说一出手便将我们都打死了？”

石破天摊开手掌，见掌心中隐隐又现红云蓝线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一双手老是会闯祸，动不动便打死人。”

上清观群道又是人人变色。石清听他兀自狂气逼人，讨那嘴头上的便宜，心下也不禁生气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当真不知天高地厚，适才冲虚师伯手下留情，才没将你杀死，你难道不知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也不想杀死他，因此也是手下留情。”石清大怒，登时便想抢上去挥拳便打。他身形稍动，闵柔立知其意，当即拉住了他左臂，这一拉虽然使力不大，石清却也不动了。

冲虚适才向石破天连刺三剑，见他闪避之际，显然全未明白本门剑法的精要所在，而内力却又如此强劲，以武功而论，颇不像是石清夫妇的弟子，心下已然起疑，而当石破天举掌察看之时，又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腥臭，更是疑窦丛生，喝问：“小子，你是谁的徒弟，却学得这般贫嘴滑舌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。”

冲虚一怔，心想：“甚么金乌派，银乌派？武林中可没这个门派，这小子多半又在胡说八道。”便冷笑道：“我还道阁下是石师弟的高足呢。原来不是自己人，那便无碍了。”向站在身旁的两名师弟使个眼色。

两名道人会意，倒转长剑，各使一招“朝拜金顶”，一个对着石清，一个对着闵柔。这“朝拜金顶”是上清剑法中礼敬对方的招数，通常是和尊长或是武林名宿动手时所用，这一招剑尖向地，左手剑诀搭在剑柄之上，纯是守势，看似行礼，却已将身前五尺之地守御得十分严密，敌未动，己不动，敌如抢攻，立遇反击。

石清夫妇如何不明两道的用意，那是监视住了自己，若再出剑回护儿子，这二道手中的长剑立时便弹起应战，但只要自己不出招，这二道却永远不会有敌对的举动，那是不伤同门义气之意。闵柔向身前的师兄灵虚瞧了一眼，心想：“当年在上清观学艺之时，灵虚师兄笨手笨脚，剑术远不如我，但瞧他这一招‘朝拜金顶’似拙实稳，已非吴下阿蒙，真要动手，只怕非三四十招间能将他打败。”

她心念略转之间，只见冲虚手中长剑连续抖动，已将石破天圈住，听他喝道：“你再不还手，我将你这金乌派的恶徒立毙于当场。”他叫明“金乌派”，显是要石清夫妇事后无法为此翻脸。石清当机立断，知道儿子再不还手，冲虚真的会将他刺得重伤，但若还手相斗，冲虚既知自己夫妇有回护之意，下手决不会过分，只是点到为止，杀杀他的狂气，于少年人反有益处，当即叫道：“孩子，师伯要点拨你功夫，于你大有好处。师伯决不会伤你，不用害怕，快取兵刃招架罢！”

石破天只见前后左右都是冲虚长剑的剑光，脸上寒气森森，不由得大是害怕，适才被他接连刺中三剑，躲闪不得，知道这道人剑法十分厉害，听石清命他取兵刃还手，心头一喜：“是了，我用兵刃招架，手上的毒药便不会害死了他。”瞥眼见到地下一柄单刀，正是那个卢十八的弟子所遗，忙叫道：“好，好！我还手就是，你……你可别用剑刺我。等我拾起地下这柄刀再说。你如乘机在我背上刺上一剑，那可不成，你不许赖皮。”

冲虚见他说得气急败坏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“呸”的一声，退开了两步，跟着噗的一响，将长剑插在地上，说道：“你当我冲虚是甚么人，难道还会偷袭你这小子？”双手插在腰间，等他拾刀，心想：“这小子原来使刀，那么绝非石师弟夫妇的弟子了。只不知石师弟如何又叫他称我师伯？”

石破天俯身正要去拾单刀，突然心念一动：“待会打得凶了，说不定我一个不小心，左手又随手出掌打他，岂不是又要打死人，还是把左手绑在身上，那就太平无事。”当下又站直身子，向冲虚道：“对不起，请你等一等。”随即解开腰带，左手垂在身旁，右手用腰带将左臂缚在身上，各人眼睁睁的瞧着，均不知他古里古怪的玩甚么花样。石破天收紧腰带，牢牢打了个结，这才俯身抓起单刀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咱们比罢，那就不会打死你了。”

这一下冲虚险些给他气得当场晕去，眼见他缚住了左手和自己比武，对自己的藐视实已达于极点。上清观群道固是齐声喝骂。石清和闵柔也都斥道：“孩子无礼，快解开腰带！”

石破天微一迟疑，冲虚刷的一剑已疾刺而至。石破天来不及遵照闵柔吩咐，只得举刀挡格。冲虚知他内力强劲，不让他单刀和自己长剑相交，立即变招，刷刷刷刷六七剑，只刺得石破天手忙脚乱，别说招架，连对方剑势来路也瞧不清楚。他心中暗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提起单刀乱劈乱砍，全然不成章法，将所学的七十三路金乌刀法，尽数抛到了天上的金乌玉兔之间。幸好冲虚领略过他厉害的内力，虽见他刀法中破绽百出，但当他挥刀砍来之时，却也不得不回剑以避，生怕长剑给他砸飞，那就颜面扫地了。

石破天乱劈了一阵，见冲虚反而退后，定一定神，那七十三招金乌刀法渐渐来到脑中。只是冲虚虽然退后，出招仍是极快，石破天想以史婆婆所授刀法拆解，说甚么也办不到。

何况金乌刀法专为克制雪山派剑法而创，遇上了全然不同的上清剑法，全然格格不入。他心下慌乱，只得兴之所至，随手挥舞。

使了一会，忽然想起，那日在紫烟岛上最后给白万剑杀得大败，只因自己不识对方的剑法，此刻这道士的剑法自己更加不识，既然不识，索性就不看，于是挥刀自己使自己的，将那七十三路金乌刀法颠三倒四的乱使，浑厚的内力激荡之下，自然而然的构成了一个守御圈子，冲虚再也攻不进去。

群道和石清夫妇都是暗暗讶异，冲虚更是又惊又怒，又加上几分胆怯。他于武林中各大门派的刀法大致均了然于胸，眼见石破天的刀法既稚拙，又杂乱，大违武学的根本道理，本当一击即溃，偏偏自己连遇险着，实在是不通情理之至。

又拆得十余招，冲虚焦躁起来，呼的一剑，进中宫抢攻，恰在此时，石破天挥刀回转，两人出手均快，当的一声，刀剑相交。冲虚早有预防，将长剑抓得甚紧，但石破天内力实在太强，众人惊呼声中，冲虚见手中长剑已弯成一把曲尺，剑上鲜血淋漓，却原来虎口已被震裂。他心中一凉，暗想一世英名付于流水，还练甚么剑？做甚么上清观一派掌门？急怒之下，挥手将弯剑向石破天掷出，随即双手成爪，和身扑去。

石破天一刀将弯剑砸飞，不知此后该当如何，心中迟疑，胸口门户大开。冲虚双手已抓住了他前心的两处要穴。

冲虚这一招势同拚命，上清观一派的擒拿法原也是武学一绝，哪知他双手刚碰到石破天的穴道，便被他内力回弹，反冲出去，身子仰后便倒。这一次他使的力道更强，反弹之力也就愈大，眼见站立不住，若是一屁股坐倒，这个丑可就丢得大了。

天虚道人飞身上前，伸掌在他左肩向旁推出，卸去了反弹的劲力。冲虚纵身跃起，这才站定，脸上已没半点血色。

天虚拔出长剑，说道：“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，佩服，佩服！待贫道来领教几招，只怕年老力衰，也不是阁下的对手了。”说着挺剑缓缓刺出。石破天举刀一格，突觉刀锋所触，有如凭虚，刀上的劲力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禁叫道：“咦，奇怪！”

原来天虚知他内力厉害，这一剑使的是个“卸”字诀，却已震得右臂酸麻，胸口隐隐生疼。他暗吃一惊，生怕已受内伤，待第二剑刺出，石破天又举单刀挡架时，便不敢再卸他内劲，立时斜剑击刺。

天虚虽以年逾六旬，身手之矫捷却不减少年，出招更是稳健狠辣。石破天却仍是不与他拆招，对他剑招视而不见，便如是闭上了眼睛自己练刀，不管对方剑招是虚中套实也好，实中带虚也好，刺向胸口也罢，削来肩头也罢，自己只管“梅雪逢夏”、“鲍鱼之肆”、“汉将当关”、“千钧压驼”。这场比试，的的确确是文不对题，天虚所出的题目再难，石破天也只是自己练自己的。两人这一搭上手，顷刻间也斗了二十余招，刀风剑气不住向外伸展，旁观众人所围的圈子也是愈来愈大。灵虚等二人本来监视着石清夫妇，防他们出手相助石破天，但见天虚和石破天斗得激烈，四只眼睛不由自主的都转到相斗的二人身上。

石破天惧怕之心既去，金乌刀法渐渐使得似模似样，显得招数实也颇为精妙，内力更随之增长。天虚初时尽还抵敌得住，但每拆一招，对方的劲力便强了一分，真似无穷无尽、永无枯竭一般。他只觉双腿渐酸，手臂渐痛，多拆一招，便多一分艰难。

这时石清夫妇都已瞧出再斗下去，天虚必吃大亏，但若出声喝止儿子，摆明了要他全然相让，实是大削天虚的脸面，真不知如何才好，不

由得甚是焦急。

石破天斗得兴起，刀刀进逼，蓦地里只见天虚右膝一软，险些跪倒，强自撑住，脸色却已大变。石破天心念一动，记起阿绣在紫烟岛上说过的话来："你和人家动手之时，要处处手下留情，记着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那就是了。"一想到她那款款叮嘱的言语，眼前便出现她温雅腼腆的容颜，立时横刀推出。

天虚见他这一刀推来，劲风逼得自己呼吸为艰，急忙退了两步，这两步脚下蹒跚，身子摇晃，暗暗叫苦："他再逼前两步，我要再退也没力气了。"却见他向左虚掠一刀，拖过刀来，又向右空刺，然后回刀在自己脸前砍落，只激得地下尘土飞扬。

天虚气喘吁吁，正惊异间，只见他单刀回收，退后两步，竖刀而立，又听他说道："阁下剑法精妙，在下佩服得紧，今日难分胜败，就此罢手，大家交个朋友如何？"天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怔怔而立，说不出话来。

石清微微一笑，如释重负。闵柔更是乐得眉花眼笑。他夫妇见儿子武功高强，那倒还罢了，最喜欢的是他在胜定之后反能退让，正合他夫妇处处为人留有余地的性情。闵柔笑喝："傻孩子瞎说八道，甚么'阁下'、'在下'的，怎不称师伯、小侄？"这一句笑喝，其辞若有憾焉，其实乃深喜之，慈母情怀，欣慰不可言喻。

天虚吁了口气，摇摇头，叹道："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们老了，不中用啦。"

闵柔笑道："孩子，你得罪了师伯，快上前谢过。"石破天应道："是！"抛下单刀，解开绑住左臂的腰带，恭恭敬敬的上前躬身行礼。闵柔甚是得意，柔声道："掌门师哥，这是你师弟、师妹的顽皮孩子，从小少了家教，得罪莫怪。"

天虚微微一惊，说道："原来是令郎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

师弟先前说令郎为人掳去，原来那是假的。"石清道："小弟岂敢欺骗师兄？小儿原是为人掳去，不知如何脱险，匆忙间还没问过他呢。"天虚点头道："这就是了，以他本事，脱身原亦不难。只是贤郎的武功既非师弟、师妹亲传，刀法中也没多少雪山派的招数，内力却又如此强劲，实令人莫测高深。

最后这一招，更是少见。"

石破天道："是啊，这招是阿绣教我的，她说人家打不过你，你要处处手下留情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一招叫'旁敲侧击'，既让了对方，又不致为对方所伤。"他毫无机心，滔滔说来。天虚脸上登时红一阵，白一阵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石清喝道："住嘴，瞎说甚么？"石破天道："是，我不说啦。要是我早想到将这两只掌心有毒的手绑了起来，只用单刀和人动手，也不会……也不会……"说到这里，心想若是自承打死了照虚、通虚，定要大起纠纷，当即住口。

但天虚等都已心中一凛，纷纷喝问："你手掌上有毒？"

"这两位道长是你害死的？""那两块铜牌是不是你偷去的？"群道手中长剑本已入鞘，当下刷刷声响，又都拔将出来。

石破天叹了口气，道："我本来不想害死他们，不料我手掌只是这么一扬，他们就倒在地上不动了。"

冲虚怒极，向着石清大声道："石师弟，这事怎么办，你拿一句话来罢！"

石清心中乱极，一转头，但见妻子泪眼盈盈，神情惶恐，当下硬着心肠说道："师门义气为重。这小畜生到处闯祸，我夫妇也回护他不得，但凭掌门师哥处治便是。"

冲虚道："很好！"长剑一挺，便欲上前夹攻。

闵柔道："且慢！"冲虚冷眼相睨，说道："师妹更有甚么话说？"闵柔颤声道："照虚、通虚两位师哥此刻未死，说不定……说不定……也……尚可有救。"冲虚仰天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"两个师弟中了这等剧毒，哪里还有生望？师妹这句话，可不是消遣人么？"

闵柔也知无望，向石破天道："孩儿，你手掌上到底是甚么毒药？可有解药没有？"一面问，一面走到他身边，道："我瞧瞧你衣袋中可有解药。"假装伸手去搜他衣袋，却在他耳边低声道："快逃，快逃！爹爹、妈妈可救你不得！"

石破天大吃一惊，叫道："爹爹，妈妈？谁是爹爹、妈妈？"

适才天虚满口"令郎"甚么，"贤郎"如何，石破天却不知道："令郎、贤郎"就是"儿子"，石清夫妇称他为"孩儿"，他也只道是对少年人的通称，万万料不到他夫妇竟是将自己错认为他们的儿子。

便在这时，只觉背心上微有所感，却是石清将剑尖抵住了他后心，说道："师妹，咱们不能为这畜生坏了师门义气。他不能逃！"语音中充满了苦涩之意。

闵柔颤声道："孩儿，这两位师伯中了剧毒，你当真……当真无药可救么？"

灵虚站在她身旁，见她神情大变，心想女娘们甚么事都做得出，既怕她动手阻挡，更怕她横剑自尽，伸五指搭上她的手腕，便将她手中长剑夺了下来。这时闵柔全副心神都贯注在石破天身上，于身周事物全不理会，灵虚道人轻轻易易的便将她长剑夺过。

石破天见他欺侮闵柔，叫道："你干甚么？"右手探出，要去夺还闵柔的长剑。灵虚挥剑横削，剑锋将及他的手掌，石破天手掌一沉，反手勾他手腕，那是丁珰所教十八擒拿手的一招"九连环"，式中套式，共有九变。这招擒拿手虽然精妙，但怎奈何得了灵虚这样的上清观高手。他喝一声："好！"回剑以挡，突然间身子摇晃，咕咚摔倒。原来石破天掌上剧毒已因使用擒拿手而散发出来，灵虚喝了一声"好"，随着自然要吸一口气，当即中毒。

群道大骇之下，不由自主的都退了几步。人人脸色大变，如见鬼魅。

石破天知道这个祸闯得更加大了，眼见群道虽然退开，各人仍是手持长剑，四周团团围住，若要冲出，非多伤人命不可，瞥眼只见灵虚双手抱住小腹，不住揉擦，显是肚痛难当。

上清观群道内力修为深厚，不似铁叉会会众那么一遇他掌上剧毒便即毙命，尚有几个时辰好挨。石破天猛地想起张三、李四两个义兄在地下大厅中毒之后，也是这般剧烈肚痛的情状，后来张三教他救治的方法，将二人身上的剧毒解了，当即将灵虚扶起坐好。

四周群道剑光闪闪，作势要往他身上刺去。他急于救人，一时也无暇理会，左手按住灵虚后心灵台穴，右手按住他胸口膻中穴，依照张三所授的法门，左手送气，右手吸气。果然不到一盏茶时分，灵虚便长长吁了口气，骂道："他妈的，他这贼小子！"

众人一听之下，登时欢声雷动。灵虚破口大骂，未免和他玄门清修的出家人风度不符，但只这一句话，人人都知他的性命是捡回来了。

闵柔喜极流泪，道："孩子，照虚、通虚两位师伯中毒在先，快替他们救治。"

早有两名道人将气息奄奄的照虚、通虚抱了过来，放在石破天身前。他依法施为。这两道中毒时刻较长，每个人都花了一炷香功夫，体内毒性方得吸出。照虚醒转后大骂："你奶奶个熊！"通虚则骂："狗娘养的王八蛋，胆敢使毒害你道爷。"

石清夫妇喜之不尽，这三个师兄的骂人言语虽然都牵累到自己，却也不以为意，只是暗暗好笑："三位师哥枉自修为多年，平时一脸正气，似是有道高士，情急之时，出言却也这般粗俗。"

闵柔又道："孩子，照虚师伯的铜牌倘若是你取的，你还了师伯，娘不要啦！"

石破天心下骇然，道："娘？娘？"取出怀中铜牌，茫然交还给照虚，自言自语的道："你……你是我娘？"

天虚道人叹了口气，向石清、闵柔道："师弟、师妹，就此别过。"他知道此后更无相见之日，连"后会有期"也不说，率领群道，告辞而去。

# 第十三回　舐犢之情

石破天激動之下，撲上前去摟住她的雙臂，叫道：『媽媽！媽媽！你真是我的媽媽。』閔柔回手也抱住了他，叫道：『我的苦命孩兒！』



十三　舐犊之情

石破天一直怔怔的瞧着闵柔，满腹都是疑团。闵柔双目含泪，微笑道：“傻孩子，你……你不认得爹爹、妈妈了吗？”

张开双臂，一把将他搂在怀里。石破天自识人事以来，从未有人如此怜惜过他，心中也是激情充溢，不知说甚么好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他……石庄主是我爹爹吗？我可不知道。不过……不过……你不是我妈妈，我正在找我妈妈。”

闵柔听他不认自己，心头一酸，险些又要掉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这也难怪得你……隔了这许多年，你连爹爹、妈妈也不认得了。你离开玄素庄时，头顶只到妈心口，现今可长得比你爹爹还高了。你相貌模样，果然也变了不少。那晚在土地庙中，若不是你爹娘先已得知你给白万剑擒了去，乍见之下，说甚么也不会认得你。”

石破天越听越奇，但自己的母亲脸孔黄肿，又比闵柔矮小得多，怎么会认错？嗫嚅道：“石夫人，你认错了人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你们的儿子！”

闵柔转头向着石清，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，颤声道：“师哥，你瞧这孩子……”

石清一听石破天不认父母，便自盘算：“这孩子甚工心计，他不认父母，定有深意。莫非他在凌霄城中闯下了大祸，在长乐帮中为非作歹，声名狼藉，没面目和父母相认？还是怕我们责罚？怕牵累了父母？”便问：“那么你是不是长乐帮的石帮主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大家都说我是石帮主，其实我不是的，大家可都把我认错了。”石清道：“那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石破天脸色迷惘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娘便叫我‘狗杂种’。”

石清夫妇对望一眼，见石破天说得诚挚，实不似是故意欺瞒。石清向妻子使个眼色，两人走出了十余步。石清低声道：“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玉儿？咱们只打听到玉儿做了长乐帮帮主，但一帮之主，哪能如此痴痴呆呆？”闵柔哽咽道：“玉儿离开爹娘身边，已有十多年，孩子年纪一大，身材相貌千变万化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认定他是我的儿子。”石清沉吟道：“你心中毫无怀疑？”闵柔道：“怀疑是有的，但不知怎么，我相信他……他是我们的孩儿。甚么道理，我却说不上来。”

石清突然想到一事，说道：“啊，有了，师妹，当日那小贱人动手害你那天……”

这是他夫妇俩的毕生恨事，两人时刻不忘，却是谁也不愿提到，石清只说了个头，便不再往下说。闵柔立时醒悟，道：“不错，我跟他说去。”走到一块大石之旁，坐了下来，向石破天招招手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石破天走到她的跟前，闵柔手指大石，要他坐在身侧，说道：“孩子，那年你刚满周岁不久，有个女贼来害你妈妈。你爹爹不在家，你妈刚生你弟弟还没满月，没力气跟那女贼对打。那女贼恶得很，不但要杀你妈妈，还要杀你，杀你弟弟。”

石破天惊道：“杀死了我没有？”随即失笑，说道：“我真糊涂，当然没杀死我了。”

闵柔却没笑，继续道：“妈妈左手抱着你，右手使剑拚命支持，那女贼武功很是了得，正在危急的关头，你爹爹恰好赶回来了。那女贼发出三枚金钱标，两枚给妈砸飞了，第三枚却打在你的小屁股上，妈妈又急又疲，晕了过去。那女贼见到你爹爹，也就逃走，不料她心也真狠，逃走之时却顺手将你弟弟抱了去。你爹爹忙着救我，又怕她暗中伏下帮手，乘机害我，不敢远追，再想那女贼……那女贼也不会真的害他儿子，不过将婴儿抱去，吓他一吓。哪知道到得第三天上，那女贼竟将你弟弟的尸首送了回来，心窝中插了两柄短剑。一柄是黑剑，一柄白剑，剑上还刻着你爹爹、妈妈的名字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已是泪如雨下。

石破天听得也是义愤填膺，怒道：“这女贼当真可恶，小小孩子懂得甚么，却也下毒手将他害死。否则我有一个弟弟，岂不是好？石夫

人，这件事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。”

闵柔垂泪道：“孩子，难道你真将你亲生的娘忘记了？我……我就是你娘啊。”

石破天凝视她的脸，缓缓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是的。你认错了人。”

闵柔道：“那日这女贼用金钱镖在你左股上打了一镖，你年纪虽然长大，这镖痕决不会褪去，你解下小衣来瞧瞧罢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想起自己肩头有丁珰所咬的牙印，腿上有雪山派“廖师叔”所刺的六朵雪花剑印，都是自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的，一旦解衣检视，却清清楚楚的留在肌肤之上，此中情由，实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石夫人说自己屁股上有金钱镖的伤痕，只怕真的有这镖印也未可知。他伸手隔衣摸自己左臀，似乎摸不到甚么伤痕，只是有过两次先例在，不免大有惊弓之意，脸上神色不定。

闵柔微笑道：“我是你亲生的娘，不知给你换过多少屎布尿片，还怕甚么丑？好罢，你给你爹爹瞧瞧。”说着转过身子，走开几步。石清道：“孩子，你解下裤子来自己瞧瞧。”

石破天伸手又隔衣摸了一下，觉得确是没有伤疤，这才解开裤带，褪下裤子，回头瞧了一下，只见左臀之上果有一条七八分的伤痕。只是淡淡的极不明显。一时之间，他心中惊骇无限，只觉天地都在旋转，似乎自己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可是自己却又一点也不知道，极度害怕之际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闵柔急忙转身。石清向她点了点头，意思说：“他确是玉儿。”

闵柔又是欢喜，又是难过，抢到他的身边，将他搂在怀里，流泪道：“玉儿，玉儿，不用害怕，便有天大的事，也有爹爹妈妈给你作主。”

石破天哭道：“从前的事，我甚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不知道你是我妈妈，不知道他是我爹爹，不知道我屁股上有这么一条伤疤。我不知道，甚么都不知道……”

石清道：“你这深厚的内力，是哪里学来的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石清又问：“你这毒掌功夫，是这几天中学到的，又是谁教你的？”石破天骇道：“没人教我……我怎么啦？甚么都糊涂了。难道我真的便是石破天？石帮主？石……石……我姓石，是你们的儿子？”他吓得脸无人色，双手抓着裤头，只是防裤子掉下去，却忘了系上裤带。

石清夫妇眼见他吓成这个模样，闵柔自是充满了怜惜之情，不住轻抚他的头顶，柔声道：“玉儿，别怕，别怕！”石清也将这几年的恼恨之心抛在一边，寻思：“我曾见有人脑袋上受了重击，或是身染大病之后，将前事忘得干干净净，听说叫做甚么‘离魂症’，极难治愈复原。难道……难道玉儿也是患了这项病症？”他心中的盘算一时不敢对妻子提起，不料闵柔却也是在这般思量。夫妻俩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不约而同的冲口而出：“离魂症！”

石清知道患上了这种病症的人，若加催逼，反致加深他的疾患，只有引逗诱导，慢慢助他回复记心，当下和颜悦色的道：“今日咱们骨肉重逢，实是不胜之喜，孩子，你肚子想必饿了，咱们到前面去买些酒饭吃。”

石破天却仍是魂不守舍，问道：“我……我到底是谁？”

闵柔伸手去替他将裤腰折好，系上了裤带，柔声道：“孩儿，你有没重重摔过一交，撞痛了脑袋？有没和人动手，头上给人打伤了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闵柔又问：“那么这些年中，有没生过重病？发过高烧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有啊！早几个月前，我全身发烧，好似在一口大火炉中烧炙一般，后来又全身发冷，那天……那天，在荒山中晕了过去，从此就甚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
石清和闵柔探明了他的病源，心头一喜，同时舒了口气。

闵柔缓缓的道：“孩儿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发烧发得厉害，把从前的事都忘记啦，慢慢的就会记起来。”

石破天将信将疑，问道：“那么你真是我娘，石……石庄主是我爹爹？”闵柔道：“是啊，孩儿，你爹爹和我到处找你，天可怜见，让我们一家三口，骨肉团圆。你……你怎不叫爹爹？”石破天深信闵柔决不会骗他，自己本来又无父亲，略一迟疑，便向石清叫道：“爹爹！”石清微笑答应，道：“你叫妈妈。”

要他叫闵柔作娘，那可难得多了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自己的妈相貌和闵柔完全不同，数年前妈妈一去不返之时，她头发已经灰白，绝非闵柔这般一头乌丝，他妈妈性情暴戾，动不动张口便骂，伸手便打，哪有闵柔这么温文慈祥？但见闵柔满脸企盼之色，等了一会，不听他叫出声来，眼眶已自红了，不由得心中不忍，低声叫道：“妈妈！”

闵柔大喜，伸臂将他搂在怀里，叫道：“好孩儿，乖儿子！”

珠泪滚滚而下。

石清的眼睛也有些湿润，心想：凭这孩子在凌霄城和长乐帮中的作为，实是死有余辜，怎说得上是“好孩儿，乖儿子”？只是念着他身上有病，一时也不便发作，又想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，日后好好教训，说不定有悔改之机，又想从小便让他远离父母，自己有疏教诲，未始不是没有过失，只是玄素双剑一世英名，却生下这样的儿子来贻羞江湖。霎时间思如潮涌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懊恨。

闵柔见到丈夫脸色，便明白他的心事，生怕他追问儿子的过失，说道：“清哥，玉儿，我饿得很，咱们快些去找些东西来吃。”一声唿哨，黑白双驹奔了过来。闵柔微笑道：“孩儿，你跟妈一起骑这白马。”石清见妻子十余年来极少有今日这般欢喜，微微一笑，纵身上了黑马。石破天和闵柔共乘白马，沿大路向前驰去。

石破天满腹疑团：“她真是我妈妈？那么从小养大我的妈妈，难道不是我妈妈？”

三人二骑，行了数里，见道旁有所小庙。闵柔道：“咱们到庙里去拜拜菩萨。”下马走进庙门。石清和石破天也跟着进庙。石清素知妻子向来不信神佛，却见她走进佛殿，在一尊如来佛像之前不住磕头。他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，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：“这孩儿虽然不肖，胡作非为，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。若有人要伤害于他，我宁可性命不要，也要护他周全。今日咱们父子团聚，老天菩萨，待我石清实是恩重。”双膝一曲，也磕下头去。

石破天站在一旁，只听得闵柔低声祝告：“如来佛保佑，但愿我儿疾病早愈，他小时无知，干下的罪孽，都由为娘的一身抵挡，一切责罚，都由为娘的来承受。千刀万剐，甘受不辞，只求我儿今后重新做人，一生死灾无难，平安喜乐。”

闵柔的祝祷声音极低，只是口唇微动，但石破天内力既强，目明耳聪，自然而然的大胜常人，闵柔这些祝告之辞，每一个字都听入了耳里，胸中登时热血上涌，心想：“她若不是亲生我的妈妈，怎会对我如此好法？我一直不肯叫她‘妈妈’，当真是糊涂透顶了。”激动之下，扑上前去搂住了她的双臂，叫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你真是我的妈妈。”

他先前的称呼出于勉强，闵柔如何听不出来？这时才听到他出自内心的叫唤，回手也抱住了他，叫道：“我的苦命孩儿！”石破天想起在荒山中和自己共处十多年的那个妈妈，虽然待自己不好，但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许多年，总是割舍不下，忍不住又问：“那么我从前那个妈妈呢？难道……难道她是骗我的么？”闵柔轻抚他的头发，道：“从前那个妈妈怎样的，你说给娘听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她……她头发有些白了，比你矮了半个头。她不会武功，常常自己生气，有时候向我干瞪眼，常常打我骂我。”闵柔道：“她说是你妈妈，也叫你‘孩儿’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不，她叫我‘狗杂种’！”

石清和闵柔心中都是一动：“这女人叫玉儿‘狗杂种’，自是心中恨极了咱夫妇，莫非……莫非是那个女人？”闵柔忙道：“那女子瓜子脸儿，皮肤很白，相貌很美，笑起来脸上有个酒窝儿，是不是？”石破天摇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那个妈妈脸蛋胖胖的，有些黄，有些黑，整天板起了脸，很少笑的，酒窝儿是甚么？”

闵柔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不是她。孩儿，那晚在土地庙中，妈的剑尖不小心刺中了你，伤得怎样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伤势很轻，过了几

天就好了。”闵柔又问：“你又怎样逃脱白万剑的手？咱们孩儿当真了不起，连‘气寒西北’也拿他不住。”最后这两句话是向石清说的，言下颇为得意。石清和白万剑在土地庙中酣斗千余招，对他剑法之精，心下好生钦佩，听妻子这么说，内心也自赞同，只道：“别太夸奖孩子，小心宠坏了他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是我自己逃走的，是丁不三爷爷和叮叮当当救我的。”石清夫妇听到丁不三名字，都是一凛，忙问究竟。

这件事说来话长，石破天当下源源本本将丁不三和丁珰怎么相救，丁不三怎么要杀他，丁珰又怎么教他擒拿手、怎么将他抛出船去等情说了。

闵柔反问前事，石破天只得又述说如何和丁珰拜天地，如何在长乐帮总舵中为白万剑所擒，回过来再说怎么在长江中遇到史婆婆和阿绣，怎么和丁不四比武，史婆婆怎么在紫烟岛上收他为金乌派的大弟子，怎么见到飞鱼帮的死尸船，怎么和张三李四结拜，直说到大闹铁叉会、误入上清观为止。他当时遇到这些江湖奇士之时，一直便迷迷糊糊，不明其中原因，此时说来，自不免颠三倒四，但石清、闵柔逐项盘问，终于明白了十之八九。夫妇俩越来越是讶异，心头也是越来越是沉重。

石清问到他怎会来到长乐帮。石破天便述说如何在摩天崖上练捉麻雀的功夫，又回述当年如何在烧饼铺外蒙闵柔赠银，如何见到谢烟客抢他夫妇的黑白双剑，如何被谢烟客带上高山。夫妇俩万万料想不到，当年侯监集上所见那个污秽小丐竟然便是自己儿子，闵柔回想当年这小丐的沦落之状，又是一阵心酸。

石清寻思：“按时日推算，咱们在侯监集相遇之时，正是这孩子从凌霄城中逃出不久。耿万钟他们怎会不认得？”想到此处，细细又看石中玉的面貌，当年侯监集上所见小丐形貌如何，记忆中已是甚为模糊，只记得他其时衣衫褴褛，满脸泥污，又想：“他自凌霄城中逃出来之后，一路乞食，面目污秽，说不定又故意涂上些泥污，以致耿万钟他们对面不识。我夫妇和他分别多年，小孩儿变得好快，自是更加认不出了。”

问道：“那日在烧饼铺外你见到耿万钟叔叔他们，心里怕不怕？”

闵柔本不愿丈夫即提雪山派之事，但既已提到，也已阻止不来，只是秀眉微蹙，生恐石清严辞盘诘爱儿，却听石破天道：“耿万钟？他们当真是我师叔吗？那时我不知他们要捉我，我自然不怕。”石清道：“那时你不知他们要捉你？你……你不知耿万钟是你师叔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不知！”

闵柔见丈夫脸上掠过一层暗云，知他甚为恼怒，只是强自克制，便道：“孩儿，人孰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从前的事既已做下来，只有设法补过，爹爹妈妈爱你胜于性命，你不须隐瞒，将各种情由都对爹妈说好了。封师父待你怎样？”

石破天问道：“封师父，那个封师父？”他记得在那土地庙中曾听父母和白万剑提过封万里的名字，便道：“是风火神龙封万里么？我听你们说起过，但我没见过他。”石清夫妇对瞧了一眼，石清又问：“白爷爷呢？他老人家脾气非常暴躁，是不是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不识得甚么白爷爷，从来没见过。”

石清、闵柔跟着问起凌霄城雪山派中的事物，石破天竟是全然不知。

闵柔道：“师哥，这病是从那时起的。”石清点了点头，默不作声。二人已了然于胸：“他从凌霄城中逃出来，若不是在雪山下撞伤了头脑，便是害怕过度，吓得将旧事忘了个干干净净。他说在摩天崖和长乐帮中发冷发热，真正的病根却在几年前便种下了。”

闵柔再问他年幼时的事情，石破天说来说去，只是在荒山如何打猎捕雀，如何带了阿黄漫游，再也问不出甚么所以然来，似乎从他出生到十几岁之间，便只一片空白。

石清道：“玉儿，有一件事很是要紧，和你生死有重大干系。雪山派的武功，你到底学了多少？”石破天一呆，说道：“我便是在土地庙中，见到他们练剑，心中记了一些。他们很生气么？是不是因此要杀我？爹爹，那个白师父硬说我是雪山派弟子，不知是甚么道理。但我腿上却当真又有雪山剑法留下疤痕，唉！”

石清向妻子道：“师妹，我再试试他的剑法。”拔出长剑，道：“你用学到的雪山剑法和爹爹过招，不可隐瞒。”

闵柔将自己长剑交在石破天手中，向他微微一笑，意示激励。石清缓缓挺剑刺去，石破天举剑一挡，使的是雪山剑法中一招“朔风忽起”，剑招似是而非，破绽百出。

石清眉头微皱，不与他长剑相交，随即变招，说道：“你只管还招好了！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！”斜劈一剑，却是以剑作刀，更似金乌刀法，显然不是剑法。石清长剑疾刺，渐渐紧迫，心想：“这孩子再机灵，也休想在武功上瞒得过我，一个人面临生死关头之际，决不能以剑法作伪。”当下每一招都刺向他的要害。石破天心下微慌，自然而然的又和冲虚、天虚相斗时那般，以剑作刀，自管自的使动金乌刀法。石清出剑如风，越使越快。

石破天知道这是跟爹爹试招，使动金乌刀法时剑上全无内力狠劲，单有招数，自是威力全失。倘若石清的对手不是自己儿子，真要制他死命，在第十一招时已可一剑贯胸而入，到第二十三招时更可横剑将他脑袋削去半边。在第二十八招上，石破天更是门户洞开，前胸、小腹、左肩、右腿，四处同时露出破绽。石清向妻子望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长剑中宫直进，指向石破天小腹。

石破天手忙脚乱之下，挥刀乱挡，当的一声响，石清手中长剑立时震飞，胸口塞闷，气也透不过来，登时向后连退四五步，险些站立不定。石破天惊呼：“爹爹！你……你怎么？”

抛下长剑，抢上前去搀扶。石清脑中一阵晕眩，急忙闭气，挥手命他不可走近。原来石破天和人动手过招，体内剧毒自然而然受内力之逼而散发出来。幸好石清事前得知内情，凝气不吸，才未中毒昏倒，但受到毒气侵袭，也已头昏脑胀。

闵柔关心丈夫，忙上前扶住，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爹爹试你武功，怎地出手如此没轻没重？”石破天甚是惶恐，道：“爹爹，是……是我不好！你……你没受伤么？”

石清见他关切之情甚是真切，大是喜慰，微微一笑，调匀了一下气息，道：“没甚么，师妹，你不须怪玉儿，他确是没学到雪山派的剑法，倘若他真的能发能收，自然不会对我无礼。这孩子内力真强，武林中能及上他的可还没几个。”

闵柔知道丈夫素来对一般武学之士少所许可，听得他如此称赞爱儿，不由得满脸春风，道：“但他武功太也生疏，便请做爹爹的调教一番。”石清笑道：“你在那土地庙中早就教过他了，看来教诲顽皮儿子，严父不如慈母。”闵柔嫣然一笑，道：“爷儿两个想都饿啦，咱们吃饭去罢。”

三人到了一处镇甸吃饭。闵柔欢喜之余，竟破例多吃了一碗。

饭后来到荒僻的山坳之中。石清便将剑法的精义所在说给儿子听。石破天数月来亲炙高手，于武学之道已领悟了不少，此刻经石清这大行家一加指点，登时豁然贯通。史婆婆虽收他为徒，但相处时日无多，教得七十三招金乌刀法后便即分手，没来得及如石清这般详加指点。何况史婆婆似乎只是志在克制雪山派剑法，别无所求，教刀之时，说来说去，总是不离如何打败雪山剑法。并不似石清那样，所教的是兵刃拳脚中的武学道理。

石清夫妇轮流和他过招，见到他招数中的破绽之处，随时指点，比之当日闵柔在土地庙中默不作声的教招，自是简明快捷得多。石破天遇有疑难，立即询问。石清夫妇听他所问，竟连武学中最粗浅的道理也全然不懂，细加解释之后，于雪山派如此小气藏私，亏待爱儿，均是忍不住十分恼怒。

石破天内力悠长，自午迄晚，专心致志的学剑，竟丝毫不见疲累，练了半天，面不红，气不喘。石清夫妇轮流给他喂招，各人反而都累出了一身大汗。如此教了七八日，石破天进步神速，对父母所授上清观一派的剑法，已领会的着实不少。

这六七天中，石清夫妇每当饮食或是休息之际，总是引逗他述说往事，盼能助他恢复记忆。但石破天只对在长乐帮总舵大病醒转之后的事

迹记得清清楚楚，虽是小事细节，亦能叙述明白，一说到幼时在玄素庄的往事，在凌霄城中学艺的经过，便瞪目不知所对。

这日午后，三人吃过饭后，又来到每日练剑的柳树之下，坐着闲谈。闵柔拾起一根小树枝，在地下写了“黑白分明”四字，问道：“玉儿，你记得这四个字吗？”

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不识字。”石清夫妇都是一惊，当这孩子离家之时，闵柔已教他识字逾千，《三字经》、唐诗等都已朗朗上口。怎会此刻说出“我不识字”这句话来？

那“黑白分明”四字，写于玄素庄大厅正中的大匾之上，出于一位武林名宿之手，既合黑白双剑的身分，又誉他夫妇主持公道、伸张正义。当年石破天四岁之时，闵柔将他抱在怀里，指点大匾，教了他这四个字，石破天当时便认得了，石清夫妻俩都赞他聪明。此刻她写此四字，盼他能由此而记起往事，哪知他竟连四岁时便已识得的字也都忘了，当下又用树枝在地下划了个“一”字，笑问：“这个字你还记得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甚么字都不识，没人教过我。”闵柔心下凄楚，泪水已在眼眶中滚来滚去。

石清道：“玉儿，你到那边歇歇去。”石破天答应了，却提起长剑，自去练习剑招。

石清劝妻子道：“师妹，玉儿染疾不轻，非朝夕之间所能痊可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再说，就算他把前事全忘了，也未始不是美事。这孩子从前轻浮跳脱，此刻虽然有点……有点神不守舍，却是稳重厚实得多。他是大大的长进了。”

闵柔一想丈夫之言不错，登时转悲为喜，心想：“不识字有甚么打紧？最多我再重头教起，也就是了。”想起当年调儿教子之乐，不由得心下柔情荡漾，虽然此刻孩儿已然长大，但在她心中，儿子还是一般的天真幼稚，越是糊涂不懂事，反而更加可喜可爱。

石清忽道：“有一件事我好生不解，这孩子的离魂病，显是在离开凌霄城之时就得下了的，后来一场热病，只不过令他疾患加深而已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闵柔听丈夫言语之中似含深忧，不禁担心，问道：“你想到了甚么？”

石清道：“玉儿论文才是一字不识，论武功也是毫不高明，徒然内力深厚而已，说到阅历资望、计谋手腕，更是不足一哂。长乐帮是近年来江湖上崛起的一个大帮，八九年间闯下了好大的万儿，怎能……”闵柔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怎能奉他这样一个孩子做帮主？”

石清沉吟道：“那日咱们在徐州听鲁东三雄说起，长乐帮始创帮主名叫司徒横，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脚色，倒是做他副手的那‘着手成春’贝海石甚是了得。不知怎样，帮主换作了一个少年石破天。鲁东三雄说道长乐帮这少年帮主贪花好色，行事诡诈，武功颇为高强。本来谁也不知他的来历，后来却给雪山派的女弟子花万紫认了出来，竟然是该派的弃徒石中玉，说雪山派正在上门去和他理论。此刻看来，甚么‘行事诡诈、武功高强’，这八个字评语，实在安不到他身上呢。”

闵柔双眉紧锁，道：“当时咱们想玉儿年纪虽轻，心计却是厉害，倘若武功真强，做个甚么帮主也非奇事，是以当时毫不怀疑，只是计议如何相救，免遭雪山派的毒手。可是他这个模样……”凝思片刻，突然提高嗓子说道：“师哥，其中定有重大阴谋。你想‘着手成春’贝大夫是何等精明能干的脚色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心中害怕起来，话声也颤抖了。

石清双手负在背后，在柳树下踱步转圈，嘴里不住叨念：“叫他做帮主，为了甚么？为了甚么？”他转到第五个圈子时，心下已自雪亮，种种事情，全合符节，只是这件事实在太过可怕，却不敢说出口来。他转到第七个圈子上，向闵柔瞥了一眼，只见她目光也正向自己射来。两人四目交投，目光中都露出惊怖之极的神色。夫妇俩怔怔的对望片刻，突然同声说道：“赏善罚恶！”

两人这四字说得甚响，石破天在远处也听到了，走近身来，问道：“爹，妈，那‘赏善罚恶’到底是甚么名堂？我听铁叉会的人提到过，上清观的道长们也说起过几次。”

石清不即答他的问话，反问道：“张三、李四二人和你结拜之时，知不知道你是长乐帮的帮主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他们没提，多半不知。”石清又道：“他们和你赌喝毒酒之时，情状如何？你再详细说给我听。”石破天奇道：“那是毒酒么？怎么我却没中毒？”当下将如何遇见张三、李四，如何吃肉喝酒等情，从头详述了一遍。

石清待他说完后，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玉儿，有一件事须得跟你说明白，好在此刻尚可挽回，你也不用惊慌。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三十年之前，武林中许多大门派、大帮会的首脑，忽然先后接到请柬，邀他们于十二月初八那日，到南海的侠客岛去喝腊八粥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了，大家一听得‘到侠客岛去喝腊八粥’就非常害怕，不知是甚么道理？腊八粥有毒么？”

石清道：“那就谁也不知了。这些大门派、大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……”石破天插嘴问道：“铜牌请柬？就是那两块铜牌么？”石清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你曾从照虚师伯身上拿来的那两块铜牌。一块牌上刻着一张笑脸，那是‘赏善’之意；另一块牌上有发怒的面容，那是‘罚恶’。投送铜牌的是一胖一瘦两个少年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少年？”他已猜到那是张三、李四，但说少年，却又不是。

石清道：“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他二人那时尚是少年。

各门派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，便问请客的主人是谁，那两个使者说道嘉宾到得侠客岛上，自然知晓；又道，倘若接到请柬之人依约前往，自是无事，否则他这一门派或是帮会不免大祸临头，当时便问：‘到底去是不去？’最先接到铜牌请柬的，是川西青城派掌门人旭山道长。他长笑之下，将两块铜牌抓在手中，运用内力，将两块铜牌熔成了两团废铜。这原是震烁当时的独步内功，原盼这两个狂妄少年知难而退。岂知他刚捏毁铜牌，这两个少年突然四掌齐出，击在他前胸，登时将这位川西武林的领袖生生击死！”

石破天“啊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下手如此狠毒！”

石清道：“青城派群道自然群起而攻，当时这两少年的武功，还未到后来这般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当下抢过两柄长剑，杀了三名道人，便即逃走。青城派是何等声势，旭山道长又是何等名望，竟给两个无名少年上门杀死，全身而退，这件事半月之内便已轰传武林。二十天后，渝州西蜀镖局的刁老镖头正在大张筵席，庆祝六十大寿，到贺的宾客甚众，这两个少年不速而至，递上铜牌。一众贺客本就正在谈论此事，一见之下，动了公愤，大家上前围攻，不料竟给这两个少年从容逸去。三天之后，西蜀镖局自刁老镖头以下，镖师、趟子手，三十余人个个死于非命，只余下老弱妇孺不杀。镖局大门上，赫然便钉着两块铜牌。”

石破天叹口气，道：“我最先看到两块铜牌，是在飞鱼帮死尸船的舱门上，想不到……想不到这竟是阎罗王送来的请客帖子。”

石清道：“这件事一传开，大伙儿便想去请少林派掌门人妙谛大师领头对付。哪知到得少林寺，寺中僧人说道方丈大师出外云游未归，言语支吾，说来不尽不实。大伙儿便去武当山，找武当派掌门愚茶道长，不料真武观的道人个个愁眉苦脸，也说掌门人出观去了。众人一琢磨，料想这两位当世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人忽然同时失踪，若不是中了侠客岛使者的毒手，便是躲了起来避祸。当下由五台山善本长老和昆仑派苦柏道长共同出面，邀请武林中各大门派的掌门人，商议对付之策，同时侦骑四出，探查这两个使者的下落。但这两个使者神出鬼没，对方有备之时，到处找不到他二人的人影，但一旦戒备稍疏，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传递这两块拘魂牌。这二人又善于用毒。善本长老和苦柏道人接到铜牌后立即毁去，当时也没甚么，隔了月余，却先后染上恶疾而死。众人事后思量，才想到善本长老和苦柏道人武功太高，赏善罚恶二使自知单凭武功斗他们不过，更动摇不了五台、昆仑这两个大派，便在铜牌上下了剧毒，善本长老和苦柏道长沾手后剧毒上身，终于毒发身死。”

石破天只听得毛骨悚然，道：“我那张三、李四两位义兄，难道竟是……竟是这等狠毒之人？他们和这许多门派帮会为难，到底是为了甚么？”

石清摇头道：“三十年来，这件大事始终无人索解得透。

少林派妙谤方丈、武当派愚茶道长失踪，事隔多年后终于消息先后泄漏，这两位高手果然是给侠客岛强请去的。在少林寺外曾激斗了七日七夜，武当山上却没动手，多半愚茶道长一拔剑便即失手。这一僧一道，武功之高，江湖上罕有匹敌，再加上青城旭山道人，西蜀刁老镖头，五台派善本大师，昆仑派苦柏道人四位先后遭了毒手，其余武林人物自忖武功与这六大高手差得甚远，待得再接到那铜牌请柬，便有人答应去

喝腊八粥。这两个使者说道：‘阁下惠允光临侠客岛，实是不胜荣幸，某月某日请在某地相候，届时有人来迎接上船。’这一年中，被他二人明打暗袭、行刺下毒而害死的掌门人、帮会帮主，共有一十四人，此外有三十七人应邀赴宴。可是三十七人一去无踪，三十年来更无半点消息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侠客岛在南海甚么地方？何不邀集人手，去救那三十七人出来？”

石清道：“这侠客岛三字，问遍了老于航海的舵工海师，竟没一人听见过，看来多半并无此岛，只是那两个少年信口胡诌。如此一年又一年的过去，除了那数十家身受其祸的子弟亲人，大家也就渐渐淡忘了。不料过得十年，这两块铜牌请柬又再出现。

“这时那两名使者武功已然大进，只在十余天之内，便将不肯赴宴的三个门派、两个大帮，上下数百人丁杀得干干净净。江湖上自是群相耸动，于是由峨嵋派的三长老出面，邀集三十余名高手，埋伏在河南红枪会总舵之中，静候这两名凶手到来。哪知这两名使者竟便避开了红枪会，甚至不踏进河南省境，铜牌却仍是到处分送。只要接到铜牌的首脑答应赴会，他这门派帮便太平无事，否则不论如何防备周密，总是先后遭了毒手。

“那一年黑龙帮的沙帮主也接到了铜牌，他当时一口答应，暗中却将上船的时间地点通知了红枪会。那三十余名高手届时赶往，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，到时候竟然无人迎接。

“众人守候数日，却一个接一个的中毒而死。余人害怕起来，登时一哄而散，还没回到家中，道上便已听得讯息，不是全家遭害，便是全帮已被人诛灭。这一来，谁也不敢抗拒，接到铜牌，便即依命前往。这一年中共有四十八人乘船前赴侠客岛，却也都是一去无踪，从此更无半点音讯。那真是武林中的浩劫，思之可怖可叹！”

石破天欲待不信，但飞鱼帮帮众死尸盈船，铁叉会会众尽数就歼，却是亲眼目睹的，而诛灭铁叉会会众之时，自己无意中还作了张三、李四二人帮凶，想来兀自不寒而栗。

只听石清又道：“又过十年，江西无极门首先接到铜牌请柬，早一年之前，各大门派帮会的首脑已经商议定当，大伙儿抱着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的打算，决意到侠客岛上去瞧个究竟，人人齐心合力，好歹也要除去这武林中的公敌。是以这一年中铜牌所到之处，竟未伤到一条人命，共有五十三人接到请柬，便有五十三人赴会。这五十三位英雄好汉有的武功卓绝，有的智谋过人，可是一去之后，却又是无影无踪，从此没了音讯。侠客岛这般为祸江湖，令得武林中的菁英为之一空。普天下武人竟是束手无策，只有十年一度的听任宰割。我上清观深自隐晦，从来不在江湖招摇，你爹爹妈妈武功出自上清观，在外行道，却只用玄素庄的名头。你众位师伯、师叔武功虽高，但极少与人动手，旁人只道上清观中只是一批修真养性、不会武功的道人罢了……”

石破天问道：“那是怕了侠客岛吗？”

石清脸上掠过一丝尴尬之色，略一迟疑，道：“众位师伯师叔都是与世无争，出家清修的道士，原本也不慕这武林的虚名。但若说是怕了侠客岛，那也不错。武林之中，任你是多么人多势众，武艺高强的大派大帮，一提起‘侠客岛’三字，又有谁不眉头深皱？想不到上清观如此韬光养晦，还是难逃这一劫。”说着长叹一声。

石破天又问：“爹爹妈妈要共做上清观的掌门，想去探查侠客岛的虚实。过去那三批大有本领之人没一个能回来，这件事只怕难办得很罢？”石清道：“难当然是极难，但我们素以扶危解困为已任，何况事情临到自己师门，岂有袖手之理？

我和你娘都想，难道老天爷当真这般没眼，任由恶人横行？你爹娘的武功，比之妙谛、愚茶那些高人，当然颇有不及，但自来邪不胜正，也说不定老天爷要假手于你爹娘，将诛灭侠客岛的关键泄露出来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与妻子对望了一眼，两人均想：“我们所以甘愿舍命去干这件大事，其实都是为了你，你奸邪淫佚，犯上欺师，实已不容于武林，我夫妻亦已无面目见江湖朋友，我二人上侠客岛去，如所谋不成，自是送了性命，倘能为武林同道立一大功，人人便能见谅，不再追究你的罪愆。”但这番为子拚命的苦心，却也不必对石破天明言。

石破天沉吟半晌，忽道：“张三、李四我那两个义兄，就是侠客岛派出来分送铜牌的使者？”石清道：“确然无疑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他们既是恶人，为甚么肯和我结拜为兄弟？”石清哑然失笑，道：“当时你呆头呆脑的一番言语，缠得他们无可推托。何况他们发的都是假誓，当不得真的。”石破天奇道：“怎么是假誓？”石清道：“张三、李四本是假名，他们说我张三如何如何，我李四怎样怎样，名字都是假的，自然不论说甚么都是假的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想起两个义兄竟会相欺，不禁愀然不乐；但想爹爹所料未必真是如此，说不定他们真的便叫张三、李四呢，说道：“下次见到他们，倒要问个清楚。”

闵柔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忙插嘴道：“玉儿，下次再见到这二人可千万要小心了。这二人杀人不眨眼，明斗不胜，就行暗算，偷袭不得，便使毒药，实是凶狠阴毒到了极处。”

石清道：“玉儿，你要记住娘的话。别说你如此忠厚老实，就是比你机灵百倍之人，遇上了这两个使者也是难逃毒手。说到防范，那是防不胜防的，下次一见到他二人，立刻便使杀招，先下手为强，纵使只杀得一人，也是替武林中除去一个大害，造无穷之福。”石破天迟疑道：“我们是拜把子兄弟，他们是我大哥、二哥，那杀不得的。”石清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了，心想定要儿子杀害他的结义兄弟，这种话也不大说得出口。

闵柔笑道：“师哥，连你也说玉儿忠厚老实。咱们的孩儿当真是变乖了，是不是？”

石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他是变乖了，正因如此，便有人利用他来挡灾解难。玉儿，你可知长乐帮群雄奉你为帮主，到底有何用意？”

石破天原非蠢笨，只是幼时和母亲僻处荒山，少年时又和谢烟客共居于摩天崖，两人均极少和他说话。是以于世务人情一窍不通，此刻听石清一番讲述，登时省悟，失声道：“他们奉我为帮主，莫非……莫非是要我做替死鬼？”

石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本来嘛，真相尚未大明之前，不该以小人之心，度测江湖上的英雄好汉。但若非如此，长乐帮中英才济济，怎能奉你这不通世务的少年为帮主？推想起来，长乐帮近年好生兴旺，帮中首脑算来侠客岛的铜牌请柬又届重现之期，这一次长乐帮定会接到请柬，他们事先便物色好一个和他们无甚渊源之人来做帮主，事到临头之际，便由这个人来挡过这一劫。”

石破天心下茫然，实难相信人心竟如此险恶。但父亲的推想合情合理，却不由得不信。

闵柔也道：“孩子，长乐帮在江湖上名声甚坏，虽非无恶不作，但行凶伤人，恃强抢劫之事，着实做了不少，尤其不禁淫戒，更为武林中所不齿。帮中的舵主香主大多不是好人，他们安排了一个圈套给你钻，那是半点也不希奇的。”

石清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要找个外人来做帮主，玉儿原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忘了往事，于江湖上的风波险恶又是浑浑噩噩，全然不解。只是他们万万没料想到，这个小帮主竟是玄素庄石清、闵柔的儿子。这个如意算盘，打起来也未必如意得很呢。”说到这里，手按剑柄，遥望东方，那正是长乐帮总舵的所在。

闵柔道：“咱们既识穿了他们的奸谋，那就不用担心，好在玉儿尚未接到铜牌请柬。师哥，眼下该当怎么办？”石清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咱三人自须到长乐帮去，将这件事揭穿了。只是这些人老羞成怒，难免动武，咱三人寡不敌众；再则也得有几位武林中知名之士在旁作个见证，以免他们日后再对玉儿纠缠不清。”闵柔道：“江南松江府银戟杨光杨大哥交游广阔，又是咱们至交，不妨由他出面，广邀同道，同到长乐帮去拜山。”石清喜道：“此计大佳。江南一带武林朋友，总还得买我夫妻这个小小面子。”

他夫妇在武林中人缘极好，二十年来仗义疏财，扶难解困，只有他夫妇去帮人家的忙，从来不求人做过甚么事，一旦需人相助，自必登高一呼，从者云集。

第十四回　關東四大門派

高三娘子彎腰避開軟鞭，祇聽得衆人大聲驚呼，跟着便是頭頂一緊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向上空飛去，原來丁不四軟鞭的鞭梢已卷住了她的發髻，將她提向半空。

## 十四　关东四大门派

当下一家三口取道向东南松江府行去。在道上走了三日，这一晚到了龙驹镇。三人在一家客店中借宿。石清夫妇住了间上房，石破天在院子的另一端住了间小房。闵柔爱惜儿子，本想在隔房找间宽大上房给他住宿，但上房都住满了，只索罢了。

当晚石破天在床上盘膝而坐，运转内息，只觉全身真气流动，神清气畅，再在灯下看双掌时，掌心中的红云蓝筋已若有若无，褪得极淡。他不知那两葫芦毒酒大半已化作了内力，还道连日用功，已将毒药驱出了十之八九，心下甚喜，便即就枕。

睡到中夜，忽听得窗上剥啄有声。石破天翻身而起，低问：“是谁？”只听得窗上又是得得得轻击三下，这敲窗之声甚是熟习，他心中怦的一跳，问道：“是叮叮当当么？”窗外丁珰的声音低声道：“自然是我，你盼望是谁？”

石破天听到丁珰说话之声，又是欢喜，又是着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嗤的一声，窗纸穿破，一只手从窗格中伸了进来，扭住他耳朵重重一拧，听得丁珰说道：“还不开窗？”

石破天吃痛，却生怕惊动了父母，不敢出声，忙轻轻推开窗格。丁珰跳了进来，格的一笑，道：“天哥，你想不想我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丁珰嗔道：“好啊，你不想我？是不是？你只想着那个新和她拜天地的新娘子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我几时又和人拜天地了？”

丁珰笑道：“我亲眼瞧见的，还想赖？好罢，我也不怪你，这原是你风流成性，我反而喜欢。那个小姑娘呢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见啦，我回到山洞去，再也找不到她了。”

想到阿绣的娇羞温雅，瞧着自己时那含情脉脉的眼色，此后却再也见不到她，心下惘然若失。

丁珰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菩萨保佑，但愿你永生永世再也找不着她。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我定要再找到阿绣。”但这话可不能对丁珰说，只得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你爷爷呢？他老人家好不好？”

丁珰伸手到他手臂上一扭，嗔道：“你也不问我好不好？唉唷！死鬼！”原来石破天体内真气发动，将她两根手指猛力向外弹开。

石破天道：“叮叮当当，你好不好？那天我给你抛到江中，幸好掉在一艘船上，才没淹死。”随即想到和阿绣同衾共枕的情景，只想：“阿绣到哪里去了？她为甚么不等我？”这些日来他勤于学武，阿绣的面貌身形只偶而在脑中一现即去，此刻见到丁珰，不知如何，竟念念不忘的想起了阿绣。

丁珰道：“甚么幸好掉在一艘船上？是我故意抛你上去的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石破天忸怩道：“我心中自然知道你待我好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。”丁珰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和你是夫妻，有甚么好不好意思？”

两人并肩坐在床沿，身侧相接。石破天闻到丁珰身上微微的兰馨之气，不禁有些心猿意马，但想：“阿绣要是见到我跟叮叮当当亲热，一定会生气的。”伸出右臂本想去搂丁珰肩头，只轻轻碰了碰，又缩回了手。

丁珰道：“天哥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是我好看呢？还是你那个新的老婆好看？”

石破天叹道：“我哪里有甚么新的老婆？就只你……只你一个老婆。”说着又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要是阿绣肯做我老婆，我那就开心死了。只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她？又不知她肯不肯做我老婆？”

丁珰伸臂抱住他头颈，在他嘴上亲了一吻，随即伸手在他头顶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只有我一个老婆，嫌太少么？又为甚么叹气？”

石破天只道给她识破了自己心事，窘得满脸通红，给她抱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想要推拒，又舍不得这温柔滋味，想伸臂反抱，却又不敢。

丁珰虽然行事大胆任性，究竟是个黄花闺女，情不自禁的吻了石破天一下，好生羞惭，一缩身便躲入床角，抓过被来裹住了身子。

石破天犹豫半晌，低声唤道："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！"丁珰却不理睬。石破天心中只是想着阿绣，突然之间，明白了那日在紫烟岛树林中她瞧着自己的眼色，明白了她叫自己作"大哥"的含意，心中大喜若狂："阿绣肯做我老婆的，阿绣肯做我老婆的。"随即又想："却到哪里找她去呢？"叹了口气，坐到椅上，伏案竟自睡了。

丁珰见他不上床来，既感宽慰，又有些失望，心想："我终于找着他啦！"连日奔波，这时心中甜甜地，只觉娇慵无限，过不多时便即沉沉睡去。

睡到天明，只听得有人轻轻打门，闵柔在门外叫道："玉儿，起来了吗？"石破天应了声，道："妈！"站起身来，向丁珰望了一眼，不由得手足无措。闵柔道："你开门，我有话说！"

石破天道："是！"略一犹豫。便要去拔门闩。

丁珰大羞，心想自己和石破天深宵同处一室，虽是以礼自持，旁人见了这等情景却焉能相信？何况进来的是婆婆，自必被她大为轻贱，忙从床上跃起，推开窗格，便想纵身逃出，但斜眼见到石破天，心想好容易才找到石郎，这番分手，不知何日又再会面，连打手势，要他别去开门。

石破天低声道："是我妈妈，不要紧的。"双手已碰到了门闩。丁珰大急，心想："是旁人还不要紧，是你妈妈却最是要紧。"再要跃窗而逃，其势已然不及。

她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，但想到要和婆婆见面，且是在如此尴尬的情景下给她撞见，不由得全身发热，眼见石破天便要拔闩开门，情急之下，左手使出"虎爪手"抓住他背心"灵台穴"，右手使"玉女拈针"捏住他"悬枢穴"。石破天只觉两处要穴上微微一阵酸麻，丁珰已将他身子抱起，钻入了床底。

闵柔江湖上阅历甚富，只听得儿子轻噫一声，料知已出了事，她护子心切，肩头撞去，门闩早断，踏进门便见窗户大开，房中却已不见了爱子所在。她纵声叫道："师哥快来！"

石清提剑赶到。

闵柔颤声道："玉儿……玉儿给人劫走啦！"说着向窗口一指。两人更不打话，同时右足一登，双双从窗口穿出，一黑一白，犹如两头大鸟一般，姿式极是美妙。丁珰躲在床底见了，不由得暗暗喝一声采。

以石清夫妇这般江湖上的大行家，原不易如此轻易上当，只是关心则乱，闵柔一见爱子失了踪影，心神便即大乱，心中先入为主，料想不是雪山派、便是长乐帮来掳了去。她破门而入之时，距石破天那声惊噫只顷刻间事，算来定可赶上，是以再没在室中多瞧上一眼。

石破天被丁珰拿住了要穴，他内力浑厚，立时便冲开被闭住的穴道，但他身子被丁珰抱着，却也不愿出声呼唤父母，微一迟疑之际，石清夫妇已双双越窗而出。床底下都是灰土，微尘入鼻，石破天连打了三个喷嚏，拉着丁珰的手腕，从床底下钻了出来，只见她兀自满脸通红，娇羞无限。

石破天道："那是我爹爹妈妈。"丁珰道："我早知道啦！

昨日下午我听到你叫他们的。"石破天道："等我爹爹妈妈回来，你见见他们好不好？"丁珰将头一侧，道："我不见。你爹娘瞧不起我爷爷，自然也瞧不起我。"

石破天这几日中和父母在一起，多听了二人谈吐，觉得父母侠义为怀，光明正大，和丁不三的行径确是大不相同，沉吟道："那怎么办？"

丁珰心想石清夫妇不久定然复回，便道："你到我房里去，我跟你说一件事。"石破天奇道："你也宿在这客店？"丁珰笑道："是啊，我要半夜里来捉老公，怎不宿在这里？"向石破天一招手，穿窗而出，经过院子，一看四下无人，推门走进一间小房。

石破天跟了进去，不见丁不三，大为宽慰，问道："你爷爷呢？"丁珰道："我一个儿溜啦，没跟爷爷在一起。"石破天问道："为甚么？"丁珰哼的一声，说道："我要来找你啊，爷爷不许，我只好独自溜走。"石破天心下感动，说道："叮叮当当，你待我真好。"丁珰笑道："昨儿晚上不好意思说，怎么今天好意思了？"石破天笑道："你说咱们是夫妻，没甚么不好意思的。"丁珰脸上又是一红。

只听得院子中人声响动，石清道："这是房饭钱！"马啼声响，夫妇俩牵马快步出店。

石破天追出两步，又即停步，回头问丁珰道："你可知道松江府在那里？"丁珰笑道："松江府偌大地方，怎会不知？"

石破天道："爹爹妈妈要去松江府，找一个叫做银戟杨光的人，待会咱们赶上去便是。"他乍与丁珰相遇，却也不舍得就此分手。

丁珰心念一动："这呆郎不识得路，此去松江府是向东南，我引他往东北走，他和爹妈越离越远，道上便不怕碰面了。"

心下得意，不由得笑靥如花，明艳不可方物。石破天目不转睛的瞧着她。

丁珰笑道："你没见过么？这般瞧我干么？"石破天道："叮叮当当，你……你真是好看，比我妈妈还好看。"又想："她和阿绣相比，不知是谁更好看些？"丁珰嘻嘻而笑，道："天哥，你也很好看，比我爷爷还好看。"说着哈哈大笑。

两人说了一会闲话，石破天终是记挂父母，道："我爹娘找我不见，一定好生记挂，咱们这就追上去罢。"丁珰道："好，真是孝顺儿子。"当下算了房饭钱，出店而去。

客店中掌柜和店小二见石破天和石清夫妇同来投店，却和这个单身美貌姑娘在房中相偕而出，无不啧啧称奇，自此一直口沫横飞的谈论了十余日，言词中自然猥亵者有之，香艳者有之，众议纷纭，猜测多端。

石破天和丁珰出得龙驹镇来，即向东行，走了三里，便到了一处三岔路口。丁珰想也不想，径向东北方走去。

石破天料想她识得道路，便和她并肩而行，说道："我爹爹妈妈骑着快马，他们若不在打尖处等我，那是追不上了。"

丁珰抿嘴笑道："到了松江府杨家，自然遇上。你爹娘这么大的人，还怕不认得路么？"石破天道："我爹爹妈妈走遍天下，哪有不认得路之理？"

两人一路谈笑。石破天自和父母相聚数日，颇得指点教导，于世务已懂了许多。丁珰见他呆气大减，芳心窃喜，寻思："石郎大病一场之后，许多事情都忘记了，但只须提他一次，他便不再忘。"一路上将诸般江湖规矩、人情好恶，说了许多给他听。

眼见日中，两人来到一处小镇打尖。丁珰寻着了一家饭店，走进大堂，只见三张大白木桌旁都坐满了人。两人便在屋角里一张小桌旁坐下。那饭店本不甚大，店小二忙着给三张大桌上的客人张罗饭菜，没空来理会二人。

丁珰见大桌旁坐着十八九人，内有三个女子，年纪均已不轻，姿色也自平庸，一干人身上各带兵刃，说的都是辽东口音，大碗饮酒，大块吃肉，神情甚是豪迈，心想："这些江湖朋友，不是镖局子的，便是绿林豪客。"看了几眼，也没再理会，心想："我和天哥这般并肩行路，同桌吃饭，就这么过一辈子，也快活得紧了。"店小二不过来招呼，她也不着恼。

忽听得门口有人说道："好啊，有酒有肉，爷爷正饿得很了。"

石破天一听声音好熟，只见一个老者大踏步走了进来，却是丁不四。石破天吃了一惊，暗叫："糟糕！"回过头来，不敢和他相对。丁珰低声道："是我叔公，你别瞧他，我去打扮打扮。"也不等石破天回答，便向后堂溜了进去。

丁不四见四张桌旁都坐满了人，石破天的桌旁虽有空位，桌上却既无碗筷，更没菜肴，当即向中间白木桌旁的一张长凳上坐落，左肩一

挨，将身旁一条大汉挤了开去。

那大汉大怒，用力回挤，心想这一挤之下，非将这糟老头摔出门外不可。哪知刚撞到丁不四身上，立时便有一股刚猛之极的力道反逼出来，登时无法坐稳，臀部离凳，便要斜身摔跌。丁不四左手一拉，道：“别客气，大家一块儿坐！”那大汉给他这么一拉，才不摔跌，登时紫涨了脸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丁不四道：“请，请！大家别客气。”端起酒碗，仰脖子便即喝干，提起别人用过的筷子，挟了一大块牛肉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三张桌上的人都不识得他是谁。但均知那大汉武功不弱，可是给他这么一挤之下，险些摔跌，这老儿自是来历非小。丁不四自管饮酒吃肉，摇头晃脑的十分高兴。三桌上的十八九个人却个个停箸不食，眼睁睁的瞧着他。

丁不四道：“你怎么不喝酒？”抢过一名矮瘦老者面前的一碗酒，骨嘟骨嘟的喝了一大半碗，一抹胡子，说道：“这酒有些酸，不好。”

那瘦老者强忍怒气，问道：“尊驾尊姓大名？”丁不四哈哈笑道：“你不知我的姓名，本事也好不到哪里去了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我们向在关东营生，少识关内英雄好汉的名号。在下辽东鹤范一飞。”丁不四笑道：“瞧你这么黑不溜秋的，不像白鹤像乌鸦，倒是改称‘辽东鸦’为妙。”

范一飞大怒，拍案而起，大声喝道：“咱们素不相识，我敬你一把白胡子，不来跟你计较，却恁地消遣爷爷！”

另一桌上一名高身材的中年汉子忽道：“这老儿莫非是长乐帮的？”

石破天听到“长乐帮”三字，心中一凛，只见丁珰头戴毡帽，身穿灰布直缀，打扮成个饭店中店小二的模样，回到桌旁。石破天好生奇怪，不知仓卒之间，她从何处寻来这一身衣服。丁珰微微一笑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我点倒了店小二，跟他借了衣裳，别让四爷爷认出我来。天哥，我跟你抹抹脸儿。”说着双手在石破天脸上涂抹一遍。她掌心涂满了煤灰，登时将石破天脸蛋抹得污黑不堪，跟着又在自己脸上抹了一阵。饭店中虽然人众，但人人都正瞧着丁不四，谁也没去留意他两人捣鬼。

丁不四向那高身材的汉子侧目斜视，微微冷笑，道：“你是锦州青龙门门下，是不是？好小子，缠了一条九节软鞭，大模大样的来到中原，当真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这汉子正是锦州青龙门的掌门人风良，九节软鞭是他家祖传的武功。他听得丁不四报出自己门户来历，倒是微微一喜：“这老儿单凭我腰中一条九节软鞭，便知我的门派。不料我青龙门的名头，在中原倒也着实有人知道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在下锦州风良，忝掌青龙门的门户。老爷子尊姓？”言语中便颇客气。

丁不四将桌子拍得震天价响，大声道：“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”他连说三句“气死我了”，举碗又自喝酒，脸上却是笑嘻嘻地，殊无生气之状，旁人谁也不知这“气死我了”四字意何所指。只听他大声自言自语：“九节鞭矫矢灵动，向称‘兵中之龙’，最是难学难使、难用难精。甚么长枪大戟，双刀单剑，当之无不披靡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”

风良心中又是一喜：“这老儿说出九节鞭的道理来，看来对本门功夫倒是个知音。”听他接下去连说三句“气死我了”，便道：“不知老爷子因何生气？”

丁不四对他全不理睬，仰头瞧着屋梁，仍是自言自语：“你爷爷见到人家舞刀弄棍，都不生气，单是见到有人提一根九节鞭，便怒不可遏。你奶奶的，长沙彭氏兄弟使九节鞭，去年爷爷将他两兄弟双双宰了。四川有个姓章的武官使九节鞭，爷爷把他的脑壳子打了个稀巴烂。安徽凤阳有个女子使九节鞭，爷爷不爱杀女人，只是斩去了她的双手，叫她从此不能去碰那兵中之龙。”

众人越听越是骇异，看来这老儿乃是冲着风良而来，听他说话虽是疯疯癫癫，却又不似假话。长沙彭氏兄弟彭镇江、彭锁湖都使九节鞭，去年为人所害，他们在辽东也曾有所闻。

风良面色铁青，手按九节鞭的柄子，说道：“尊驾何以对使九节鞭之人如此痛恨？”

丁不四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胡说八道！爷爷怎会痛恨使九节鞭之人？”探手入怀，豁喇一声响，手中已多了一条软鞭。

这条软鞭金光闪闪，共分九节，显是黄金打成，鞭首是个龙头，鞭身上镶嵌各色宝石，闪闪发光，灿烂辉煌，一展动间，既威猛，又华丽，端的好看。

众人心中一凛：“原来他自己也使九节鞭。”

丁不四道：“小娃娃武功没学到两三成，居然便胆敢动九节软鞭，跟人家动上手，打到后来，不是爬着，便是躺着，很少有站着走回家的，那岂不让人将使九节鞭之人小觑了？爷爷早就听得关东锦州有你这么一个青龙门，他妈的祖传七八代都使九节鞭。我早就想来把你全家杀得干干净净。只是关东太冷，爷爷懒得千里迢迢的赶来杀人，碰巧你这小子腰缠九节鞭，大摇大摆的来到中原，好极，好极！还不快快自己上吊，更等甚么？”

风良这才明白，原来这老儿自己使九节鞭，便不许别人使同样的兵刃，当真横蛮之至。他尚未答话，却听西首桌上一个响亮的声音说道：“哼！幸好你这老小子不使单刀。”

丁不四向说话之人瞧去，只见他一张西字脸，腮上一部虬髯，将大半脸都遮没了，脸上直是毛多肉少，便问：“我使单刀便怎样？”那虬髯汉子道：“你爷爷也使单刀，照你老小子这般横法，岂不是要将爷爷杀了？你就算杀得了爷爷，天下使单刀的成千成万，你又怎杀得尽？”说着刷的一声，从腰间拔出单刀，插在桌上。

这口单刀刀身紫金，厚背薄刃，刀柄上挂着一块紫绸，一插到桌上，全桌震动，碗碟撞击作响，良久不绝，足见刀既沉重，这一插之力也是极大。

这汉子是长白山畔快刀掌门人紫金刀吕正平。

只听得豁啦一响，丁不四收回九节鞭，揣入怀中，左手一弯，已将身旁那汉子腰间的单刀拔在手中，说道：“就算爷爷使单刀，却又怎地？啊哟，不对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”

单刀是武林中最寻常的兵器，这一十九人中倒有十一人身上带刀，眼见丁不四抢刀手法之快，心头都是一惊，不由自主的人人都是手按刀把。

只听他又道：“爷爷外号叫做‘一日不过四’，这里倒有一十一个贼小子使单刀，再加上这个使九节鞭的，爷爷倒要分三日来杀……”众人听他自称“一日不过四”，便有几人脱口而出：“他……他是丁不四！”

丁不四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爷爷今儿还没杀过人，还有四个小贼好杀。是哪四个？自己报上名来！要不然，除了这个使九节鞭的小子，别的只要乖乖的向我磕十个响头，叫我三声好爷爷，我也可饶了不杀。”

但听得嘿嘿冷笑，四个人霍然站起，大踏步走出店门，在门外一字排开，除了风良、范一飞、吕正平三人外，第四人是个中年女子。

这女子不持兵刃，一到门外便将两幅罗裙往上一翻，系上腰带，腰间明晃晃地露出两排短刀，每把刀半尺来长，少说也有三十几把，整整齐齐的插在腰间一条绣花鸾带之上。

范一飞左手倒持判官双笔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辽东鹤范一飞，忝居鹤笔门掌门，会同青龙门掌门人风良风兄弟、快刀门掌门人吕正平吕兄弟、万马庄女庄主飞蝗刀高三娘子，和人有约，率领本派门人自关东来到中原。我关东四门和丁老爷子往日无仇、近日无怨，如此一再戏侮，到底为了甚么？”

丁不四对他的话宛若全然不闻，侧头向高三娘子瞧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不美，不好看！”他说这五个字时眼光对着高三娘子，连连摇头，似是鉴赏字画，看得大大不合意一般。这神情自是人人都知，他在说高三娘子相貌不佳。

那高三娘子性如烈火，平素自高自大，一来她本人确有惊人艺业，二来她父亲、公公、师父三人在关东武林中都极有权势，三来万马庄良田万顷，马场参场、山林不计其数，是以她虽是个寡妇，在关东却是大大有名，不论白道黑道，官府百姓，人人都让她三分。丁不四如此放肆胡言，实是她生平从未受过的羞辱，何况高三娘子年轻之时，在关东武林中颇有艳名，此时年近四旬，风华亦未老去。关东风俗淳厚，女子大都稳重，旁人当面赞美尚且不可，何况大肆讥弹？她气得脸都白了，叫道："丁不四，你出来！"

丁不四慢慢踱步出店，道："就是你们四人？"突然间白光耀眼，五柄飞刀分从上下左右激射而至。这五柄飞刀来得好快，刀身虽短，劈风之声却浑似长剑大刀发出来一般。

丁不四喝道："人不美，刀美！"右手在怀中一探，抽出九节软鞭，黄光抖动，将四柄飞刀击落，眼见第五柄飞刀射到面门，索性卖弄本领，口一张，咬住了刀头。

风良、范一飞、吕正平一怔之下，各展兵刃，左右攻上。

丁不四斜身闪开吕正平砍来的一刀，飞足踢向范一飞手腕，教他不得不缩回了判官笔，手中黄金软鞭却缠向风良的软鞭。

风良一出店门，便已打点了十二分精神，知道这老儿其实只是冲着自己一人而来，余人都是陪衬，眼见丁不四软鞭卷到，手腕抖处，鞭身挺直，便如一枝长枪般刺向对方胸口。

这一招"四夷宾服"本来是长枪的枪法，他以真力贯到软鞭之上，再加上一股巧劲，竟然运鞭如枪。锦州青龙门的鞭法原也着实了得，他知对方实是劲敌，一上来便施展平生绝技。

丁不四吐下飞刀，赞道："贼小子倒有几下子！"伸出右手，硬去抓他鞭头。风良吃了一惊，急忙收臂回鞭，丁不四的手臂却跟着过来，幸好吕正平恰好挥刀往他臂弯砍去，丁不四才缩回手掌。嗤的一声急响，高三娘子又射出一柄飞刀。

四人这一交上手，丁不四登时收起了嬉皮笑脸，凝神接战，九节软鞭舞成一团黄光，护住了全身，心下暗自嘀咕："想不到辽东武功半点也不含糊，爷爷倒小觑他们了。这四个家伙若是一个一个上来，爷爷杀来毫不费力，一起涌上来打群架，倒有点扎手。"

这次关东四大门派齐赴中原，四个掌门人事先曾在万马庄切磋了一月有余，研讨四派武功的得失，临敌之时如何互相救援。这番事先操练的功夫果然没白费，一到江南，便是四人并肩御敌。这时吕正平和范一飞贴身近攻，风良的软鞭寻暇抵隙，圈打丁不四中盘，高三娘站在远处，每发出一把飞刀，都教丁不四不得不分心闪避。这四人招数以范一飞最为老辣，吕正平则膂力沉雄，每一刀砍出都有八九十斤的力量。

石破天和丁珰站在众人身后观战。看到三四十招后，只见吕正平和范一飞同时抢攻，丁不四挥鞭将两人挡开，风良的软鞭正好往他头上扫去。丁不四头一低，嗤的一声，两柄飞刀从他咽喉边掠过，相去不过数寸。丁不四虽然避过，但颏下的白花胡子被飞刀削下了数十根，条条银丝，在他脸前飞舞。

站在饭店门边观战的关东四派门人齐声喝采："高三娘子好飞刀！"

丁不四暗暗心惊："这婆娘好生了得，若不再下杀手，只怕丁不四今日要吃大亏！"陡然间一声长啸，九节鞭展了开来，鞭影之中，左手施展擒拿手法，软鞭远打，左手近攻，单是一只左手，竟将吕正平和范一飞二人逼得遮拦多，进击少。

关东四大派的门人喝采之声甫毕，脸上便均现忧色。

石破天却在一旁瞧得眉飞色舞。这些手法丁不四在长江船上都曾传授过他，只是当时他于武学的道理所知太也有限，囫囵吞枣的记在心里，全不知如何运用。这些日子来跟着父母学剑，剑术固是大进，而一法通，万法通，拳脚上的道理也已领会了不少，眼见丁不四一抓一拿，一勾一打，无不巧妙狠辣，只看得又惊又喜。

眼见五人斗到酣处，丁不四突然间左臂一探，手掌已搭向吕正平肩头。吕正平挥刀便削他手臂。石破天大吃一惊，知道这一刀削出，丁不四乘势反掌，必然击中他脸面，以他狠辣的掌力，吕正平性命难保，忍不住脱口呼叫："要打你脸哪！"

他内力充沛，一声叫出，虽在诸般兵刃呼呼风响之中，各人仍是听得清清楚楚。吕正平武艺了得，听得这一声呼喝，立时省悟，百忙中脱手掷刀，卧地急滚，饶是变招迅速，脸上已着了丁不四的掌风，登时气也喘不过来，脸上如被刀削，甚是疼痛。他滚出数丈后这才跃起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知道适才生死只相去一线，若非有人提醒，这一掌非打实不可。

吕正平滚出战圈，范一飞随即连遇险着。吕正平吸了口气，叫道："刀来！"他的大弟子立时抛上单刀，吕正平伸手抄住，又攻了上去。却见丁不四的金鞭已和风良的软鞭缠住，一拉之下，竟提起风良身子，向吕正平的刀锋上冲上。吕正平回刀急让。

石破天叫道："姓范的小心，抓你咽喉！"范一飞一怔，不及细想，判官双笔先护住咽喉再说，果然丁不四五根手指同时抓到，擦的一声，在他咽喉边掠过，抓出了五条血痕，当真只有一瞬之差。

石破天连叫两声，先后救了二人性命。关东群豪无不心存感激，回头瞧他，见他脸上搽了煤黑，显示不愿以真面目示人。

丁不四破口大骂："你奶奶的，是哪一个狗杂种在多嘴多舌？有本事便出来和爷爷斗上一斗！"石破天伸了伸舌头，向丁珰道："他……他认出来啦！"丁珰道："谁叫你多口？不过他说'哪一个狗杂种'，未必便知是你。"

这时吕正平和范一飞连续急攻数招，高三娘子连发飞刀相助，风良也已解脱了鞭上的纠缠，五人又斗在一起，丁不四急于要知出言和他为难的人是谁，出手越来越快。石破天不忍见关东四豪无辜丧命，又是少年好事，每逢四人遇到危难，总是事先及时叫破。不到一顿饭之间，救了吕正平三次、范一飞四次、风良三次。

丁不四狂怒之下，忽使险着，金鞭高挥，身子跃起，扑向高三娘子，左掌陡然挥落。这招"天马行空"的落手处甚是怪异，石破天急忙叫破，高三娘子才得躲过，但右肩还是被丁不四手指扫中，右臂再也提不起来。她右手乏劲，立时左手拔刀，嗤嗤嗤三声，又是三柄飞刀向丁不四射去。丁不四软鞭斜卷，裹住两柄飞刀，张口咬住了第三柄，随即抖鞭，将两柄飞刀分射风良与吕正平，同时身子纵起，软鞭从半空中掠将下来。

高三娘子弯腰避开软鞭，只听得众人大声惊呼，跟着便是头顶一紧，身不由主的向上空飞去，原来丁不四软鞭的鞭梢已卷住了她发髻，将她提向半空。风良等三人大惊，四个人联手，已被敌人逼得惊险万状，高三娘子倘若遭难，余下三人也绝难幸免，当下三人奋不顾身的向丁不四扑去。

丁不四运一口真气，噗的一声，将口中衔着的那柄飞刀喷向高三娘子肚腹，左手拿、打、勾、掠，瞬时间连使杀着，将扑来的三人挡了开去。

高三娘子身在半空，这一刀之厄万难躲过，她双目一闪，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："死在我飞刀之下的胡匪马贼，少说也已有七八十人。今日报应不爽，竟还是毕命于自己刀下。"

说来也真巧，丁不四软鞭上甩出的两柄飞刀分别被风良与吕正平砸开，正好激射而过石破天身旁。他眼见情势危急，便出声提醒也已无用，当即右手一抄，捉住了两柄飞刀，甩了出去。他从未练过暗器，接飞刀时毛手毛脚，掷出时也是乱七八糟，只是内力雄浑，飞刀去势劲急，当的一声响，一刀撞开射向高三娘子肚腹的飞刀，另一刀却割断了她的头发。

高三娘子从数丈高处落下，足尖一点，倒纵数丈，已吓得脸无人色。

这一下连丁不四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当即转过身来，喝道："是那一位朋友在这里碍我的事？有种的便出来斗三百回合，藏头露尾的不是好汉。"双目瞪着石破天，只因他脸上涂满了煤灰，一时没认他出来。他听石破天连番叫破自己杀着，似乎自己每一招、每一式功夫全在对方意料之中，而适才这两柄飞刀将自己发出的飞刀撞开之时，劲道更大得异乎寻常，飞刀竟尔飞出数丈之外，转眼便无影无踪，他虽心下恼怒，却也知这股内劲远非自己所及，说出话来毕竟干净了些，甚么"爷爷"、"小子"的，居然尽数收起。

石破天当救人之际，甚么都不及细想，双刀一掷，居然奏功，自己也是又惊又喜，只是接刀掷刀之际，飞刀的刀锋将手掌割出了两道口

子，鲜血淋漓，一时也还不觉如何疼痛，眼见丁不四如此声势汹汹的向自己说话，早忘了丁珰已将自己脸蛋涂黑，战战兢兢的道：“四爷爷，是……是我……是大粽子！”

丁不四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笑道：“哈哈！我道是谁，却原来是你大粽子！”心想：“这小子学过我的武功，难怪他能出言点破，那当真半点也不希奇了。”怯意一去，怒气陡生，喝道：“贼小子来多管爷爷的闲事！”呼的一鞭，向他当头击去。

石破天顺着软鞭的劲风，向后纵开，避得虽远，身法却难看之极。

丁不四一击不中，怒气更盛，呼呼呼连环三鞭，招数极尽巧妙，却都给石破天闪跃避开。石破天的内功修为既到此境界，身随心转，无所不可，左右高下，尽皆如意，但在丁不四积威之下，余悸尚在，只是闪避，却不还手。

丁不四暗暗奇怪：“这软鞭功夫我又没教过这小子，他怎么也知道招数？”一条软鞭越使越急，霎时间幻成一团金光闪闪的黄云，将石破天裹在其中。眼看始终奈何他不得，突然想起：“这大粽子在紫烟岛上和白万剑联手，居然将我和老三打得狼狈而逃……不，老三固然败得挺不光彩，我丁老四却是不愿和后辈多所计较，潇潇洒洒的飘然引退，扬长而去。这小子怕了爷爷，不敢追赶，可是这小子总有点古怪……”

旁人见石破天在软鞭的横扫直打之间东闪西避，迭遭奇险，往往间不容发，手心中都为他捏一把冷汗。石破天心中却想：“四爷爷为甚么不真的打我？他在跟我闹着玩，故意将软鞭在我身旁掠过？”他哪知丁不四已施出了十成功夫，却始终差了少些，扫不到他身上。

丁珰素知这位叔祖父的厉害，眼见他大展神威，似乎每一鞭挥出，都能将石破天打得筋折骨断，越看越担心，叫道：“天哥，快还手啊！你不还手，那就糟了！”

众人听得这几句清脆的女子呼声发自一个店小二口中，当真奇事叠生，层出不穷，但眼看丁不四和石破天一个狂挥金鞭，一个乱闪急避，对于店小二的忽发娇声，那也来不及去惊诧了。

石破天却想：“为甚么要糟？是了，那日我缚起左臂和上清观道长们动手，他们十分生气，说我瞧他们不起。我娘说倘若和别人动过招，最忌的就是轻视对手。你打胜了他，倒也罢了，但若言语举止之时稍露轻视之意，对方必当是奇耻大辱，从此结为死仇。我只闪避而不还手，那是轻视四爷爷了。”当即双手齐伸，抓向丁不四胸膛，所用的正是丁珰所授的一十八路擒拿手法。

这是丁家的祖传武功，丁不四如何不识？立即便避开了。

可是这一十八路擒拿手在石破天雄浑的内力运使之下，勾、带、锁、拿、戳、击、劈、拗，每一招全是挟着嗤嗤劲风，威猛之极。丁不四大骇，叫道：“见了鬼啦，见了鬼啦！”拆到第十二招上，石破天反手抓去，使出“凤尾手”的第五变招，将金鞭鞭梢抓在手中。丁不四运力回夺，竟然纹丝不动。他大喝一声，奋起平生之力急拉，心想自己不许人家使九节鞭，但若自己的九节鞭却教一个后生小子夺了去，此后还有甚么面目来见人？回夺之时，全身骨节格格作响，将功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
石破天心想：“你要拉回兵刃，我放手便是了。”手指松开，只听得砰嘭、喀喇几声大响，丁不四身子向后撞去，将饭店的土墙撞坍了半堵，砖泥跌进店中，桌子板凳、碗碟家生也不知压坏了多少。

跟着听得四声惨呼，一名关东子弟、三名闲人俯身扑倒，背心涌出鲜血。

石破天抢过看时，只见四人背上或中破碗，或中竹筷，丁不四已不知去向。却是他自知不敌，急怒而去，一口恶气无处发泄，随手抓起破碗竹筷，打中了四人。

范一飞等忙将四人扶起，只见每人都被打中了要害，已然气绝，眼见丁不四如此凶横，无不骇然，又想若不是石破天仗义出手，此刻尸横就地的不是这四人，而是四个掌门人了，当即齐向石破天拜倒，说道：“少侠高义，恩德难忘，请问少侠高姓大名。”

石破天已得母亲指点江湖上的仪节，当下也即拜倒还礼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小事微劳，何足挂齿？在下姓石，贱名中玉。”跟着又请教四人的姓名门派。范一飞等说了，又问起丁珰姓名。石破天道：“她叫叮叮当当，是我的……我的……我的……”连说三个“我的”，涨红了脸，却说不下去了。

范一飞等阅历广博，心想一对青年男女化了装结伴同行，自不免有些尴尴尬尬的难言之隐，见石破天神色忸怩，当下便不再问。

丁珰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拱手和众人作别。

范一飞等不住道谢，直送出镇外。各人想再请教石破天的师承门派，但见丁珰不住向石破天使眼色，显是不愿旁人多所打扰，只得说道：“石少侠大恩大德，此生难报，日后但有所命，我关东众兄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石破天记起母亲教过他的对答，便道：“大家是武林一脉，义当互助。各位再是这般客气，倒令小可汗颜了。今日结成了朋友，小可实是不胜之喜。”

范一飞等承他救了性命，本已十分感激，见他年纪轻轻，武功高强，偏生又如此谦和，更是钦佩，雅不愿就此和他分手。

丁珰听他谈吐得体，芳心窃喜：“谁说我那石郎是白痴？

他武功已超过了四爷爷，连脑子也越来越清楚了。”心中高兴，脸上登时露出笑靥。她虽然脸上煤灰涂得一塌糊涂，但众人留心细看之下，都瞧出是个明艳少女，只是头戴破毡帽，穿着一件胸前油腻如镜的市侩直裰，人人不免暗暗好笑。

高三娘子伸手挽住了她手臂，笑道：“这样一个美貌的店小二，耳上又戴了一副明珠耳环。江南的店小二，毕竟和我们关东的不同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哈哈大笑。丁珰也是噗哧一声，笑了出来，心想：“适才一见四爷爷，便慌了手脚，忙着改装，却忘了除下耳环。”

高三娘子见数百名镇上百姓远远站着观看，不敢过来，知道刚才这一场恶战斗得甚凶，丁不四又杀了三名镇人，当地百姓定当自己这干人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客了，说道：“此地不可久留，咱们也都走罢。”向丁珰道：“小妹子，你这一改装，只怕将里衣也弄脏了，我带的替换衣服甚多，你若不嫌弃，咱们就找家客店，你洗个澡，换上几件。小妹子，像你这样的江南小美人儿，老姊姊可从来没见过，你改了女装之后，这副画儿上美女般的相貌，老姊姊真想瞧瞧，日后回到关东，也好向没见过世面的亲戚朋友们夸夸口。”

高三娘子这般甜嘴蜜舌的称赞，丁珰听在耳中，实是说不出的受用，抿了嘴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不会打扮，姊姊你可别笑话我。”

高三娘子听她这么说，知已允诺，左手一挥，道：“大伙儿走罢！”众人轰然答应，牵过马来，先请石破天和丁珰上马，然后各人纷纷上马，带了那关东弟子的尸体，疾驰出镇。这一行人论年纪和武功，均以范一飞居首，但此次来到中原，一应使费都由万马庄出资，高三娘子生性豪阔，使钱如流水一般，便成了这行人的首领。

各人所乘的都是辽东健马，顷刻间便驰出数十里。石破天悄悄问丁珰道：“这是去松江府的道路么？”丁珰笑着点点头。其实松江府是在东南，各人却是驰向西北，和石清夫妇越离越远了。

傍晚时分，到得一处大镇，叫做平阳寨，众人径投当地最大的客店。那死了的汉子是快刀门的，吕正平自和群弟子去料理丧事，拜祭后火化了，收了骨灰。

高三娘子却在房中助丁珰改换女装。她见丁珰虽作少妇装束，但体态举止，却显是个黄花闺女，不由暗暗纳罕。

当晚关东群豪在客店中杀猪屠羊，大张筵席，推石破天坐了首席。丁珰不愿述说丁不四和自己的干连，每当高三娘子和范一飞兜圈子探询石破天和她的师承门派之时，总是支吾以应。群豪见他们不肯说，也就不敢多问。

高三娘子见石破天和丁珰神情亲密，丁珰向他凝睇之时，更是含情脉脉，心想：“恩公和这小妹子多半是私奔离家的一对小情人，我们可不能不识趣，阻了他俩的好事。”

范一飞等在关东素来气焰不可一世，这次来到中原，与丁不四一战，险些儿闹了个全军覆没，心中均感老大不是味儿，吕正平死了个得力门人，更是心中郁郁，但在石破天、丁珰面前，只得强打精神，吃了个酒醉饭饱。

筵席散后，高三娘子向范一飞使个眼色，二人分别挽着丁珰和石破天的手臂，送入一间店房。范一飞一笑退开。高三娘子笑道：“恩公，你说咱们这个新娘子美不美？”

石破天红着脸向丁珰瞧了一眼，只见她满脸红晕，眼波欲流，不由得心中怦的一跳。两人同时转开了头，各自退后两步，倚墙而立。

高三娘子格格笑道：“两位今晚洞房花烛，却怕丑么？这般离得远远的，是不是相敬如宾？”左手去关房门，右手一挥，嗤的一声响，一柄飞刀飞出，将一支点得明晃晃的蜡烛斩去了半截。那飞刀余势不衰，破窗而出，房中已是黑漆一团。高三娘子笑道：“恭祝两位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！”砰的一声，关上了房门。

石破天和丁珰脸上发烧，心中情意荡漾。突然之间，石破天又想起了阿绣：“阿绣见到我此刻这副情景，定要生气，只怕她从此不肯做我老婆了。那怎么办？”

忽听得院子中一个男子声音喝道：“是英雄好汉，咱们就明刀明枪的来打上一架，偷偷的放一柄飞刀，算是甚么狗熊？”

丁珰“嘤”的一声，奔到石破天身前，两人四手相握，都忍不住暗暗好笑：“高三娘子这一刀是给咱们灭烛，却叫人误会了。”石破天开口待欲分说，只觉一只温软嫩滑的手掌按上了自己嘴巴。

只听院子中那人继续骂道：“这飞刀险狠毒辣，多半还是关东那不要脸的贱人所使。听说辽东有个甚么万马庄，姓高的寡妇学不好武功，就用这种飞刀暗算人。咱们中原的江湖同道，还真没这么差劲的暗器。”

高三娘子这一刀给人误会了，本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由得他骂几句算了，哪知他竟然骂到自己头上来，心想：“不知他是认得我的飞刀呢，还是只不过随口说说？”

只听那人越骂越起劲：“关东地方穷得到了家，胡匪马贼到处都是，他妈的有个叫甚么慢刀门的，刀子使得不快，就专用蒙汗药害人。还有个甚么叫青蛇门的，拿几条毒蛇儿沿门讨饭。又有个姓范的叫甚么‘一飞落水’，使两橛掏粪短棍儿，真叫人笑歪了嘴。”

听这人这般大声叫嚷，关东群豪无不变色，自知此人是冲着自己这伙人而来。

吕正平手提紫金刀，冲进院子，只见一个矮小的汉子指手划脚的正骂得高兴。吕正平喝道：“朋友，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是何用意？”那人道：“有甚么用意？老子一见到关东的扁脑壳，心中就生气，就想一个个都砍将下来，挂在梁上。”

吕正平道：“很好，扁脑壳在这里，你来砍罢！”身形一晃，已欺到他的身侧，横过紫金刀，一刀挥出，登时将他拦腰斩为两截，上半截飞出丈余，满院子都是鲜血。

这时范一飞、风良、高三娘子等都已站在院子中观看，不论这矮小汉子使出如何神奇的武功，甚至将吕正平斩为两截，各人的惊讶都没如此之甚。吕正平更是惊得呆了。这汉子大言炎炎，将关东四大门派的武功说得一钱不值，身上就算没惊人艺业，至少也能和吕正平拆上几招，哪想得到竟是丝毫不会武功。

群豪正在面面相觑之际，忽听得屋顶有人冷冷的道：“好功夫啊好功夫，关东快刀门吕大侠，一刀将一个端茶送饭的店小二斩为两截！”

群豪仰头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一人身穿灰袍，双手叉腰，站在屋顶。群豪立时省悟，吕正平所杀的乃是这家客店中的店小二，他定是受了此人银子，到院子中来胡骂一番，岂知竟尔送了性命。

高三娘子右手挥处，嗤嗤声响，三柄飞刀势挟劲风，向他射去。

那人左手抄处，抓住了一柄飞刀的刀柄，跟着向左一跃，避开了余下两柄，长笑说道：“关东四大门派大驾光临，咱们在镇北十二里的松林相会，倘若不愿来，也就罢了！”不等范一飞等回答，一跃落屋，飞奔而去。

高三娘子问道：“去不去？”范一飞道：“不管对方是谁？

既来叫了阵，咱们非得赴约不可。”高三娘子道：“不错，总不能教咱们把关东武林的脸丢得干干净净。”

她走到石破天窗下，朗声说道：“石恩公，小妹子，我们跟人家定了约会，须得先行一步，明日在前面镇上再一同喝酒罢。”她顿了一顿，不听石破天回答，又道：“此处闹出了人命，不免有些麻烦，两位也请及早动身为是，免受无谓牵累。”她并不邀石丁二人同去赴约，心想日间恶战丁不四，石破天救了他四人性命，倘再邀他同去，变成求他保护一般，显得关东四派太也脓包了。

这时客店中发现店小二被杀，已然大呼小叫，乱成一团。

有的叫嚷：“强盗杀了人哪，救命，救命！”有的叫道：“快去报官！”有的低声道：“别作声，强盗还没走！”

石破天低声问道：“怎么办？”丁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反正这里是不能住了，跟在他们后面去瞧瞧热闹罢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却不知对方是谁，会不会是你四爷爷？”丁珰道：“我也不知。

咱二人可别露面，说不定是我爷爷。”石破天“啊”的一声，惊道：“那可糟糕，我……我还是不去了。”丁珰道：“傻子，倘若是我爷爷，咱们不会溜吗？你现下武功这么强，爷爷也杀不了你啦。我不担心，你倒害怕起来。”

说话之间，马蹄声响，关东群豪陆续出店。只听高三娘子大声叫道：“这里二百一十两银子，十两是房饭钱，二百两是那店小二的丧葬和安家费用。杀人的是山东响马王大虎，可别连累了旁人。”

石破天低声问道：“怎么出了个山东响马王大虎？”丁珰道：“那是假的，报起官来，有个推搪就是了。”

两人出了店门，只见门前马桩上系着两匹坐骑，料想是关东群豪留给他们的，当即上马，向北而去。